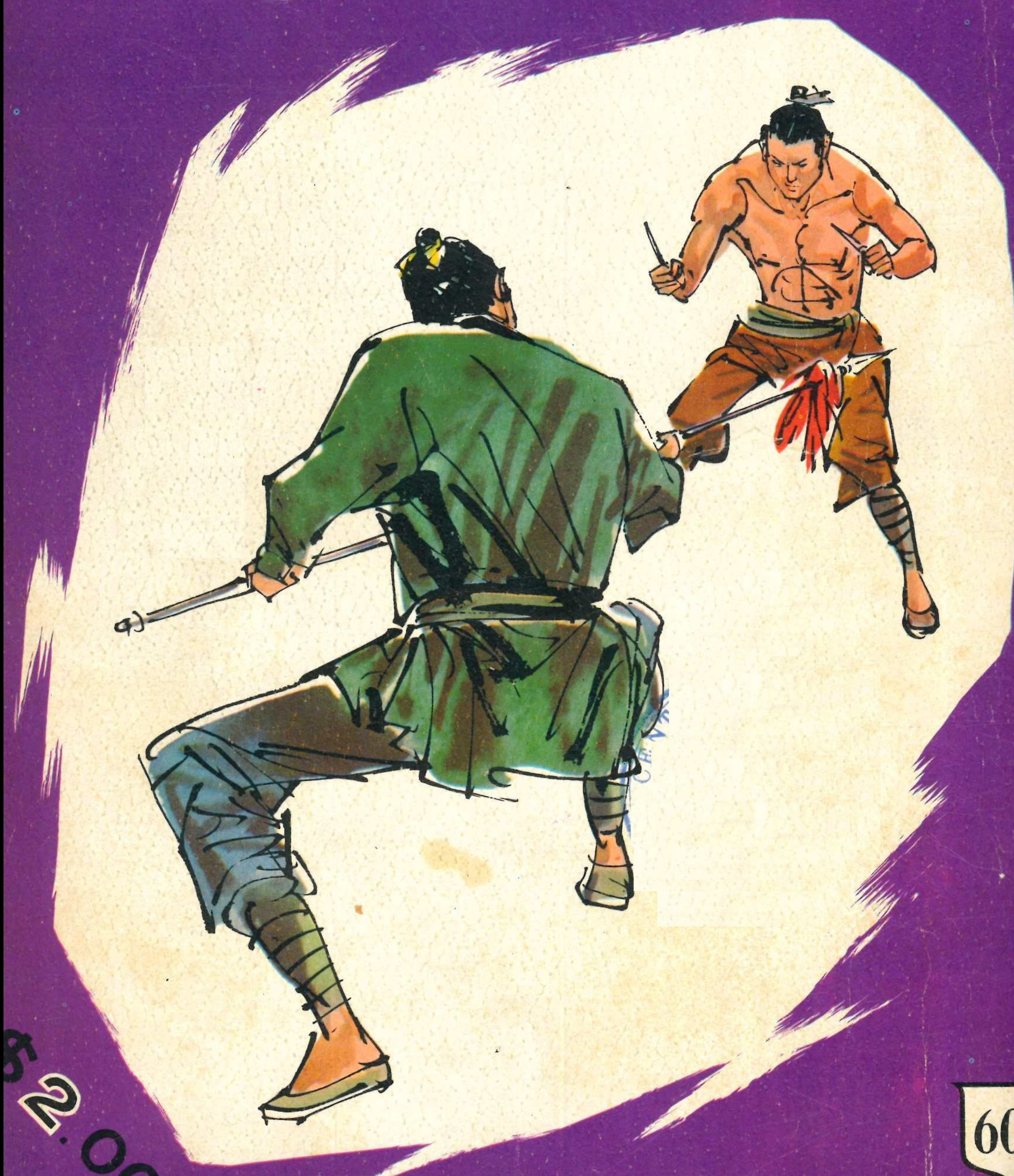
武俠世界



$2.00

6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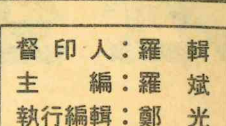


慕容美・新撰著

新派武俠奇情
哀艷緊張連載

天殺星

故事緊湊，行文簡潔，情節感人，描寫人物，栩栩如生，結構龐大而精緻，正宗純武俠技擊鬥智小說，氣味可人，閱讀尤如馳騁沙場，胸襟爲之一開，本篇即將隆重推出，敬希留意。



督印人：羅 韓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光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五六一二一（4線）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澳連郵：	半年港幣	$ 45.00
	一年港幣	$ 88.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 51.00
	一年港幣	$100.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內政部內版僑台誌字第〇一〇二號
台灣發行所：
台北市中華商場信二樓109號
電話：336250

武俠世界

第605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每册港幣二元
H.K. $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鐵拐俠盜故事

吉祥之星

文·雲馬
圖·新培

恭喜發財　財源廣進

新春裏，到處聽到的盡是一片「恭喜發財」之聲。

儘管人們明知不會說了一句「恭喜發財」，或者聽了一聲「恭喜發財」之後，便眞的財源廣進，但是，這一句傳誦了數千年的吉祥語，至今仍然是中國人在農曆新年裏的口頭禪。

喜慶與賭博似乎分不開的。於是飲宴的場合有人賭博，在假期裏有也人賭博，農曆新年更是到處都有人在大賭特賭。

賭徒的解嘲語，稱人生本來就是一場賭博。其實，賭博不過是人類心理上的好勝性格所形成，因此一個安份守己的人，絕不豪賭。

在一家俱樂部裏，各式各樣的賭博十分齊全，但是到這裏來賭博的人，却十居其九是三山五嶽的人馬。

在一檔番攤檔的面前，蹲了兩個三十來歲的男子，他們就是窃匪劉成與何全。

劉成輸得面紅耳熱，他把何全拉過一旁，低聲道：「還有錢在身邊麼？借我二百元。」

何全說道：「別賭了，我們走吧！我有些十分重要的事，跟你談談。」

「不！更重要的事也改天再談，我要去把輸掉的再贏回來。」

「別這樣吧！你今天手風不順，改天再來玩過。我要跟你談的，也是發財大計。」

「發財大計？」

「是的，這裏不是談話之所，到外面去，找個地方談談吧！」

劉成終於不由自主地，跟隨着何全離開那一間地下俱樂部。

落到街上，但見街邊賭檔林立，劉成又躍躍欲試。何全責罵道：「你這人眞的是賭性難改，新春裏，玩玩便算了，何必如此認眞呢！尤其是這些街邊賭檔，明知是騙人的，即使給你僥倖贏了錢，你也休想離去。」

「我才不相信呢！」

豈料劉成話猶未完，那邊突然傳來一片喊打喊殺之聲，劉成與何全二人不禁楞住了一陣。

原來那邊正有數名大漢，圍繞住一名少年人大打出手，那少年人並非別人，正是「鐵枴俠盜」呂偉良的徒弟阿生。

阿生在一處街邊賭檔贏了錢，有人怪他揭破了賭局中的秘密，阿生就是故意這樣做，所以給人圍攻，幾個神高神大的彪形大漢不把這小子放在眼內，甚至有人企圖在阿生的口袋裏取去自街邊賭檔贏

來的金錢。但是，一經交手，這幾名大漢便知道遇上勁敵了。

阿生並非一個賭徒，只因爲這一天是農曆年初一，人家都去拜年訪友了，只有這小子無親無故，所以才會到處亂跑。

也是合該有事，阿生這天路經海傍，本來就是漫無目的。突然瞥見一名婦人企圖越過欄杆，躍入海中去，阿生步急手也快，一個箭步搶到，急忙伸手一撈，僅可捉住了她的衣領。

婦人也意料不到在葬身魚腹的剎那間，有人自死亡邊緣將她挽救回來。

阿生的手力好，婦人也不算太過肥胖，這樣阿生才可以把她自欄杆外面，掀回岸邊來。

婦人年約四十，中等身裁，蒼白的面孔之上，佈滿了淚痕。

阿生把她放到地上，說道：「恭喜發財，你似乎忘記今天是什麼日子了！」

婦人出奇地瞪住阿生，反問道：「你爲什麼要救我？我根本就不會多謝你。」

「我沒有要你向我道謝，但如果你把困難告訴我的話，也許我還可以幫助你。」

那婦人的目光更顯得出奇了，因爲她根本就不會相信這少年人怎會對她有所幫助。

阿生明白她的心意，又說道：「我是眞的可以想辦法幫助你，只要我能力做得到，我一定盡我所能的。」

「先生，你貴姓？」婦人在半信半疑中，囁嚅地問了一句。

這是最通常的問話，但阿生竟然無從回答。因爲他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姓什麼，他是個無父無母的孤兒，要不是給「鐵枴俠盜」呂偉良收留教養，說不定現在還是浪蕩街頭，與阿飛輩爲伍。

當時阿生苦笑一下，說道：「你叫我阿生好了，反正我也不想你稱呼我什麼先生。」

婦人欲言又止，總是說不下去。

阿生又問：「你丈夫欺負你麼？」

「不！我丈夫對我太好了。」

「你兒子不長進麼？」

「不！我兒女對我也太好了。」

「那麼，你有個這麼美滿幸福的家庭，到底還欠缺了一些什麼？」

婦人嘆了一口氣說：「我給人騙了錢。」

「哦！原來是如此。」阿生說道：「錢財本是身外物，在這個快樂的日子裏，你又何必出此下策的？」

婦人道：「你不知道的，我丈夫給我數百元，要來過年封利是的，結果剛才我却在街邊一處賭檔輸掉了。」

「利是」就是廣東人俗稱過年派給孩子們的「紅封包」，阿生這時才明白，這婦人又中了人家的圈套，儘管這圈套多陳舊，還是有這許多人跌進去了。

阿生問道：「你輸了多少？」

「五百元，整整是五百元。」

阿生一摸口袋，只有百多元，二百元也不够，於是又問：「你在什麼地方輸掉了這許多的錢？」

婦人指指東面一條橫街街口，道：「就是橫財道，街邊的一處賭檔。」

「你跟我來看看，也許我有辦法替你拿回來。」阿生又說：「不過，十賭九騙，以後你別再賭了，那些賭檔根本就是存心騙人的。」

「還會有下次麼？不妨坦白告訴你，我先後十元八塊的輸了不少錢給那些街邊賭檔，總數也輸掉了不少錢，今天我是決心要翻本，所以孤注一擲，想不到輸得更慘。」

二人邊說邊行，不經不覺已經走到了橫財道。那兒街道兩旁，果然賭檔林立，聚集了不少諸色人等，就是不見有穿上制服的警察。這是農曆年初一，也許警察先生們都休假去了。阿生心裏想。

婦人遙指一間商店的門前，示意阿生說道：「就是那一檔，我就是在那兒輸掉了五百元。」

「你在這兒等我片刻，我很快就回來。」

阿生說完，就走了過去。只見那賭檔之前，圍繞了一些少年人和婦女們，三名彪形大漢夾在人叢中下注。但阿生一眼就可以看得出，這班人不過是「媒」——本來他就不是賭徒，只不過是引誘別人下注的媒介而已。

阿生擠了進去，三名彪形大漢之中，首先就有人讓出空檔來，讓阿生下注。阿生因此覺得他的判斷沒有錯，這三個蛇頭鼠眼的傢伙，本身也是莊家。否則，他們在下大注中，紛紛敗北，又怎肯讓出空檔位來？

阿生沒有立刻就下注，因爲這種賭法非常古怪，三隻樸克牌，兩隻是「Q」，一隻是「4」，賭徒買中那一隻牌是「4」的便可以贏錢。

莊家的手法快得像魔術師，揭開那「4」字樸克牌讓你看清楚了之後，才快如閃電一般，左右調動，當莊家雙手停下來之際，便是賭徒下注的時候了。

當然，賭徒們都以爲自己沒有可能看錯，再加上那三個「媒」也在中央一個方格下了重注，於是賭徒們紛紛跟風。

結果，中央一隻牌是「Q」，所有的注碼都爲莊家「殺」去！

簡單的說，這不過是「掩眼法」，賭徒們認爲最易賭的一種賭法，偏偏是最易上當的一種。可憐的還是那一班沉迷不誤的賭徒，他們還在聚精會神的，捕捉那一隻「4」字的樸克牌。

阿生冷眼旁觀，固然心裏有數。只見他慢慢的把一副眼鏡戴上，然後問道：「注碼限制的嗎？」

莊家朝那三名大漢的臉上掃了一眼，顯然在看他們的表示，但阿生却假作不見。最後莊家又問道：「你要下注多少？」

阿生摸出一張百元大鈔。「只是一百元？」

「小意思，我還以爲是一千元呢。」莊家瞪了他一眼，又伸手弄着那三隻樸克牌。

阿生待他把手擺開，還沒有下注，直至到其他的賭徒們都把注碼押到左邊那一個方格，莊家再三催促，阿生才把那一張百元鈔票放到右邊的方格裏去。

莊家面色驟變，賭徒們都在催促他把紙牌揭開，他望着三名彪形大漢中的一人，那人微微一點頭，莊家才把那三張樸克紙牌打開。

一隻紅鑽石「4」，果然就在右邊那張，阿生贏了。

阿生又問：「是不是只限注碼一百元？」

「不！」莊家爽快地說：「你有多少錢，可以盡押下去。」

阿生笑道：「你們有得賠啦？」

莊家「哼」地一聲，自口袋中掏出一大叠鈔票，在阿生面前揚了一揚，說道：「沒有本錢，我是不會做莊的，小子。」

他把鈔票重新袋好之後，照例又讓賭徒們看清楚那三張樸克紙牌，這才以閃電似的手法，將三隻牌來回搬動。但是，這一次賭徒們學乖了，他們看見阿生剛才贏了，所以一心等待阿生下定了注之後再跟風。

可是，阿生突然面色一沉，厲聲說道：「這三隻紙牌全都是『Q』，你把那隻『4』，藏到那兒去了？」

莊家的面色也變得極之難看，冷然問道：「兄弟，你是那一路朋友？」

阿生曉得這是黑道中的術語，他却佯作不聞，迅速伸手將三隻底牌翻開，果然全是「Q」，那隻鑽石「4」不知跑到那兒去了。

在場的賭徒無不驚訝，因爲沒有一個人能够窺破此中奧秘，他們不能不驚嘆阿生這少年人的眼睛果眞厲害！

其實，阿生也不是神仙，他全憑那一副「神奇眼鏡」——那是他在「索命紅唇」一案中獲得的透視眼鏡。

可是如此一來，却氣煞了他身旁的三名彪形大漢，他們忍無可忍，終於暴露了身份，喝一聲，就要一齊動手向阿生進攻！

阿生早已看準算準，雙手一托，首先將莊家那一張臨時賭桌的桌面翻起，順手一揮，右邊一名彪形大漢給他拍得鼻血直流。

這一張臨時賭桌，不過是以一塊丁方二尺的木板，擱在一個活動脚架之上，那脚架收摺起來，便是一個「日」字形的木框。阿生把木板揮去之後，迅速將脚架收摺起來。用作武器，閃電衝向那個莊家——四名大漢之中，他是最弱的一個，立刻在混亂的人群中，抱頭竄遁。

阿生在那莊家的身上碰撞幾下，經已達到了他的主要目的——那叠鈔票經已到手了。

因此，在那三名大漢苦苦追來時，阿生也無心戀戰，回頭把那個摺叠脚架用力一扔，擊中一名大漢的頭部，鮮血立卽冒了出來。另二名苦追不捨，阿生逃進一條橫巷，順手把一堆木箱推翻，堵塞住巷口，得以從容遁去。

以後的情形當然就是：阿生用他施展空空妙手扒來的那一些「不義之財」，交給予那名企圖自殺的婦人，讓她得以保全性命，回去見她的丈夫與兒女。

但是，以後的情形劉成與何全都看不見了。

劉成舒了一口氣，何全問他：「看見了沒有？十賭九騙這句話總沒有錯的。來吧！談談我們的發財大計。」

劉成反問道：「什麼發財大計？」

「過去我們做的，只是小買賣，這一次，我們要合作去做一宗大買賣。」

「對象是誰？」

「珠寶大王龐天仲。」

「你有門路麼？」

「是的。」何全拍拍劉成肩膊，「到我家裏來吧！先讓你看看龐宅的地圖。」

於是二人轉入一條橫街，直登一處天台木屋，那就是何全的居處了。

何全自那個高僅一尺的小型雪柜中，取出二罐罐裝啤酒來。遞了一罐給劉成，然後攤開一張地圖在一個大木箱之上——這就是何全這個「家」唯一的「桌子」了。

何全道：「新春裏人人都嚷着『恭喜發財』，這一回我們是要眞眞正正的去發它一筆大財。據我所知，龐氏夫婦今晚將赴一位友人的家中賭博，非至深夜不返，這正是我們下手的好機會。」

劉成瞧了那幅地圖一眼，飲了一口啤酒，問道：「這麼巨大的一幢花園洋房，難免會有狼狗的，甚至可能有保鏢。」

「我也查過了，沒有保鏢。花園裏有花王，守門人年過半百，晚上與司機睡在車房附加的建築物裏。至於那三隻大狼狗，我已經有辦法去對付牠們了。」

「什麼辦法？」

「這是一種特別配製的藥丸，是隣埠一名狗伕送給我的。我把它加以改良，成爲一種不可思議的妙藥，可以令到那些兇狠的大狼狗哼也不哼一聲，變成十分馴服的小羔羊一般。」

「試過有效嗎？」

「當然試過了，你以爲這是開玩笑麼？我比你更重視，這種藥，既可令到格力狗變成軟脚蟹，稍加改良，亦可令到大狼狗進入半睡眠狀態，因爲如果讓牠們全都倒下來，可能會引起宅內人的注意。但是，現在我們只令牠們鎭靜下來，不向我們撲叫，情形就不同了。」

劉成又問：「可是，如何進入那巨宅？」

「我也查過了，龐宅圍牆之上的鐵綫網，都通上了生電，那當然十分危險。但是，附近街道上，這幾天以來一直有人在修理街綫，昨晚黃昏有過突然停電的紀錄。因此，即使今晚再停一次，亦不會引起人們的驚奇。你要在停電的刹那間，由圍牆爬入去，那時候，宅內三條大狼狗，吃了我們扔進去的有藥牛肉之後，已經馴服得有如羔羊一般，你可以爲所欲爲了。」

「那麼，你呢？」

何全說道：「我的工作比你更重要，因爲我負責策劃一切之外，尚須保證你的安全。你進去之後，萬一出了亂子，你也不必慌張，我在外面爲你把風，同時會監視一切。屆時電話會失靈，你亦保證可以安全逃出來。」

「爲什麼你要選擇我？」

「因爲我們不但是老搭檔，我也知道龐宅那座新型保險箱，也只有你才可以開啓。如果得手了，我們二一添作五——平分。」

「好吧！」劉成終於決定下來，「什麼時候開始動手？」

「今晚午夜之前召集，我們先在這裏見面。」何全最後這樣說。

× × ×

阿生把那數百元現欵贈給那中年婦人之後，帶着滿懷輕鬆的心情，返回家中去。

這時候，「鐵枴俠盜」呂偉良也早他一步，由外面回來了。他正在後面的院子裏，試驗着一根新設計的鐵枴杖的妙用。

呂偉良雖然裝上了義腿，但是，他仍然習慣地挂着一根鐵枴杖，那差不多等於他的商標，也是隨手的武器之一。

可是，現在阿生却看見呂偉良把一根鐵枴杖倒轉放在背上，把皮帶扣穩之後，反手輕撥暗掣，但見兩度白烟自扶手這邊噴向地上，呂偉良的身體便緩緩上升，越過了樹頂，又慢慢地降回地上來。

阿生站在一旁，看得呆了，終於也忍不住拍掌叫好。

呂偉良這鬼靈精徒弟阿生，先後爲他設計過不少新奇玩意，但這一根升空枴杖，却不是阿生的傑作，難怪阿生走過來問道：「師父，這玩意兒是你發明的麼？」

「不！」呂偉良一邊把鐵枴杖解下來，一邊向阿生說道：「這是一位德國留學生叫人帶回來送給我的。」

「德國留學生？」

「是的，就是年前我大力資助，讓他完成了到德國去學機械的那一位貧苦學生梁達豪。」

阿生接過那鐵枴杖，再三察看，連聲叫妙。

呂偉良又指指他那隻義腿，道：「這也是飛行枴杖的一部份，主要電源都儲藏在這半截義腿裏面，還有這吊帶，也是十分重要的。這看來有如十八世紀男人穿西服用的皮帶，實在是綁穩飛行枴杖在我背上的皮帶。平時隱藏在大衣內面，不會引起別人的注意。」

「果然是巧妙的設計，梁達豪大概是參考了美國的陸軍的『單人飛行器』的設計，難得的是，他能够把它的主要部份，分別隱藏在鐵枴杖與義腿之內。」

「是的，這些通電的電綫，也可以隱藏在枴杖與義腿之間，皮帶之內也有電綫，那是要來通往主要控制儀器的。」

「還有一具控制儀器麼？」

「是的。」呂偉良拉開外衣，只見他的襯衣之內，口袋裏有一具原子粒收音機那般大小的儀器。他又說：「這就是控制升降及前進的儀器。這的確是我的最佳新年禮物啊！」

阿生道：「梁達豪回來了麼？」

「不！他只是託朋友帶回來的。他的朋友就是珠寶大王龐天仲的兒子龐十五。」

「龐十五？我記起了，報章上刊登過他的消息，說他在德國學成歸來，他的父親還率領衆親友在機場迎接，好不威風啊！」

「有錢人家的兒女，到外國去眞正求學的，相

信也不會有幾多個，他們的父母也只不過想在親友面前顯耀一下，表示他們也有個留學生的兒女罷了。眞正像梁達豪那樣，志在尋求更高深知識的，相信有如鳳毛麟角。」

阿生反覆察閱那些裝備，感到非常有興趣。

呂偉良說道：「這一套升空的飛行枴杖，還有另一種妙用，就是義腿之上有滑輪，有着這根枴杖的帮助，我可以像溜冰一樣，滑行得更快！」

「是的，這的確是你的最佳新年禮物。」阿生接着又把今天做過的事，告訴了他師父。

呂偉良道：「你這樣做並沒有做錯，因爲你不但救了一個無知婦女的性命，也揭開了一個騙局。但是，這些街邊賭檔十九是黑社會人馬開設的，你必須小心才好。」

阿生點點頭，表示明白了。

呂偉良又說：「今晚，我有個約會，你可別到處亂闖啊！」

「你約了誰？」

「龐十五約我到他家裏去賭沙蟹。」

「就是珠寶大王的兒子龐十五麼？」

「是的。」呂偉良說道：「不過，我的目的也不是志在賭，要賭可以到俱樂部去，我是要去看看龐宅裏的環境，聽說裏面建築得極之宏偉。」

阿生似乎想起了一些什麼，問道：「是不是有了什麼主意？」

「不！還不到時候呢。」

「聽說龐天仲鑽石公司，最近在航機上又有一批鑽石不翼而飛。」

「是的，不過眞正損失的不是龐氏珠寶公司，而是保險公司，因爲龐氏公司向南非訂購的每一批鑽石，都購下了巨保。」

「留學生竟邀約你在家中聚賭，難道他到外國去，是深造賭術的麼？」

呂偉良笑道：「我就是要去領敎一下，他的德國式賭法有什麼竅妙之處。」

「既然你的目的不志在賭博，我想，大概你在打『吉祥之星』的主意吧？」

「你怎麼知道？」

「從報章上，我知道龐氏公司以高價購得世界名鑽『吉祥之星』，據說，那是一顆梨型的巨大鑽石。」

「鑽石的價值不在乎大，而在乎它的質素。『吉祥之星』是一顆完全藍白的無瑕名鑽，它的價值除了『完全藍白』之外，還有一種無形的價值，就是獲得它的人，將會帶來好運。當然，這只是一種迷信的說法，也可能是鑽石商人的一種宣傳手法而已。如果凡是擁有它的人，都無往而不利的話，它根本亦不可能會易手。」

阿生道：「對了。照你說，『吉祥之星』的價值若干？」

「龐天仲從來沒有吐露過眞正數字，但是，據說在紐約的一次秘密拍賣中，有個美國富豪出價二百萬元仍無法到手，可見得『吉祥之星』價值總會在二百萬美元以上才對。」

阿生伸一伸舌頭，說道：「的確够吸引。」

「但是，這顆名鑽可能還未運到。」

「報載，爲了安全計，拍賣既然是秘密方式進行，搬運也是秘密進行的。」

「我想大概是這樣吧！」

阿生又問：「要不要我在家裏準備一下？」

「準備什麼？你以爲我是去打刼嗎？」呂偉良說道：「阿生，別往歪處想，像你這一代，應該多做的，是行俠仗義的事，而不是像我一樣，亦俠亦盜。」

「師父，這有什麼不對呢？」

「因爲盜賊是很令人討厭的，無論你是刼富濟貧，還是中飽私囊，都爲法律所不容。」

「管它什麼法律，這裏的法律本來就是帮着有錢人的。」

「這也沒有什麼不對，這個社會本來就是依靠有錢人維持下去的，即如慈善捐欵一樣，如果報章不替捐欵人揚名一番，他們就可能按緊腰包，一毛不拔！」

「說起慈善捐欵，也眞敎人氣結，這個政府每年都賺了大錢，但爲了救濟貧民，都要小市民們一元數角的捐獻出來，這成甚麼話？」

「社會上不公平的事太多了，你要求每一件事都看得順眼，那是絕不可能的事。我當年也是基於這一點情感上的發洩，而闖蕩江湖，刼富濟貧，但是，我每次下手之前，選擇對象是極之嚴格的。那些正當商人，我不但不會光顧他們，還會護維他們，往往協助他們追回失掉了的，相反，那些掛羊頭賣狗肉的毒販，却成爲我經常光顧的對象。不過，我並不鼓勵你走上我的老路，我希望你自成一格，尤其是像你這年紀，很難抵受得住金錢和物慾的引誘，稍一不愼，便會墮入了罪惡的深淵。」

阿生默然無語。雖然他明知呂偉良不會導他向壞的一方面，師父的說話決不會錯到那裏去，但是少年人的想法有時跟青年一輩又會差上了一點。

到了那一晚，呂偉良到龐宅去赴約。龐十五熱烈招待嘉賓。

在座的賓客除了呂偉良之外，都是非富則貴的公子哥兒，他們烟不離口，酒不離手，高談闊論的

，簡直是不知天高地厚。

有些在追問龐十五有沒有去過德國漢堡，因爲那兒的紅燈區是世界知名的。龐十五笑道：「何止去過，許多地方的女人我也玩過，但說到富有親切感，還是我們這裏的本地女人。」

那班花花公子們，發出了一陣轟然大笑。

呂偉良坐在沙發一角，留心着室內各處的環境，當他們談到興高彩烈之時，他索性捧住酒杯，跑到花園外去。

有個富家子趁住呂偉良不在，低聲問龐十五：「喂，那跛子是誰？怎麼你也把他拉入局？」

龐十五說道：「我在德國的同學託我帶了一些禮物回來送給他，我覺得這個人很有趣，所以把他也拉來這裏玩玩。反正多一個不多，少一個也不少，何況大家都是青年人呢。」

那一邊，僕人已經準備好了一張鋪了雪白枱布的圓桌，幾副全新的樸克紙牌。於是各人捧住酒杯，咬住香烟雪茄，相繼入局。

龐十五還親自跑到花園中去，把呂偉良請了回來。

呂偉良與龐十五併肩走回來，邊走邊問道：「令尊今晚不在府上嗎？」

「是的，他與家母到朋友家中去打麻將，即使回來也不要緊，他們不會干涉我行動的。」龐十五說道。

呂偉良在花園中瀏覽過一遍夜景之後，他已經無心於賭博。

但是，即使是無心，他還是技高一籌，贏了不少錢。

雖則說「賭博是靠運氣」，但賭沙蟹却是七分技術，三分運氣；技術好，牌風順了，凈下來那三分運氣就很容易亦歸你所有。

龐十五的一班「衝動派」朋友，輸掉了幾手大牌之後，已經無心戀戰。其實，呂偉良也無心再賭下去，但他是大贏家，總不好意思離枱的。

呂偉良分心的原因，是因爲他在花園裏，看出了一點跡象。他覺得龐宅今晚可能有事。

呂偉良是個老江湖，他自然能够看得出這兒的鐵絲網上通了生電，但奇怪的是，那條隱藏在牆角的電綫不知什麼時候給人截斷了。

截斷的地方也給人十分巧妙地加以掩飾，這顯然是一種預謀。

突然間，電流斷了。

呂偉良心裏一凜，龐十五則揚聲叫下人們燃起洋燭來。呂偉良有理沒理，拄住鐵杖衝到花園外面去了！

他首先憑住外面路燈的折射，發覺那五條大狼狗軟綿綿地蹲在地上，牠們決不是昏迷過去，看上去只是出乎意外的馴服。

呂偉良正待俯首彎腰，檢視一下那大狼狗身旁遺下的一塊牛肉，花王已經由那邊走過來。

花王早些時見過呂偉良曾經到花園中散步，他當然知道這是主人的賓客。呂偉良問道：「這些大狼狗是誰照料的？」

花王答道：「是看門人和我。」

「你們有沒有讓牠這麼晚還吃牛肉？」

「沒有，牠們都是定時進食的，這麼晚，還怎會吃東西呢。」

「那麼，快些叫你的伙伴們小心，有賊人來了……。」呂偉良話猶未完。

花王「咦」一聲叫「你瞧！」

呂偉良循勢望過去，但見一條黑影越牆而入，瞬即隱沒在花叢之間。

呂偉良持杖飛奔衝至，那黑影由花間竄出，他顯然想不到呂偉良躲在一棵大樹的背後，直至到呂偉良喝了一聲，他才陡然回轉身來。

呂偉良低聲說道：「想發新年財麼？改晚好不好？我實在不想給你們牽連在一起，要是你知機的，我放你一條生路！」

可是，那一個「路」字也未出口，刀光一閃，一柄尖刀已經直揮過來。

呂偉良急忙舉杖一格，「錚」的一聲，火光四冒。那傢伙手上一柄刀，揮舞的密不透雨，呂偉良自是看得出他是個有點武功底子的人。

呂偉良一邊擋架，一邊說道：「趁宅內人未趕來，你快走吧！」

「他媽的！」那人咬牙切齒的咆哮起來，「你破壞了老子的好事，還在假惺惺作態？」

話未完，刀子已斬到了門面，呂偉良側身仰避，鐵杖往前一迎，一下子急轉身，仿如旋風過境，橫臂一掌，「隆」然一聲響！一條黑色的身形，登時飛出數尺以外，落在草坪之上！

花王已經率領着龐宅數名僕人，持刀棒急急趕至，一名看門人首先衝到，地上黑影一個鯉魚打挺，就地站起！

眼看那個看門人首當其衝，就要吃上一刀，呂偉良一個箭步搶前，手起杖落，「錚」的一聲，刀子被擊跌在地上！

就在這一刹那間，電流復通，電鈴突然響個不停！

花園裏的人莫不驚奇，因爲龐宅中人都知道電鈴是龐天仲保險箱的警鐘，即使電流復通，也不會無端響了起來。

換句話說：龐天仲寢室中的保險箱，可能被人光顧。然則，眼前這一個人，可能是轉移視綫，掩人耳目的；他的同伴一定不知道龐天仲的保險箱配有警鈴！——當時龐宅的人都這樣想。

就只有那個被人捉住的竊匪劉成，他的想法却是迥然不同。

因爲劉成的心裏明白，他的伙伴何全並不在宅內，而在外面街上接應。那麼，現在屋子裏擾擾攘攘的大叫「捉賊」，又可能另有其人。

呂偉良看見花園內的竊匪被捕，急忙又拄杖內進。人聲自二樓傳下來，一股人潮擠在二樓走廊之上，包括了龐宅的女傭與龐十五的一班朋友，他們正合力推着龐天仲寢室的房門。

有人自房內將門關上了。

呂偉良心裏暗忖，如果憑着他的開鎖技巧，要把這門鎖弄開，當然是易如反掌的事。但是，他沒有自告奮勇去替他們將門鎖打開，那不但是爲了避免嫌疑，而是他根本也不希望那些竊匪落網。

因此，他只有袖手旁觀。

樓上門外，突然有人按動了門鈴。看門人隔住鐵門望出去，但見來者是一名武裝警員。

「這裏發生了什麼事？」那警員問了入來。

「警察先生，你來得巧極了。」看門人一邊打開大門，一邊說道：「我們正要打電話報警，但是電綫也給他們切斷了。」

「賊人呢？」

「我們在花園裏捉到了一個。」

看門人身旁的花王插嘴說道：「樓上可能還有一個。」

「捉到了一個，還有一個？」那警員怔了一怔，「到底來了多少個賊人？」

看門人道：「我想，最少也有兩個。」

花王道：「我家大少爺正率領他的朋友們在二樓捉賊呢，警察先生，請你快點上去！」

那警員朝二樓瞥了一眼，劉成却在極力掙扎。抓住他的一名男僕道：「這傢伙好兇啊！」

那警員掏出手銬來，把他扣上了，說道：「把他交給我吧！我帶他出去，把他交給我的同伴，然後打電話給總部派人來。」

男僕鬆了一口氣，把劉成交給那名警員。

看門人問道：「那麼，樓上一個呢？」

那警員道：「你放心好了，抓賊只要抓住了一個，我們警方自有辦法令他供出全部同黨的姓名和住址來。」

說罷，那警員一手揪住竊匪劉成，離開了龐宅。龐宅那班男僕，於是暫時將大門緊閉，又紛紛衝上二樓協助捉賊。

可是，二樓各人將龐天仲寢室的房門推開之後，發覺裏面空空如也，鬼影也沒有一個。房內的露台玻璃門則敞開了，不問可知，竊匪早已由那兒逃之夭夭。

龐十五握拳大罵那班男女僕人沒有用。幸而保險箱並未爲竊匪打開，只是虛驚一場而已。

當龐十五知道呂偉良曾經協助他的男僕們，在花園下面也捉住了一個竊匪之後，便率衆到樓下去察看。男僕們告訴他，竊匪已被一名警員帶走。

呂偉良也是這時候才知道警察已經來過了。他問看門人：「警察一共有幾個？」

「一個。」看門人說。

「在這麼僻靜的地方，應該是雙崗的，不可能單單獨獨只有一個警察。」呂偉良又說：「快打開大門，出去看看外面有沒有他們的踪跡！」

大門打開，街道上靜得可以，行人也找不到一個。那裏有警察？

看門人說道：「奇怪！那警察曾經說過，回頭他把賊人交給他的同伴，就近打電話回總部報告的了。」

有人說道：「也許他跑去打電話了吧！」

呂偉良若有所思，說道：「不！你們可能又上了他們的當！」

龐宅衆男僕各自一凜！異口同聲地問：「難道那警察也是冒牌？」

「最容易証實眞假的方法，就是到隣居去借電話，打到警局中去。」呂偉良說。

於是，龐十五叫一名僕人去借電話。

龐十五說道：「電流中斷，電話綫被切斷，這顯然是一項預謀。」

「是的，可惜的是，他們都功虧一簣！」呂偉良說道：「更可惜的是：唯一被捉到的，也給他溜掉了。」

這時候，到隣居去借電話的僕人回來了。他說：「警方一直未知道這裏有事發生，根本沒有人向他們報告；現在他們才加緊派人到這裏來。」

呂偉良嘆氣道：「果然不幸而被我言中。」

龐十五面色陡然一變，沉聲問道：「呂先生，你怎麼會知道這麼清楚？」

「這是常識問題，竊匪顯然在事前佈置好一切，唯一他們疏忽了的地方，就是事前並不知道保險箱裝了警鐘。可惜這警鐘並非直接通往警局的，只是驚動了宅內各人。」呂偉良說。

龐十五又說：「在警方未到達之前，請你不要離開這裏。」

呂偉良明白他的意思，苦笑道：「是你請我來

的，你不請我走，我當然不走！」

有一名富家子不屑地瞪了呂偉良一眼，對龐十五說道：「十五，我早叫你小心了，想不到果然出了事。」

龐十五道：「是的，我也好像覺得今晚一定有事發生似的。」

另外一名富家子嚷着要走，給呂偉良伸杖一攔。「慢着！你也不能走！」

「你幹什麼？」那富家子企圖用力推開攔在他前面的鐵杖；可是，鐵杖壓在牆上，他無法動其分毫。

「這裏發生了竊案，警方未到達之前，任何人也不能離開這間屋子半步！」呂偉良用手一指，指住龐十五，笑道：「包括你也在內！」

龐十五滿臉不高興，沉聲說道：「請你對我朋友有禮貌一些好嗎？」

「你想別人尊重你，你一定要首先尊重別人。」呂偉良又笑了一笑，道：「龐公子，你似乎忘記了這麼一句名言。剛才你的朋友不尊重我，所以我也無須尊重他，對嗎？」

龐十五「哼」地一聲，對他的朋友們說道：「別聽他的，各位有事可以離去！」

呂偉良凜然說道：「誰要急急離開這裏，就是作賊心虛，我會把他交給警察。」

龐十五道：「眞笑話！你這算是什麼？」

「我本來跟警方沒有什麼交情，但我要聽聽你們的精彩口供。」呂偉良說。

不久，警車聲「嗚嗚」作响！由遠而近！

一隊警員自警車上跳下來，迅速將龐宅展開大包圍。

一名警官在一名警長的陪同下，由另一輛警車相繼躍下，衝至大門前。龐十五令下人將大門打開，讓他們進來調查。

「賊人呢？」

「都走光了！」

「有沒有人受傷？」

「沒有。」

「有沒有損失？」

「也沒有。」

警官與龐十五一問一答的，說了幾句之後，夏維探長也聞風趕至。

夏維看見呂偉良在場，已是一怔；再聽那幾個富家子你一言我一語的，說出了一些對呂偉良不利的口供，更加心裏吃驚。

但是，夏維知道呂偉良唯一的同件就是他的徒弟阿生，所以他問：「阿生呢？」

「他在家中看電視。」呂偉良苦笑道：「你別神經過敏，我不會蠢到這般田地的，這點相信你也明白。」

「是的。」夏維也說道，「但是，你怎會在這裏？」

「龐公子約我來這裏賭沙蟹的，情難却啊！」呂偉良聳聳肩說，「還有，那些賊人也不是我放走的，看門人和花王他們都可以爲我作證！」

夏維探長的助手們，分別問過各人的口供，也證明呂良偉並沒有說謊。

龐天仲聞訊趕返家中之後，他認爲這件事極端嚴重，雖然他親自檢查各物，並無損失，他還是要求警方澈底調查此事。

呂偉良眞想不到在這日子遇上這種事情，不過他並非一個迷信的人，反而對這件事興趣盎然。

最後，一干人等被帶返警局問話；夏維認爲如此事完全與呂偉良無關，問題出在那竊匪與假警察的身上。所以警方立即下令通緝那二人歸案，其他人等，一律獲得釋放，至於由二樓龐天仲寢室逃去的另一名竊匪，警方也假定他們是同一組人。

呂偉良返到家裏，已是午夜過後，阿生已經睡了。

翌日醒來已經是年初二，阿生問起呂偉良昨夜的勝負情形，才知道出了意外。

呂偉良沉思着說：「我昨晚想了許久也想不通，他們既然已經截斷了電網的電流，又何必停電？既然把電流停頓了，又怎會全無默契，在同黨未得手之前讓電流復通，以致警鐘响了起來，弄得如此尷尬呢？」

阿生說道：「也許他們都是新入行的，合作得不够純熟。」

「這也不是理由，表面看來，他們好像非常之有計劃。但是，到頭來弄得手忙脚亂的，又可以假定他們臨時出了亂子。可惜我們不知道這批人的來龍去脈，更不知道這亂子是什麼。」

「可惜昨晚你沒有讓我跟你一齊去，否則，我一定會跟踪他們。」

「沒有用的，即使有你在場，亦難免上當。混亂中忽然來了一名武裝警員，當事人會自然而然的，把竊匪交給警方處理，可惜那警員竟是假的，他們根本就是同路人，由此一點看來，他們是有計劃，而且相當周到；然則，他們決不是新入行的。那麼——」呂偉良說到這裏，突然頓住了。

阿生接着說下去，道：「那麼，他們一定是有來頭的人。師父，我們何不到魯四的俱樂部去查一查？」

「對了，阿生，我們跑去找魯四。」

師徒二人於是匆匆更衣外出。

這件事雖則看來完全與呂偉良無關痛癢，但是，他既然對「吉祥之星」這顆名鑽有興趣，在未有消息之前，偏偏又被牽涉到這漩渦中來，所以他覺得非查個明白不可。

他坐在汽車裏對阿生說：「雖然警方沒有懷疑到我的身上來，但當時我却在場，這實在有些兒尷尬。」

「是的，如果不是江湖上的人都明白你是個獨行盜，很容易以爲在逃的人也是你的手下。」

「所以，我不但要查出他們是誰，也要知道他們的計劃。」

車子抵達一幢大厦門口，立即可以發現有不少蛇頭鼠眼的人，在注視着他們。呂偉良拄杖下車，直趨大厦門內。他站在電梯門前，立刻有人靠向他身邊來。那是一個穿黑色唐裝衫褲的男子。

呂偉良瞧也不瞧他一眼，待電梯門打開，呂偉良拄杖入內，那男子也跟了入去。

呂偉良沒有伸手去按那錶板上的按鈕，那男子也沒有按。電梯門却關上了。

那男子瞪着呂偉良問：「你上那一層樓的？」

呂偉良沒有理睬他。

「你聾了麼？」

呂偉良還是瞧也不瞧他一眼，若無其事的，站在電梯內一角。

那男子按不住火氣，道：「跛子，你是不是存心跟老子過不去？」

話也未曾說完，一隻斗大的拳頭已經揮擊過來。呂偉良不閃也不避，揚手接住，緊緊扣住對方的手腕，那傢伙再三掙扎，竟也無法掙脫。

情急之下，那男子突然飛起一脚，但是，呂偉良看見他肩膊稍動，已經伸杖下撩，鐵杖與腿骨碰在一起，痛得那傢伙淚水直流。

呂偉良這時才笑道：「原來你就叫老子麼？請你替我按一下『十三』字！」

「你上十三樓幹什麼？」

「你也問來幹什麼？」

「十三樓不是住家。」

「我當然知道。」

「那麼，你找誰？」

呂偉良將手放開，說道：「魯四在嗎？看你的樣子，可能是魯四的手下。」

「是的。四哥還沒有起床，你貴姓？」

呂偉良自頂至踵的打量着他，說道：「你是新來的打手麼？」

那男子點點頭。

「怪不得你笨到連我是誰也不知道。快帶我上去見魯四，我有非常重要的事。」

那男子無可奈何，只好伸手按錶板上的「十三」字。

電梯緩緩上升。那男子又說道：「昨晚這裏開通宵，四哥不够時間睡覺，難道你不可以改天再來麼？」

「你眞嚕囌！」呂偉良瞪了他一眼，「如果我是老四，就不會請你這種打手。」

那傢伙聽得滿面通紅，他眞想打呂偉良一頓洩洩氣，但是，剛才他已經領教過呂偉良的手力了。即使沒有正式交手，也可以明白到這跛子不是個平凡人物。

電梯到十三樓停了下來。

許多大厦「十三」字應該是十四樓，但這裏的業主爲了避免混亂，所以中西一致，「十三」字就是十三樓。

大厦樓高十五層，但這已經是電梯的盡頭處，錶板上雖然也有「14 15」兩個按鍵，但裏面沒有燈光透出來，表示那二個按鍵已經被人廢除了。

電梯門外站了一名身裁高大的打手，他是魯四的親信黃廣。他認得呂偉良是魯四的朋友，忙着拱手說了一聲：「恭喜發財！」

呂偉良也循俗例恭喜一番，然後問道：「魯四還沒有起床麼？」

黃廣道：「是的。不過，我可以替你把他叫醒。有什麼事麼？呂老兄。」

「有一點小事請敎他。」

黃廣熱情地招待着呂偉良入內。這是俱樂部的貴賓室，小厮給呂偉良倒茶遞烟；剛才那個穿唐裝衫褲的男子，揀了一個空檔，低聲問黃廣：「他是誰？」

「他就是江湖上著名的鐵拐俠盜，怎麼你竟然連他也不認識？」

那傢伙恍然大悟，也悄然離去！

黃廣走出貴賓室，乘一部內部電梯，登上十五樓，把魯四叫醒。

魯四披上晨褸下來，面也未曾洗，與呂偉良互相恭喜一番之後，在對面一張沙發上坐了下來。

「我想你不會是專誠來向我拜年的吧？到底又發生了什麼事？」魯四笑道。

「昨晚我幾乎中了人家的圈套。」呂偉良說，「我在一個有錢人家中作客，有二個笨賊去光顧，我三番暗示他趕快走，那傢伙還不知自量，竟動起手來，結果給我抓下來。事後，他的同黨扮警察將他救去，你可知道他們是那一方面的？」

「我今天天亮後才上床，怎會這麼快知道昨晚

的事？」魯四說道：「不過，我可以派人去替你查一查。」

「事前有沒有聽過一點風聲？」

魯四想了想，搖了搖頭，道：「沒有。眞的沒有。」

呂偉良相信魯四的說話，他是西區有名的撈家，爲人也够義氣。在他開設這家俱樂部之前，原來居住在一條橫巷裏的一幢舊樓內，現在算是「撈起」了。

「撈起」是廣東人指發了跡的人。

有人說這是冒險家的樂園，似乎並不過份，够胆够色的冒險家，三兩個筋斗就可以發個滿堂紅。當然，如果沒有門路的話，隨時準備坐牢好了。

呂偉良在江湖上所以成名，主要是他有他的做人宗旨：朋友無論好壞，他只求對方不是販毒的毒梟，他就會與他們相處下去。

在衆多偏門行業之中，呂偉良最憎恨的要算是毒販了。走私黃金鑽石，只不過是欺騙了政府的稅收，除非是存心搗亂金融市場，否則，這一類私梟並沒有什麼大不了的罪過；可是，毒販可不同了。他們荼毒人類的生命，有如洪水猛獸；幾許大好家庭，往往會給毒販們間接破壞無遺。

這就是每個人有每個人的觀點不同，呂偉良就是這麼樣的一個人：只要對方不是毒販，任你壞到透頂，他也可以跟你和平共處；除非你侵犯了他，或者你殺人放火，那麼他當然不會放過你。

例如像魯四這一類老牌撈家，他開設地下俱樂部，並沒有登廣告招徠人客，也沒有設下老千局騙人；不過是供人消遣娛樂，不懂門路的，根本不會摸到這裏來。除了說他瞞騙了政府的稅收之外，呂偉良就覺得他已經算得上是「壞蛋中的上品」。

魯四忽然又說：「呂老兄，今晚有空到這裏來捧捧場吧！希望我有好消息告訴你。」

呂偉良道：「好極了，那我今晚再來。」

魯四親自把呂偉良送到電梯門口。

呂偉良落到樓下，又看見那一班大漢，每一個人都注視着他，他却視若無睹。

魯四那班手下，現在再也沒有人敢動呂偉良一下了，因爲剛才那個穿唐裝的打手，已經把情形轉告他的同伴們，所以這班人不但知道呂偉良的來頭；更知道他的武功了得。

呂偉良回到汽車裏，阿生問道：「怎麼樣了？師父。」

「還沒有結果，今晚還要再來。」呂偉良又說，「阿生，把車子開往龐天仲的家門去。」

「你要找龐天仲？」

「不！去看一看那兒的環境。」

龐天仲的私邸位於大夢道五十五號。「五」字似乎被龐天仲視爲幸運號碼，他的兒子改名十五，門牌也是「五十五」號。

「大夢」是鑽石的譯音，所以嚴格說來，這一條街的街道名稱，應該是「鑽石道」，但是，此地的官方中文既然是不求甚解，也就見怪不怪了。

大夢道很靜，平時也很少看見有行人經過，偶然有一二輛車子掠過，也大多數是附近住戶主人的座駕車。

呂偉良的車子緩緩經過那裏，看見一個路牌放置在一處道旁的地洞旁邊，上面寫住：「修理地底電綫，小心！危險！」等等字樣。

龐宅門外則停了一輛警車，可能正有警察在調查昨晚發生的事。

突然間，一輛血紅色的敞篷跑車，由屋子裏開

出來。車上坐了一個青年男子，他正是龐天仲的兒子龐十五。

龐十五把跑車開向東面，轉入南谷道。

呂偉良示意阿生跟踪他。

車子最後在脂粉道停了下來。龐十五跳出跑車，走進一幢粉紅色的大厦裏去。這幢全部油上粉紅色的大厦，樓高二十多層，名爲「紅粉大厦」，由大門口的樹，直至電梯的地毡，都使人感覺得到，這是一幢有錢人的住宅樓宇。

電梯升到十八樓，龐十五走到「K」座門前，未按門鈴之前，先整理一下衣襟。當他按過了門鈴之後，開門的是一個年約三十的艷麗女子。

一襲半透的睡袍，罩在一具豐滿迷人的胴體之上，隱約可以見到黑色的乳罩與三角褲，此外是一串閃閃生光的鑽石項鍊。一頭微帶棕黃的長長秀髮，散在肩膊之上，反映出那雙春意盎然的眼睛，雙瞳也畧帶棕黃色。這個無處不充滿誘惑的女人，就是社交場上著名的「鑽石夫人」狄麗。

在社交場合中，有人稱她「鑽石夫人」，也有人叫她「石夫人」，因爲她告訴人家，說她丈夫是姓石的，可惜死了。

背後裏有人叫她「鑽石情人」，因爲追求過她的男子，都知道她最喜歡鑽石；反而叫她「狄麗」的人，相信就只有龐十五。

龐十五輕吻她一下才叫出一句「恭喜發財」！狄麗嫣然一笑，道：「要你送我一枚鑽石胸針，你也不送，我想發財也就難了。」

龐十五道：「狄麗，別見面就提鑽石好不好？難道我你也比不上鑽石麼？」

「何止你，全世界的東西，沒有一樣可以比得上鑽石的。」

「你已經渾身都是鑽石，還不滿足麼？」

「可惜沒有一顆有名堂的。」

「我也想送你一顆較大的鑽石，可惜我還沒有這種資格。」

「你父親是珠寶大王，你也似乎太過客氣了。」狄麗又是微微一笑！

「我雖然是他的兒子，可是大權不在我手中。否則，你要多大的鑽石，我也可以滿足你。」

龐十五說完嘆了一口氣，在沙發上坐了下來。

狄麗在他身旁也坐了下來，把手搭在他的肩膊上，一陣名貴香水的氣味，透進龐十五的鼻管裏，使他感到渾身在發抖。

「何必這樣？我剛才不過跟你說笑罷了。」狄麗輕輕吻了一下他的臉頰。「我們是老朋友，差不多總有一年不見了。你好嗎？」

「你好。」龐十五的心情較爲輕鬆一些，「坦白說，要不是爲了見見你，我也不會由德國趕回來這裏過年。」

「如果我早知你眞的是爲了見我，大除夕那晚，我就會留在這裏等你。」

「大除夕那天剛抵埗，我便打電話給你，但你說有事趕住出去。那一晚，這裏整晚也沒有人聽電話。」

「我是個寡婦，女工人放年假回鄉去，所以我不在家就沒有人聽電話。」

「昨天年初一，你在電話裏要我送你一枚鑽石胸針，我眞不想令你失望，可惜，我實在還沒有這種能力；太是便宜嗎？相信你也沒有興趣接受。」

「別把這件事放在心裏好嗎？」狄麗又是嬌媚地一笑，「我不過跟你開開玩笑，事實上，昨天我整天躲在朋友家中賭博。」

「一年來，你沒有忘記過我？」

「你猜猜吧！」

「當然忘記了。」龐十五說，「人家都說你結交了許多上流社會的朋友。」

「他們都是亡夫的友人，沒有一個可以做我候補丈夫的。」

「那麼，我呢？」

狄麗瞅了他一眼，含笑啐了他一嘴，道：「你也學壞了！」

龐十五乘機把她摟抱住，吻她；她半推半就，咿唔地投進了龐十五的懷抱中。

好一會兒，狄麗才從龐十五的懷裏掙扎起來，問道：「聽說你父親購下了一顆巨鑽『吉祥之星』，你可知道這回事麼？」

「是的，他是個鑽石商，這又有什麼稀奇？」

「什麼時候運來？」

「我也不大清楚。」

「如果我是你，我不會再回到德國去讀書了。」狄麗說道。

「爲什麼？」

「你父親有的是錢，讀什麼書也不過是爲了學多一些知識，賺多一些錢罷了。如果我是你，我會留下來，協助父親料理生意，比起跑到老遠地方去讀書，不是上算得多麼？」

「是的，我也這樣想過了。」龐十五忽然又說：「狄麗，你答應嫁給我，好嗎？」

「嫁給你？」狄麗怔了一怔，笑了。

「你笑什麼？」

「你似乎忘記我的身份了。」

「我怎會忘記？你是個年青的寡婦，但我不會計較這些的。」

「你不計較，但你父親不會不計較的，傻瓜。」狄麗苦笑一下，又說：「別那麼妙想天開了，十五，我們還是像從前一樣，做個好朋友吧！至於結婚，那是以後的事，到時再說吧！」

龐十五沒有再說下去，他顯得極之衝動地擁吻着狄麗；狄麗一點也沒有反抗……

突然之間，狄麗把龐十五推開了。

龐十五惘然若失地，瞪住狄麗道：「你幹什麼？親愛的。」

狄麗把那襲半透明的睡袍，重新掩飾着自己已經裸露出來的胸脯。她喘着氣，垂下了頭。難過地說道：「十五，請你別再這樣，我不是那麼隨便的女人。」

「我知道，但是，你是我的情人啊！而且，我們已經不是頭一次。」

「原諒我吧！我實在怕，我怕有孩子！」

「我也不是那種不負責任的男人，我是眞心的愛你，我希望和你結婚。」

「結婚？沒有那麼簡單的。」狄麗又深深地嘆了一口氣！

「你有什麼心事？」

「每個人都有每個人的心事。」

「你應該告訴我。」

「告訴你又有什麼用呢？」

「也許我可以替你分憂。」

狄麗搖搖頭。「不可能的！」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你說吧！」

「我有太多的困難，在這喜氣洋洋的日子裏，不說也罷！」

「別這樣，親愛的。」龐十五扶着她的雙肩，「你說了出來，即使我做不到，我也會替你想個辦法。」

「沒有用的，你至今還是個書獃子，有什麼能力？」

「你說的，可是經濟上的難題？」

「是的。所以我索性不說了。」

龐十五想了一想，又問道：「你是欠了人家的錢？」

「不是我，是我丈夫的債務。」

「可是，他已經死了，一切也該了結了。」

「可惜我還沒有死，而我名義上，還是他的妻子，他的遺產承繼人。」狄麗苦笑一下，「可是，有誰知道他生前已把一切典當凈盡呢？」

「……」龐十五不禁呆了一陣，說不出半句說話來。

狄麗又說道：「如果我眞的要嫁人，必須離開這個都市，到老遠的地方去；一則爲了丈夫的面子，二則也是爲了別人和我的面子。我怕聽那些閒言閒語。」

「我可以和你跑到外國去雙宿雙棲。」

「可是，錢呢？」

「要多少錢？」

「我手上的首飾變賣了之後，大概僅可以應付這裏的債務。但是，到外國去，生活程度一定很高，手上沒有一二百萬，只怕要變成過洋乞丐，那又何必呢？」

「一二百萬？」龐十五嚇得伸了一下舌頭。「我那裏有這許多錢？」

「所以，我勸你還是不要再想了。」

龐十五又嘆着氣。

狄麗把掉在地毡上的黑色胸圍檢了起來，要龐十五替她扣上。於是，本來已經熄滅了的慾火，又

再度燃燒起來。

他吻着她的背肌，渾身血液奔騰。

狄麗離開他，倒了一杯凍開水，遞過去給他，說道：「正經點，我突然有了一個好主意。」

龐十五接過那杯開水，呷了一口。問道：「你又有了什麼好主意？」

「我首先要你答我幾個問題。第一，你是眞心愛我嗎？」

「如果我說謊，天誅地滅。」龐十五淘氣地舉起三隻手指。

「那麼，你可以發誓，永不背叛我嗎？」

「當然可以。如果我背叛你，不得好死。」

「第三，你要聽我擺佈，無論是好是壞。總之，我們要向着同一目標，去做我們要做的事。答應我嗎？」

「當然，我只要你說一句：『你去吧！』我就會由這兒十八樓跳下去！」

「第四，也是最後一個問題，我們說過的話，你決不能對別人提及。」

「如果我敢胆洩漏半句，汽車會把我撞得粉身碎骨。」龐十五發誓說。

「好了，現在我要談談我的計劃了。」狄麗重新在沙發上坐了下來，燃着了一根香烟。又說道：「我要你協助我，把『吉祥之星』弄到手！」

龐十五好像聽到了一聲核爆，耳鼓「嗡」地一聲响，差一點兒以爲自己聽錯了。所以他又問道：「你是說：那顆名鑽麼？」

「是的，你父親在紐約購下的名鑽：『吉祥之星』。」

「那是不可能的事。」

「是因爲他是你父親嗎？」

「不！是因爲它的價值太高，護衞一定非常之森嚴。」

「辦法是人們想出來的，保險公司想的是護衞的辦法；我們想的是相反的方法。唯一不同的地方，也在這裏。只是腦筋動得好，勝利的一方，應該是我們。」

龐十五道：「你在什麼時候開始動這顆名鑽的腦筋的？」

「自從在報章上看到了那則消息之後，我便希望得到它。」狄麗噴出了一口烟，「我想：如果有了『吉祥之星』，我這一輩子的生活就有了着落。假如你眞心愛我，我們可以在瑞士過下半世。」

龐十五道：「但是，事情決不會像你所想像那麼的簡單。」

「事情本來就十分困難，但有了你和我合作，一切會變得簡單。」

「希望你不是利用我。」

「每一個人都有他的理想，問題是協助我實現這理想的是你還是其他男人而已。坦白說：即使你拒絕，我也要得到那顆『吉祥之星』。如果你怕我出賣你，我又何嘗不担心你提醒你的父親呢？」狄麗道。

「我不會出賣你的。」龐十五說道，「但是，這件事的確令我有點爲難。」

「如果你眞心愛我，一點也不爲難。因爲愛就是犧牲，何況這所謂犧牲，只不過是犧牲你父親的一點利益；眞正的損失者，應該是保險公司。」

「你有了詳細計劃麼？」

「有了一些兒，仍待仔細研究。」狄麗把烟蒂捽熄了，站了起來。「來吧！到我的寢室裏來。」

龐十五身不由主地，跟着她入房。

鑽石夫人　人盡可夫

「鐵拐俠盜」呂偉良和阿生又去到魯四邪家地下俱樂部去。

這是年初二的晚上。

魯四邪家地下俱樂部裏，擠滿了三山五嶽的人馬。呂偉良從魯四的口中，已經知道一些綫索，曉得昨天晚上到龐天仲家裏，企圖動手的竊匪，就是劉成與何全這兩個人。

但是，魯四說道：「千萬不可在我這兒發生爭執，否則我帮了你，反而害了我自己。」

呂偉良笑道：「你放心好了，我不是喜歡打架的人，我只想查明事情眞相。」

「我當然明白呂老弟你的爲人。」魯四拍拍呂偉良的肩膊，「你隨便玩玩，我看，劉成和何全這兩個傢伙，不久會到這兒來消遣的。」

「如果他們來了，我起碼總會認得出其中的一個，因爲當時花園裏雖然光綫不足，但也不算太黑暗。」

魯四走開了。

呂偉良和阿生師徒二人，也到處瀏覽。

魯四這一家地下俱樂部，有賭場，有酒吧，也有公寓式的房間。此外還有一個小型舞台，那是要來上演脫衣艷舞用的。

總之，在這十三，十四，十五等三層樓宇之內，就有如美國拉斯維加斯賭城的作風一樣，只是規模沒有人家那麼龐大罷了。

呂偉良順手押了兩口「骰寶」，結果買「大」開「大」，買「細」又開「細」，果眞是得心得手。贏了二千大元。便帶着阿生，走到酒吧那邊去。

阿生說道：「這兩天到處聽到一片恭喜發財之聲，想不到你才是眞的財源廣進呢，昨晚才贏了沙蟹，今晚又贏了骰寶。」

「賭骰寶是沒有什麼技術可言的，百份之九十九是運氣。」呂偉良說。

師徒二人走到酒柜的圓型高椅坐下，各自要了一杯甜酒，那酒保不敢收錢。他對呂偉良說道：「老闆吩咐下來，你要吃什麼喝什麼，儘管開聲，所有的開支，由老闆付賬。」

呂偉良笑道：「早知如此，我後悔不叫貴一些的！」

那酒保也十分有禮貌地一笑。他明知呂偉良在跟他開玩笑，但却想不通這跛子的來頭，同樣的理由，呂偉良也不知道魯四什麼時候吩咐下來的。

喝完那杯酒，劉成與何全二人還不見來。於是呂偉良又和阿生去看人家賭錢，這裏賭的花式多得很，番攤，骰寶，輪盤，二十一點，正是中西兼備，應有盡有。與隣埠的賭場比較起來，毫不遜色。

阿生固然看得眼花繚亂，呂偉良也在留意着一些賭徒的注碼，有些的確是大得驚人，一萬八千押一口骰寶，輸掉了也面不改容。

呂偉良心裏想：如果金錢是要來衡量工作和物質的代價，那麼，眼前這種情景，又應該怎麼樣解釋？除非那些輸掉了的注碼是無須工作而獲得的，否則便會變得毫無意義。

也許眼前這班豪賭客根本就難得找出一個是正當的，也許他們這些金錢根本亦不須工作就可以獲得。

呂偉良正在胡思亂想間，突然無意間看見一名男子揮刀自後襲擊阿生，阿生正在看人家賭輪盤看得入了神，呂偉良估計他完全不知道這回事。他連忙高聲呼叫道：「阿生小心！」

那個「心」字叫得出口，刀鋒已經壓向阿生的背脊與後腦之間。

呂偉良當時與阿生的距離並不太遠，只有五六尺之間，但當中却隔着一張賭桌，呂偉良若要親自替阿生解圍，除非躍過那張長桌，只是那麼多人擋在其中，恐怕也不輕易一躍而過。所以呂偉良匆忙間只能叫出了一聲！

幸而阿生的反應極其敏銳，身子驀地左側，扭腰後彎，只見那傢伙撲了一個空，「卡察」一聲，刀鋒直貫擋在阿生面前的賭桌之面，那塊綠絨穿了一個洞。

阿生驚魂未定，反手一掌，疾忙劈向那人的頸項之間，那傢伙一連不中，倒退數步，又重新展開攻勢！

呂偉良正在替阿生暗自揑了一把汗，又聽到了背後有人「咦」地一聲驚叫，隨卽感到一陣陰風驟起，心裏不禁爲之一凛，忙着拄杖一撐，凌空飄起數尺，落下時已駐足於那張長大的賭桌之上。

衆賭客莫不震驚，他們都想不通何故在刹那之間，竟然會同時有二人被襲。

但是，站立在賭桌之上的呂偉良，他定神一看，心裏立刻就明白過來。居高臨下，他很容易就可以認得出，手持利刀，虎視眈眈的並非別人，正是他昨晚在龐家花園跟他交過手的劉成。

劉成看見賭桌兩旁的人紛紛閃避開了，又持刀撲上！

呂偉良身輕似燕，鐵杖一點，人又自另一邊落了下來，劉成反身又衝了過來。

呂偉良這一回再不客氣，鐵杖前探，順勢車身急轉，手一揚，虛招騙過對方的視綫，就要奪刀，可是，劉成手腕一翻，刀鋒上揚，「察」地一聲，衣袖被劃開了一大塊！呂偉良急忙退了幾步！

呂偉良昨晚也跟劉成交過手，自然知道虛實，剛才他空手奪刀，不過是因爲答應過魯四，希望極力避免傷人而已。但眼前這情形，他再無保留餘地。只見他拄杖急上，鐵拳橫飛，身形疾如閃電，去勢有如風捲殘雲，刹那之間，把劉成迫得喘不過氣來！

那一邊，阿生赤手空拳，給何全苦苦追迫，慌忙間，順手撈起了一張櫈子作爲護身武器，隨卽展開反擊。

就當這四個人打得難分難解的時候，突然有人高喝一聲：「不要打了，快停手！」

各人正感愕然，十多名彪形大漢，立卽圍攏過來。

登高一聲呼喝的，正是魯四，這一班就是這地下俱樂部面裏的打手們。

劉成與何全在驚呆中，給人奪去了利刀，簡直完全沒有反抗的機會。事實上他們也明白到眼前的環境，賭場內佈滿了魯四的手下，大門關閉了，只要魯四一出面，沒有人敢反抗他。

劉成與何全被數名大漢帶走，魯四的手下們紛紛勸慰衆人安心賭下去。魯四親自過來把呂偉良請進他的辦公室裏去。

呂偉良因爲答應過魯四不在這裏鬧事，他正担心魯四會怪他，魯四却搶先說了：「對不起，是我的手下疏忽；他們早應注意有人携械入場。要不是二位機警，今晚便壞了事。」

呂偉良道：「他們什麼時候進來的，怎麼我不知道？我們一直就在留意着進場的人。」

魯四說道：「也許今晚人太擠了。他們什麼時

候進來，我在電視網中，也看不見呢！」

「電視網？」呂偉良有點不明白。

魯四這時已經帶着他走進了辦公室，只見牆壁那邊，密密麻麻的排了十多二十架電視機。當然那不是要來收看本市各電視台電視節目用的，因爲每一幅畫面都不相同，螢光幕上顯示出來的，是賭場中的每一角落；酒吧，大門內外各處的情形，亦可以一目了然。剛才魯四口中所講的電視網，當然就是指這些傳眞設備。

現在呂偉良固然也明白了，剛才他和阿生到酒吧的情形，魯四也是在這裏見到，通知酒保不要收他的錢的；酒保曾經接聽過一次內綫電話，那正是魯四下達命令的時候，呂偉良現在才想起來。

魯四招待呂偉良和阿生坐下之後，一名十七八歲的健美女郎，推着酒車過來，嫣然一笑道：「兩位喝點什麼酒啊。」

阿生看得口呆目瞪，因爲那兔女郎是裸着胸的；呂偉良見怪不怪，要了一杯威士忌混水。

魯四看見阿生的怪模樣，呵呵大笑道：「這位小兄弟一定有點醉了，你還是混一杯菓汁淡酒給他吧！」

那兔女郎朝着阿生又是一笑，然後才低着頭爲他調酒。阿生是頭一次見到這種無上裝女郎，難怪她看得張大了嘴巴！

待至那無上裝女郎推着酒車離去，魯四又說：「這是樓上貴賓室的女招待員，每個都經過嚴格的挑選和訓練。如果二位有興趣，等會兒可以上去玩玩。」

呂偉良說道：「我的興趣在剛才那兩個人的身上。」

魯四笑道：「那是你要追尋的人，我當然要交給你，但他們竟敢在這裏搗亂，我的手下總得教訓他一下。」

呂偉良問道：「他現在什麼地方？」

魯四伸手在辦公桌上的按鈕盤上，按動了一個按鍵，一幅牆壁立卽自動滑開了。密室的另一邊，可以見到劉成和何全正給反綁起來。

魯四率先走了過去，問道：「你們是誰派來我這裏搗亂的？」

「四哥，你千萬不要誤會。」劉成忙着解釋道：「並非存心搗亂，只是這跛子昨天晚上跟我過不去，我要報一箭之仇罷了！」

「他媽的！」魯四怒摑了他一掌！

呂偉良勸止他，說道：「算了，讓我問他幾句吧！」

魯四狠狠地說：「呂偉良是江湖上頂天立地的好漢，鐵拐俠盜你也不認識，竟敢稱他跛子，眞是非打不可！」

說着又要揮掌打過去！

呂偉良一手扯住他，說道：「算了吧，反正我眞的是個跛子。」回頭他又問劉成：「昨晚你的同伴是不是假扮警察把你帶走？」

劉成稍有猶疑，又給魯四喝罵。他只好點點頭，說道：「暫時截斷電流，割斷電話綫以及假扮警察把我帶走等等，都是我同伴做的。」

「你們一共有幾多個人？」

「就只有我們兩個。」

「我在龐宅花園裏，看見牆上電網的電綫給人截斷了，是不是你們事先潛入龐宅做手脚？」

「沒有這回事。」劉成說道：「我們暫時截斷電流，目的就是要電網不通電，以便讓我爬入去；要是早知有人截斷了電綫，我們又何必多此一舉？更奇怪的是，電流復通之後，警鐘也响了，後來我們才知道樓上有人乘機搗亂。」

「那就是說：當時在二樓動手脚的，你們也不知道他是誰，是不？」

「對了。」

呂偉良恍然道：「果然是另有其人。換句話說：你們只是不約而同，根本不是同路人。」

何全揷嘴說道：「如果他是我們同路人的話，當時我還不知道他是否落網，一定會衝上二樓，把他也一併救出來的。但是，事實上我們這一夥只有我們二人。」

呂偉良道：「然則，你們也不能怪我破壞了你們的好事。」

魯四也說道：「你們想發點新年財，也該早計算清楚，既然技不如人，還埋怨一些什麼呢？」

劉成與何全默然無語，垂下頭來。

呂偉良又問：「你們本來的目標是什麼？」

「當然是珠寶。」劉成說。

何全道：「這幾天是新春假期，我們想着身爲珠寶大王的太太，一定會把一些珍貴飾物自銀行保險箱取回家中，準備配戴充撐場面的，所以才打了這個主意，想不到你老兄也在着。」

呂偉良道：「我還以爲你們的目的，在乎那一顆『吉祥之星』呢！」

「吉祥之星？」劉成與何全異口同聲地，齊聲驚叫起來。

魯四也揷嘴說道：「就是那一顆鑽石中的上品麼？」

「對了，『吉祥之星』眞不愧爲鑽石中的上品。」呂偉良說，「可惜，沒有人知道它什麼時候可以由紐約運來本市。」

魯四說道：「是的，我也似乎在報章上見過一段新聞，大意是說『吉祥之星』已爲某著名的珠寶巨商購得，想不到就是龐天仲。」

何全苦笑道：「我們那有這麼大的胃口？『吉祥之星』聽說值上二百萬美元呢！」

魯四說道：「不，決不止值二百萬美金，因爲根據外電說，一個美國富商出價二百萬美金，仍然無法在秘密拍賣中爭購得到。可見價值必在二百萬美元之上，甚至遠超此數。」

呂偉良道：「不過，它的眞正價值並不在於金錢，說起來似乎有點迷信。據說，得到它的人，將會獲致極大的吉祥，所以被人定名爲『吉祥之星』，這就是有錢人都希望得到它的主要原因之一。」

劉成說道：「不過，看龐天仲家裏的防盜設備如此周密，相信也沒有誰可以再打他的主意。」

呂偉良笑道：「那又未必，這個世界上有一種人不怕困難，越是困難的事，他越有興趣。」

魯四說道：「呂老弟，聽你口氣，你好像又有意東山復出了，是不？」

呂偉良笑道：「我幾時正式宣佈過退休？」

何全恍然說道：「哦，原來你在誤會我們撬你牆脚，是不？」

呂偉良道：「那又未必，也許這個靈感還是你們兩位給我帶來的呢。」

何全道：「要是呂老兄不見棄，我們也甘願爲閣下効勞。」

魯四也說道：「是的，如果你要人合作，他們倒還有點頭腦。」

劉成道：「我們過去做的盡是小案，我眞想做一宗轟轟烈烈的大案！」

呂偉良想了想，終於說道：「好吧！那麼，你們分頭打聽一下，『吉祥之星』起運的方式與確實日期，隨時用電話連絡。」

魯四伸出手來，笑道：「祝你數年以來再顯身手，我衷心希望你轟响這一炮！」

呂偉良也笑着握住他的手，道：「希望你別待我這邊走後，那邊就向警方告密才好。」

魯四又是一陣呵呵大笑，道：「你以爲我魯四是那種卑鄙小人麼？不過，得手之後，別忘記來我這裏慶祝一番；我這裏有醇酒，也有美人呢！哈哈哈……」

呂偉良又說：「今晚這裏損失的，全入我賬項下好了，四哥。」

魯四拍拍他肩膊道：「別放在心裏，老朋友嘛！」回頭又對劉成與何全說道：「你們有福了，在我這裏生事的人，沒有一個有命離開這裏。下次你們必須小心點，這次算是我看在呂老弟的份上！」

劉成和何全固然也知道魯四是黑道中的老前輩，連聲稱是。魯四示意手下將他們放了；呂偉良交給他們一個連絡電話，也跟阿生離開那間地下俱樂部。

落到街上，但見大厦附近，街頭巷尾都有着魯四的手下在放哨和戒備。

呂偉良一邊拄杖走向他的汽車停放處，一邊對阿生說道：「我們再到龐天仲的家裏一次。」

阿生說道：「師父，你眞的要奪取『吉祥之星』麼？」

「是的，我對那吉祥之物十分有興趣。」

師徒二人上了車，阿生把車子開往大夢道附近，停了下來。

阿生又說道：「你打算怎麼樣？」

「我想進入龐宅裏看看。」呂偉良說道：「我要查出『吉祥之星』起運的日期。」

「不太危險麼？」

呂偉良拍拍那半截義腿和鐵杖，說道：「這是我大顯身手的好機會呢。」

「要不要我帮你？」

「你留在汽車裏見機行事。」

呂偉良說着已推門下了車。他繞到一處樹影底下，把手中那一根「飛行拐杖」在背上裝好，檢查過通往義腿與控制器的綫路，然後才發動半導體儀器。只見一條黑影，緩緩升上了樹梢。

噴射式儀器的聲浪，低微到只有呂偉良自己才可以聽到。他在自己的家園中已經再三試用這種最新型的「飛行拐杖」，所以現在也可以說是駕輕就熟。

呂偉良讓自己的身體停留在樹枝之上，以便有更多的時間觀察一下內部的情形。

裏面似乎很靜，但二樓有燈光透了出來，窗紗掩映下，依稀還可以見到有兩個人在裏面談話。

園子裏，三條大狼狗來回巡邏，看來的確是極具威脅的。昨天晚上要不是牠們貪婪，吃了餵迷藥的牛肉，相信早已吵鬧起來。

呂偉良心裏想：即使是高來高去，仍要避開這三頭畜牲的視綫，否則，牠們的吠聲可能會提醒龐宅中人的注意。經過昨晚事件之後，龐宅中人也一定更加機警了。

因此，呂偉良一直歇在樹上等機會。他隔住通上了電流的鐵絲網，看見三隻大狼狗先後離開了前院，分別巡到後院和屋旁去，這才按動控制器上的按鍵，讓身軀再升高數丈。

它的確是一種新奇而又刺激的玩意。人類一直就希望能够像天空上的雀鳥一樣，任意飛翔。於是

有人發明了飛機。但飛機却是過於機械化的工具，始終無法令到人類有像雀鳥一般的感受。直至到美國陸軍部發展這一種單人飛行器，人類的夢想才漸漸變爲事實。而呂偉良目前所用的「飛行拐杖」，正是同一原理；唯一不同的，就是更進步和更袖珍而已。最難得的，還是留德苦學生梁達豪，能够把它巧妙地裝成拐杖，發電部份却安置在義腿之上，完全適宜呂偉良應用。

呂偉良這種騰雲駕霧的感受，是前所未有的。他越過鐵絲網，凌空落下天台之上。天台已是四樓，沒有燈光。由於龐宅這所建築物四周盡是花園，外面的防禦設備良佳，所以，這裏天台反而疏於防範。而事實上，宅中人發夢也想不到會有人從天而降。

呂偉良把控制器放進了口袋中。然後拖着義腿，一步步走向天台梯間的門口處。

呂偉良本來就可以利用義腿，像常人一樣走路的，所以他無須把鐵杖解下來。因爲他隨時要離開這裏。

憑着呂偉良的開鎖技巧，輕易就可以把那度門開啓。他沿住梯間下去，還未到達三樓，便聽到了人聲在說話。

這是獨立形式的建築物，自然不同於市面常見的樓宇那樣，它的樓梯是通往室內的，而並非由大門經過。當然，這必須要整幢樓宇屬於一家人居住的，才可以有這種設計。

呂偉良聽到兩個女傭人在談話。其中一個說道：「老爺和少爺又在談什麼？」

「好像又是談珠寶的事。」另一個答了。

「聽說老爺半副身家都投資在那顆巨鑽之上。我眞不明白，那麼小小一顆鑽石，怎會值上這麼多錢。雖說是『巨鑽』，相信總不會大過一個金山橙吧？」

「別說金山橙那麼大，卽使橘子那般大的鑽石也不得了啊！」

「少爺很少像今晚這樣跟老爺絮絮不休的。」

「他們好像在談及那顆巨鑽的事。喂！別嚕嗦了，快進房去收拾一下。」

於是一個女傭人進了房，另一個下樓去。

呂偉良發覺三樓很靜，他要到二樓去，必須經過三樓的大客廳。

他想了想，又改變了原來的主意。他回到天台之上，將大門反鎖起來。然後，他沿住水管，爬到二樓的一個小露台之上——那兒正是龐天仲的寢室外面，昨晚那名不明來歷的賊人，就是由這小露台逃之夭夭的。

呂偉良昨夜來過一次，所以對這兒的環境，非常熟識。透過落地巴黎式長窗，隔住輕紗，可以看見寢室之內沒有人。

一盞床頭燈亮了。呂偉良可以看得更加清楚，房門是關上了的，附在寢室的洗手間，則黑漆一片，表示洗手間裏面也不可能有人。

呂偉良旋開門鈕，發覺那度門沒有鎖上。也許是由於主人在着，而且還沒有到睡眠的時候。

呂偉良進了房，立卽竄到房門後面，傾耳細聽，房外就是二樓部份的起坐室；這裏的眞正會客大廳是在地下的，二三樓的廳子不過是起坐室而已。

呂偉良隱約可以聽到外面有二個男子正在談話，不問可知，他們正是龐氏父子二人。呂偉良在未進來之前，已經隔窗看見了他們的影子，加上剛才聽到那二名女傭的談話，更加可以確定他們就是龐天仲和龐十五這父子二人。

龐天仲這時正反問他兒子：「怎麼你對我的事忽然也關心起來了？」

龐十五道：「爸爸，我不怕坦白告訴你，我想棄學從商。」

「什麼？你瘋了？我只是叫你回來渡年假，並非叫你放棄學業。」

「我想過了，卽使考個博士銜頭回來又怎麼樣？你只得我一個兒子，到頭來我還是要跟你學珠寶生意的，倒不如早一點好了。」

「唉！你眞令我失望，家裏有個留學生，是多麼光彩的一回事啊！你還是過幾天回到學校裏去吧，珠寶這一行業，風險大，也不見好到那裏去。」

「像你現在這樣，還不算好麼？」龐十五說道，「尤其是那一顆『吉祥之星』，我眞想開開眼界。到底什麼時候才可以運來？」

「這本來就是一項秘密。」

「我是你的兒子，難道我也不可以知道麼？」

龐天仲想了想，終於說道：「後天會由專人護運到本市來。」

「什麼時候？」

「爲什麼你要知道得這麼詳細？」

「我要知道你用什麼方法可以把這麼貴重的東西運到這裏來。難道你不怕有人打主意麼？」

龐天仲道：「這是價值二百多萬元美金的巨鑽，當然會有人打主意的，正因爲這樣，所以一切才要守秘。」

「萬一眞的不見了呢？」

「損失的是保險公司。」

「我眞不明白，爲什你要花這許多錢，購買這一顆巨鑽。」

「大概就是因爲它的歷史吸引了我。」龐天仲

笑了笑，又說：「你是我兒子，我才不怕坦白對你說，這是在世界鑽石市場上揚名的最佳方法之一。試想一想吧，本市還有誰可以出到這個高價去購一顆鑽石？只有我龐天仲，於是龐氏珠寶公司今後就會不愁寂寞，甚至世界各地的珠寶商，也會爭取我成爲他們的聯號。這正是我的世界市場進軍的第一聲。」

龐十五不再作聲。

他看見他父親得意洋洋的，便有點不忍。但回心一想：損失的既是保險公司，那麼，他又怎好令狄麗失望呢？反正萬一失去了「吉祥之星」，龐天仲不但可以從保險公司獲得賠償，也可以更加揚名於世。因爲屆時一定會成爲舉世觸目的新聞。

想到這裏，龐十五又有點心安理得。因此他又問：「運抵此間之後，你又怎麼處置？」

暫時寄存在外資銀行的保險庫，那是目前本市最安全的地方。」

「爲什麼不存放在我們自己的珠寶保險庫？」

「這是保險公司的決策，他們認爲我們公司的保險庫也不够安全。」龐天仲說道：「所以他們跟外資銀行接洽妥當，暫時寄存在那兒。」

「這似乎有點滑稽；人家知道了；也會取笑你，竟然連你自己也不相信。」

「我勸你還是少管我的事，剛才我不是說過了嗎？這是保險公司的決定，最重要是『吉祥之星』本身安全，管它存放在那裏？」

「你準備舉行什麼記者招待會之類嗎？」

「還沒有決定。」

「那麼，我想開開眼界，只怕也難如登天了。」龐十五嘆氣說。

「運到這裏之後再說吧。」

「到時你到機場去迎接麼？」

「當然要去，二百多萬美元，折合本地紙幣就是千多萬元，這是我畢生最大的投資。」

呂偉良聽到這裏，已經心裏有數。他正想離去，突然之間，房間裏床頭几的電話分機响了起來。呂偉良這一驚非同小可，立刻就近閃到洗手間裏面去。因爲露台距離較遠，只怕他的行動更迅速，也走遲半步，就給由外面入來的龐天仲見到。

龐天仲果然也聽到了房間的電話鈴聲，由外面推門入來。

電話是他妻子打回來的，樓下的僕人替他接駁到二樓寢室中來。

龐太太在朋友家搓麻將，打電話回來問她丈夫去不去接她回來，因爲牌局差不多散了。龐天仲答應立即接她。

呂偉良躲在洗手間內，偷偷鬆了一口氣。因爲龐天仲剛才說些什麼，他可以完全聽到一清二楚，看來他就要出去了。

可是，龐天仲突然間走進洗手間這邊來，「拍」地一聲，洗手間的電燈亮了。

呂偉良避無可避，如果龐天仲在這個時候闖進來，他一定非常容易就可以發現了呂偉良的踪跡，因爲洗手間這方寸之地，根本就沒有可以躲避的地方。

幸而就在這一剎那之間「咯咯」兩下敲門聲，把龐天仲的脚步拖住了。

「誰？」龐天仲回頭問道。

「爸爸，是我。」外面傳來的是龐十五的聲音，「我要出去一會兒。」

「這麼晚了，還到那兒去呢？」龐天仲邊問邊走出了他的寢室外面去。

呂偉良聽到他們父子二人又站在門外談話的聲音，立即竄向露台那邊去。幸而房門虛掩，龐天仲也沒有回過頭來。

呂偉良剛出了露台外面，便立即發動飛行儀器，昇空離去。

他循着原路，先降落路旁的大樹樹枝之上，整理好一切之後，才落到樹下，沿住行人道，拄杖回到汽車裏去。

阿生一直在焦急等待，直至看見呂偉良無恙歸來，才鬆了一口氣。

「怎麼樣了？」阿生急不及待地問。

「龐十五又要外出，我們等會兒再跟踪他。」呂偉良一邊說，一邊留心前面的龐宅大門。又說：「那小子可能有陰謀。」

「什麼？你說，他對他父親有陰謀？」

「是的。昨晚的意外，除了已經知道劉成和何全這一對活寶貝之外，另一股人，可能與龐十五有關。」

「光顧自己的父親，眞有種！」阿生笑道。

「這是我的推測而已，但這推測是有根據的。昨晚龐十五明知他父親的寢室另一邊有個小露台，却沒有對我們說，似乎是故意讓房中的賊人安然逃脫。」

這時候，一輛紅色的跑車，又由龐宅內開出，向外駛去。阿生立刻開車跟踪他。

坐在紅色跑車上的，正是龐十五。他的車子很快就開入脂粉道，在紅粉大厦門前的路旁，停了下來。

阿生的車子大約在數十碼外，也在路邊一個車位停了下來。

阿生道：「又是到這兒來，他要找誰？」

「同黨。」呂偉良順口說道，「阿生，你留在車裏，跟我用無綫電通話機保持連絡，我要跟上去看看他的同黨是誰。」

呂偉良說着，順手在無綫電儀器上面，取下了一副袖珍通話機，放進口袋中去。

他那根附有通話機的鐵枴杖沒有帶來，所以他必須利用這些袖珍通話機。他又對阿生說道：「開用A綫吧，小心點！」

阿生一邊把汽車馬達關熄了，另一邊則將無綫電通話機的總機打開，把刻有「A」字的按鍵按了下去！以便隨時與呂偉良通話。

呂偉良下了車，拄杖走過去。這時龐十五已經跑進了紅粉大厦裏去，正站在電梯門前等電梯。

呂偉良不敢入內，因爲龐十五一定會認得他的。直至龐十五走進電梯之內，電梯門關上了，呂偉良才追進大厦裏面去。

他看見第一座電梯的錶板升到了「十七」字便停頓下來，知道龐十五上了十八樓；因爲剛才走進電梯裏去的，就只有他一個人。於是，呂偉良立刻進入第二座電梯，也按了「十七」字，直上十八樓去。

呂偉良剛出了電梯，便看見龐十五正在「K」座門前按門鈴。呂偉良迅速閃到梯間那一邊。幸而走廊很長，龐十五並未回過頭來。

呂偉良三番探首望過去，「K」座還沒有人出來應門。

龐十五有點不耐煩，按了幾次長長的鈴聲，依然沒有動靜。他終於回頭走到電梯這邊來，匆匆離去！

呂偉良立即打開通話機，對阿生說道：「他下來了，阿生，跟踪他。」

「那麼你呢？師父。」阿生在通話機中，反問道。

「我要入K座去看看，那裏面沒有人，這正是一個好機會。」

「好吧，回頭我再跟你連絡。」

「卡察」一聲輕响，雙方的通話機，都掛斷了綫。

呂偉良拄杖沿住走廊那邊走過去，到了「K」座門前，他前後左右張望了一遍，這才悄然動手將大門弄開。然後又輕輕將門掩上了。

本來門開了，即使用力一點關上也不成問題；但是，當門開啓了之後，呂偉良發現了一件奇怪的事，要不是他是個够冷靜的人，可能已經嚇得退了出去。

原來這間屋子裏的房間，房門虛掩，房內有燈光透出來，也有人聲。

那麼，這裏顯然是有人在着的，爲什麼沒有人出來應門？

呂偉良越是奇怪，便越有興趣。於是，他更要查個明白。

他把門輕輕關回原狀，踏着軟綿綿的地氈，拄杖走向房門旁邊。

突然間，他踏着了一些東西，差點兒給絆倒。俯視之下，發覺那是一個女人的胸圍。他有點啼笑皆非。再放眼在這廳子裏張望一番，發覺沙發和地氈上，就不止有着這一個乳罩，還有三角褲和絲襪，衣服、高踭鞋等等女人物件。

几子上有兩隻酒杯，一樽酒。

房間裏，又傳出了男女的嬉笑聲。

男子說道：「你猜剛才按門的是誰呢？」

「管他誰也好，反正我有了你就够了。」這是一個女子的聲音。

「你這小蕩婦，誰相信你？」

「你不信也好，我表面雖然濫交，但我眞心相愛的，只有一個你。」

「相信你對每一個男人都是這麼樣說吧？不過，也不要緊，反正我早已知道你不是個好女人，我也不是個好男人。我們彼此彼此。」

「郝虎，別這樣對我好嗎？」

「你還要我怎麼樣？難道你要我眞的相信你這番鬼話麼？嘿！」

女子又說：「你怎麼生氣啦？」

「我知道剛才按門鈴的，一定又是那姓龐的什麼留學生。是不？」男子狠狠地問。

「你是說：龐十五？」

「我不管十五也好，十六也好，你別以爲我什麼也不知道。」

「你知道什麼？其實，你是什麼也不知道，告訴你，那就是龐天仲的兒子，我要利用那傻瓜，要他代我們查出『吉祥之星』運來本市的詳情。剛才要不是你在這裏，而我們又這麼尷尬，我相信今晚可能就有了結果。」

「你早應該把這情形告訴我。」

「我是故意試試你。」

「試我什麼？」

「看你妒忌不妒忌，如果一點也不妒忌，表示你不是眞心愛我！」

「你這小妖精！」

隨即傳了出來的，是「拍拍」兩下打屁股聲，然後是一些嬉笑聲。

呂偉良不知道這女人是誰。但那男子郝虎的名字，他却聽過了。

郝虎是個著名的珠寶大盜，前些時才由獄中放出來。呂偉良是湖海中人，當然也知道這傢伙的來頭。

他止在思想間，剛轉過身來，便不由自主地吃了一驚。原來廳子裏的牆壁上，掛了一幅半身彩色的大相。呂偉良現在也明白了，相片中人如果就是房中那個女子，那麼，她就是「鑽石夫人」了。

「鑽石夫人」的照片，大得像個眞人，一對嫵媚動人的大眼睛，正瞪住呂偉良，就好像有人借一個窗框，窺伺出來一樣，也難怪呂偉良給她嚇得一跳。」

呂偉良也知道「鑽石夫人」是上流社交場合中的名女人，名流太太們見了她會頭痛；因爲她們都養尊處優，臃腫得很，沒有一個比得上「鑽石夫人」那麼漂亮動人。但是，紳士名流們見了她就有如服了一服與奮劑，目不轉睛地，都希望跟「鑽石夫人」交個朋友。

「鑽石夫人」是非常了解男人心理的，也許就是因爲這樣，她先後征服了不少男人。也先後從這班男人的手上，取得了不少鑽石珍飾。

如果要說例外，這個郝虎大概是唯一的例外。因爲他不但沒有鑽石首飾贈送給她，她還無條件的，把那班紳士名流夢寐以求的可愛胴體，奉獻給郝虎。

是眞的毫無條件嗎？

這時呂偉良又聽到室內傳出了「鑽石夫人」狄麗的聲音。

狄麗說道：「郝虎，你有沒有把握？」

「什麼有沒有把握？」

「我是說：你對於『吉祥之星』，有沒有把握呢！」

「這倒難說了，我剛剛恢復了自由，如果沒有詳盡的計劃，萬一又失手，這一次的服刑期一定更長。」

「你在打退堂鼓啦？」她又在發嗲。

「不是這意思。爲什麼不索性叫龐十五代你下手，把那『吉祥之星』盜來？」

「他是個胆小鬼，我怕他幹不來。」

「如果得手了，如何分賬？」

「你喜歡怎麼樣分？你可以乾脆要錢，否則，就要等脫手之後才可以分。」

「我要錢，你給我多少酬勞？」

「十萬元現金。」

「哈哈……」

「你笑什麼？」

「別把我郝虎當作大傻瓜好不好？」郝虎頓了頓，又說：「十萬元，美金麼？」

「你是老行家，我怎敢欺你？不過，你應該明白『吉祥之星』雖然值錢，但除了我你二人之外，龐十五也要一份。事實上，我是不會把它出售的，所有的開支，只是我私人支付。」

「像龐十五那年紀的小子，只要你陪他睡一晚，相信什麼也可以了。我才不會相信你付他錢，付給他肉體才是眞的。」

「你把我當作什麼？你把我當作妓女麼？」

「差不多都是一樣的貨色！」

「拍！拍……」這一回是狄麗的玉掌摑在郝虎臉皮上的聲音。

但只打了三兩下，就給郝虎抓住了。

郝虎咬牙切齒地說：「賤貨！誰不知道你是個小妖精？誰不知道你人盡可夫？他媽的！在老子面前，難道你還想充貴婦麼？」

「嗚」地一聲，狄麗掩面痛哭起來。

呂偉良担心郝虎會由房間裏走出來，悄然引退。但在他退出去的時候，門聲輕輕地响了一下，呂偉良不知道他們在房裏有沒有聽到，他拄杖急步而行，直衝向了梯間那邊去！

他故意沒有利用電梯。因爲如果他去等電梯的話，郝虎如果由於剛才那一聲門响而衝出來的時候，必然可以發覺他是誰。

呂偉良在梯間等了一刻，回頭窺伺過走廊那邊，發覺並沒有人追出來。但這並不是說：郝虎和狄麗他們必然聽不到剛才的一下關門聲，可能是聽到了，但由於他們衣履不整，而不敢開門追出來也有可能。

呂偉良於是打開通話機，呼喚阿生。

阿生在那邊沉聲說道：「師父，你那邊怎麼樣了？」

「發現了很多有趣的事。」

「我這兒更有趣。」阿生在通話機說：「你猜猜看，我們的龐公子找誰？」

「男人還是女人？」

「女人？當然不會是女人。」

「別賣關子，到底是誰？快說。」

「那小子相信你也認識，他就是老鼠明。」

「你有沒有看錯？老鼠明是窃匪啊。」

「這才奇怪，你猜龐十五爲什麼要找他？」阿生又說，「他們仍在天台木屋裏不知談些什麼，龐十五還沒有出來。」

呂偉良問道：「你現在什麼地方？」

「桂香街十四號四樓，不，這裏是天台，應該是五樓才對呢。」

呂偉良道：「好吧！你在那兒等着我，我立刻

就趕來了。」

「不要我等得太久，我担心龐十五會離去呢。」阿生最後說。

呂偉良把通話機關好，然後步下十七樓，乘電梯到樓下去，就地截了一輛街車，匆匆的趕到桂香街。

阿生正伺伏在那兒梯間，看見呂偉良上來，立即趨前招呼。阿生說：「龐十五還沒有出來，我不敢迫得太近，天台上有許多吸毒的道友。我怕他們誤會。」

呂偉良道：「等會兒，龐十五會不會由這兒下來？」

「不會的，他剛才由十六號那邊梯間上去，上面一列天台是可以互通的。這兒十四號與十二號共用的樓梯較爲黑暗，所以少人走。」

呂偉良離遠張望過去，看見一幢木屋之內有兩個人走出來，其中一個就是龐十五，另一個正是老鼠明。他們正由十六號梯間離去。呂偉良即示意阿生跟他由十四號梯間落到樓下。

他們躲在一角窺伺，只見龐十五走上了他的跑車匆匆離去。老鼠明正在行人道上，慢慢地走着。看樣子，他們好像絕不認識一樣，因爲到了街上，便互不招呼。

呂偉良拄杖走過去，自後面叫了一聲：「老鼠明！」

老鼠明是名符其實的，像一隻老鼠，呂偉良那一聲突如其來的呼喝，有如一隻貓在他背後出來，所以令他不由自主地吃了一驚。

及至他回轉身來，發覺是呂偉良，這才稍爲鬆了一口氣：「怎麼是你！呂大哥。」

「奇怪嗎？我是專誠來找你的。」呂偉良一手搭住了他的肩膊，「你到那兒去？」

「噢！沒有目的地，到處逛逛罷了。」

「你可知道我找你幹什麼？」

「是不是有心關照我？」

「不！」呂偉良面色一沉，說：「我是要找你算賬！」

老鼠明呆了一呆，道：「我跟你並沒有什麼過不去的啊！」

「你心知肚明，昨晚我差點兒栽在你手裏。你自己想想吧！」

「昨晚？」老鼠明摸摸他的後腦，「我眞不明白你說什麼。」

「我有個辦法可以帮助你明白的。」呂偉良夾指一彈，阿生立即由那邊梯間閃出。

老鼠明早已知道他們師徒二人不好惹的，現在看見阿生的神情，就知道對方一定不懷好意。他忙對呂偉良說道：「呂大哥，有什麼地方開罪你，你也得說個明白才可動手！」

呂偉良沉聲問道：「你昨晚是不是光顧過龐天仲的住所？」

「誰告訴你的？」

「就是剛才與你在一起的人。」

「你是說：龐十五麼？」

「對了。」

老鼠明有點生氣地喃喃自語，握拳說道：「他媽的！那殺千刀敢惡人先告狀，跑來找我理論呢！原來他首先已經出賣了我。」

呂偉良其實也只是憑着手頭上的資料，加以推測而已，想不到老鼠明竟不打自招。這証明昨晚在逃的窃匪就是他。

阿生迫了過來，一掌把他推向牆邊。老鼠明知道不是阿生的對手，絲毫不敢反抗。

這條桂香街平時的晚上已經很靜，附近的店舖老早就關門休息。現在是新春假期，晚上顯得更加沉寂非常；因爲附近沒有娛樂場所，更沒有酒樓茶室。

阿生像一名十分有經驗的警探一樣，把老鼠明推到牆角之後，立即搜身，豈料不搜猶自可，一搜之下，老鼠明便醜態畢露；內外衣袋，盡是一些爆窃用的工具。

阿生問道：「又想到那兒去做世界？」

「沒……沒有這回事。」老鼠明支吾着說。

阿生把拳頭放在他的臉頰上，狠狠地說：「別賣關子，我沒有耐性騙人的口供的，我只會打你一頓！」

「你何必這樣？」老鼠明說。

「我知道你跟龐十五又有陰謀。」呂偉良揷嘴道：「告訴我，他又要你到那兒去？」

「到他父親的寫字樓去。」老鼠明說道。

「有什麼企圖？」

「我也不知道，只是他約好在午夜時份，我們在那裏見面。」

呂偉良想了想，又問：「昨晚，你到龐宅去，想偸什點？」

「這也是他的主意，他要我把他父親的保險箱打開，答應把偸得的賍物與我平分，想不到他差點害死我。還好我的運氣好，終於能够及時逃脫。」

「龐十五是故意靠害你的，他明知他父親的保險箱安了警鐘，還要你去冒險，也只有你這大傻瓜才會上當。」呂偉良又問：「今晚，他又要你做些什麼？」

「不怕坦白告訴你，他要我去替他偷一份電報

——由紐約發來的電報。我們約好午夜時份見面，事成後，我可以獲得一千元酬勞。這才是實話。但是，現在聽你這麼說，我想拉倒了。」

「不！你不必拉倒。」呂偉良又說：「如果你眞的有辦法可以偸到那一份由紐約打來的電報，賣給我好了，我可以給你五千元代價。」

「什麼？五……五千元？」

「是的，五千元。而且，不要原件，只要副本。你可懂得應用映印機麼？許多寫字樓都有這一種文件映印機的。」

「當然懂得。」

「那麼，你只要把所有發自紐約的電報，都給我映印一份副本，那五千元你穩可到手。」呂偉良又警告說：「不過，你不要企圖一物二用，如果跟我合作，就要聽我的擺佈。」

「不怕對你說，呂大哥，我跟十五是小學時期的同學，我們自小玩大，所不同的是他家境好，可以繼續讀書讀到外國去，而我淪落到這般田地。不過，老同學既然有事求到我，我以爲總得有個交代才是啊！」

「他眞的是個大傻瓜、怎麼可以教你把整封電報取去吪？那樣就會弄到事體重大。」呂偉良想了想，又說：「這樣吧！你早一些動手，我們十一點半在這裏見面，我會教你如何應付他。」

「好吧！老前輩，我一向敬仰你，你說怎樣便怎樣好了。」

呂偉良示意阿生把他放走，然後師徒二人回到那輛銀灰色的房車裏去。

「你眞的給他五千元？」阿生忍不住問。

「是的。」呂偉良一邊注視着街頭上老鼠明的背影，一邊說道：「龐十五騙取不到他父親的口供，總算他想得到，利用老鼠明去盜取那封來自紐約的電報，不但可以知道他父親是否說謊，還可以知道確實的日期和時間；所以，我們不能不收買老鼠明。」

「爲什麼我們不自己動手？」

「如果我們不收買老鼠明，又怎麼可以令到龐十五和狄麗他們這帮人上當？」

「你的意思是：讓老鼠明向他們提供假情報，然後讓我們捷足先得，是不？」

「對了。」呂偉良會心地笑了。

× × ×

龐十五駕着他那輛紅色的跑車，再次回到脂粉道紅粉大廈來。

他本來約好了狄麗在她香閨見面的，較早時他還以爲狄麗外出未返；他發夢也想不到當時她正在裏面跟另外一個男人溫存。

這時候，郝虎已經走了，狄麗正在淋浴；她聽到門鈴聲，立即披浴褸出來應門。

「剛回來麼？」龐十五吻了她一下。

「是的，有些事，遲了一點回來。」狄麗一邊走回浴室那邊去，「你來過了沒有？」

「來過一次了。我按了好久的門鈴，也沒有人出來應門。」

「下次你應該先打個電話上來。」

「不要緊，只要能夠見到你，走多一次又算得什麼？」龐十五也跟進了浴室中去。

狄麗毫無避忌地，把毛巾褸除了下來，又跳進了浴缸中去，開了花洒，繼續淋浴。

龐十五瞪住她那豐滿迷人的晶瑩肉體，便有些兒六神無主。

「查到了結果沒有？」

「已經知道是後天運到，但詳細時間，還要過一些時才可以知道。」

「你父親不肯告訴你麼？」

「我不敢太過着跡地追問下去，怕他引起疑心；但我一定可以有辦法查出更加詳細的情形。」

「後天，時間似乎來得太急促了。」

「是的，我也這樣想。」龐十五又說：「我不妨一併告訴你，『吉祥之星』抵埗後，會寄存在外資銀行的保險庫內。所以，要想在抵埗後動手，只怕沒有想像得那麼容易。」

「只要你給我提供確實的時間，以及更詳細的情報，我總會有辦法的。」

龐十五目不轉睛地瞪住她，他心裏想：這麼樣一個如花似玉的美人兒，世間難得有幾個，即使爲她更大的犧牲，也是十分值得的！

狄麗看見他的目光灼灼似賊，也故意賣弄着她的性感。龐十五忍無可忍，動手把她自浴缸裏撈出來，抱入睡房裏去。

狄麗半推半就，欲拒還迎；龐十五如痴如醉，更似餓虎擒羊。

一個是初入情場的小子，血氣方剛；一個是半老徐娘，人盡可夫。於是，就糊裏糊塗的，鬼混在一起。

狄麗把龐十五跟郝虎比較一下，當然是龐十五比較溫柔得多。但是，以她這種年紀的女人，總覺得龐十五太幼稚了一些。

不過，無論他們是否眞心愛狄麗也好，狄麗的興趣就在「吉祥之星」那裏。

因此，狄麗不斷的提醒龐十五，別誤了正經大事。

狄麗香閨裏的電話，突然響了起來。

狄麗担心是她的男友打來的，搶先接聽。原來對方是一個男子，要找龐十五。

「找你的。」狄麗按住傳音部份說，「一個男子。」

龐十五看看腕表，差不多午夜了。他一邊接過聽筒，一邊說道：「是我叫他打到這裏來的，我早想到可能趕不及去會他。」

打電話給龐十五的，果然是老鼠明。

龐十五急不及待地問：「怎麼啦？」

「我看過了文件，裏面許多文件，包括那些來自紐約的電報在內。」老鼠明在電話中說，「不過，我並沒有把那些電報拿走！」

「爲什麼？」

「反正你只要知道它的內容就够了，何必要我留下手尾？萬一明天或後天有人發覺失窃的話，追查起來大家都不好。況且那些東西都不值錢的，惹起任何麻煩，我也以爲太不值得。」

「那麼，告訴我吧，你見到的內容又是怎麼樣的？」

「有一封電報說，年初四，專人將由東京轉乘九一四號班機來本市。那是宇宙航空公司的波音七四七機。」

龐十五又問：「有沒有其他方面的資料？」

「沒有。」

「剛才你不是說，檢閱了許多文件麼？」

「是的，但我相信其他的，都無關重要。」

「你現在什麼地方？」

「在街上一個電話亭打電話給你。」

「好吧，明天一早，我來找你。」

「可是，我那一千元酬勞呢？」

龐十五道：「別那麼小氣，我不會賴賬的，明天一併帶來給你就是。」

龐十五不待他答話就掛斷了綫。然後，他立刻又打了一個電話到機場詢問處去，查問後天由東京開到本市的宇宙航空公司客機，編號「九一四」的波音七四七機預定在什麼時候到埗。

所獲得的答覆是：年初四下午三點正抵達。龐十五把所得的資料，告訴了狄麗。狄麗心中有數，約定他明日中午再在這裏會合。她說：「到時我會介紹我大哥給你認識，那是我的親哥哥，我們合作幹這宗買賣。不怕告訴你，他是個中老手。」

「你幾時有個哥哥的？我一直沒有聽你提及過呢？」

「他不長進，長年四處遊蕩，這次是我們利用他；只要分回一點錢給他作酬勞就行了。」

「好吧！你說怎樣就怎樣，我一切依了你。」

龐十五又把嘴巴湊過去，「讓我親親你！」

狄麗讓他親了一下，就將他推開。可是，龐十五面對着這迷人的胴體，又蠢蠢欲動。狄麗嬌嗔道：「別這樣，可一不可再啊！今天我整天在外面向親友賀年，跑得雙腿發軟，讓我休息休息吧！」

龐十五痴纏地輕輕吻着她：「我眞捨不得離開你！」

「來日方長啊！」狄麗嬌媚地瞪了他一眼，「你也該回去了。切不可引起你父親的注意；你不是說過，他是個多疑的人麼？」

「是的，那麼，明天再見吧！」龐十五終於依依不捨地下了床。

志在必得　得而復失

「鐵拐俠盜」呂偉良正將五千元的鈔票，交給老鼠明；他認爲這是非常值得的，因爲老鼠明不但替他從龐天仲的寫字樓裏取來一切有關資料，還打了一個電話給龐十五，向他提供假情報。

根據老鼠明交給呂偉良的文件映印副本，押運「吉祥之星」這顆名鑽的專人，應該是乘搭「九一三」號班機，於年初四下午一點抵埗。呂偉良故意把「九一三」改爲「九一四」，在時間上遲了兩小時，讓匪徒們有「過後興兵」的感覺。

老鼠明是個慣匪，要他確保在此次行動中做得十全十美，同時又不順手牽羊，當然要付出一個令他滿意的代價；即使老鼠明視呂偉良爲行家中老前輩，呂偉良還是認爲這樣做是必要的。

經過了這一次與老鼠明接洽之後，呂偉良明白到那晚在龐宅內發生的怪事，原來除了劉成與何全一股人之外，龐十五與老鼠明又成爲另一帮窃匪。龐十五事先把電網的電綫截斷，以便老鼠明安全入內，這是聰明的做法，可惜他知其一不知其二，原來他那老奸巨滑的父親，還在保險箱的開關上安了電鈴，差一些兒把老鼠明置於牢中。

呂偉良返抵家裏，立即與阿生商量行動的步驟。阿生却担心地說：「這麼高價的巨鑽，得手之後，又如何將它脫手？」

呂偉良笑道：「阿生，少担心吧！那是吉祥之物，得到手之後，我們便大吉大利了。」

阿生摸摸後腦，雖然他仍然不大明白他師父葫蘆裏賣些什麼藥，但是他仍然對這種冒險生涯極感興趣。於是，他開始籌劃這次的行動。

呂偉良也在動腦筋。這一次，他是只許成功，不許失敗的。師徒二人不知是合作慣了，還是阿生所學的多數是「鐵拐俠盜」的衣鉢眞傳，結果他們想出來的辦法竟是一致的。

呂偉良認爲「吉祥之星」即使是秘密拍賣，也被外國電訊宣揚得太過厲害，結果必然引致各路黑道中人的覬覦。因此，要保証絕對成功，必須在「吉祥之星」未運抵本市之前。否則，只怕到時機場內外，殺機四伏，師徒二人只得四隻手，恐怕不容易跟人家門。

起碼眼前他們已經知道有郝虎與狄麗這一夥人在動腦筋。所以，呂偉良決定明天就飛到東京去。阿生的想法完全與他一樣。

他們認爲在航機中下手，是最佳的辦法。

第二天是年初三。呂偉良和阿生師徒二人乘搭航機飛到東京去。

師徒二人上次曾經到過東京一次，所以這一次並不感到陌生。

阿生忽發奇想，他說：「師父，你猜他們會不會比我們更早一步，在『吉祥之星』未到東京之前，便搶先在航機上動手？」

「我想不會的，在我們動身到東京之前，他們還在香市。」呂偉良說：「大不了，他們也只是走到東京，像我們一樣，準備在航機上下手。但是，狄麗所獲得的情報是假的。」

年初四那天，呂偉良師徒二人訂了宇宙航空公司「九一三」號班機的機票，準備飛返香市來。

在機場上，他們看不出半點緊張氣氛，也不見有任何私家護衞隊出現那裏。看情形，就像平時一樣，到處擠迫得很。

阿生低聲說道：「師父，龐天仲那傢伙老奸巨滑，他會不會臨時變卦？」

「大概不會吧？」呂偉良說：「在美國請一個私家保鏢押運，費用一定不會便宜，況且，寶物早一天到達他手上，便早一天放下心頭一塊大石。再說，龐天仲一定不會想到有人偷看過他的電報，商業上的來往電報，往往不會引起人懷疑的，要不是我偷聽過他們父子的對話，也不知道電報上的『專人』是指什麼而言。」

不久航機就要起飛了。

呂偉良和阿生師徒二人相繼入閘，一名戴眼鏡，穿黑袍的神父緊躡其後，但是，他們並未注意這個人。反而留意那些手挽公事包的旅客。

登上了飛機之後，他們才發覺一個中國男子，手裏挽住一個扣上鎖鍊的公事包；通常這是領事館人員用的。由於有手鐐扣住人手，所以人到那裏，公事包也一步不會分離。

阿生低聲對呂偉良說道：「我敢打賭，他不是外交人員。」

呂偉良發覺他身旁還有一名身裁高大的外國男子，也認爲那可能是保鏢。而那中國男子，極有可能就是龐天仲的親信之一。那麼，公事包裏面，當然是放置了那顆「吉祥之星」巨鑽。

阿生又問：「如何下手？」

「阿生，冷靜點吧，待航機起飛之後，我們才動手。」呂偉良說。

在斜角的一個座位上，坐着那個手握聖經的神父；他表面在閱讀手上的一部聖經，實則不斷留心着呂偉良師徒二人和那個中國男子。

那個中國男子年約四十，他身旁的外國人看來也是四十歲左右。他們形影不離，甚至到洗手間去，也是一起去的。這使人更加相信那是不平凡的人物。

航機起飛了。二位空中小姐慇懃地走過來，替乘客們扣上了安全帶。

呂偉良忽然對阿生說道：「阿生，對於我們這次的行動，你一定弄得不明白，是不？」

「是的，我覺得你不彈此調久矣，怎麼忽然之間這樣有興趣呢？」

「告訴你吧，這一次，我們的眞正目的，不是在於得到那顆巨鑽，而是在於得到一個完滿的結果。這個完滿的結果，就是要令到巨鑽安全到達買主的手中，令到保險公司不致受損失。」

阿生恍然地說道：「原來你是受了保險公司之託。」

「我的朋友是『寶萬全』保險公司的首腦，他老早得到一個情報，知道有人要在『吉祥之星』的身上打主意。他要我用我自己的方法，令到『吉祥之星』安全到達香市，交到龐天仲的手上，他們的責任便完成了。否則，萬一有什麼差錯，他的公司便要賠大本。」

「哦！原來如此。」

一位如花似玉般貌美的空中小姐，推着食物車，經過通道上，十分有禮貌地問道：「兩位要些飲品？」

呂偉良和阿生都感到有點口渴，分別要了二杯菓子汁。

阿生又低聲問：「然則，你用什麼方法把那保鏢調開？」

「我估計在香市機場內外，一定聚集了不少野心勃勃的人。所以，爲求萬全，我們要在航機未到達香市之前，把『吉祥之星』弄到手。然後，我們再將它交給保險公司方面。」

阿生想再說些什麼，但是不知怎的，他感到有些暈眩，很想睡覺。

呂偉良這時也懨懨欲睡。但他明白到有些事他還未做完，他是不能睡了過去的。只是渾身痳痳



軟的，有什麼辦法呢？

他們心裏漸漸明白過來，剛才那一杯菓汁大有問題。

可是，事實上也不止他們這樣，機上的乘客，十九都已經閉上了眼睛。

就在迷迷濛濛中，他們依稀看見那個手上挽住公事包的人，要到洗手間去。但是，他身邊的保鏢呼呼入睡了，並沒有陪他一起去。於是他只好獨個兒去。

呂偉良和阿生心裏很清醒，他們都知道這是最好的機會，但偏偏無法站起來；越是掙扎，便越是想睡。

終於，他們什麼也不知道了。

這時候，那個手挽公事包的男子，已經進入洗手間去。那個神父亦步亦趨，也想跟入去。但是，那男子已經在裏面把門鎖上了。

神父決心要等待。

一名貴婦打扮的女人，也走了過來。她跟這「神父」交換了一個眼色。

這女人就是狄麗，剛才她還是空中小姐的打扮，但由女子洗手間出來之後，又是另外一副面目。把迷藥混入各種飲料中去的，正是她。但是，把菓汁捧給呂偉良和阿生的却是另有其人。

她混進空中小姐行列中，並未引起那些空姐的注意，她只自稱是新來的。她沒有讓手挽公事包的人昏迷過去，因爲這是他們計劃的一部件。

至於那個神父，就是郝虎扮的。

郝虎是個有經驗的珠寶大盜，所以，他不輕易相信龐十五轉來的情報，親自查出了「吉祥之星」的正確押運日期和時間，和狄麗趕到東京來。

在那本挖空了聖經內，藏有手槍，以應不時之需。

呂偉良和阿生顯然棋差一着，可惜他們師徒二人，正在夢鄉裏。

郝虎打開聖經內隱藏着的一張地圖，對一對他的手錶，便有些焦急起來。

他打一個手勢給狄麗，然後伸手敲門。洗手間的門立即開了，那個手挽公事包的中國男子，由裏面出來，立刻給郝虎以手槍指嚇！

他非常機警，即刻就想退入洗手間之內，但給郝虎以脚蹴住那度門，然後搶了入去！

那男子問道：「你想怎樣？」

「把『吉祥之星』交給我，你可以平安無事。」郝虎道。

「沒有那麼輕易的。這是一個特製的手提箱，你不知道暗碼，它就會爆炸，所以不能亂動。」

郝虎笑道：「我是老行家，早已看透了這一個關鍵，所以我才讓你清醒着。否則，即使你不死去，亦已睡入夢鄉。」

「原來你早有預謀。」

「是的。不過，你的態度合作一點，我不會殺你。」

「如果你殺死了我，你將永遠得不到箱內的鑽石。」

「這可未必吧？我有辦法把這麼一條鋼鍊剪斷的。」

那男子輕輕一笑：「但是，這手提箱的密碼，只有我知道。」

「即使發生爆炸，也不成問題的，『吉祥之星』，不是一個古董花瓶，而是一顆鑽石。你忘記了嗎？」

一如果你以爲鑽石不能炸碎，那你就錯了。這手提箱是一個非常特殊的裝置，外層是皮，內層是鐵，是一具輕便的保險箱，那保險鎖的號碼，只有我一個人知道，如果弄錯了，它會炸個粉碎，『吉祥之星』亦會蕩然無存。所以，在殺我之時，請你最好考慮清楚。」

郝虎的笑容突然消失了。

他固然相信這番說話的眞實性，因爲他早已發現這手提箱不似一般公事包。他是江湖上的大盜，自然能一目了然。

郝虎面色一沉，冷冷地問道：「你到底是什麼人？」

「我叫馮萬，是寶萬全保險公司的股東之一。這辦法是我親自設計的。」

「這是什麼意思？」

「寶萬全保險公司是我們三兄弟合資經營的，我在美國方面負責那邊的聯號，如果這次『吉祥之星』出了亂子，我們就要破產，以其益了你們這一輩，倒不如一齊同歸於盡吧！」

「嘿！你這瘋子！」郝虎咬牙切齒地摑了他一掌！

狄麗焦急萬分，她看看腕錶，放進飲料中的迷藥，藥力就快過了。於是她走到郝虎的身旁。說道：「動手吧！我們不能再等下去了！」

郝虎會意，緊扳機掣，「拍」的一聲，一枚痲醉針射進馮萬的頸旁肌肉裏去，只見馮萬瞬即倒了下來，再也不能動彈。

狄麗已經把三個包裹移了過來，包裹裏面就是降落傘。

郝虎背了其中一個，然後持槍衝到前面的駕駛室去。

郝虎手上的一支槍，雖然是射出痲醉針的，但外表却與眞槍無異。駕駛室裏的正副機師與電報生，都給他嚇倒了。

郝虎把手槍壓在正機師的腦門上，沉聲說道：「命令你的無綫電生停止通訊系統。」

正機師自然了然到處境的危險。他唯一猜錯了的，只是以爲這是一次刦機事件，所以他說：「請你爲全體旅客的安全着想。」

郝虎笑了笑道：「這句話，應該由我對你說才對吧！」

「先生，請你冷靜點……」

「別囉嗦！」郝虎面色一沉，把一份地圖拋到正機師的面前，「依照這地圖的紅色交加點，打開機門，讓我們跳傘降落！」

機師說道：「先生，你不是開玩笑吧？我們這一架是民航客機，可不是軍用飛機啊！」

「那又有什麼不同？」

「如果打開機門，氣流全衝激進來，我們的飛機就會失去了平衡而告墮毀！」

「別欺我是個老鄉好不好？我雖然不是專家，但對於波音機的性能，我是了解的。你只要降低高度，飛到我地圖上指定的地點，再將速度減到最慢，即使打開機門，也不會有什麼危險，除非你把飛機開上雲層去，那又當別論了。」

正機師想了想，終於答應了他的要求，把飛機依照地圖上的經緯綫，飛到一處公海的上空。

副機師挿嘴說道：「如果你堅持要我們這樣做的話，請通知全體乘客準備好氧氣囊吧！」

郝虎說道：「所有的乘客都睡着了。打開機門的時間只是一刹那間，而且是低空緩慢的飛行，不會產生太大的危險的。」

正機師道：「好吧！我們一切依你！」

郝虎道：「別施用詭計，也休想通知任何國家的空軍前來救援。無綫電生，告訴控制台，無綫電發生故障，等一會兒修復之後，立刻可以應用，那時再恢復通訊吧。快照我的說話去做！」

無綫電生只好依照他的話，對最接近他們現時航綫的機場控制台，說了上面的話。

狄麗早已將馮萬連人帶箱推到機門旁邊，她和郝虎一邊警告着正機師，一邊令無綫電生到後面去協助狄麗工作。

狄麗隨時準備好，只要機門打開，她將馮萬推出去之後，便隨即也跳下去。但是，她在另一方面，却担心時間拖得太久，那時迷藥藥力一過，全體乘客就會醒來，那時多少總會有痲煩。

狄麗正在這麼樣想着的時候，「鐵枴俠盜」呂偉良和阿生師徒二人竟然就在這時候甦醒過來。

但是，他們雖然緩緩地甦醒過來，却猶如在五里霧中。他們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只是渾身痠軟無力，就好像睡了很長很長的時間。

不過，學過了武功的人，總比常人的體質好一點，所以他們在糊糊塗塗之中，倒還有幾分清醒。回憶一下剛才的情景。他們便不約而同的，大大地吃了一驚！

呂偉良首先望向馮萬坐過的座位，那兒是空置着的，只有他身旁的保鏢仍然在着。他心裏一凜，正待站立起來，才發覺一條安全帶已將他扣在座椅之上。

他正要將安全帶解開之際，又聽到播音器傳來了機師的聲音，道：「準備！我叫到三，你就可以將尾艙的機門打開了。好！一……二……三！」

呂偉良不由自主地低聲叫道：「阿生，不好了！」

突然之間，航機輕輕擺動了一下，一陣狂風捲了入機艙之內，氣流加速，引起了一陣混亂！幸而這只是一刹那的事，轉眼就回復正常。

呂偉良慌忙解開安全帶，正待站立起來，豈料就在這時候，航機突然昂頭上升，呂偉良登時又跌回椅子裏去！

阿生耳聞目睹，他也想到這是一件不尋常事件的開始，但是，自己用繩子將身體攔腰綁牢，站在機門附近的無綫電生，這時他正深深地透了一口大氣，因爲他覺得這是一件不幸事件的結束。

刦機的人跳傘去了，不管他們死也好，活也好，總之，這危險人物不再留在航機之內，便使人放心了許多了。

機門關好了，機內一切亦回復正常，航機機師正把飛機繼續向香市機場駛去。那無綫電生心裏想，噩夢大概總算過去了吧？

呂偉良獃了一陣，對阿生說道：「阿生，我們上了人家的當了！」

阿生也說道：「是的，看來眞像是發了一場夢呢！」

「你瞧，所有的人，都好像睡着了。」

「那人是誰？」

阿生所指的那人，正是無綫電生。這時他正完成「任務」，回到駕駛室去！

呂偉良截住了他，問道：「剛才發生了什麼事情？」

無綫電生道：「我不能够告訴你，最好問機長吧。」

他所稱呼的機長，正是正機師。他担心乘客中會引起騷動，所以對呂偉良半句也不敢透露。

正機師知道全機的乘客，包括空中小姐在內，全部給迷藥迷倒了，他覺得這反而省下了許多痲煩。起碼不致引起驚擾，機身亦不致失去了平衡。

現在即使事情經已過去了，正機師還是沒有把剛才的事，對全體乘客宣佈。他只令無綫電生，把剛才發生過的事，向香市的機場控制台報告。

乘客們相信除了呂偉良和阿生這師徒二人之外，就只有一個美國保鏢心裏明白大事不好了。

那位美國保鏢本來是負責保護馮萬安全的，他不知道喝下去的一杯酒下了迷藥，還以爲自己喝醉了太過貪睡，以致爲人所乘。

所以，他匆匆解開安全帶，衝到洗手間裏去，但是，那兒鬼影也沒有一個。

這時候，機上的空中小姐也紛紛清醒過來，她們也好像發了一場夢一樣，眞的是什麼也不知道。直至到她們去到駕駛室，才由正副機師和無綫電生的口中，知道了剛才發生過的意外。

呂偉良並沒有再站起來，他獃在椅子上，對阿生說道：「這一次，我們摔了一大跤，眞是意想不到。」

阿生道：「怎麼辦呢？」

「我也不知道。」

這時候，那美國保鏢闖入駕駛室去，投訴他的中國僱主不知所踪。正機師把剛才的事說了出來，他竟要求機師把航機開回原來地點。

機師說道：「沒有可能的，即使飛機再飛臨那兒公海的上空，你又怎麼樣？」

「……」美國保鏢無言以對。

其實，他只是在極度焦慮中才會有此不近情理的要求。

航機逐漸接近香市機場。

香市的機場跑道兩旁，糾集了一大批警車，消防車和救傷車。因爲機場的指揮台已經收到了有人刦機的可怖消息。

這時候也僅僅是下午一點零五分，比原定降落的時間，約莫遲了五分鐘左右。

呂偉良也感到有點顏面無光。他只知道機上的乘客之中，少了一個神父和一個中國男子，却沒有想到狄麗亦在其中。

一位空中小姐把聽自機師口中的故事，對呂偉良複述了一遍。他不禁感慨地說：「眞的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這一回，我們功虧一簣！」

阿生悻悻然道：「我們不够機警，迷藥這一招最是狠毒得很！」

空中小姐勸呂偉良重新綁牢安全帶，因爲航機就快要開始降落香市機場了。

機場方面，本來也有一帮人佈下了一個陷阱，等待馮萬等人上當的，可是，這時他們也洩了氣。因爲有人在航機之上刦走了「吉祥之星」的消息，很快就傳開了。

於是，大批新聞記者，羣集機場之內，寶萬全保險公司的馮寶，以及「吉祥之星」的買主龐天仲等人，也從有關方面，獲得了消息，匆匆趕到機場裏來。

大批警探對乘客們展開偵訊，即使正副機師和無綫電生證明各人當時均服了迷藥昏倒，警探們似乎仍然要由這堆人裏面，找出綫索來。

警探們終於發覺了「鐵枴俠盜」呂偉良和阿生師徒二人。夏維探長問道：「你們什麼時候到日本去的？」

「昨天。」呂偉良苦笑道：「聽說這是櫻花盛

竟事！

放的時候呢！」

「別開玩笑了！誰不知道，你們是無事不登三寶殿？」

「如果我說，有人請我們客串一次私家保鏢，你一定不會相信，那麼，你就當我們也是企圖奪取那顆巨鑽的人吧！」呂偉良說。

「年初一晚上，宅內發生行刦不遂的事，當時你在現場，今天機上發生怪事，你們又在現場。希望這只是一種巧合。」夏維又問：「你可知道那帮人是誰嗎？」

呂偉良答道：「不！一點也不知道。」

「我想你不會不知道的，其實到了這個時候，你應該跟我們警方充份合作。」

「我以爲目前你們警方最急切要做的事情，就是依照機師的口供，派出直升機隊到公海去搜索一下，這倒還有一綫希望。」

「這些事自然有人去做了，現在我只希望你答覆我的問題。」

「當時我們師徒二人都在昏迷中，跟機上的其他乘客一樣，不省人事。」呂偉良沉思片刻，又說：「不過，我相信找着一個人，可能會比我知得更多。」

「誰？」

「就是龐十五先生。」

「什麼？你是說：『吉祥之星』的買主龐天仲的唯一兒子？」

「是的，就是他！」呂偉良說：「不怕坦白對你說吧，正是由於年初一那一晚的事，我才開始對這件事發生更大的興趣。有個綽號老鼠明的人，他對我講，有人聘請他合作，去偷龐天仲先生的珠寶，這個人你猜得到是誰麼？他就是龐十五。」

夏維探長一向知道呂偉良的爲人，不輕易任意詆譭一個人的聲譽，空穴來風，未必無因。於是，立刻一邊派出手下去找老鼠明其人，而夏維探長他自己，則跑到那邊去會唔龐天仲。

阿生趁這機會，對呂偉良說道：「爲什麼你要讓他們去找老鼠明的麻煩？他會怪我們不够道義的呢。」

「你放心好了，老鼠明那傢伙有了數千元，相信警探也不會輕易就可以找得到他！」

「不過，想深一層，如果沒有老鼠明從中證實一下，龐天仲甚至會反控我們中傷他們父子的感情呢。」

那一邊，夏維探長正向龐天仲追問他兒子龐十五的下落。

龐天仲說道：「我兒子已經回到外國去了，大家都知道我的兒子十五是個留學生，他只不過回來渡年假罷了。爲什麼你會問起他來？」

夏維探長說道：「我們警方相信令郎和年初一府上發生的刦案有關，甚至跟今天航機上的刦案也有關。」

龐天仲的面色忽然變得極之難看，他說道：「我眞不明白你們警方在幹什麼的，好好端端的怎麼把我兒子十五也牽涉在一起？」

「我們當然有根據，然後才向你查問的。」夏維探長又問道：「令郎什麼時候離開本市的？」

「昨天。」

「坐飛機麼？」

龐天仲老大不高興地瞪了他一眼：「難道還會乘汽車或坐船麼？當然是坐飛機咯！」

夏維心裏道：難怪呂偉良對有錢人反感，原來不少有錢人就是這麼習慣了用鼻子和眼睛說話的。

夏維說道：「令郎離去時，閣下身爲父親，當然到機場來送機吧？」

「沒有。你知道我很忙，有時要抽一些時間出來也不可能。雖然他一年只回來幾次，但我常常到外國旅行都會順道去看看他。所以，昨天他突然要離去，我也沒有來送機。」

夏維想了想，把他這一番說話和呂偉良剛才所說的印證一下，覺得其中大有疑問。於是，他立即又吩咐身旁一名助手，就近向機場當局查詢，看看在昨天的出口旅客名單中，有沒有一個「龐十五」其人。

機場之上，人們忙得團團而轉。機師正向警方作供，也要應付記者們的詢問。

呂偉良還未獲准與外界接觸，包括所有的乘客在內，每一個人，都要接受警方的嚴密盤問。

「寶萬全保險公司」的老闆之一的馮寶，隔住一度人牆，始終未能與呂偉良談話。

警方同時也在航機內仔細檢查。另一批偵探人員，已經從乘客名單中，查出了失踪的三個男女是來自紐約的馮萬，在東京登機的「神父」布查理，以及華籍空姐何艷艷。

這一張失踪名單上的每一個名字，對呂偉良師徒二人來說，都是十分陌生的。但是，呂偉良是個老江湖，他知道他們可以用假護照，也可以化裝，所以，他仍然懷疑機師所講的一男一女，極有可能就是狄麗和郝虎二人。

警方的指紋人員在航機裏的洗手間那度門上，印取了不少指紋，準備加以分析，至於郝虎交給正機師的那張地圖，固然成爲最重要的綫索之一。那本挖空了聖經，更可以加速帮助警方查出那位假扮神父的人是誰。

在機場上鬧了大半天，到了下午三點鐘左右，宇宙航空公司的另一班機——「九一四」號班機，也由東京抵達，這是一架最大的「七四七」波音噴射客機，比呂偉良他們所乘搭的「七〇七」大得多了。

機場上的飛機一架來了，一架去，指揮台的工作一直沒有停止過，可是，警方的偵訊工作還沒有完畢。至於守候在機場外面的一班人，也早已撤退了，他們是由劉成和何全等人，糾合了一些黑社會黨徒，企圖截刦「吉祥之星」的，本來已經佈下了一個陷阱，可惜完全還是前功盡廢。

夏維探長派出的兩組人員，找尋老鼠明的一組，還沒有回來。但是，在機場上追查昨日出口旅客名單的一組早已有了結果。

結果證明龐十五昨日並未乘搭任何航機離開香市。

於是，這一來，龐天仲又由另一個噩夢中，弄得六神無主，他不知道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剛才的傲氣，到了現在也變爲無限焦慮，希望警方能爲他找出眞正的答案。

呂偉良和阿生在獲准自由行動之前，派出追捕老鼠明一組警探，這時也回來了。

夏維探長未問結果，便先大發脾氣道：「你們到底到那兒去？足足去了二小時有多，八圈牌也差不多可以打完，眞是豈有此理。」

那探目訴苦說：「探長，你也不是不知道的，本市的交通，亂到世界聞名，馬路工程更加慢得可以獲金蝸牛獎。我們的車子已經响起了警號，結果還是因爲車多路又窄而無法通過，繞了大半個市區才找到老鼠明居住的天台木屋去。」

「抓到了他沒有？」夏維急不及待地問。

「沒有啊！」那探目說，「老鼠明已經死了，我們的人員正留在那裏調查。」

「什麼？老鼠明死了？他怎麼樣死的？」

「給人用刀刺殺，身體上流出來的血，亦已經凝結，看來不像是今天的事，可能是昨晚，甚至昨天發生的。」

夏維探長想了一會，說道：「快些叫人通緝龐十五那傢伙歸案，他爲了追求『鑽石佳人』狄麗，串同老鼠明向自己的父親打主意，如今詭計一敗再敗，十九是他殺人滅口的。」

呂偉良和阿生站在那邊，也都聽到了。他們師徒二人正想離開機場，趕到老鼠明的天台木屋去看看，馮寶已經走過來跟他們招呼。

呂偉良抱歉地對他說道：「我似乎有負你所託，不過，你放心吧！我總會替你們找回那『吉祥之星』的。」

馮寶說道：「我們早已料到有此一着，唯一感到意外的，就是我弟弟的失踪。」

「根據那機上的無綫電生說，他是被綁在一個自動張開的降落傘之上，相信暫時他們不致會將他殺死。」

呂偉良又問：「龐天仲向你們的保險公司，投買了多少保險額？」

「美金二百五十萬元。」馮寶嘆一口氣說：「看來我們這一回是賠定了。」

夏維探長這時又由那邊走過來，對呂偉良說：「事情發展到這裏，已經變成了一宗命案，你可以陪我到老鼠明家中一行麼？」

「如果你須要，當然可以的。」呂偉良說道：「不過，那神父和空姐的身份，查出了沒有？」

「他們就是郝虎與狄麗，這是我們根據機上留下的指紋和各人的口供確定下來的。」

「果然是他們，那麼，龐十五呢？」

夏維道：「可能是在預定的地點，跟他們的同黨會合的。」

「有沒有派人到狄麗的香閨去？」

「剛派去了。」夏維又說：「但是，我相信那兒也一定沒有人。」

機場的擴音器，突然通知夏維探長，要他到機場警崗去聽電話。

夏維探長走進機場警崗，那個電話是一名探目打回來的，他被派往追查龐十五的下落，他們查到了狄麗的香閨裏去。

那探目在電話裏說道：「我們是根據綫人的提供，提出一個與龐十五差不多的青年人，這兩天經常駕了一輛紅色的跑車到脂粉道的紅粉大厦來，結果我們眞的在這裏找到了他的汽車。」

「人呢？」夏維問。

「後來，我們在狄麗小姐的香閨中找到了他，可惜，他已經死了。」

「什麼？死了？」夏維驚呆了一陣。

他完全想不到在刹那之間，接連接到了兩個凶訊。

原本是要趕往老鼠明的住所——那天台木屋去的，現在他却改變了主意，匆匆趕往狄麗的香閨裏去。

一大批在機場現場上採訪的新聞記者，也紛紛轉移陣地，湧到紅粉大厦。

龐天仲有如晴天霹靂，險些兒暈倒過去。如果傳說中的「吉祥之星」的持有人可以帶來好運，那麼，現在就首先不靈驗。

龐十五的屍體是被警探們，在狄麗香閨的衣櫥

中發現的，屍體上還留下一柄利刀，血液已經開始凝結，看來也死了多時。

不久之前，夏維探長還認爲他是殺死老鼠明的兇手，想不到現在他已死在別人的毒手之下。

警方封鎖了現場，展開了連串愼密的偵查。但是，狄麗這香閨裏，除了那一具屍體之外，甚至連稍爲貴重一些的東西也沒有留下。狄麗顯然早有了預謀，她將不會再回到這兒來了。

呂偉良那一番口供，變成了無人可以對證，老鼠明死了，龐十五也死了，狄麗失踪了，郝虎也失踪了，那麼……呂偉良猛然又想起劉成和何全這兩個小偸來。但是，他並未對夏維說出來。

夏維探長在忙得團團打轉，呂偉良乘機去打了一個電話給魯四。

魯四在電話中說道：「劉成與何全這兩個傢伙，自從那一晚——年初二在這裏見過你之後，一直就沒有到我這兒來玩。」

「知道他們的住址嗎？」呂偉良問。

「他們居無定所，相信你要找他們並不容易，」魯四又說：「聽說你出了意外，是不？」

「是的，十分麻煩。」

「但願你吉人天相。不過，最好不要把我牽入漩渦裏去。」

「我也希望不要打擾你，但是，如果找不到劉成與何全二人，我怕警探遲早也會摸上你的俱樂部去。」

「如果你一定要找他，我會盡辦法帮帮你。」

「好吧！那我等你的消息。」

呂偉良掛了綫。

夏維由那邊走過來說：「現在我完全相信你的口供，龐十五被人利用完之後，還懵然不知，結果與人在糾纏中被殺！」

呂偉良問道：「龐十五的屍體，生前有跟人搏鬥過的痕跡嗎？」

「是的，而且十分明顯。」夏維探長沉吟道，「現在，我們只有希望搜索機隊能够在公海之上找到他們。」

「這是一次有計劃的行動，相信搜索機隊亦會無功而返。」

「吉祥之星看來殊不吉祥，龐天仲喪失了唯一的兒子，受保的保險公司，看來也會賠大本。」

呂偉良黯然無語，他心裏正在替各方面難過，包括他自己在內。

整個事件立卽轟動了香市，進而擴展至全世界。這一回，珠寶大王龐天仲的名字是眞的遠近知名了，只有他自己却感到無限後悔。早知如此，他就不會出高價購下這一顆「吉祥之星」。

是眞的像一場夢，但任他如何發夢也夢想不到自己的兒子竟會爲了迷戀一個女人，而出賣了他自己。紅顏禍水，確實也有點根據！

馮寶的一場希望寄在警方和呂偉良的身上，要是那顆「吉祥之星」就此石沉大海，他三兄弟開設的這一家保險公司，卽使不致立卽倒閉，但是，要依約賠償二百五十萬美金給龐天仲，也會大傷元氣的。

「寶萬全保險公司」是他們三兄弟——馮寶，馮萬與馮全合資經營的，總公司在香市，由馮寶管理，分公司則分別設在東京和紐約二地，東京分公司是由三弟馮全負責的，二弟馮萬則座鎭紐約。這一次，他們爲了爭取這一宗大生意，曾費了不少氣力，結果才可以說服龐天仲。

這本來就是一種冒險生意，成功了，必然可以名利雙收，但是，萬一失敗了，也必須迅速賠償，然後才可以獲得顧客的信任。

現在，馮寶就處於進退兩難中。爲了應付這一項賠償二百五十萬美元的問題，他打電話催促三弟馮全由日本東京趕來香市。

其實，除了錢之外，他最担心的當然是二弟馮萬的安全問題。

另一方面，由於案情重大，牽涉及刦機，失寶等等連串事件，再加上兩條人命，於是，香市的警察局中，又揭起了一陣高潮。

警察局長認爲這是有關體面的事，責令夏維探長必須早日破案。夏維眞爲之啼笑皆非。他雖然是個盡忠職守的探長，可惜此地的立法機構與執法部門，步伐往往不能一致。

舉個例，最常見的事莫如那些十餘歲的阿飛。他們不知是否由銀幕上的武俠片學來，還是環境形成，動輒便動武用刀，白刀子進紅刀子出，殺人放火也面不改容。此地老一輩的三山五嶽人馬，也爲之搖頭興嘆。偏偏一批自認慈祥的立法諸公，認爲他們未成年，判入甚麼管教所三數月。於是，過了這三數個月之後，社會上又再增加一批更兇更狠的小流氓。

過去黑社會猖獗時代，每一個區份都有一個勢力突出的黑人物控制，或者由一個組織管理，那班阿飛要在那一區鬧事，倒還要看看這位黑大哥的面色。卽使出了事，警探只要找着那一區份的黑頭子，要抓人易如反掌。可是，時移勢轉，據說警方已經大力掃除了當地的黑份子，奇怪的是：罪案反而堆積如山！

於是，那些大人先生們又將所有的責任推到警察的身上來。

當然，警察負責維持社會安寧的，但是，奈何政府各部門的步伐，不得一致，因此，警察又焉能獨手遮天？難怪夏維探長三番四次嚷着要辭職不幹了。

儘管如此，那些大人先生們費盡心機的，決不是社會安寧的基本努力，而是那些層出不窮的賺錢妙法，只要他們想出更多更妙的方法替政府賺錢，就可以獲得更多的勳銜，只要這些勳銜越多，他們的腰包便越加充實。卽使祖先的姓氏改一改，那又有甚麼關係？

還好，大人先生們可以化得起金錢去僱用私家保鏢，甚至還可以要求警局派個警探來陪陪他出入公衆場所，故此，那些身懷利刀的阿飛們，決計不會刺到他們的身上去。然則，他們不聞不問，似乎也是十分順理成章的事。

且說「鐵枴俠盜」呂偉良和阿生師徒二人，在獲得行動上的自由之後，便返家準備好一切。他們又要離家外出了，這一次可能去得更久。所以，阿生把「多利」的食物盤和盛水器，盛上了更多的食物和飲料。

靈犬「多利」的自動食物儲存盤，又是阿生這鬼靈精的傑作，牠懂得逐格逐格的，按餐取食，而不必令到所有的食物一團糟似的，放在一個盤子，經常保持新鮮可口。這自動食物儲存盤的背後，就是一個日本出品的「電熱櫃」。除此之外，全是阿生專爲「多利」設計的。

呂偉良這一次是要與阿生乘船出海去。他要到公海上航機曾經低飛過的地方。雖然那是十分渺茫的事，但是，他們决心要追尋郝虎和狄麗二人的下落，而不單只是爲了那顆「吉祥之星」。

就在他們準備出發之前，馮寶突然來訪。當他知道呂偉良師徒二人的計劃之後，提議說：「卽使你們使用快艇，我以爲還是太慢了，不如由我們公司租用一架商用直升飛機給你。」

「不，警方不是出動過直升機去偵察麼？那是沒有用的。」呂偉良說道，「我們現在不是要到那兒去耀武揚威，而是要去把罪犯們抓回來。」

馮寶無可奈何，只有祝他們一路順風。

阿生已經準備好了一切應用物品，那輛銀灰色的汽車後廂和行李箱，都載滿了罐頭食物和一些新式儀器。他們打算把車子開到碼頭之後，再搬落快艇上去。

呂偉良和阿生忙了一陣，最後便坐上汽車的前廂去。

阿生一邊踏上油門，一邊還朝門口那邊望了一眼。

「奇怪！怎麼不見了『多利』？」阿生說。

呂偉良道：「也許跑到後面去了。」

「但是，每次我們離家，牠總會來向我們道別的。」

「凡事總會有例外的，例如傳說凡是擁有『吉祥之星』那顆巨鑽的人，都會洪福齊天，爲甚麼龐天仲偏偏如此倒霉？」

阿生想了想，終於把車子開走了。

車子到了一處十字路口，忽然變爲紅燈，阿生忙把車煞住，驀地一聲狗吠自車後傳來，呂偉良和阿生都爲之驚奇不已。

他們都不由自主地，向望後鏡看去，「多利」十分神氣的，蹲在後廂裏。

阿生有點啼笑皆非地說：「牠眞淘氣！」

「我們的警惕性不够，似乎都有改善的必要。」呂偉良也忍不住笑了。

阿生記起，大概是他打開車門，把一些罐頭食物搬入後廂去時，車門虛掩，「多利」可能趁此機會竄進了後廂裏躲起來。

既然「多利」不甘寂寞，呂偉良師徒二人也只好把牠帶在身邊。

車抵碼頭，船家金水已經候在快艇之上。

金水是個皮膚黝黑的水上人家，年紀已經四十過外。在一次颶風肆虐中，船毁了，家人的生活陷於困境，呂偉良曾經帮助過他。最後介紹他在一家專門出租快艇的公司裏做事。

呂偉良是用電話通知他，要租用一艘性能最佳的快艇，同時指定要僱用他，因爲呂偉良知道他是個經驗豐富的水手。

金水還不知道呂偉良師徒二人這一次是要去冒險。

他露出那雪白的貝齒，笑道：「春光明媚，郊遊是一件賞心樂事。但是，租一艘快艇在海上遨遊，也是十分有意思的。」

呂偉良一邊帮着他和阿生把各物搬上快艇，一邊說道：「不！我們不是在玩的，金水！我們去海上捉賊，可能很危險。」

金水的笑容消失了。但這並不是表示他畏懼，而是態度上變得認眞起來，表示他的一份關心。是的，呂偉良一直都非常關心他們一家大小的生活，除了金錢上的帮助外，經常殷殷致候。現在聽呂偉良又要冒險去，叫他怎不關心？

金水道：「是海盜麼？我倒知道他們經常出沒的地方。」

「不！他們可以說得是海陸空都去到的珠寶大盜。」呂偉良說：「如果你收聽過收音機的新聞報告，你一定知道空中刦走『吉祥之星』那顆巨鑽的

男女刦匪。」

「噢！原來就是那一宗麼？」

「是的，金水，你手上有航海圖麼？」

「有的，在快艇之上。」

呂偉良順手把一幅航空用的地圖交給他，說道：「紅色鉛筆所記下來的記號，就是我們要去的地方。」

「好極了。」金水把地圖接過來，納入口袋裏去。繼續幫着阿生把各物搬上快艇。

「多利」在旁虎視眈眈。

當快艇駛離岸邊的時候，已是暮色四合的時份了。

× × ×

時間應該回到年初四那天，下午十二點多鐘，也就是郝虎和狄麗跳傘降落公海下面的時候。

郝虎的手下們，老早就乘了幾艘機動漁船，在那兒海面上接應。

郝虎常常對人說，他每一次的行動，都是十分有計劃的，失敗只是運道欠佳，看他當日的做法，這說法並不誇張。

他的手下們，在海面上看見塗上了反光漆的降傘時，便紛紛把機動漁船開過來接應。完全有如一次非常成功的軍事演習。當三個人的身體掉進海水裏去的時候，綁在身體上的橡皮救生圈，遇上了海水便立即自動充氣。

因此，馮萬即使仍在昏迷中，還不致於溺斃於海水裏。

機動漁船上的水手們，紛紛抛出繩圈，將他們救到船上去。然後才將馬達開動，全速開往一個十分僻靜的海灣裏去。

當漁船靠了岸，各人紛紛登陸之後，直升機隊才在公海的上空出現。

馮萬被人救醒時，他也不知道自己身在何處。只是鎖在手腕上的手提箱，不知甚麼時候被人剪斷了那條鐵鍊。

郝虎冷笑一聲，伸手扯住他的頭髮搖了幾下，道：「你醒了麼？」

馮萬回憶在航機上的情形，仍然有些糊糊塗塗的，說道：「我在甚麼地方？」

「你嗎？」郝虎沉聲說道：「你在鬼門關的邊緣，給我們救了回來。」

馮萬四下裏張望一遍，又問道：「那個手提箱呢？」

「我們把它打開了。」

「打開了？」馮萬苦笑着搖了搖頭，「不可能的！」

郝虎祗不過是試試他，想不到他說得這麼的肯定。

馮萬又說：「除非你們從我這裏知道那套密碼，否則，完全整個炸毀。」

郝虎突然拔出一把閃閃生光的利刀，在他面前晃了幾下，道：「那麼，你快告訴我，那手提箱的密碼是甚麼？」

「告訴你？」馮萬縱聲笑了起來，「沒有那麼輕易吧？」

「難道你眞的不怕死？」

「別把我當作三歲小孩子好不好？你們千辛萬苦，爲的是甚麼？不過是爲了那箱子裏的一顆鑽石，如果你們那麼有把握的話，早該把我殺了，何必讓我繼續活下去呢？哈哈……」

郝虎給他氣得呆了。一怒之下，就要揮刀向他直刺！

說時遲那時快，一隻玉手驀地搶了過來，緊緊扣住郝虎的手腕！

她並非別人，正是狄麗。

狄麗含笑盈盈，自郝虎的手上，取下了那一把利刀，柔聲說道：「你去休息一下，讓我來陪陪他吧！」

郝虎「哼」一聲，走開了。

狄麗斜睨了馮萬一眼，道：「想眞不到，你比我想像中更可愛。」

馮萬雙手仍被蔴繩綁在一起。狄麗突然揮動了那把利刀一下，「卡察」一聲，繩子斷爲數段，馮萬雖然獲得了自由，也暗地揑了一把汗。因爲狄麗手上的八寸利刀，鋒利無比，那麼隨手一揮，祗要稍有偏差，就會皮破血流。

但是，狄麗的手法却乾凈俐落，恰到好處。

馮萬嚥下了一口涎沫，狄麗却是一陣陣嬌笑。此時她上身祗穿了一件單薄的白色襯衣，領上幾粒鈕打開着，隱約還可以看見胸前未加設防，笑起來搖曳生姿，顯得極其性感。

馮萬本來就已經口乾舌燥，這時他更加希望可以喝到一點水。

狄麗一陣吃吃嬌笑之後，說道：「你這人也眞傻得可愛，人生世上，不過是爲求財和享受而已，你又何必如此固執？」

馮萬一直瞪住她，既說不出話來，也沒有半點表示。

狄麗忽然把刀子抛開了，整個兒倚了過去。咿唔說道：「你怎麼啦？看你目灼灼似賊的，是不是想吃了我。」

用鼻子說話的聲音，往往是最能令人迷惑的，馮萬突然把她擁入懷中，狂吻起來。

這是一間鋪滿了乾稻草的泥磚屋，就像農村裏的柴房一樣。

狄麗被他吻得渾身發軟，倒在草堆裏。馮萬並不因此而終止他的瘋狂動作，兩個人摟作一團，在地上打滾。

突然間，馮萬出其不意，一手將狄麗扔在草堆上面的利刀抓起，一手揪住狄麗的衣襟，沉聲喝道：「快點站起來！」

「怎麼啦？」狄麗毫不緊張，含笑坐直了身子，「你這人眞的是——一點也不解温柔。」

「賊婆娘，乖乖的帶我離開這裏，否則我就一刀殺了你！」

「你要離開這裏？」

「是的！」

「哈哈！」狄麗待笑聲終止之後，又說道：「這是一個孤島，可愛的傻瓜，你沒有我們的幫助，怎麼可以離去呢！」

馮萬把刀子迫近狄麗的下頷，狠狠地說：「那麼，你就陪着我離開這裏好了。」

「好吧！」狄麗嘆了一口氣，「也許你在這兒悶得太久，悶得頭腦也昏昏沉沉了。」

馮萬突然又將她的手臂彎向背後，刀子反壓在她的頸項之上，然後把她推出門外！

門外樹影婆娑，綠蔭處處，郝虎在不遠處的一棵大樹底下，正玩弄着一支手槍。當他發覺馮萬押着狄麗由裏面出來時，毫不感到驚奇，反而笑道：「果然是個硬漢子，威迫利誘，完全無動於中。」

「少說廢話！」馮萬威風十足地說，「祗要你一動，我就首先殺了她！」

「傻瓜，你以爲這樣就可以離開這裏嗎？」郝虎說道，「不妨坦白對你說，祗有一個方法可以讓你離去，就是有人把一條戰艦開到近海面，然後派一隊海軍陸戰隊登陸這個孤島。但是，可惜沒有人知道你會困在這小島之上。」

馮萬又把刀尖壓向狄麗的頸項間，厲聲道：「把你的手槍扔過來！」

郝虎怔了一怔，終於也說道：「好吧！你想怎樣就怎樣。」

說着，也將手槍扔了過去。

豈料就在馮萬彎腰拾槍的刹那間，狄麗突然向他反擊，玉手反扣住他的手腕，運勁一扭，身體微彎借力，腿向前伸，只見一條身形自狄麗的頂上翻騰而過，跌出數尺以外！

馮萬實在想不到狄麗這妖冶的女人，也有這一股蠻勁，給她摔得隱隱作痛，手中的利刀也跌離丈外。

郝虎在那邊拍手叫好不已。狄麗把手槍提在手中，輕輕一掠秀髮，叉腰作態，說道：「怎麼啦？還要不要試一試本姑娘的槍法？」

話未完，驀地「砰」然一聲槍响，一顆子彈在馮萬的耳朶旁邊掠過。

馮萬耳鼓裏「嗡」的一聲，耳朶一陣刺痛，他身不由主地伸手一摸，濕濡濡的，攤掌一看，滿是鮮血，手掌紅了一大塊。

馮萬一見血，差點兒就昏了過去。

狄麗吃吃大笑聲中，子彈又一連串的响了起來。一顆子彈射向左邊，泥土飛揚，馮萬立即閃向右，但另一顆子彈又射向右邊那棵大樹的樹身上，開了一個大洞。

他左右閃避一陣，直至槍聲停止下來，他已經嚇得魂不附體。

狄麗有如西部片所見的牛仔神槍手一樣，一枝手槍在玉指上轉了幾回，往腰間一挿，眞的是神氣十足，不可一世。

馮萬驚魂甫定，又聽到郝虎笑道：「現在你總應該相信了吧？如果附近有人，剛才的一連串槍聲，將會怎麼樣？」

是的，馮萬是眞的相信了他們的說話，這裏是一個無人居住的荒島！要是有人的話，那些槍聲一定會招惹人家的注意而報警。

馮萬的耳朶仍在流血！

他看見那些鮮紅色的血，意志就開始動搖起來。是的，性命要緊啊！祗要有命，自然就有機會再去賺取更多的金錢。

但是，他回頭一想：不！如果他們達到了目的，還要他這個「廢物」幹嗎？一定是把他一槍了結，以免留下後患。

因此，馮萬又在進退兩難中。

郝虎又一步步的迫了過來，狠狠地說：「如果你還珍惜你自己的生命的話，你也該改變主意了。我是個頂天立地的大丈夫，說過算數，我只要那顆『吉祥之星』，只要你把手提箱弄開，我決不會殺你的。」

馮萬摸着他受傷的耳朶，說道：「我無論如何也不會笨到這個程度的，這裏既然是一個無人居住的荒島，即使我死了，又有誰知道？」

郝虎又咆哮如雷，舉起了他那支手槍。但是，給狄麗推過一旁！

狄麗走到馮萬的身邊，說道：「你怕我們殺你，你可以自己想個條件出來，只要是我們雙方都可以接受的。」

「好吧！」馮萬又說：「請你先替我止了血再說吧！」

狄麗對一名船家打扮的男子說道：「到船上去取一些止血藥來。」

那男子其實是郝虎的手下，他應聲下去了。

狄麗又說：「其實，那名爲『吉祥之星』的鑽石，亦未必就如傳說中那麼如意吉祥，起碼據我所知，由於『吉祥之星』的牽涉，直接間接已經死了兩個人，如果你有什麼不測，將是第三個犧牲者，那又何必？」

「什麼？死了兩個人？」馮萬反問道：「他們是誰？」

「一個是龐天仲的兒子——」狄麗說道。

但是，她還未說完，郝虎就企圖制止她。可是狄麗還是繼續說下去道：「怕什麼他知道？反正我們得手之後，也不可能回到香市去的，而且，龐十五的屍體，遲早也總會給人發現。」

馮萬只怕遭他們毒手的可能是他兄弟，所以又問：「還有誰死了？」

狄麗道：「還有一個，是你不認識的，不說也罷！」

聽說是不認識的，馮萬才鬆了一口氣。

狄麗又往下說道：「龐十五因爲担心那人洩露他的秘密，所以利用完人家之後，把對方殺了。結果，我們也在利用他之後，把他殺了。這叫做什麼你知道嗎？報應！」

「我完全不明白你說什麼。」

「你要明白也不難，小心聽我說吧！」狄麗在馮萬的四周，來回踱着方步說：「首先是我看中了龐十五那沒出息的富家子，於是向他入手，希望可以套取一些關于『吉祥之星』的情報，豈料他竟然又去依靠一名小偷老鼠明。」

「老鼠明？就是你剛才所說的第二名死者麼？」馮萬挿嘴問道。

「是的，正是他。」狄麗又說下去：「不知怎的，老鼠明竟向他提供了假情報。」

「什麼假情報？」

「你們明明是乘搭宇宙航空公司九一三號班機，由東京飛香市的；但是，老鼠明却說，他查得你們是乘搭九一四號班機，於下午三時抵達香市。幸而那一晚，龐天仲不知怎的，把這種秘密說給龐十五知道，十五知道老鼠明欺騙他，一怒之下，不但不付給老鼠明一千元酬金，還把他殺了。」

「這眞是一個殘酷的世界。」馮萬長長的嘆一口氣，又問：「那麼，你們爲什麼又要把龐十五也殺死了？」

「是他自己不好。本來他提供如此有用的情報給我們，我們答應得手之後，分一份給他的，可是，他竟然不知自量，跟郝虎爲了我而爭吵起來，結果——」

郝虎又在那邊叫過來：「好了好了，別再說了好不好？他媽的！現在要談的，決不是這些婆婆媽媽的事。」

狄麗果然是不敢再說下去，但是，不必再說，馮萬也可以想像得到了，結果當然就是郝虎把龐十五殺死，然後他們利用假護照到東京去。

這時候，到機動漁船上去取藥箱的人，也回來了。狄麗親自替馮萬敷治傷口。

馮萬雖然憎恨眼前這個妖妖冶冶的壞女人，但，無可否認，她的確不愧是男人眼中的尤物。也難怪龐十五給她迷得神魂顚倒，結果出賣了自己的朋友，也出賣了親生的父親，到頭來還斷送了自己的性命。

馮萬在胡思亂想中，狄麗已經用紅藥水膠布等物，爲他敷治好了耳朵的傷口。

「謝謝你！」馮萬只是循例說了一句。事實上這傷口是她開槍造成的，還有什麼好謝？

狄麗問道：「你的辦法想好了沒有？」

馮萬說道：「還沒有。不過，可否讓我先看一看那手提箱？」

「當然可以。但是我得警告你，千萬不要用詭計。」

「放心好了，我的性命還在你們手上呢！」

狄麗一笑，扭着屁股，走進樹林裏去了。馮萬在後面跟隨着她；郝虎和他的手下，則步步爲營的監視着他。

狄麗到了一處樹下，撥開那些樹葉，那個有鐵鍊附在箱旁的手提箱露了出來！

狄麗說道：「我們怕生危險，所以把它放置在這樹脚之下。」

馮萬乘機說道：「是的，處理不當，隨時也會引起爆炸。」

「你這設計，妙是妙了，笨也實在够笨。」

「也許是的，但我總覺得讓『吉祥之星』毀了，也總好過益壞人。」

「你可以高抬貴手，讓我們開開眼界麼？」

「好吧！」馮萬忽然走到那手提箱的旁邊，然後蹲了下來。

狄麗以爲他忽然改變了主意，立即爲之緊張起來。

郝虎在那邊看見了這情形，也大感興趣，匆匆忙忙的走了過來。

馮萬把手提箱扶好，小心翼翼地，把左右兩個號碼鎖旋動，「拍」的一聲，兩個開關，往旁彈開，郝虎和狄麗，還有圍繞在那裏的郝虎手下們，都爲之驚喜莫明！

驚的是馮萬不知葫蘆裏又賣一些什麼藥，只怕他施詭計，令到這手提箱發生爆炸；喜的固然是以爲他改變初衷。

就在這時候，馮萬突然停止了一切動作，說道：「你們爲什麼要相信我的說話？」

郝虎道：「坦白告訴你，我從來未見過這樣的一個手提箱，所以我才會相信它是特製的。」

馮萬又問道：「你有沒有把這左右兩旁的號碼鎖旋動過了？」

「沒有。」

「那就是說，你們未見過這內層的設備，對了吧？」

「是的。」

「現在我就要讓你們見識一下。」馮萬說着，就要伸手將箱蓋揭開。

所有在場的人都爲之緊張起來，沒有人知道馮萬會不會在這環境底下，存心要同歸於盡！

幸而只是一刹那間的事，馮萬很快已經把手提箱的箱蓋揭開了。所有視綫都集中到箱子裏去。但是，出現在他們眼前的，不是什麼「吉祥之星」，亦未見任何鑽石。

那個手提箱打開蓋之後，竟然有如一副新型的打字機；不！說得更貼切點，應該像一副新型的電子計算機。那些按鍵之上，都有着不同的顏色，也有數目字和一些符號刻在上面。

狄麗不由自主地問：「這是什麼？」

「是控制開關，只要弄錯了任何一個按鍵，箱子便會發生猛烈爆炸。」馮萬說道。

狄麗又問：「然則，那顆『吉祥之星』到底收藏在什麼地方？」

「就在這裏面，只要步驟不亂，方法不錯，一按機掣，它就會跳出來；否則，它會被炸的無影無踪，你們毫無所獲。」

「那麼，請你把它開啓開來！現在應該是時候了。」

「但是，我的生命有什麼保障？」

「郝虎在湖海中混跡了不少時日，朋友們都知道他是個守信義的人。」狄麗又說：「他可以用船送你返回香市去。」

郝虎在旁也挿嘴道：「是的，我們無怨無仇，我爲什麼要殺你呢？」

「你們眞的不殺我？」馮萬半信半疑。

郝虎又瞪了他一眼，說道：「難道還要簽合同不成？」

「不！我還是放心不下。」馮萬說道：「除非，你把我先送到安全地點，然後讓我替你們將它打開，我要保証自己平安無事。否則，我不會把它打開。」

「嘿！你這傢伙眞的是豈有此理！」郝虎簡直給他氣得直跳起來。

但是，狄麗又說道：「別這樣，讓我再勸勸他吧！」

馮萬說道：「你休想再向我灌迷湯，要殺就殺好了，反正我也是死的。」

「只要你不難爲我們的人，他們保証可以送你返回香市。」

「拿什麼保証？」

「你說吧！」

「我想出來的辦法就是：你們與我一齊乘船返回香市去。抵達目的地後，你們有槍在手，形勢還是佔先一籌的；屆時我登岸，你們留在船上，我把密碼一一告訴你們，讓你們依法打開這個手提箱，我則安全逃上岸去，你們亦可以駕駛機動船隻逃走了！」

「好傢伙！」郝虎忍不住又挿嘴道。「你想我們坐牢而已。萬一你在岸上大叫警察救命！我們還如何可以逃得了？」

「可是，你們有槍在手啊！」馮萬又說：「只要我出賣你們，你們就可以開槍殺死我。但是，槍聲一響！街上的警察還是可以聽到的，所以，只要我不違背諾言，你們還是不要開槍！」

「好吧！」狄麗終於說道：「既然你一定堅持要這樣，我們也沒有辦法，只好答應你。」

「不！」郝虎叫了起來：「我們那裏還有時間？警方的直升機隊伍剛才不是出現過了嗎？相信他們不久之後，就可能搜到這裏來。」

「這是沒有辦法的！」狄麗聳聳肩，透了一口大氣，「萬一警方眞的來了，我們頂多與他同歸於盡。」

回頭她又對馮萬說道：「其實，物質與生命比較，還是生命重要。鑽石之所値錢，除了它是稀有的鑽石之外，還是人們因爲太喜愛它，所以它的身價越來越高。同樣的理由，當然我們厭惡你的時候，你還有那麼値錢嗎？當然不，所以，我希望你別令到我們厭惡你，否則你就沒有價値。」

「也許你說對了。」馮萬說道：「正是由于這樣，所以我還有生存價值，否則，只怕在航機之上，你們已經殺了我。」

郝虎暴跳如雷地說：「你以爲我們是耶穌？怎麼還有時間跟他講道理？」

狄麗道：「讓他再考慮一些時間吧！我們那邊去走走！」

說着，她彎下腰去，把箱子的蓋關上了，又對馮萬說道：「你不該再鬧蹩扭，要不是我在着，只怕你再也不可能活下去！仔細再考慮一下吧！我們要的只是『吉祥之星』，所以才會對你如此坦白。你儘管放心好了，我們不會殺你的。」

馮萬還是十分堅決地說道：「不必怎麼樣考慮了，我不是個傻瓜——雖然你們一直把我當作傻瓜，我絕對明白我自己的處境。所以，我才堅持自己的辦法。事實上，也只有那樣子，我才有一綫生機了！」

狄麗沒有再說什麼，挽住那手提箱，走開了。她的另一隻手，則挽住了郝虎的手臂，直走向海灘那一邊！

郝虎說道：「這僵局不能維持多久的！我眞的沒有這一種耐性！」

狄麗道：「別老是發脾氣，好不好？」

「你似乎完全不知道我們的處境。」

「我怎麼不明白，只是他太硬了，我們可不能以硬碰硬，否則更僵！」

「你也以色迷惑過他，但他仍然如此頑固，可見這個人不可理會。」

「也沒有辦法的。」狄麗說道：「我忽然想到了一個主意。」

「什麼主意？」

「我們不妨請個朋友回來帮手。」

「他是誰？」

「催眠師。」狄麗說：「我以爲這辦法，可以值得一試，我們要他不由自主地說出了箱子的秘密來的。」

「但是，這個時候，警方可能正在通緝我們，我們又怎可以回香市去呢？」

「可以派你的手下去。」

郝虎道：「他是你的朋友麼？」

「是的，我可以寫一封信，令你的手下帶去見他，他會來的。」

「好吧，在沒有辦法中，也只好一試。」

「那麼，趁天未黑，我們到船上去吧！」

郝虎與狄麗併肩登上一艘機動漁船，寫了一封簡短的信，交給郝虎的一個親信手下，叫他按址送去，然後把那催眠師帶回來。

郝虎的手下領命去了。

郝虎忽然又說道：「你的那位朋友，可靠得住麼？」

「別船頭驚鬼，船尾驚賊吧！」狄麗說道：「馮萬的担心是十分正常的，如果他說了出來，隨時可能被你殺死，所以他必須拖延下去。這種情形，我以爲動用催眠術之外，也沒有什麼方法。」

二人走出甲板之上，郝虎的手下已乘另一艘較小的機動機帆出發回香市去了。

天色漸漸黑起來，船上的厨師亦已經弄了膳食，於是郝虎便派人登岸，把樹林中的手下和馮萬等人，叫了回來。

可是，當郝虎的手下去後不久，突然慌慌張張的，由樹林中飛奔到海邊來，揚聲叫道：「不好了，他逃脫啦！阿九死了！」

郝虎和狄麗同時吃了一驚，其他的手下，也要跟郝虎離船登岸。但是郝虎叫他們留守在船上，以免被馮萬有機可乘，偷船逃走！

郝虎只帶了狄麗，和一部份手下，持槍登岸去了！

各人衝進了樹林之內，果然看見郝虎的一名手下阿九，已經倒斃在血泊之中。

阿九的頭部受到石塊的襲擊，手槍失掉了，身旁一塊石頭仍有血漬。

郝虎這一驚非同小可，他埋怨道：「我們這一回後患無窮，早知如此，我就殺了他！」

狄麗道：「照計他沒有船，是逃不出這島上範圍的，大家分頭找找吧！」

可是，天色已經越來越黑，樹林的光綫更加暗淡得很，如何去找人？加上對方有槍在手，郝虎認爲這是一件十分頭痛的事。

他仔細想了一會，終於放棄搜索，決定採取了「守株待兎」的辦法，回到船上去。這是一個孤島，如果馮萬要離開這裏，必須要有船，但這附近的水域，是不會有船到的。有的也是郝虎手下的幾艘機動帆船而已。

各人回到船上，郝虎一邊吩咐手下小心戒備，一邊又令各人分批晚餐。

天黑了，海灘上一片沉寂，樹林傳出一陣陣虫聲，顯得有點不尋常。

月色暗淡得很，加上烏雲掩蓋，有時會變得黑暗一片，什麼也看不見。有時憑住迷濛月色，可以看見海灘上的白沙，隱然反映出一些微弱的光。

狄麗始終沒有離開過那手提箱，如影隨形的，去到那裏就帶到那裏。

郝虎越想越氣，馮萬的倔强，令到他大感意外；這手提箱的設計，更是少見。要不是他絕對相信裏面隱藏了爆炸器，他眞想一槍把它轟毀。

但是，他是個慣匪，見識豐富，明知使到這箱子爆炸雖然易如反掌，但到頭來會一無所得！

船上的槍手們，都面對住海灘這一邊，以防馮萬突然向他們偷襲。

郝虎嘆着氣，狄麗跑過去安慰他，說道：「眞

對不起，要不是爲了我，你就不會這樣！」

郝虎搖頭嘆息道：「眞是人算不如天算。」

狄麗說：「是的，要是順利的話，我們已經在外國了。起碼也在外國的途中。」

郝虎忽然担心起來，他說：「你猜他會不會游泳離開這個小島？」

「我想不可能的。附近就只有這麼一個島，雖然位處公海，但却是接近C國領土，香市的軍警不會理到這邊來，自然就沒有巡邏艇經過了。萬一他自以爲是，一定會溺斃海中。」

「天亮之後，可能有直升機隊再來搜索，那時就有危險！」

「但是，我們不妨在天剛亮的時候，登岸去搜索。必要時，只好殺了他！」

郝虎道：「那麼，這箱子呢？」

「如果萬一他死了，我們只好把它帶到外國去，請專家研究如何開啓。」

「通常這一類古怪的設計，只有指定密碼才可以控制開關，弄錯了就麻煩。因此，我們只可以將他生擒活捉，却不能殺害他！」

話猶未完，甲板外面突然傳來了一聲槍响，嚇得艙內的郝虎和狄麗都吃了一驚！

郝虎持槍衝了出去，問道：「什麼事？」

一名槍手伏在船舷旁邊，說道：「海灘上出現了一個黑影，我想一定是他！」

郝虎往海灘上張望，却不見有什麼。

槍手又對郝虎說道：「好不好讓我們上去搜索一下？」

郝虎道：「不！他可能利用調虎離山之計。沒有船，他就不能離開這島上，所以我們不能讓他奪船，還是守穩這裏吧！」

突然之間，火光一冒，「砰」然一聲，樹林中飛出一顆子彈，射向船上來，緊接着是「喲」地一聲慘叫，最接近岸邊的一條船上有一名水手中槍倒地！

於是，各船發出了一連串的槍聲，集中射擊岸上的那叢樹林。

但是，樹林中僅僅就只射出了那麼一顆子彈，就一直沉寂下去！

狄麗挽住那個特殊的手提箱，伏在艙門旁邊，探出半邊頭來，問道：「他會不會中槍死了？」

「照道理他已經暴露了目標，這許多子彈射過去，他可能眞的會中槍斃命，如此一來，我們就麻煩了。」郝虎說。

可是就在這刹那間，一條黑影在樹林中竄動，由一棵大樹背後，竄向另一棵大樹那邊！各船的槍手們，又是一陣密集射擊，但這一次，郝虎忍不住高聲喝住各人！

槍手們停止了發射，船上和岸上又是一片死寂了！

郝虎朗聲說道：「馮萬，你把手槍抛出沙灘來吧！我們饒了你！」

可是，岸上沒有任何反應。

狄麗說道：「這一次，他可能中了亂槍，死了吧！」

「未必，那些大樹樹身十分堅固，只要躲在後面，子彈也穿不過去的。」郝虎道。

狄麗忽然又問：「那支槍有多少顆子彈？」

「總共六顆！」

「那麼，現在應該還有多少顆？」

「剛才我們聽到的第一响槍聲，十分响亮，是誰發射的？」

船舷上的槍手說：「是我。我看見海灘上出現了一個黑影，所以放了一槍！」

郝虎說道：「那麼，馮萬前後只消耗了一顆子彈；換句話說，他的手槍還有五顆子彈。」

狄麗說道：「可以用消耗戰，只要他發射那五顆子彈，便會無法施其技了。」

「是的，這倒也是個好辦法。」郝虎又對他身旁附近的一名槍手說：「你跳下海灘去，引他開槍射擊你。海灘上有許多岩石，可以讓你藏身。」

那槍手答應了一聲，便沿船舷，竄到船旁去！

豈料就在那名槍手一躍而下之際，驀地响起了一槍，「砰」然一聲，緊接着是一聲慘叫，那槍手還未跳到岸上，已經「撲通」一聲，掉到海水裏去！

「果然是好槍法！」郝虎不由自主地，冲口而出的讚嘆着。

狄麗喃喃地說：「還有四顆！」

「讓我去！」一名伏在船舷的槍手，話未說完，已經「撲通」一聲，掉入水中去！

「砰」的又是一聲槍响！一顆子彈射進船舷的木板裏去！但是沒有命中那槍手，槍手在水中叫了上來：「大家掩護我，讓我去捉他！」

豈料話未說完，又是「砰」然一聲，樹林中飛出的一顆子彈，打得水面上的那名槍手，頭顱開了花！

那槍手「哼」也不哼一聲，便死了，鮮血染紅了附近的海水。

狄麗屈指一算，說道：「還有兩顆子彈。」

郝虎也屈指算了一算，說道：「我們又多死了兩個人！」

他的一名槍手又要衝出，立即給郝虎喝住：「不准動！」

那槍手只好伏了下去。

郝虎說道：「我們不能再去冒險，這傢伙的槍法好準啊！」

狄麗說道：「只怕天亮之後，有直升機到這裏來，我們就會功虧一簣！」

「讓我想想辦法。」郝虎說道，「到了這個地步，我們只可智取。」

一名槍手，突然脫下了外衣，說道：「我有辦法。」

郝虎已經想到他所說的「辦法」了。果然，那槍手大喝一聲：「我來也！」

叫聲震天之中，外衣脫手飛去，直撲向海灘那邊！

「砰」的又是一聲槍响！一顆子彈擊中飛舞中的外衣，冒出了一陣烟。

狄麗脫口呼叫：「他果然中計了。」

郝虎道：「現在，他的手上就只得有一顆子彈了。」

狄麗道：「只要他射完了最後一顆子彈，我們就可以衝過去活捉他！」

一名槍手竟然又依樣葫蘆，把他的外衣扔了過去。

可是，這一次並未有槍聲傳來。

郝虎說道：「他不會上當了，我們還是分頭包圍他；通知那邊的兄弟們，聽到我的槍聲，便一齊衝上岸去，要把他活捉！」

一名槍手蛇行至船首，傳話到另一隻船上。

狄麗說道：「郝虎，你不要離開我。」

郝虎安慰她說：「你放心好了，這一次他一定逃不了，我也一定不會放過他！」

說完，鳴槍一响為號，各船的槍手們紛紛躍下，直撲海灘！

但是，奇怪得很，馮萬並沒有開槍！

郝虎的手下們，紛紛衝進樹林之內，到處掃射，奇怪的是：始終找不到馮萬的踪跡。

各人分批搜索，船上的郝虎已經聽到消息，知道他的手下找不到馮萬，立卽偕同狄麗由船上落到海灘，走進樹林中來一看究竟。

「他一定躲在附近！」郝虎說道，「那幾顆子彈都是發自這裏的。」

就在這時候，上面的樹葉沙沙作响，所有的手電筒立卽集中掃射上去！

但是，樹上枝葉茂盛，什麼也看不見。

郝虎靈機一觸，朗聲說道：「馮萬，我看見你了！你不要再躲在那裏，快下來，否則我會下令我的手下亂槍將你殺死！」

其實他什麼也看不見，只是憑推測，知道馮萬一定就躲在樹上。可是，樹上又變得鴉雀無聲。

郝虎心中有數，對他前後左右的手下們說：「我知道他只有一顆子彈，他逃不了的，你們將這裏包圍起來，等他下來吧！」

郝虎的手下依命行事，在附近展開了袋形的包圍網，就只留下海灘那一方面沒有人把守。但是，海灘那邊，盡在射程之內，馮萬卽使要逃，也決不會選擇逃往海中；因為所有的機動帆船之內，均有人駐守。

各人就這樣等候下去。

由於馮萬還有一顆子彈，所以槍手們難免都有戒心；因為沒有人知道那最後一顆子彈將會射進誰的腦袋裏去。

馮萬的百發百中槍法，卽使在黑夜裏，也是有目共睹的事。那些槍手們的屍體還沒有人去收拾。現在槍手們隱約看見了，實在還有點心寒。既然馮萬的鎗法如此準確，他在最後關頭裏，自然不會浪費那最後一顆鎗彈的。除非他就存心不再殺人，否則，這一顆子彈必定射向倒霉者的頭部。因為，那才是致命的地方。

各人在戰戰兢兢的戒備着。

樹葉又在沙沙作响，手電筒紛紛照射過去。

「馮萬，出來吧！我們有話好說！」郝虎伏在一塊岩石的背後，叫了過去。

狄麗也尖聲說道：「是的，你無論如何也逃不了，何必捉迷藏？」

郝虎又說：「你已經殺死我三個手下，但我不會殺你的，我只想發財，你出來吧！我保證可以令你安全返抵香市。」

樹林裏沒有聲音。

狄麗又說道：「你再不出來，我們全部撤離這裏時，你就會變成世紀末的魯賓遜。這兒附近的海面，可能永遠也沒有一艘船經過！」

狄麗這一句話似乎收效了。樹林上面的樹葉，又在沙沙地作响。

郝虎故意高聲對他的手下們說道：「任何人也不准再放鎗！」

狄麗朗聲說：「馮萬，先把手鎗扔到沙灘上去，再緩緩地走出來！」

一下步履着地聲，顯然是有人在樹林內一躍而下。

包圍着樹林的鎗手們，都摒息着氣，注視着樹林裏面。

果然見有一個人影，在樹林裏面蠕蠕而動。那當然就是馮萬。

馮萬拖住沉重的步伐，一步一步的，慢慢走了

出來。

但是，他並沒有把手鎗扔掉。

鎗手們由於馮萬仍然具有極大威脅性，所以都不敢露面。

郝虎用一支强光手電筒照射過去，發覺馮萬雙目無神，搖搖欲墮，這才想起他還沒有吃過一點東西，甚至水也未喝過一滴。

這個荒島環海，島上沒有淡水，也沒有什麼可以充飢的。也難怪馮萬餓得雙足發軟。再行兩步，便頹然倒下。

各鎗手見狀，一湧而上。

但是，當各人正待再迫近一步時，却看見馮萬手中的那支鎗，並未棄掉，反而對準了他自己的腦門，却緊扣機掣。

「你們都不要走過來……」馮萬有氣無力地叫了出來。

郝虎見狀大驚，連忙喝退各人。

狄麗也急急說道：「馮萬，不要這樣，有話可以慢慢說啊！」

馮萬半臥地上，苦笑道：「到了這時候，叫我還有什麼好說？」

狄麗說道：「不但是為了我們，也是為了你的兄弟們，你怎可以就此死去？」

「我的兄弟們？」馮萬怔了一怔！

郝虎在這一刹那間，也覺得狄麗的確聰明得很。算是給她提醒了，郝虎也說道：「對了，你的兄弟們會懷疑你是畏罪自殺！」

馮萬又是一怔：「畏罪自殺？」

「當然。」郝虎說道，「你也可以想像得到的，在這種情形底下，警方有可能懷疑你跟我們串同合謀。如果你這樣自殺死去，你的兄弟們也相信這種推測，你豈非死得莫名其妙？」

馮萬呆了一呆，突然呵呵大笑起來。當然，他笑得也實在勉强，在疲態畢呈中，笑聲終於也停止下來。他說道：「你們眞會哄人，也富於想像力。好吧！把食物和水給我！」

郝虎說道：「你先扔掉手鎗！」

「怎麼？你怕！」馮萬有氣無力地說。

「不！只是怕你失手！」郝虎道。

馮萬想了想終於把手鎗扔過一旁。

狄麗吩咐一名鎗手去船上取來一些食物和開水。但是，却給郝虎喝住了：「慢着！先讓我跟他說個清楚。」

馮萬說道：「沒有什麼好說的了，我吃飯之後，就給你打開那個手提箱。」

郝虎笑道：「你似乎沒有半點誠意。」

「你要我怎麼樣？」馮萬說道，「只要你把我送回香市，我這回認輸就是！」

「不！你不似那種人，我懷疑你吃飽了之後，就會强硬起來。」郝虎頓一頓，又說道：「所以，我希望你先開了這手提箱，然後，你可以吃到一頓十分可口的晚飯。然後，我會送你一艘小型機帆，先送你一程，讓你回香市去。」

馮萬默然無語，在沉思中。

郝虎又說：「我不會騙你的，『吉祥之星』已經害了好幾條人命，我不希望再見到有人死去。請你相信我吧！」

馮萬終於點點頭，說道：「好吧！把那手提箱拿過來！」

他伸出了震騰騰的手。狄麗把手中的那一個手提箱，遞了過去！

馮萬的手，一直在發抖。他張開口，在呼吸。

郝虎担心他這樣子會無法將手提箱打開。於是叫人到船上取些茶水來。

豈料就在這一刹那間，有一名鎗手突然發出了警告：「喂！大家小心！那邊有人呢！」

所有在塲的人，都有如聽到了一顆炸彈的爆炸聲一樣，無不為之緊張起來！

鎗手們紛紛戒備。所有的人的視線，都跟隨着發出警告聲的鎗手所注視的方向望過去！但是，那山崗之上，看不見有人。

郝虎責備着說：「他媽的！你見鬼嗎？這是一個荒島，那裏會有人？」

「不！我是眞的見到有人啊！」那鎗手一口肯定說，「那黑影不是老虎就是人，他在那兒向我們這裏偷窺。」

「老虎？」所有的鎗手們，都不由自主地，為之吃了一驚！

馮萬却聲嘶力竭地說：「水……請你們快些給我喝些水！」

狄麗叫人去取水。郝虎却派人跑過去小山崗那邊去查看。

三名荷鎗實彈的鎗手們，跑到小山崗上去，看不見有人。但是，站在那處山崗之上，居高臨下，却發現了一艘快艇，就停泊在山後的海邊附近。

鐵拐俠盜　盜亦有道

那艘快艇正是「鐵柺俠盜」呂偉良師徒二人所乘坐的。

他們偕同金水與「多利」等，乘快艇在附近海面搜索。憑金水航海經驗和呂偉良的仔細分析，他們認為航機既然曾在隣近海面低飛掠過，事前當然

有船艇在海上接應。

金水知道這一帶過去是海盜出沒的地區。由於隣近海面，大小島嶼頗多，海底又有礁石，所以，較大噸位的洋船，都不會取道這裏；甚至捕漁的人家，亦較少在附近出現。

金水既然對呂偉良說出這一連串關鍵，呂偉良和阿生也認爲郝虎與狄麗等人，可能隱藏在這些大小島嶼其中之一個。只是不知道是那一個罷了。於是，他們在那一帶海面搜索了大半晚，結果還是一無所獲。

由於視線的阻隔，當時呂偉良他們在海面上，甚至沒有看見郝虎那一隊機動船隊。

師徒二人和金水都有點灰心，認爲這樣找下去，可能找到天亮還是一無所獲。所以，金水提議在附近海面拋錨，一切待天亮後再說。

當時呂偉良和阿生都沒有意見。

豈料就在這時候，突然聽到了一陣鎗聲卜卜，自那邊一個荒島上傳來。時在黑夜，隱約還可以看見火光！

師徒二人大感驚奇，於是叫金水把快艇開到附近一處海灘停泊下來，然後登岸查看，這才發現了他們要找尋的人，原來就在山崗下面的海灘之上；而剛才那鎗手無意中瞥見的偷窺者，亦並非別人，正是阿生。

由於對方有鎗，所以呂偉良叫阿生不要跟他們正面衝突，匆匆在附近躲了起來。

那三名鎗手，忽然有二人奔下山後的海灘，另一人則向郝虎朗聲報告。

阿生躲在隱蔽處，焦急地說：「讓我先收拾他們，否則他們會跑到快艇上去的。」

呂偉良一手拖住他，低聲說道：「不！這正是一個好機會！」

話未完，但見郝虎已經率衆奔上了山崗上面來了。

狄麗挽住那個手提箱，也想跟上去，但是，郝虎却叫二名鎗手留下陪伴她和馮萬。

郝虎呆在山崗上，對他身旁的一名手下說道：「這艘快艇，到底是什麼時候來了的？怎麼我們完全未有發覺？」

「是的，也許老早就給人棄在這裏。」那名鎗手不以爲意地說。

這時候，奔到山後海灘下面，登上快艇查看的人，似乎也有了結果。一名鎗手在甲板上揚聲叫了上來：「眞奇怪！艇上鬼影也沒有一個。」

郝虎也感到有點出奇，率衆跑下山崗，到山路的海邊去看個究竟。

呂偉良躲在那邊看見了這情形，認爲時機成熟，心裏暗喜，立刻偕同阿生、金水和「多利」等，繞過斜坡，到南面這邊海灘來。

南面海灘，也就是郝虎船隊，所停泊的海灘。而呂偉良他們的快艇，却在北面。

呂偉良等人繞道到南面海灘附近的樹林內，看見馮萬正在二名鎗手的監視下，喝着一杯開水。狄麗則挽住那個手提箱不放。

呂偉良舉起鐵杖——這一根是可以發射麻醉銀針的鐵枴杖；至於那一根可以帮助他昇空的「飛行枴杖」，他早已經綁在背上，以便萬一有什麼不測時，可以應變。

呂偉良手掣扳動，「卡察」地低聲一响，只見站在馮萬身旁的一名鎗手，伸手想摸向自己的頸項間，但那隻手只伸到一半，人已倒在沙灘之上。

另一名鎗手不知他中了麻醉銀針，只道他疲勞過度，突然昏倒過去，所以走過來想伸手將他扶起，豈料就在這一刹那間，呂偉良鐵枴中的第二枚銀針也射了過去，那鎗手也隨即倒地不起。

狄麗看得呆了，馮萬更加看得莫明其妙。

金水離遠看見，也忍不住低聲喝彩道：「眞是妙不可言！」

船上的鎗手們見狀，問了過來：「狄小姐，他們怎麼啦？」

狄麗實在也不知道這是怎麼一回事，她說：「我也不知道他們怎會一聲不响就倒了下去！」

「會不會是中了山嵐瘴氣？」馮萬猜測地說。

這本來是他最好的逃走機會。馮萬只要執起倒地鎗手的一支手鎗，把狄麗制服，就可以把她手中的手提箱奪回。

呂偉良師徒二人也以爲馮萬必然會這樣做。

但是，馮萬不知道是否餓得頭昏眼花，還是手酸脚軟，竟然輕輕錯過了這麼大好機會。

阿生也忍不住低聲嘴咒着道：「他眞是蠢才一名！」

就在這時候，有一名鎗手自船上落到海灘，走過來一看究竟。他還携了藥箱，打算爲同伴施行急救。可是，他剛蹲了下來，伸手向二名倒地同伴的額上一摸！

「轟隆」一聲，那名鎗手突然也倒向一塊岩石那邊，頭也破了。

狄麗和馮萬都爲之大吃一驚，不由自主地，後退幾步！

其實，那傢伙也不過是中了呂偉良鐵枴中的麻醉銀針，只是倒地時跌歪了，頭部撞向一塊大石，以致發出了「轟隆」一聲。

狄麗不由得驚叫一聲！

馮萬喃喃地說道：「可能是急性傳染病。」

「傳染病？啊！眞嚇人！」狄麗嚇得面青唇白，渾身發抖。

船上的鎗手們都看見了，分別自四艘船上，走下了五六個人。

他們一邊走過來，一邊問道：「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啊？」

狄麗學着馮萬的話，告訴他們：「可能是急性的傳染病。」

「傳染病？」六名鎗手都嚇得止住了脚步。

狄麗又說：「要不是急性傳染病，他們爲什麼一言不發，忽然就倒地不起？」

「快些通知郝大哥。」

那鎗手推了他身旁一個較年輕的男子一下，那男子立刻奔向山崗上，準備到山後去通知郝虎。豈料就在這時候，那傢伙也突然倒下！

在場的人無不嚇得一跳！

沒有人敢走過去扶起他，因爲他們相信這的確是急性傳染病。

但是，他們却不能不設法通知他們的首領——郝虎，於是第二個鎗手，又遠遠離開斜坡上倒下的鎗手，繞道走上山崗。

他只走了一半，又倒了下來。

自然，他們全是中了呂偉良那鐵杖中百發百中的麻醉銀針。只是銀針極幼細，在昏暗的黑夜裏環境底下，當然無法可以看見。但是，呂偉良透過紅外光瞄準器，却可以保證百發百中。

即使是伸手不見五指的環境底下，透過那具紅外光瞄準器，也可以看得見目的物，而且十分容易就瞄得極準。

其他的鎗手們，都給嚇得呆在那裏不動，沒有人敢再去冒險！

由於沒有人開過一响鎗，所以，在山後海邊的郝虎等人，也不知道這兒出了事。

狄麗嚇得花容失色，越想越不對勁，忙回轉頭來；就要奔回船上。可是，她也走不上十步，突然又倒了下來。

四名鎗手和馮萬，根本不知道麻醉銀針的厲害，只道是一種怪病在各人體內發作。正在人人自危之中，又有二人倒下。

現在只有兩名鎗手在那裏發抖，因爲他們根本就不知道是否中了這種急性病毒。更由於馮萬也在極度驚慌之中，因此鎗手們也就更加沒有想到原來有人在暗中與他們作對。

這六名鎗手已經是四艘船上的最後「防軍」，因此他們發覺只得兩個人的時候，也迅速飛奔回船上；但只走了幾步，二枚銀針射出，他們又先後倒在沙灘之上。

現在，沙灘上就只剩下馮萬一個人。在極度驚駭中，他竟然走不動了。再加上肚空腸飢，終於也在沙灘上暈倒過去！

呂偉良師徒二人見狀，迫於無奈，只好衝了出去！

由於他們不知道四艘機帆之上都已經沒有人，所以在戒備中由阿生把馮萬揹了起來。呂偉良、金水與靈犬「多利」，則注意可能來自四艘機帆船上的襲擊。

阿生揹着昏倒了的馮萬，正要奔回樹林中去，呂偉良這時已經發覺四艘船上可能一個人也沒有了，否則他們決不會這麼輕易得手。

因此，呂偉良叫住阿生，道：「阿生，待我們登上機帆船去，看來船上已經沒有人了。」

其實，金水這時候已經想到了這一個步驟，他也正竄上其中一艘機帆船上。

船上果然沒有人，金水自船頭搜到了船尾，又自艙底搜上甲板，連鬼影也沒有一個。

阿生揹着馮萬，上了船，呂偉良則挽住那個手提箱，也正待跟了上去。

豈料就在這時，山崗上人聲洶湧，原來郝虎已經率領着他的手下回來了。

郝虎在迷濛月色下看見斜坡上躺了他的二名鎗手，已經心感不妙。再放眼看下去，也發覺沙灘上橫七竪八的又躺了幾具，更加吃驚非小。

而呂偉良這時正挽住手提箱，步上跳板之際。郝虎雖然離遠看不清楚那是誰，却發覺那人手上提住一根枴杖，另一手上則挽住狄麗那個手提箱，心裏已猜出了幾分。

呂偉良正走在跳板上，郝虎已經離遠發出了警告鎗。「砰」然一聲，沉寂的海灘，又再度揭起了一陣開鎗射擊！

呂偉良本來一步一步的沿住跳板走上那艘機帆船上去，這時却縱身一躍，轉眼間便連人帶箱落入船甲板那裏。

只見一條身形翻滾，人已滾向船舷。

金水由那邊叫了過來：「阿生，快推開甲板，解開鋼纜！」

但是，一連串的鎗聲响起來，子彈紛紛射向這艘機動帆船。

呂偉良發覺他最接近跳板，沿住船舷，爬行過去，將跳板推開了，讓它掉入水中。

金水已經把機器發動，馬達聲在响個不停！

阿生把昏倒的馮萬放下之後，也自船艙內竄了出來！

豈料岸上射來的一顆子彈，擦過了他的身旁，阿生左臂一陣灼痛，冒出了血！

呂偉良看見阿生沿住甲板打滾，還以為他身受重傷，不由得嚇了一跳！

後來他看見阿生執起一把斧頭，將船纜斬斷，這才稍為放下心來。原來阿生只是趁勢滾到那邊去抓那把斧頭。

郝虎的一名手下搶先登上另一艘船，舉槍射擊，就要瞄準發射，阿生情急之下，手一揮，利斧脫手飛出！那傢伙手斷墮槍，跌倒在那艘船上的甲板之上，輾轉呻吟，流了一大灘血！

這時候，阿生已經滾到呂偉良身旁，呂偉良發覺他只是傷了手臂，立刻掏出手帕來，將他的左臂包紮起來。

金水已經把那艘機動帆船開出，郝虎的手下也紛紛奪上其他三艘船上。由於子彈橫飛，呂偉良和阿生都不敢昂然抬起頭來。但是，呂偉良却沿住船舷，爬行至金水附近，揚聲叫道：「把船開到我們的快艇那邊去！」

金水會意，立刻扭舵，拐了一個大彎。

船往北駛去，郝虎已將三艘機帆的馬達開動，啣尾追來！

阿生焦急地叫了起來：「要是我們這一艘是快艇，有得給他瞧了！」

金水彎着腰在掌舵，他已經把馬達開足了，仍無法將距離拉遠，大約保持在百二三碼左右。不知是否心理作用，還覺得越迫越近。

呂偉良靈機一觸，對他們說道：「讓我先回到快艇去，你們見機行事。」

說完他便發動「飛行枴杖」上的儀器，加速上升。

在黑夜的天空之上，郝虎等人看見有人衝天而起，無不嚇得一呆！及至他們懂得開槍射擊時，呂偉良已經越升越高，向前推進，朝住那艘快艇停泊的地方飛去！

金水為了轉移對方的視綫，又改變了方向，將馬力加速。

但是，不知是儀器舊了，還是心理作用，阿生總覺得速度不够快。甚至覺得那艘「機帆」越追越近似的。他心裏為之焦急萬分。

阿生到處亂竄，目的是要找尋一些槍械，或者可以帮助他反擊的武器。但是，由船首搜至船尾，由艙底搜到甲板，也找不到一件武器或槍械。不過，經此一搜，他却發現了這艘機動帆船不能開得更快的原因，原來，甲板上載了十來桶不知什麼的東西。

阿生用力推了一下，覺得很笨重，他有理沒理，拚盡了氣力，紛紛將這十多隻大鐵桶，推入海中去。

果然，整艘機動帆船變得輕飄飄的，速度也相繼加快了。

金水也不能不佩服阿生這小子的腦筋動得快。回頭一看，奇景出現了，十多隻大鐵桶飄浮在海面上，後面三艘緊緊追過來的機動帆船，紛紛撞着了這些有如浮標似的大鐵桶。其中一艘不知是否由於衝力太猛還是什麼，竟然「隆」然一聲，變得火光衝天。

原來那些大鐵桶中所載的，全是燃油，機動帆船衝力太猛，撞出了火來，其中一桶既然炸開了，燃油流滿附近海面。

燃油比水輕，所以浮在海面上燃燒，熱度高漲，引致其他十多桶燃油亦紛紛發生爆炸。頓然之間，變成了一片火海。

三艘機動帆船完全陷於火海之中，郝虎等人均葬身於火海之中，無一倖免。最可憐的，還是狄麗等人，他們雖然不致於像郝虎一樣，在船上被活活燒死，但是，狄麗等人都中了呂偉良鐵杖中射出的麻醉銀針，所以，即使他們待藥力過後甦醒過來，也沒有船隻可供他們離開荒僻的小島。

呂偉良這時已經降落快艇的甲板之上，他發覺艇上的罐頭食物大部份被郝虎的手下搬走。他止担心艇上的儀器被破壞，那邊海面上撞船燃燒爆炸的「隆」然巨響已經傳來。

呂偉良本來要趕緊回到快艇上來，是為了取用一些武器去對付郝虎那三艘船，因為金水所駕駛的機動帆船既無武裝，速度又不可能再快，這樣子一追一逐，吃虧的還是他們。

想不到就當呂偉良剛剛回到快艇上來的時候，危機已經解決了。

呂偉良檢查過艇上的機件，幸而未遭破壞，郝虎的手下只是搬走了一些罐頭食物。至於存放在艙房之內的一些儀器，亦未曾發覺。

呂偉良本來打算把快艇開過去接應阿生和金水的，現在却用不着了。金水正將那艘機動帆船，緩緩地開過來。三人終於又會合在一起了。

阿生道：「怎麼辦呢？如果把這艘帆船留下，狄麗他們就會在醒來之後逃去。」

金水也說：「不如將這唯一未被燒燬的機帆也燒掉它，讓這班傢伙活活餓死在這荒島之上。」

呂偉良却說道：「不！他們大部份都是被人利用的，罪魁只是狄麗一個，所以，我們現在還是再登陸島上，把狄麗帶走了，其他的，就讓他們有一條生路。要是他們知機的，便改過自新，否則就只

有賭他們運氣了。」

阿生和金水再無意見，三人於是重新返回島上，將尚在昏迷中的狄麗抬上快艇，其他中了麻醉銀針的人，尚在夢中。

呂偉良在阿生與金水搬動狄麗登上快艇時，他却把槍手們遺棄在海灘上的槍械紛紛扔入水中去。

三人先後返回快艇之上，這時狄麗和馮萬仍未甦醒過來，他們都被放置在快艇的艙房之內，至於那一個特殊的手提箱，最後也給他們自機動帆船上搬到快艇這邊來。

阿生認為這是他們師徒二人在航機上見過的手提箱，他說道：「這也不見得有什麼特別之處，讓我把他打開看看吧！」

呂偉良道：「千萬不可亂動，這是一個非常特別的構置。」

原來呂偉良已經研究過那個手提箱，他是個開鎖專家，竟也無法把它弄開，再看手提箱的內格，却貼上了一張字條，警告切不可強行撬開，否則後果堪虞。呂偉良當然相信這是眞的，所以才這樣警告阿生。

金水已經將馬達發動，快艇也在加速航行中。至於那艘機動帆船，他們決定留下來，停放在北面的海灘附近，以便那班昏倒的槍手們醒來之後，可以利用。

呂偉良這個人就是這樣，除非對方罪大惡極，非殺不可，否則他就不會做到趕盡殺絕的地步。正因為他凡事均留有餘地，所以湖海中人都說他是個够道義的俠盜，正是盜亦有道。

快艇在向着香市的水域推進。呂偉良走進艙房之內，設法以藥物先將馮萬救醒，至於狄麗，由於麻醉銀針的藥力未過，如果讓她自行甦醒，還要一個時期。呂偉良因為急於要知道手提箱內是否有着那一顆「吉祥之星」在內，所以要讓馮萬儘速甦醒過來。

馮萬好像睡了一覺，懶洋洋的打了一個呵欠，伸了一個懶腰。當他睜開雙眼一看時，不由得又吃了一驚，以為仍在做夢。

他往四下裏打量着，怔怔地問：「這是什麼地方？為什麼我會在這裏？」

「我們是來救你的。」呂偉良說，「我是你大哥馮寶的朋友，你可能不認識我，但我已經知道你就是馮萬先生，大概不會錯吧？」

「然則，閣下是——」

「呂偉良就是在下的名字。」

「我想起了，大哥似乎提過你，你就是闖名江湖的鐵枴俠盜。」馮萬一邊說，一邊注視着躺在他身旁的狄麗，問道：「怎麼她也在這裏？」

「她中了我的麻醉銀針，還有一陣子好睡呢。」呂偉良又把那個手提箱拿了過來，向他說道：「請你自己檢查一下，那顆『吉祥之星』，是否還仍在這裏吧？」

馮萬接過手提箱道：「當然在這裏，除了我一個人之外，沒有人知道裏面的密碼。」

說着，他便將手提箱打開。箱蓋揭開之後，出現眼前的，是一盤有如電子計算機似的按鍵。馮萬正想伸手去按下那些按鍵，阿生這時突然由外面闖進來，馮萬立刻頓住了。

呂偉良告訴他說：「這是我的徒弟阿生，我們的快艇正開往香市的途中，你儘管放心好了。」

馮萬說道：「呂先生，為安全計，我想，還是到了香市之後，再把它打開。」

「照計這裏也一樣安全。快艇上除了你我二人之外，只有我徒弟和一個船家金水。至於狄麗小姐——」呂偉良頓了頓，又看看腕錶，這才說道：「相信到了香市之後，她才可以醒過來。」

馮萬想了想，還是堅持成見說：「我幾乎把性命也拚掉了，才可以出現這奇蹟。呂先生，我並非不相信你，只是為了大局着想。」

呂偉良也覺得站在他的立場來說，這是無可厚非的，所以並沒有勉强他。

阿生到底還是年少氣盛，覺得他故作緊張，未免太不近人情。所以氣憤地瞪了他一眼，便跑到船艙外面去。

馮萬緊緊抱住那個手提箱，現在他才想起自己還沒有吃過一點東西，在島上郝虎限令他開了手提箱才准許他吃進一點食物，狄麗也只讓他喝了一杯開水而已。因此，他要求呂偉良給他一些吃的。

快艇之上本來就準備了很多乾糧，即使給郝虎的手下搬走了不少，還有小部份剩下來。因此，呂偉良就讓他吃了一些只要用開水衝散了便可以進食的簡便麵食。

經過整夜航行，快艇終於在天亮時份，回到了香市水域。

突然間，一隊直升機隊出現在天空之上。數艘水警輪則迎面駛來。

呂偉良和馮萬正在甲板之上，阿生却留在船艙裏，監視着狄麗，她已經甦醒過來，給阿生用繩索細綁住。

呂偉良正懷疑這是香市警方派出的搜索隊伍，忽然又看見一艘水警輪打出燈號，示意快艇停航。

金水問呂偉良：「我們停也不停？」

「當然停，看看他們有什麼事吧！」呂偉良說道。

金水把馬達關上了，讓快艇停下來。

一艘水警輪向他們緩緩靠近，呂偉良這時候才看見夏維探長站在水警輪的甲板之上；他身旁的一個男子並非別人，正是馮萬的大哥馮寶。

馮寶這時也發覺他的兄弟馮萬和呂偉良在一起，雖則他還不知道那顆「吉祥之星」是否仍然存在，但眼見人已平安，心裏也感釋然。

當水警輪靠近快艇時，夏維與馮寶先後跳了過來。呂偉良約略把經過情形告訴夏維，馮氏兄弟也激動地擁抱在一起，好一會說不出話來。

馮寶知道「吉祥之星」還未失去，也不禁讚賞他的兄弟馮萬有這種頭腦和勇氣，既有辦法設計這樣堅固的保險手提箱，更難得的是有這一股大無畏的精神，在威迫利誘之下，仍然能保不失，的確是一件十分難得的事。

夏維探長從呂偉良口中知道了全部過程之後，召人到快艇上來，把艙內的狄麗帶走，然後又利用水警輪上的無綫電通訊系統，通知在上空盤旋的直升機隊；趕赴那無人居住的小島上去，希望能够及時兜截住郝虎的手下。因爲狄麗既然已經醒來，郝虎那班手下也該醒來了，但呂偉良却估計他們已經乘坐那艘留下來的「機帆」離去。

夏維探長在埋怨呂偉良不該留下那一艘機動帆船，爲了追捕那班郝虎的手下；他令金水帶路，把快艇開在前面，水警輪則緊緊追在後面，趕到那小島上去。

這時呂偉良等一干人，都已被夏維邀到水警輪這一邊來。毫無疑問，馮寶現在安心得多了。在警方人員的嚴密監視下；他終於把那個保險手提箱打開！

但是，在衆目睽睽之下，馮氏兄弟看見箱內的情形時，都嚇得呆了，其他人等亦不由得楞住了一陣！

原來箱內那一顆並非「吉祥之星」，而是一顆人造水晶石。雖然也有一點光澤，但絕非鑽石。當然，更不會是名鑽「吉祥之星」！

好一會兒馮萬才喃喃自語道：「這是怎麼一回事？」

是的，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相信除了他之外，其他的人更難明白。

馮寶更加心感不安，他問道：「這保險手提箱可能有問題。」

「不可能的，除了我之外，沒有第二個人知道它的暗碼。」馮萬說道：「如果別人也可以隨便將它打開，郝虎根本就不必難爲我，我也不能再有生還的機會。」

夏維也感到迷惑了，這是難以理解的事，因此，他問道：「那顆巨鑽，不是由你親手放到這裏來的嗎？」

「是的。」馮萬沉思着說：「我親自放進去之後，也親自鎖進了這個保險手提箱裏去。」

呂偉良揷嘴道：「會不會給人用偷龍轉鳳的手法換掉了？」

馮萬答道：「也不可能的，我自始至終，守穩了這個手提箱，連保鏢也不敢輕易相信，所以我才會用鐵鍊將它連貫在一起。」

呂偉良嘆一口氣說：「我以爲事情結束了，想不到又是另一個開端。」

馮萬回憶着說：「難道在東京出了事?我只有在東京把它開啓過一次。」

馮寶連忙問道：「爲什麼你會在東京把它打開了？」

「三弟說要見識一下。」馮萬說道：「但看完了之後，我立即把它放回原位，不可能會出亂子來的。」

「照你這麼說來，問題極有可能出在你令弟的身上。」夏維又問道：「他什麼時候叫你把箱子打開的。」

「就是我經過東京的時候。」馮萬說道。

「不可能的！」馮寶說道：「三弟是我們公司的股東，也是我的胞弟，你們不該把視綫放在他的身上。」

呂偉良又問馮萬：「我想知道你對鑽石的認識，達到什麼程度？」

「我雖然不是專家，但是也不外行。」馮萬說道：「至於我親手放到這保險手提箱裏來的那一顆巨鑽，的確也是鑽石中的上品，不但全無瑕疵，而且是眞眞正正屬於鑽石類別中的『完全藍白』，因此光度極够。」

呂偉良道：「換句話說，你肯定那就是『吉祥之星』了？」

「是的。」馮萬十分肯定地答。

「誰把它交給你的？」呂偉良又問。

「是龐天仲先生駐在紐約的代理人。」馮萬說道：「那個保鏢也是我們雙方同意僱用的。我們公司的責任，是要把巨鑽由紐約運返香市來。把它交到龐天仲先生的手上爲止，要是遺失了，須要全責照數賠償。」

夏維揷嘴道：「你們只是開設保險公司，怎麼可以兼任運輸和保鏢？」

「這點外人很難明白的。」馮萬說道：「最簡單的解釋，就是一批批鑽石在民航機上失踪，全都成爲懸案，這一顆『吉祥之星』既然成爲衆矢之的

，我們『寶萬全保險公司』在未受保之前，已經有了這打算，要就不受保，如果受下了的話，必須由我們親自運輸。所以，我才會利用了這一個保險手提箱。」

「但現在事實證明，並不够安全。」夏維探長說道：「由現在起，閣下必須被我們警方看管起來了。」

馮萬氣定神閒地說：「你在懷疑我什麼？」

「這是責任上的問題。」夏維又說：「由現在起，你的每一句說話，都可能被我們作爲呈堂口供，因爲你已經被拘捕了。」

馮寶說道：「探長先生，你們弄錯了，我們自己是保險公司的老闆啊！」

「那是另一回事。」夏維說道：「我們懷疑案中可能有案。」

馮萬苦笑道：「早知如此，可不該拒絕郝虎的要求！」

這時候，呂偉良跑過去問了狄麗一些說話，是關於龐十五命案的。狄麗坦白將眞相說出，呂偉良這才知道殺死老鼠明的是龐十五，但到頭來殺人者亦被人殺。這也是報應。

呂偉良想再問下去，但却被一位高級警官制止，他只好跟阿生跑到水警輪一旁。

阿生說道：「這件事到底怎麼攪的？」

呂偉良沉思着說道：「很明顯的，有人從中攪鬼，利用偷龍轉鳳的手法，使馮萬本身，亦被騙倒的。」

「你的意思是：馮萬的口供是眞實的了？」

「難道你還會懷疑這是假的麼？」

「是的，我正懷疑，這是馮萬的苦肉計之一。甚至三兄弟串謀，目的在奪取『吉祥之星』也說不定。」

「但是，到頭來他們的保險公司，須要賠償巨欵的。」

「你沒有聽過嗎?『吉祥之星』本身是吉祥之物，所以它的價值超出了它本身所值。」

「這說法太迷信了。」呂偉良說，「目前它的不祥處，却是有目共睹的，反而它如何吉祥法，我就見不到。」

「然則，眞正的盜寶人，應該是馮全。」

「我想，馮全應該是嫌疑最大的人。」

「是的，夏維探長說得對，一定是馮全在東京做了手脚。」阿生沉吟道：「但是，他本身也是保險公司的三大股東之一啊！」

「那麼，他的損失也是三份之一而已。」

「你的意思是：馮全出賣了兩個哥哥嗎？」

「我想極有可能。」

這時候，馮寶由那邊走過來，對呂偉良說道：「警方完全沒有理由把我二弟拘捕的。呂先生，你有什麼高見？」

呂偉良道：「我也給弄得頭昏腦脹，要不是手提箱有問題，而馮萬的口供又十分眞實的話，那麼，你三弟懷疑最大。」

「但是，我們三兄弟都是保險公司的老闆之一。」馮寶說道。

「是的，你不要忘記，現在他表面上的損失，只是公司方面的，而且，只是三份之一而已。」呂偉良又說，「萬一眞的是他做了手脚，除了那三份一，他還賺了那三份之二。」

馮寶想了想，叫道：「爲什麼你不懷疑到我二弟馮萬的身上去？」

「我目睹他受盡痛苦和折磨，也不過是爲了保護保險手提箱中的『吉祥之星』，可惜到頭來他是枉費心機，白吃了苦，而變成了徒勞無功。」呂偉良解釋着說。

「我三弟馮全，今天將會由東京飛來香市，屆時相信會眞相大白！」馮寶又說：「不過，無論如何，我也不會相信我的三弟會出賣了我。因爲我們三兄弟一向十分團結，否則，也不會合資經營這一間『寶萬全保險公司』。」

「人心隔肚皮，這一句俗語倒不會講錯，許多表面誠實的人，才是個大狡猾。所以，我一生不信命相學。」呂偉良說。

水警輪差不多抵達那小島時；直升機隊早已有報告。據說，附近海面有許多破船的殘骸，也有屍體浮起，那一艘完整的機動帆船，仍停在一處沙灘旁邊。於是水警輪與快艇加緊全速推進！

郝虎的一班手下終於全數被捕。他們在甦醒過來之後，神志仍然十分模糊，便看見直升機隊在上空盤旋，他們明知逃不了，身邊又沒有槍械，只好束手就擒。

在歸途中，夏維探長分別把各人帶來問話，證明馮萬的口供是十分眞實的，但是，夏維並不因此而相信了馮萬。

回到市區時，已經是中午時份。由於是日間的關係，水警輪與金水所駕駛的快艇的速度，都是十分快的。

一干人等，被帶返警局裏來，展開了廣泛的調查。

由於「吉祥之星」身價極高，再加上了報章的渲染，所以這宗事件的發展極爲人們所注意。等到人們知道了「吉祥之星」實際上並不因爲刦匪被捕而有了下落時，人們更加爲之驚奇不已。

竟事！

呂偉良和阿生離開警局時，已經是下午時份。

他們立刻就去找龐天仲。

可是，龐天仲已經爲了躲避記者的問長問短，早已不知跑到那兒去了。

另一方面，馮全已經由東京接到消息，飛到了香市來。

他剛抵埗，就給警方人員帶到警局去問話。

馮全大聲疾呼地提出抗議，認爲這是毫無理由的，他要求會見他的兩個兄長。

夏維探長在問過了口供之後，覺得與馮萬所描述的一樣，馮全雖然爲了一開眼界，但馮萬親自再把「吉祥之星」放回手提箱去。

於是，馮全也獲得釋放。

馮全剛出到警局門口，立刻有一輛車子開到他的身旁來。

坐在汽車裏的，正是他的大哥馮寶。

馮寶推開車門，讓他上了車，然後一邊開車一邊說道：「這件事到底怎麼樣攪的？」

馮全怔了一怔：「大哥，難道你也要像警方一樣，懷疑到我的身上來麼？」

「是的。」馮寶說道：「不怕坦白說句，雖然我們是兄弟，但有時金錢會把一個人迷惑得神志迷濛的。你與你二哥之間，兩者我就只能相信其中一個。」

「早知這麼多事，我就瞧也不瞧那不祥之物一眼。」馮全說道。

「但是，事實上當時你曾經接觸過它——那顆巨鑽『吉祥之星』，阿萬說，是你把它放回保險手提箱去的。」

「他目睹其事，怎麼可以含血噴人？」馮全的面色突然變得非常之難看。「我對鑽石沒有認識，說不定在東京逗留時，他給我看的所謂巨鑽『吉祥之星』本來就是假的。」

「但是，在這件事情上面，他要負全責。甚至目前他仍被警方拘留問話；但你就不同了。」

「我有什麼不同？」

「我查出你在東京的生活很放蕩。」

「大哥，你這是什麼意思？」

「阿全，你還是坦白告訴我，別再繞圈子了，也許我們還可以來得及想辦法補救。」

「大哥，我眞不明白你的意思！」

「別裝蒜了，我上次到東京去視察時，已經查出你欠下了人家一筆數目頗大的債務，但是，公司裏的賬目却十分清楚，這就可能是伏綫。」馮寶一邊駕車，一邊說道：「我們是同胞兄弟，我不想你有任何事情發生，所以，在警方面前，我極力爲你辯護。但是，現在該是你向我坦白的時候了。」

馮全有點生氣地說：「哦！原來是由於你對警方說了一些對我不利的話，警方才會把我帶去問話的！」

「不！我沒有說過半句對你不利的話。」馮寶道：「你二哥的口供也是眞實的，他說過在東京逗留時，曾經讓你看過那『吉祥之星』，所以，他們把你帶去問話時，我已經覺得是順理成章的事。」

馮全突然又說：「可能有人跟踪我們！」

馮寶往望後鏡瞧了一眼：「那可能是警探的車輛。」

「警探？」

「可能他們仍在懷疑你，所以欲擒先縱！」

「那麼，就讓他們跟到底吧！」馮全毫不介意地說。回頭又問：「你要把我帶到什麼地方去？」

「到郊外去。」

「到郊外去幹什麼？」

「我們要到龐氏別墅去，要跟龐天仲談談賠償問題。」

「看來也沒有什麼好談的，還是賠足給他們好了。聽說龐天仲已經爲此而死了一個獨子。」馮全又說，「這不是爲了金錢上的問題，還是爲了維護我們公司的信用問題。」

「是的，我也這樣想。反正公司這幾年也賺了不少錢。不過，阿全，你還沒有告訴我，你爲什麼會在東京欠下了人家的債務呢。」

「大哥，你這話是聽誰說的？根本就沒有這回事。」馮全道，「要是這是眞的，我是全權負責東京分公司的，賬目應該很糊塗啊！但剛才你也承認，我是十分清楚的，賬目一點也不含糊。」

「是的，我也應該相信自己的兄弟，不過，你在東京花天酒地，化了不少錢，我是有證據的。」

「什麼證據？」

「我請了私家偵探查過你的私生活。」

「我不否認我喜歡玩玩，但我沒有動用公欵，這就算了。」

「你動用了不少公欵，只是當我抵達東京時，慌忙向人家借貸，塡補了公欵的欠數。待我走後，你又再挪用了公欵。不過，你明知這麼大的數目，遲早會被發覺的，所以，你開始爲自己的過失而動腦筋。」

「大哥，你太多疑了。」

馮寶突然自口袋中，掏出了一封電報來，遞給他的三弟馮全。

馮全看完了那封電報，面色大變。他問道：「誰是呂偉良？這封電報是打給呂偉良的。」

「他是一位俠盜，我們是好朋友。」馮寶又說

，「爲了保證『吉祥之星』安全運抵這裏，我曾經私下裏要求他助我一臂之力，因爲這個人很夠義氣，在下層社會中，也很吃得開，要是本市有人要動『吉祥之星』的腦筋，實難瞞得過他。」

「原來大哥你甘願相信外人，也不相信自己的兄弟。」

「我這樣相信他，當然是有根據的。」

「有什麼根據？這封電報中所說的，簡直是謊言一片。」

馮寶說道：「呂偉良不但在東京方面委託了私家偵探偵查一切，他們師徒二人也親自去過東京一次，只是你一定想不到，有人在偵查你的私生活而已。」

「大哥，那你是肯定『吉祥之星』是我偷的了？是不？」

「阿全，你心裏明白啊！」

「那我就無話可說了。」

「不過，你如果及時將它交出來，也許我們能及時想個辦法補救。」

「你喜歡相信外人，儘管相信下去好了，我根本沒有取去那顆巨鑽。」

這時候車子已經開出了市區，直駛郊外。

突然之間，後面一輛跟踪他們的汽車，風馳電掣地，越過了他們！

馮寶心裏一凜，說道：「他們到底怎麼樣？」

「我想，準是你的汽車裏裝置了偷聽儀器，所以我們被人偷聽了全部對話，於是警探又要再把我捉回去。」

馮全話猶未完，一輛汽車已經「刷」地一聲，停在馮寶車子前面不到十碼的地方。幸而馮寶早有了準備，否則兩車相撞，勢所難免。

車上跳下四名彪形大漢，急急衝至馮寶的車子旁邊。

其中一個喝道：「你們快下車！」

另一個摸出一張證件，說道：「我們是警探，請二位下車接受檢查。」

馮寶與馮全兄弟二人下了車，舉高雙手爬在車旁，接受搜身。

「他們沒有武器。」二名負責搜身的大漢，向一個戴黑眼鏡的大漢報告。

「好吧！」那人說道：「你們照舊回到車子上去！」

馮寶和馮全兄弟二人滿腹疑團地，再回到了車子裏去。因爲他們這時發覺對方可能不是警探。

那戴太陽鏡的男子和另一名男子，坐到馮寶汽車的後廂之內，用槍監視着他們兄弟二人；其餘二名則回到前面的原來車子裏去。

那像是首領的人說：「開車跟着前面的車子吧，休想施用詭計。」

馮寶一邊開車，一邊又向那大漢問道：「你們到底是誰？」

「你也應該想到了。」那男子冷然一笑。

「大概不會是眞的警探吧？」馮寶反問道。

「當然啊！」那男子說，「如果是警探，我們便會把你們押返市區。但是，現在我們要到郊外一個地方去。」

「那是什麼地方？」馮寶又問。

「到時你會知道的。」那人說道。

不久，前面一輛藍色房車，拐進了一條小路去；那兒僅可以開進一列汽車，如果有車迎面而來，就必須有一輛駛到「避車處」去。

但是，二輛車子一先一後，駛進了小路之後，一直未發現對面有汽車迎面而來。

最後，他們的車子駛進了一處農莊似的地方去，然後，馮氏兄弟被人押下車，帶進了一所屋子裏去。

馮寶四下裏望了一遍，又問道：「這是什麼地方？」

「這是被人廢棄了的農莊。」那戴眼鏡的男子說道。

「你們到底是誰？」馮全出奇地問。

那人又笑道：「我們就是要得到『吉祥之星』的人。」

「但是，全世界的人都知道『吉祥之星』已經失了踪！」馮全說道。

「不！」那人神秘地笑了笑，「你忘記了嗎？你的兄弟也知道是你動了手脚。」

「你說什麼？」

「馮全，別裝蒜了。」那人突然面色一沉，「你快把那巨鑽交出來，否則，嘿！有得你瞧！」

馮寶怔了一怔，道：「原來，你眞的在偷聽了我們的談話？」

「是的，我們老早已經監視你們，所以偷偷在你的汽車裏，裝上了偷聽儀器。」那人又說：「你沒有猜錯，馮全是最大的嫌疑人物。」

馮全反而「哼」了一聲：「原來你和大哥是同黨，你們到底想怎的？」

「阿全，你別胡說八道，我根本就不認識他們。」馮寶說。

馮全還是緊緊盯住他的大哥，說道：「你也別裝蒜了；你的詭計，我也明白的，你想分別陷害我與二哥，然後由你獨佔公司的全部股份。」

馮寶怒不可抑，動手就要摑過去。但是，那大

竟事！

漢一手格開了他！

馮全還想說些什麼，却被數名大漢捉住綑綁起來，吊上屋樑上去！

馮寶怒火稍歛，道：「你們想怎麼樣，儘管說好了，別難爲他！」

「你少管！」那男子用手推開他，抽出一條皮鞭來，喝道：「馮全！告訴我，你把『吉祥之星』收藏在什麼地方？」

「我不知道！」馮全被懸在半空，說道。

「拍」的一聲，皮鞭打了過去，馮全痛得直叫了起來！

「說吧！馮全，你還有機會的。」那人說道：「到底『吉祥之星』在什麼地方？」

「我不知道！」馮全還是堅持說，「你們打我也沒有用的！」

皮鞭又是一連串的打過去。

馮寶看得心酸，狂衝過去制止，却給那大漢回頭一鞭，打得他跌向數尺以外！

馮全淩空倒看下來，也算是看得明白了，那一鞭是眞力打過去，決不是假的，他的大哥馮寶，面孔留下了一條血痕，長長的直帶到耳根下面去。

馮全現在明白了，這一帮人不是他大哥的同黨，但知道了又有什麼用呢？

就在這一刹那間，突然槍聲卜卜，屋子裏裏外外，起了一陣混亂。

馮氏兄弟在莫明其妙中，看見有數名大漢在屋子裏倒斃地上。他們顯然是被人殺個措手不及，所以毫無反抗餘地。

就在一片混亂中，馮寶肩膊中了一槍，倒在地上。其餘各人明知大勢已去，紛紛棄槍投降。

那班突襲者衝了入來，首先把馮全解了下來，有人分別把馮寶與棄槍的人，分別綑綁起來，這才押住馮全離開那間屋子。

這班神秘的突襲者，分別乘坐數輛汽車，浩浩蕩蕩的，由小路開出大路去。

豈料剛剛拐出了大路之上，便聽到了陣陣警車的警笛聲！

爲數約四輛汽車，匆匆駛向北郊；這時警方的車輛，也發覺了他們的速度超過了限制，紛紛加緊追了過去。

原來警探的車輛，的確跟踪着馮氏兄弟的汽車，直至發覺他們被人攔途截刦而去，便立刻用無綫電話通知了總部派人到農莊包圍。可惜，警車未到，那名負責監視馮全的警探，又發覺有大隊人馬開入農莊去，突襲那班綁架者。由於警探只有一個人，無所施其技，唯有再躲在配有無綫電話的汽車裏，通知總部。正準備開往農莊的警車，一方面聽到總部的無綫電台廣播，另一方面也發覺小路路口有四輛車子衝出，領隊的警官已經猜出了這是怎麼一回事。於是率先追趕過去！

到了分岔路口，其中一輛私家車開往右邊這一條分岔路去；其他三輛則開往左邊的公路！

於是，那幾輛載了武裝警員的警車，也有一輛轉入右邊的分岔路來，苦苦追踪！

前面一輛汽車看見只有一輛警車追來，突然有人回頭開槍射擊。警車上的警員聽到槍聲，也紛紛開槍還擊過去！兩車在路上一追一逃，槍聲却是響個不停。幸而這兒一帶只是荒郊地區，沒有屋，也沒有車輛來往於道上。

就在警車越追越近之際，那車子突然拐了彎；警車不疑這是詭計，也迅速拐彎追過去！豈料就在警車拐彎的刹那間，「砰」然一聲槍響，子彈射在警車的駕車人，車子一時失去了控制，加上那剛好是拐彎地方，登時車翻人倒，車上的一隊武裝警員非死即受重傷！

那輛載着馮全的私家車，這才慢了下來，直至到那名槍手自路口彎角處跑上來，才匆匆離開了現場，向住另一條小路駛去。

這名槍手是在私家車拐彎時跳下車去，躲在彎角處襲擊警車的。

現在那輛私家車在全無威脅之下，穿過了一條小路，繞道開到了一間郊外別墅裏去。一名大漢帶住馮全走進別墅裏面去，另外二名則把車子推落崖下去。馮全被帶到別墅裏面，出來接見他的，竟是龐天仲。

龐天仲拍着馮全的肩膊，說道：「你做得好極了。」

「好又有什麼用？」馮全苦笑道：「事情鬧大了，只怕我們不得了。」

「放心吧！把你救出來的人，全是職業槍手，他們懂得如何應付警方的追踪，保證警方不會懷疑到這裏來的。」龐天仲又問：「我的『吉祥之星』呢？」

「我明知這次會懷疑到我身上來的，怎麼敢把它帶在身邊？」

「那麼，你把它放在什麼地方？」

「爲什麼不先談談我應得的酬勞？」

「你應得的一半，大約是一百三十萬美金，待我收妥了保險費，自然會給你。」

「告訴你，那『吉祥之星』仍在東京，待我收妥了這筆錢，一定給你的。」

龐天仲面色一沉：「你不該這樣不相信我，要知道你會有一個時期被監視。」（以下轉入第97頁）

過關刀

聖酒一杯命一條

秦紅・文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楚雲彪化裝爲金盾帮衆，跟隨金盾老人賈禮强往風雲坪會晤二聖教主，二聖教主以賈谷蘭之生死，要脅金盾帮投降，賈禮强決定僞降以觀後變，詎二聖教主竟命賈禮强往斷依約到來赴會的武當道長玉眞子左臂，以示忠心，賈禮强初不允，旋遭二聖教主制服，强迫服下藥酒，遂本性大失而終斷去玉眞子一臂，二聖教主又喝令賈往斷少林大悟手臂之際，野枯佛到來，把大悟與玉眞子救走，二聖教主仍想命賈往殺帮衆，楚雲彪挺身而出，斥其不應殘殺，須以德服人，二聖教主嘉其胆，命爲帮衆頭目，隨彼返關——

到了山頂飛豹關的城門外，只見城門大開，白鶴眞人和一羣錦衣人出城迎接。

二聖君在轎中喝道：「白鶴眞人，本教主命你帶回賈姑娘後，卽刻返回風雲坪，你怎不聽話？」

白鶴眞人茫然道：「哦，教主這樣吩咐麼？」

二聖君怒道：「你沒聽見？」

白鶴眞人道：「屬下不知道……」

二聖君罵道：「眞是笨蛋，一下子就忘得乾乾淨淨！」

大聖君笑道：「老二，你不該責備他，他現在的確是容易把事情忘記的。」

說話間，一行人都已進入了飛豹關內。

城中，房屋不多，到處可見倒塌的痕跡，但守備森嚴，城牆上十步一哨，城中街上也有許多站哨的，除了二聖城的人，已無一個老百姓住在城內。

巨無霸尉遲福像一位開路先鋒，順着大街一直走到一片廣場上，才在二聖君的傳令之下停下來。

廣場對面，是一座新建的殿閣，看來是「關主」居住之處。

二聖教主在廣場上下轎，命楚雲彪把金盾帮二十一個兄弟帶到面前，說道：「你們聽着，這座飛豹關，是本教五座關城之一，單日關主是杜敬堂，雙日關主是白鶴眞人，今後你們要在此關駐守，起居行動，一切服從規定，誰敢逃走或有不軌行爲，將予處死！」

說到這裏，轉對侍立身旁的假聖人杜敬堂道：

「杜關主，你把一切禁令念給他們聽聽！」

假聖人杜敬堂恭聲應是，卽由懷中取出一份簿册，開始朗聲念道：「聞鼓不進，聞金不退，此爲慢軍，犯者斬！點名不應，違期不至，此爲欺瞞，犯者斬！夜傳刁斗，怠而不報，更籌違度，聲號不明，此爲懈軍，犯者斬！口出怨言，毀謗上司，不聽約束，此爲橫軍，犯者斬！揚聲笑語，藐視禁約，嘵嘈軍門，此爲輕軍，犯者斬！暗通外敵，或漏洩所謀，使敵人知之，此爲背軍，犯者斬，託傷詐病，以避命令，捏故假死，因而逃脫，此爲奸軍，犯者斬……」

他加重語氣唸了數十個「斬」字，聽得楚雲彪及金盾帮兄弟不寒而慄！

二聖君等他唸完之後，接着道：「你們之中，可能有人沒有誠心歸降本教，但本教主奉勸他不要妄想逃走，這座飛豹關，如銅牆鐵壁，誰也逃不掉的！」

話聲微頓，轉對白鶴眞人道：「去把賈姑娘帶來！」

白鶴眞人領命而去。

就在這時，一名錦衣人上前跪報道：「啓稟教主，尚堂主到！」

二聖君道：「傳他來！」

「是！」

錦衣人匆匆而去，不一會，無敵刀尚大農到了，他上前向二聖君倒身下拜，恭聲道：「卑職尚大農參見教主！」

竟事！

二聖君臉上有些不高興，問道：「尚堂主，你怎麼這會才來？」

尚大農躬身道：「望教主賜恩，卑職因找尋妻兒，是以遲到。」

二聖君目光一注道：「你妻兒怎麼樣了？」

尚大農道：「卑職妻兒被人擄去了。」

二聖君訝道：「誰擄去了你的妻兒？」

尚大農一指金盾老人道：「是他和卑職師弟無影刀楚雲彪幹的！」

二聖君輕「噢」了一聲，轉望金盾老人，問道：「賈護法，你和楚雲彪勾結，擄去了尚堂主的妻兒？」

金盾老人答道：「是的。」

此語一出，楚雲彪登時嚇出了一身冷汗！

他知道金盾老人自喝下那杯「酒」後，本性已失，身心均被二聖教主控制着，二聖教主要他幹甚麼，他就幹甚麼，如恩師及抓癢老人，田舍翁，白鶴眞人，巨無霸，苦行僧等人，也可能都是如此，而根據白鶴眞人忘記二聖君囑咐來看，分明飲了那種「酒」的人，還有「健忘」的毛病，却不料金盾老人竟還記得擄刦尚大農妻兒之事！

他的身心已被二聖教主控制着，現在既然還記得以前之事，假如他一五一十的把一切說出，自己豈非要敗露身份了？

眼下自己身在飛豹關中，金盾老人一旦指出自己是楚雲彪，自己可要往哪裏逃？

他愈想愈怕，當下悄悄靠近假聖人杜敬堂的身邊，準備一旦身份敗露時，先下手爲强，出手制服杜敬堂，藉以脫身。

這時，只見二聖君又問道：「你們把尚大農的妻兒擄去何處？」

金盾老人答道：「屬下把他們關在一間地窖中去。」

二聖君道：「那裏的地窖。」

金盾老人道：「屬下的歸雲山莊。」

二聖君轉對尚大農微笑道：「聽到沒有？」

尚大農欣慰地道：「聽到了，請教主賜給卑職幾天之假，讓卑職趕去歸雲山莊救出妻兒。」

二聖君點頭道：「好，你可將妻兒携往二聖城安頓，再來聽候差遣。」

尚大農叩謝道：「謝教主恩典！」

二聖君道：「去吧。」

尚大農恭聲應着，却不立刻離去，似乎有話要說。

二聖君問道：「還有何事？」

尚大農拱手道：「啓稟教主，段、孫二位堂主失踪了，請教主定奪。」

二聖君目光一凝道：「失踪了？」

尚大農道：「是的，那天司寇護法通知卑職說，金盾帮主將派人等候賈谷蘭的消息，要卑職等趕去湯山襲擊那人，卑職因在找尋妻兒，就由孫、段二位堂主前去，豈知孫、段二位堂主一去之後，音訊杳然，卑職久等不見他們回來，連忙趕去探視，結果尋遍湯山金山都不見他們的踪影……」

二聖君面呈嚴峻道：「哼，是不是乘機脫逃，叛離本教了？」

尚大農道：「不，孫、段二位堂主，對教主忠心耿耿，絕無叛離之理，卑職相信，他們是被殺害了！」

二聖君道：「誰敢殺害他們？」

尚大農別臉向金盾老人望去。

二聖君會意，便又轉對金盾老人問道：「賈護法，是你殺害了孫、段二位堂主麼？」

金盾老人茫然道：「誰是孫、段二位堂主？」

二聖君道：「卽是『摧花蜂孫成』和『索命狼段青山』兩人！」

金盾老人「哦」了一聲，想了一會，搖搖頭道：「屬下沒有殺害他們。」

二聖君道：「不然是誰殺？」

金盾老人道：「無影刀楚雲彪。」

二聖君面色一變道：「是你派他前往湯山等候令愛的消息的！」

金盾老人道：「是。」

二聖君冷哼一聲，回對尚大農道：「你師弟的功夫可眞不弱，竟能擊殺孫、段兩人！」

尚大農惶然道：「以孫、段二位堂主的能耐，絕不致反被那小子所殺——」

二聖君含怒截口，喝道：「賈護法現在不會說謊！」

尚大農忙道：「是是，卑職之意是：楚雲彪必是使用某種詭計殺害孫、段二位堂主的，因爲那小子的能耐卑職十分了解，若以正當手段互相拚鬥，他絕對殺不了孫、段二位。」

二聖君點點頭，再轉望金盾老人問道：「賈護法，楚雲彪現在那裏？」

楚雲彪心房怦怦狂跳，右臂暗運功力，準備猝然出手制服身邊的假聖人杜敬堂了。

金盾老人眨了眨眼，似在思索，喃喃答道：「他在……他在……」

二聖君厲聲道：「快說！他在那裏？」

金盾老人搖搖頭道：「屬下記不得了。」

二聖君怒目瞪視着他，喝道：「再想想看！」

金盾老人神色迷茫地道：「他好像在屬下身邊

，可是……此刻不知那裏去了……」

二聖君惱怒的「哼！」了一聲，接着大聲道：「伍必信！」

楚雲彪微微一震，舉步跨出，拱手道：「屬下在此。」

二聖君厲聲問道：「你說，楚雲彪此刻人在何處呢？」

楚雲彪眞怕金盾老人當場指出他就是楚雲彪，急忙答道：「楚雲彪早已離開敝帮了。」

二聖君目光湛湛的盯着他，沉聲道：「你敢說謊？」

楚雲彪躬身道：「屬下不敢。」

二聖君道：「他爲何離開你們？」

楚雲彪道：「那天他去金陵見我們帮主，目的是希望我們帮主發動全帮之力，與貴教一决高下，但是，我們帮主因鑑於愛女在教主手中，不敢答應，後來，他見我們帮主有歸降貴教之意，便憤然而去了。」

二聖君追問道：「去了何處？」

楚雲彪道：「這却不得而知，因爲他在極不愉快的心情下離去的，沒有把去處告訴我們。」

二聖君想了想，道：「好，你退下！」

楚雲彪應是退回原處。

他心頭畧寬，但仍忐忑不安，因爲只要二聖君再向金盾老人問一句，金盾老人必會指出自己就是楚雲彪。

還好沒有！

二聖君接着向尚大農吩咐道：「尚堂主，你携妻兒去二聖城安頓之後，立刻外出追緝楚雲彪，你這個師弟頑劣不馴，非把他殺了不可！」

尚大農道：「卑職遵命。」

二聖君道：「沒拿到他的首級之前，別回來見我！」

尚大農道：「是。」

二聖君道：「去吧！」

尚大農深施一禮，轉身出關去了。

這時，白鶴眞人早已將賈谷蘭帶到場上，賈谷蘭看到父親的神情，心知父親已喪失神智，心中萬分悲痛，但另有一人引起了她的注意，卽是方才回答二聖君的盤問的「伍必信」。

她記得帮中並無這樣一個人物，故暗暗驚奇不已。

二聖君的視綫轉移到她身上，開口道：「賈姑娘！」

賈谷蘭移步走過去，答道：「有何指教？」

二聖君面上現出一絲笑容，道：「本教主有言在先，令尊若能完成本教主交付他的第一項使命，便可立刻釋放妳回去，現在令尊已完成第一項使命，因此妳如果想走，現在就可以走了！」

賈谷蘭臉色一黯，說道：「我爹完成了什麼使命！」

二聖君笑道：「本教主方才在風雲坪上，命令令尊下手砍去武當玉眞子的一條手臂，令尊已經辦到了。」

賈谷蘭色變道：「這樣一來，武當一派從今以後就會認定我爹是你們二聖教的死黨了？」

二聖君桀桀大笑道：「對了，妳這小姑娘眞聰明！」

賈谷蘭似乎恨不得咬下他一塊肉，牙齒咬得「格格」脆响，又問道：「你拿『迷魂酒』給我爹喝了？」

二聖君笑道：「那不叫『迷魂酒』，而叫『聖酒』，能獲得本教主賞賜『聖酒』的人還不多，妳該爲令尊高興才是！」

賈谷蘭冷冷一哼，道：「我只會爲一件事感到高興，……」

二聖君道：「何事？」

賈谷蘭一字一字道：「當有人用劍或刀把你們一分爲二的時候！」

二聖君面色沉了下去，目中迸射光芒，道：「妳說話可要小心，本教主仍可改變心意，把妳留下來！」

賈谷蘭道：「我只怕你趕我走！」

二聖君冷笑道：「妳要留下來？」

賈谷蘭道：「不錯，我爹及我們金盾帮的兄弟都已投降於你，我一人又何必離去。」

二聖君道：「妳要留下來亦可，但本教主可不能讓妳在關中自由行動。」

賈谷蘭面色微變道：「你仍要把我關禁在地牢中？」

二聖君道：「那太委屈妳了，本教主打算派人寸步不離的跟在妳身邊，隨時限制妳的行動，這樣本教主才能放心得下。」

楚雲彪覺得她應該離開才對，當下回頭向管以昌使了個眼色，要他勸賈谷蘭離去。

他不敢親自開口相勸，怕賈谷蘭問出「你是何人？」這一句話。

管以昌明白他的暗示，乃開口道：「小姐，令尊希望妳離去，妳還是離開此地吧！」

賈谷蘭道：「不，我要留下來！」

管以昌正色道：「令尊及全帮兄弟所以要歸降二聖教，目的就是爲了妳，現在妳可走而不走，豈非辜負了令尊及全帮兄弟的心意？」

賈谷蘭道：「當初你們是怕我被害，現在我已沒有危險了，離開此地或留在此地已無分別。」

管以昌道：「可是……可是……」

當着二聖君的面前，他簡直不知該如何措辭才好。

賈谷蘭忽然抿唇一笑道：「我意已決，你不用多說了！」

管以昌衝口道：「妳若不聽令尊的話，便是不孝女兒！」

賈谷蘭微笑道：「我若離開此地，那才眞是我爹的不孝女兒！」

說到這裏，轉對金盾老人笑問道：「爹，您說是不是呢？」

金盾老人呆立不動，似乎沒有聽見女兒的詢問似的。

二聖君笑道：「賈護法，妳女兒在問你，怎麼不回答啊？」

金盾老人一哦，目光在塲上搜尋了一下，發現女兒就在二聖君之前，面上竟無驚喜之色，漠然道：「蘭兒，妳說什麼？」

賈谷蘭哽聲道：「女兒要跟爹在一起，您說好麼？」

金盾老人道：「好啊。」

賈谷蘭回對二聖君道：「好了，我決定留下，你不會趕我走吧？」

二聖君笑了笑道：「不會，本敎主歡迎妳留下來。」

賈谷蘭道：「不過我所謂留下，並非意指留在此關，而是我隨在爹身邊，我爹到了什麼地方，我也要跟他到什麼地方！」

二聖君面上陡露曖昧笑容，說道：「很好，很好……」

賈谷蘭道：「現在你要指派何人跟隨着我？」

二聖君思索了一下，轉對杜敬堂問道：「杜關主，樊堂主何在？」

假聖人杜敬堂答道：「正在關中。」

二聖君道：「去把她找來！」

假聖人杜敬堂應了一聲，卽命一個錦衣大漢道：「傳楊三，快去叫樊堂主來，說敎主要見她！」

那錦衣大漢領命而去。

不多時，一個渾身肥肉的半老徐娘隨着錦衣大漢匆匆而至，她頭梳圓髻，臉上敷粉，雙眉畫得又長又細，兩片嘴唇很厚，却塗着紅紅的胭脂，雙手各套一隻金手鐲，打扮得眞是花枝招展，叫人看了會三天吃不下飯！

她邁着牛步走到二聖君面前，却又温婉的襝衽一福，嬌聲嬌氣道：「樊小琼參見敎主。」

二聖君含笑道：「樊堂主，妳應該少吃一些才是！」

樊小琼羞答答道：「奴家現在一天只吃兩頓，一頓只吃半碗飯而已。」

二聖君道：「那爲什麼愈來愈胖？」

樊小琼愁眉苦臉道：「誰知道，奴家也恨不得瘦下去，可是……有什麼辦法呢？」

二聖君道：「只怕是太喜歡睡懶覺之故，聽說妳一天到晚都躺在床上，這樣不好！」

樊小琼聽到睡覺，不由打了個呵欠道：「沒辦法，奴家就是想睡……」

二聖君笑道：「妳要多走動走動，這樣對妳的肥胖才有好處。」

樊小琼道：「是，多謝敎主指點。」

二聖君道：「本敎主現在要派給妳一件事作，這件事對妳很有益處。」

樊小琼色喜道：「是的，請敎主吩咐。」

二聖君一指賈谷蘭道：「這位賈姑娘，她決定留在本敎不走……」

樊小琼道：「哦？」

二聖君道：「但是爲了本敎的安全，咱們不能够讓她到處亂闖，因此，須有一人隨在她的身邊，日夜監視她的行動，本敎主要派給妳的，就是這件事了。」

樊小琼看了賈谷蘭一眼，尖酸地道：「這醜丫頭，她敢怎麼樣？」

二聖君微微一笑，道：「妳看她是『醜丫頭』麼？」

樊小琼道：「正是，你看她眼睛大大的，眞像一隻小狐狸精！」

二聖君笑道：「在妳樊小琼的眼光中，天下簡直沒有一個美人啊！」

樊小琼笑了笑，表示默認。

二聖君道：「閒話少說，妳願意接受這件任務麼？」

樊小琼面露一絲難色，道：「要日夜跟這醜丫頭相處，實在叫人受不了，不過既是敎主吩咐，奴家從命便了。」

二聖君道：「很好，從現在開始，妳要寸步不離的跟着她，吃飯在一起，睡覺在一起，可以讓她看的就讓她看，反之則阻止她，懂不懂？」

樊小琼一福道：「是的。」

二聖君道：「杜關主！」

假聖人杜敬堂答道：「屬下在。」

二聖君道：「你把他們二十二人安頓過後，就到裏面去，本敎主要跟你商談一些事情。」

杜敬堂道：「是的。」

二聖君接着道：「白鶴眞人！」

白鶴眞人道：「屬下在。」

二聖君道：「你帶尉遲護法和賈護法入內休息，聽候命令。」

白鶴眞人應了一聲，領着巨無霸和金盾老人離開廣塲，朝一間房子走去。

二聖君隨卽轉身舉步，讓大聖君倒退而行，兩人像一隻四脚動物，慢慢的走入殿閣裏去了。

廣塲上，只剩下樊小琼，賈谷蘭，杜敬堂，數名錦衣大漢及楚雲彪等二十二人。

杜敬堂站到楚雲彪等人面前，開口喊道：「西門統領，請過來一下！」

一個白面無鬚的錦衣大漢，應聲走到他身邊，面對楚雲彪等人站定。

杜敬堂一指「西門統領」，向楚雲彪等人說道：「這位，便是本關的衞敎軍統領，『四全浪士西門海』，今後，你們要接受這位西門統領的領導指揮。」

說至此，一指楚雲彪，轉對四全浪士西門海說道：「他叫伍必信，敎主提拔他爲小隊頭目，西門統領以後有事，可以找他一人。」

四全浪士西門海笑道：「好的，就交給在下好了，杜關主請便。」

杜敬堂也不多說什麼，逕自進入殿閣而去。

四全浪士向楚雲彪等人走近兩步，皮笑肉不笑地道：「諸位兄弟，現在你們已是本敎飛豹關的衞敎軍卒，希望你們好好接受本敎領導，將來必有出人頭地之日，現在，諸位且隨我來，我帶你們先去吃飯。」

說罷，領頭向一排房子走去。

楚雲彪等人只好隨後跟去。

賈谷蘭也跟着走，樊小琼橫臂一攔，吃吃笑道：「醜丫頭，妳那裏去呀？」

賈谷蘭一指楚雲彪等人，道：「我去看他們吃飯。」

樊小琼搖了搖頭道：「算了，吃飯沒有什麼好看的！」

賈谷蘭笑道：「方才敎主說可以看的就讓我看，難道吃飯不可以看麼？」

樊小琼冷笑道：「妳想去跟他們談話，商量如何解救妳爹，是不是？」

賈谷蘭道：「妳跟在我身邊，我能跟他們說什麼呢？」

樊小琼道：「妳這醜丫頭太精靈刁鑽，只怕妳會跟他們暗通消息！」

兩人爭執間，楚雲彪等人已被帶入一排房子裏去了。

賈谷蘭忽然笑道：「樊姑娘，妳看來很年輕，今年大概還不滿三十歲吧？」

樊小琼淡淡道：「妳問奴家的年紀幹麼？」

賈谷蘭道：「小妹看妳年紀還很輕，又年輕，又漂亮，而且……妳這件衣裳，也很好看，是幾時縫的？」

樊小琼低頭看看自己的衣裳，得意的笑道：「是上個月縫的，怎麼樣？」

賈谷蘭輕輕摸着她的衣裳，不勝羡慕地道：「太美了，穿在妳身上，眞是好看極了！」

樊小琼笑道：「好多人都這麼說，其實我倒不覺怎樣……」

賈谷蘭正色道：「不，妳挑的這塊布料眞的很好，我都買不到這種布料。」

樊小琼道：「這是在長安買的，那次奴家經過長安，一口氣買了十幾塊。」

賈谷蘭吐了吐舌尖道：「啊喲！一口氣買了十幾塊？那一定都是上等貨色，改天有空，妳可得拿出來讓小妹瞧瞧啊？」

樊小琼點頭道：「好的，奴家這一對金手鐲也是在長安買的，妳看如何？」

說着，伸出一雙「玉」腕。

賈谷蘭低頭看着她的金手鐲，嘖嘖稱奇道：「太美了，我從來沒有見過這麼精美的手鐲，以後有機會去長安，小妹也要買一對，就怕戴在小妹手上沒有妳的好看。」

樊小琼謙遜道：「那裏，那裏……」

賈谷蘭笑道：「妳打扮得這麼漂亮，男人看了不爲妳神魂傾倒才怪！」

樊小琼咧開血盆大口，「咭！」的一笑道：「可不是，不過奴家對他們都看不上眼，奴家的心目中只有一個人……」

說到這裏，舉袖半掩臉，作不勝嬌羞之狀。

賈谷蘭笑問道：「他是誰？」

樊小琼羞答答道：「奴家說了，妳可不許到處亂講！」

賈谷蘭道：「好，小妹一定會守口如瓶，妳說吧。」

樊小琼擡頭向四下望望，見附近無人，才低聲說道：「奴家心目中的人，就是……就是我們的敎主！」

賈谷蘭一怔，繼之稱讚道：「對！樊姑娘，你眞好眼光，像妳這般絕代佳人，正該和敎主配成夫妻，不過……」

樊小琼緊張的問道：「不過什麼？」

賈谷蘭道：「敎主有兩個，妳是喜歡大聖君還是喜歡二聖君？」

樊小琼道：「奴家喜歡二聖君，大聖君太胖了，奴家不愛胖男人。」

賈谷蘭點點頭道：「對，那麼二聖君知道妳的心意麼？」

樊小琼臉色一黯，愀然道：「落花有情，流水無意！他……他老是嫌奴家太胖，其實妳瞧瞧，奴家只不過有些發福，並不太胖啊！」

賈谷蘭同情地道：「是啊！小妹看妳並不太胖，二聖君也眞是的，有福不會享！」

樊小琼嘆息道：「不過也怪不得他，他和大聖君早已有了女人……」

賈谷蘭一哦道：「在那裏？」

樊小琼一指殿閣道：「在那裏面，她們是一對姊妹，人稱『瑤池雙姝』，大的叫閬人瑞，小的叫閬人娥，大家都說她們如何如何美，其實，哼哼，奴家看了就不覺怎樣，兩個騷蹄子罷了！」

賈谷蘭道：「小妹到此已經數天了，怎麼都不見她們出來？」

樊小琼冷笑道：「大概自知長的太醜，不敢出來見人之故！」

賈谷蘭道：「敎主是連體人，她們和敎主生活在一起那……」

樊小琼接口笑道：「睡覺自然也在一起！咭咭，四個人同睡一床，那不是很有意思麼？」

賈谷蘭玉臉通紅，忙道：「別說了！」

樊小琼忽又嘆氣道：「是的，奴家也很不顧去想，每當想到心上人在別的女人的懷抱裏，就不由得奴家心如刀割……」

賈谷蘭安慰道：「妳也別太傷心，總有一天，他會知道妳的情意的。」

樊小琼道：「但願如此，唉……」

賈谷蘭道：「妳這麼漂亮，總有一天會贏得他的心——現在我們去看他們吃飯好麼？」

樊小琼欣然道：「好！」

一席交談，她已經把賈谷蘭視爲知心的「閨友」了！

她領着賈谷蘭進入一間大房子，原來是一間飯堂，只見楚雲彪等二十二人正分坐二桌在吃飯，賈谷蘭低聲道：「樊大姐——」

樊小琼立刻截口道：「別叫奴家爲樊大姐，叫姑娘也就是了。」

賈谷蘭道：「是，我說樊姑娘，小妹可以和他們談談麼？」

樊小琼點頭道：「可以，不過可不許跟他們商量解救令尊之事。」

賈谷蘭道：「好的，小妹只是和他們叙叙家常吧了。」

語畢，向其中一桌走去。

衞敎軍統領四全浪士西門海也在飯堂上，他見賈谷蘭走近飯桌，忙道：「樊堂主，妳不該讓她接近這些人！」

樊小琼眼睛一瞪道：「有何不可？奴家在此看着，她能怎樣？」

四全浪士西門海對她似甚顧忌，不敢發脾氣，陪笑道：「可是，妳該知道——」

樊小琼喝道：「別囉嗦！惹火了奴家，叫你這個吃喝玩樂的四全浪士當場出醜！」

四全浪士面色一凜，窘笑道：「是是，我不囉嗦，我出去便了。」

說罷，起身溜了出去。

樊小琼大聲道：「西門海，你若敢去打小報告，老娘就割了你的狗舌頭！」

這時，賈谷蘭已在桌前坐下來。

管以昌起身道：「小姐，妳用過飯沒有？」

賈谷蘭道：「用過了，你們繼續吃吧，我只想來看看你們……」

管以昌看了樊小琼一眼，坐下繼續吃飯，傳音問道：「小姐有何指示？」

賈谷蘭傳音道：「那位叫伍必信的是誰？」

管以昌傳音道：「他是楚雲彪。」

賈谷蘭神色一呆，又瞪望着坐在對面的楚雲彪，驚喜的傳音道：「楚雲彪，原來是你啊！」

楚雲彪微微一笑，邊吃邊傳音道：「是的，余姑娘，能够再見到妳，在下至感欣慰！」

樊小琼沒發現他們在傳音交談，見賈谷蘭默默的坐着，心下不忍，開口道：「賈姑娘，妳可以和他們談談，奴家不會責備妳的。」

賈谷蘭笑道：「多謝樊姑娘的美意，小妹是有話跟他們聊聊。」

她回望楚雲彪，開聲道：「伍必信，好久沒見你了，你好麼？」

楚雲彪答道：「還好，還好。」

賈谷賈道：「那些兄弟也好麼？」

楚雲彪心知她問的是玩鈴子和田舍郎等人，當下又答道：「他們也還好。」

賈谷蘭接着改爲傳音道：「他們在那裏？」

楚雲彪也以傳音答道：「還在半面西施向君的那巫山莊。」

賈谷蘭又開聲道：「聽說二聖敎主擢升你爲頭目，恭喜你呀！」

楚雲彪也開聲道：「不敢當。」

賈谷蘭再傳音道：「那夜在山莊中，我們都被那白玲騙了，原來她們師徒都是二聖敎的爪牙，她乘我們入睡時點了我的穴道，把我拖入了一條秘道中。」

楚雲彪傳音道：「現在別談過去的事了，妳來此已經幾天了？」

「十多天了。」

「他們對妳怎樣？」

賈谷蘭道：「除了把我關禁在地牢中外，倒沒有傷害我。」

「妳可知二聖城及飛鳳關，飛虎關，飛狐關座落於何地？」

「不知道。」

賈谷蘭傳音說完這一句，接着又開聲與管以昌談了幾句「家常話」，然後又傳音問道：「你是不是和野枯佛連絡上了？」

楚雲彪傳音答道：「沒有，他方才在風雲坪上現身，很出我意料之外，照理他還要過幾天才能趕到此處……」

「你和我爹等人，僞降二聖敎，想必有一番打算？」

「原來想救妳出去後，伺機摧毀敵人，但照目前的情形看，恐怕是弄巧反拙了！我沒料到二聖敎主會給令尊飲下那杯酒，現在，令尊本性已失，而且全幫兄弟又被分散，今後，我也不知該怎麼辦才好了。」

「那種所謂的『聖酒』很邪門，據說人飲了一杯後，好像在夢境一般，全身子不由己的聽從二聖敎主的指揮，替他作任何事情，今天你所見到的白鶴眞人，巨無霸，苦行僧，饕餮大仙四人，都飲了那種酒，而酒蟲饒衞公發瘋的原因，據說是飲了兩杯之故，那種酒一天只能飲一杯，多了便會神智錯亂，變成瘋子。」

她說到這裏，趕緊又開聲和管以昌等人說些不關痛癢的話。

楚雲彪繼續傳音發問道：「二聖敎主並非長駐於此，怎能天天拿『聖酒』給白鶴眞人喝呢？」

賈谷蘭傳音道：「二聖敎主把『聖酒』交給假聖人杜敬堂收藏，由杜敬堂拿給白鶴眞人喝的。」

楚雲彪道：「如此說來，白鶴眞人等應該沒有清醒的時候，可是昨夜我和令尊來到城外時，白鶴眞人曾現身相見，他暗暗扔下一張字柬，警告我們不要自投羅網，若說他神智不清，何克出此？」

賈谷蘭道：「情形是這樣的，白鶴眞人及令師，抓癢老人，田舍翁四人並非天天喝『聖酒』，而是隔一天喝一杯，譬如白鶴眞人是飛豹關的雙日關主，那麼杜敬堂便會在半夜子時强迫白鶴眞人飲下一杯聖酒，那種酒的藥力可以延續十個時辰之久，到了今天晚間，藥力才會消失，白鶴眞人也就恢復了神智，但是在即將恢復神智之前，杜敬堂又給他飲下另一種酒，那種酒好像會使人暫時失去功力，因此白鶴眞人在恢復神智之後，又成了一個功力全失之人，如今循環反覆，白鶴眞人不是神智不清，便是功力全失，故永無脫逃的機會，昨晚你見到的白鶴眞人，已是恢復神智的白鶴眞人，但也是一個功力全失的白鶴眞人。」

楚雲彪聽得驚駭不置，道：「怪不得他方才沒有抓住機會，方才二聖君命他將妳帶入關中時，我們都以爲他會抓住機會釋放妳呢！」

賈谷蘭道：「那時候，他神智迷糊恍惚，對二聖君唯命是從，那知應該放我逃生？」

她傳音說到這裏，又揚聲和管以昌談了些別的事情。

楚雲彪繼續問道：「妳說的那種使人失去功力的酒，叫何名稱？」

賈谷蘭道：「不知道，這些事情，都是我暗中觀察得來的。」

「白鶴眞人單日不當關主，便喪失功力，那麼雙日當關主，功力又是怎麼恢復的？」

「好像是自然恢復的。」

「那麼，最可怕的還是那種所謂的『聖酒』，不知那種『聖酒』有無解藥。」

「這個我可以打聽出來，眼下在監視我的這個醜婆娘，大概會告訴我，等我打聽出來，再告訴你便了。」

「她肯告訴妳？」

「是的，這醜婆娘喜歡聽人恭維讚美，我恭維她兩句，她就渾陶陶了。」

「據妳看，二聖敎主爲何要用『聖酒』控制家師等人？」

「目的在欺騙各大門派之人，使大家對他們二聖敎心生畏懼，最後受他們統治。」

「哼，一個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怪物，居然也想統治天下武林！」

「這可能是由自卑感而產生的狂妄行爲，他們因長得與衆不同，在受盡別人的輕視侮辱之下，由自卑而憤怒，因此，就想亂幹一番，使大家畏懼他們。」

「妳看他們將在飛豹關停留多久？」

「不知道。」

「妳最好趕快走，去找田舍郎等人，然後設法和野枯佛取得連絡，大家想到破敵之策，我則暫時潛伏在此，裏應外合，一舉摧毀敵人。」（未完）

竟事！

巨型俠義奇情故事

無毒丈夫

孫玉鑫・文
董培新・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仇若愚計誘公孫可的三艘金舟回航迎戰後，他却着吳奇下令巨舟弧綫疾駛，避免與公孫可正面接戰，繞過金舟，與前航船隊會合，直搗迷宮。公孫可回航三十里，未見敵舟，却發現海上漂浮巨大木板，上書歸無巢字句，心知中計，急召四聖及各高手會商對策，獨悉子雖具卓見，把事情分析得條理分明，並說奉有老主人遺諭，知道返回迷宮，有一條連公孫可也不知道的秘道，但在未達危亡關頭，却不願說出，公孫可見他語意模稜，心中不滿，厲言向他責問存何居心——

艨艟備戰鬥志昂

這種目無餘子的朗朗長笑，在公孫可的觀感下，認爲獨悉子的是太過狂妄，不由厲聲叱道：「停下來！」

獨悉子閧聲而停，就像剛才的震聲長笑，根本不是他似的，並且狀極肅恭的靜待公孫可發言。

公孫可一楞，雖然看出不對，但已不能不開口的，道：「奇怪，大敵當前，迷宮存亡繫於一旦，本公子問計於你，你非但反覆兩可，今更狂妄大笑，是爲什麼？」

獨悉子聲調低沉的答道：「主人恕罪，只因主人以反覆無常批評老朽，使老朽悲中含憤，卒致失態！」

公孫可既以多智廣謀爲人稱道：「自是十分善於應付困惑的局面，何況目下大敵未明來由，自更不肯對最爲有力的四聖之首過份罰難，遂嘆了口氣道：「其實本公子深知獨老的忠誠，不過氣頭之上，話說的稍爲重了一些，獨老不要往心裏擺。」

獨悉子神態更加恭順，道：「老朽怎敢。」

公孫可又嘆息一聲，道：「如今本公子想來，着實太莽撞些，獨老三代元老，怎會另懷異志，所以反反覆覆，必有因由。」

公孫可話聲一停，肅手讓獨悉子坐下，並將自己座位拖近獨悉子身側，以十二萬分誠懇的樣子和語調又道：「獨老，請以至誠告我，對敵之事是先戰的好抑或是先一步回宮的好。」

獨悉子這次忑煞奇怪，竟有問必答，道：「以

老朽看來，是先戰的好！」

公孫可心中一動，表面上却神色不變，道：「喔！請述先戰之利焉在？」

獨忝子想了想，才開口道：「主人若命老朽非說不可時……」

公孫可接口道：「正是，本公子是以迷宮主人的身份，命令你非說不可！」

獨忝子道：「要請主人親口說出，恕老朽的直言！」

公孫可心中又是一動，但他接話却快，道：「這當然，不論你說的是什麼話，祗要是實話直言，我決不怪罪！」

獨忝子恭應並施禮道：「老朽先謝主人不罪之恩。」

話聲中，獨忝子推座站起，神色肅然又道：「強敵雖說謀定而動，我們又未能推測出來是何方敵人，冒然一戰，自是勝少敗多，老朽先時也曾說過，抱必死之心，懷破釜沉舟之志，人定可以勝天，或能我操勝券，老朽所以不甚讚成一戰，誠恐死傷過多，使我元氣難復……」

公孫可皺眉道：「這道理你已說過一遍了！」

獨忝子頷首道：「是的，但當老朽想及若先由秘道返回宮中，將對主人十分不利，却又希望先作一戰了！」

公孫可喘了口長氣，道：「究竟會對我多麼不利？」

獨忝子談到這一點，又恢復了老奸巨猾的慣技，微微一笑，道：「此事，老朽現在仍然無法回答，不過……」

「不過」二字之後，他竟拉着尾音，不再接說下文！

公孫可暗中冷哼，但却不能不問，道：「不過怎樣？」

獨忝子道：「老朽認爲，事有萬一之望，宮禁出入門戶計四處，也許金姬偶忘其一，我們仍可不必經過老主人所示秘徑回轉……」

公孫可揚聲道：「這等事怎麼能寄望萬一？」

獨忝子頭一低道：「至少在與敵人決戰當空，老朽兄弟及宮中高手，破出死命與敵人週旋，設發現事不可爲時，主人依然能够從容退回宮中，如此則萬利而無一弊！」

公孫可心中突然動念，決心按獨忝子所說來作，但他也够奸巧，故意搖頭道：「獨老，我十分感激你這份安排和心意，但是獨老你錯了，迷宮沒有了我，仍有繼承之人。這是歷代的祖規所定，若是一戰之後，精英盡失，獨老，我一個人獨生又有何益？」

獨忝子也搖頭道：「不會的，萬一之時，老朽兄弟仍可率衆退回宮中。」

公孫可聞言知意，故作不解的瞪目問道：「那時四面皆敵，宮禁已封，獨老又從何處返宮呢？」

獨忝子老老實實地答道：「老朽等人可走那條秘徑。」

公孫可皺眉道：「那樣不會對獨老不利嗎？」

獨忝子肅色道：「自是不利，但也僅是終生禁足宮中，眞說起來，老朽出不出宮並非大事……」

公孫可接口道：「原來如此！」

獨忝子尷尬的一笑道：「談來談去，老朽忘了『言多必失』的古訓，終於洩露了部份內情。」

公孫可時已拿出主意，仍以關懷並誠懇的語氣和神情，再作叮問道：「獨老，當眞就只如此？搏戰難勝而十分危急時，果能安然由先兄遺示之秘徑中撤回宮中？」

獨忝子說道：「老朽不敢狂妄，以假言欺瞞主人。」

公孫可緩緩點着頭，似在沉思，其實這全是造作，給獨忝子一個人看，在經過約有盞茶時間後，公孫可臉上現出剛毅之色，對獨忝子道：「獨老代我傳令，三舟並進，全力加速回舟，備戰，與敵一決生死！」

獨忝子躬身應命而去，公孫可目注他的背影，臉上掠過一絲獰笑，當獨忝子離開大艙後，公孫可狠狠的低口自語道：「這是你們自己找死，怨不得本公子心狠！」

話聲一停，他也立刻出艙，此時令已傳下，一干高手皆受嚴囑，各按方位準備，船隻加速直進！

× × ×

遙遠的地方，騰升起來一朵朵紫色的烟團，烟團經久不散，色彩艷麗，聾婆看到烟團，愉快的對仇若愚說道：「仇兄弟，咱們要和自己的船隊會合了！」

瞎叟吳奇看不見，但聞聲知意，說道：「有消息了？」

聾婆嗯了一聲道：「有了，是火弩船上的紫色信號！」

吳奇把頭一點，轉向仇若愚道：「老弟，與前面船隊相距不遠了。」

仇若愚祗把頭一點，並沒有答話。

吳奇又道：「老弟可有吩咐？」

仇若愚微笑相對，道：「老哥哥三軍之帥，小弟……」

吳奇噯了一聲道：「老弟怎麼和我來這一套了？咱們說過，這次進攻『迷宮』之事，老弟你是全

權之帥。」

仇若愚搖頭道：「小弟早說過，只是幕僚。」

吳奇哈哈一笑道：「老弟當眞？」

仇若愚輕嗯一聲。吳奇又道：「幕僚是該以主帥之令是從嘍？」

仇若愚聞言知意了，也哈哈一笑道：「說來說去，還是老哥哥厲害，好吧，咱們回艙，派人去看看金姑娘繪製的地圖可曾完成，然後再作商量。」

吳奇哈哈大笑着，以手摸在仇若愚肩頭，道：「老兄弟，今後凡是你推拖的事，我就全用這個辦法。」說笑着，聾婆也到了面前，道：「再有頓飯時間，大隊即將會合，要辦正事就該快一些了。」

吳奇把嘴一撇道：「放心，有仇兄弟在，穩操勝券。早點遲點祗要誤不了事，有甚關係。」

說着，三人又魚貫進了大艙。

吳奇立刻派人去請金姬，可巧眉姑娘正陪着金姬來到，圖已繪就，仇若愚道了辛苦，展圖靜觀。

眉姑娘好細的心，隨手帶來了兩方「海石鎭尺」，所謂「海石」，其實竟是整枝「胭脂珊瑚」雕成，是一對底平的「如意」，仇若愚將圖展開後，眉姑娘隨將鎭尺壓於兩端，仇若愚對之頷首微笑。這一笑，不知何故，竟笑紅了眉姑娘的粉臉，如同塗上了一層胭脂，更微垂雲鬢，羞看箇郎。

聾婆看在眼中，喜在心頭，用肘一頂吳奇道：「瞧見沒有，咱丫頭……」

吳奇怒哼一聲道：「你這是發那門子的昏，我若能看見，妳早就不聾了，眞是豈有此理。」

聾婆是在突然高興之下，說錯了話，吳奇叱斥，聾婆沒有發作，祗是鼻子裏哼了一聲，賭氣不再理會吳奇。

仇若愚靜觀地圖，頻頻頷首，移時，以讚嘆的語氣道：「公孫元不愧奇才，祗按此圖所繪四道出入水寨，已是獨夫守關，萬軍莫入了，再加上裏面的層層埋伏……」

吳奇瞧不見，比誰全着急，接話道：「老兄弟，究竟如何，可有辦法直入迷宮？」

仇若愚道：「有了金姑娘的這份詳圖，小弟敢說攻進迷宮祗是時間問題。」

吳奇開懷的說道：「好的很，我能等！」

仇若愚又道：「等我們人手聚齊，按圖分派，小弟之意，虛攻正門，實打側寨，但眞正主力却另有安排……」

吳奇雙手擺動道：「老兄弟，你記住了，到時候下令就行，上自老哥哥我，下至船上每一水卒，保證將士用命！」

仇若愚笑道：「老哥哥，不嫌太過信任小弟了嗎？」

吳奇坦然道：「人道說：眼瞎心不瞎，兄弟放心！」

那知仇若愚神色突然肅穆，緩緩搖頭道：「老哥哥，事到如今，小弟有些話語不能不說了，說完之後，任憑老哥想上些時間，再下決定……」

眉姑娘首先覺得事態嚴重，立刻接道：「仇大哥，難道你並非眞心誠意的幫助我們？」

仇若愚正色道：「是眞心而誠意的。」

眉姑娘微一蹙眉說：「那又多說些什麼？」

仇若愚長嘆一聲道：「因爲我也另有私心。」

吳奇接話道：「同仇敵愾，算不得私心！」

「不！小弟若無老哥哥手下人相助，是萬萬無法成功，因此小弟不能承認這是幫助別人。」

「老兄弟，你把我吳奇看走了眼，我曾說過，爲復失子之仇，擄媳之恥，不惜與敵偕亡！」

「這可不同，此次與迷宮之戰，小弟曾經預料過一切，勝雖我屬，但，勝來够慘，怕精英十失其六！」

「算不了什麼，包括老哥哥我們夫婦在內，死是死得其所，我祗請兄弟你能答應我，保護眉丫頭，我夫婦萬一不幸，照拂她，使她有個妥當的歸宿，我夫婦九泉……」

「老哥哥說的太多了，其實有些事，並不一定非到玉石俱碎始罷休，小弟早有打算，祗等老哥哥一言而定！」

「講吧，吳奇凡能答應的，決不推諉！」

仇若愚想了想，對吳奇道：「這不是三言兩句可以講清楚的，坐，坐下來大家仔細的商量。」

於是大家入座，靜待仇若愚開口。

仇若愚未語之先，一聲長嘆道：「小弟此次到珍珠堡，是料錯了事，也是上了別人的當，同行有不少好友，皆生死之交，到來後雖然立刻發現錯誤，祗惜恰遇五行城五老發動陰謀，接着是二神脫困復仇，小弟不幸本已遭受暗算，蒙珍珠宮主相救始得平安，事後脫險，已是數月之久，非祗宮主下落不明，而羣友亦皆喪命，塚碑記事，如在面前，但小弟心中却別覺可疑，後遇公孫可，虛與委蛇，被以火焚舟，蒙老哥哥於汪洋中救上舟中……」

眉姑娘不耐的接道：「這些事仇大哥你說過一遍了，又何必再提？」

話鋒一頓，接着又道：「在當時，老哥哥你並沒問我公孫可何故焚舟，還禍連金姑娘，小弟也沒作解釋，現在是小弟來詳述此事的時候了。」

吳奇笑道：「老兄弟，若仍不便，還是不說的好。」

仇若愚搖頭道：「必須說出，始能心安，公孫

可以『花心學士』之名與小弟相見，彼時小弟尚未料及他已知道小弟是誰，後因金姑娘大義，惹其動疑，方以陰謀相對，不惜焚舟志在將小弟與金姑娘殺以滅口，事發當天，小弟業已看出內藏驚人變化，後與金姑娘坦誠而談，始知公孫可已將小弟羣友擄擒並送至迷宮……」

眉姑娘突然俏皮的一笑道：「珍珠宮主也被擒了？」

仇若愚瞥了眉姑娘一眼，道：「她在迷宮是不錯，但却不是被擒，而是……」

眉姑娘接話道：「自投？」

仇若愚道：「她誤會了我，所以，憤而出此下策。」

眉姑娘慧心，一笑又道：「祇怕羣俠也是被她出賣，眞要如此，她對你的誤會是極深極深！」

聾婆不知爲了什麼，竟接着說道：「誤會若是到了極深極深，恐怕也是恨到了極深，這誤會和恨，像洪水猛獸般，一發不可收的，老兄弟要千萬當心！」

仇若愚坦然道：「不要緊，我若能見到她，相信是很容易把這誤會解釋開來的！」

吳奇沒有他老伴那種私心，也沒有眉姑娘那樣細心，接話道：「那好，能將誤會解決開就行。」

仇若愚話歸本題，道：「小弟若想辦好這幾件事，自是非進迷宮不可，但度德量力，實不能也，幸遇老哥哥敵愾同仇，結伴而行，究其實，小弟這種私心，是有些愧對以血心義氣交往朋友的老哥哥呀……」

吳奇接話很快，道：「老兄弟，够了，現在聽我幾句，你那私心，不算什麼，如今，你仍是老哥哥我的好兄弟，也仍然是此次攻襲迷宮的全權施令人，若是兄弟你再有甚麼話說，那就是看不起我吳奇了！」

仇若愚慨然道：「老哥哥放心，小弟不是賤丈夫，自知分寸，現在要談的，是小弟在幾經深思下，認爲自利而無一害的好辦法，希望老哥哥嫂子和眉姑娘聽了之後，不要反對……」

眉姑娘玲瓏心肝，噗哧一笑道：「得了，仇大哥，祇要不是想甩開我們吳家的人，自己去單身犯險，全可以商量！」

這句話，猛的提醒了吳奇夫婦，聾婆脫口問道：「仇兄弟，眉丫頭的話可對？」

仇若愚尷尬的苦笑道：「小弟不善說謊。」

祇這樣聲明，已經够了，吳奇當先沉聲說道：「老兄弟，你可是打算和我吳奇重定稱呼？」

仇若愚急忙解釋道：「老哥哥和老嫂子請別着急，成不成等小弟把話說完之後，再作決定不是也不晚嗎？」

吳奇嗯了一聲道：「說吧，我在聽！」

仇若愚道：「事情是這樣，小弟由此圖上看出，昔日公孫元另有安排，因爲有些地方不設强伏，是件怪事……」

吳奇搖頭道：「若眞如此，衆人之力豈不勝你獨任？」

仇若愚也搖頭道：「恰恰相反！」

眉姑娘咯咯一笑道：「仇大哥這次是幾經深思早有了決定，我相信必有一番使人無法反駁的大理由，可對？」

仇若愚對這位刁鑽聰明的姑娘，實在毫無應付的方法，話全叫她先一步封了個嚴密，使人難以答對。

不過這件事太過重大，仇若愚祇好硬着頭皮道：「眉姑娘，道理不是矯情，小兄認爲此次攻襲迷宮，志不在必殺公孫可，也不在於瓦解迷宮，而是先救出被困的令尊令堂和小兄那些好友才對，假如大家認爲這是對的，那就不能不用點計謀，所以小弟擬定了個『暗渡陳倉』之策，在雙方海戰正濃時，小弟一人潛進迷宮，首先偵知被困者於何處，然後悄然將人救出，那時我們已無憂顧，可以放手和公孫可作生死之戰，否則公孫可在已知不敵瓦解在即時，下令宮中殘我親友，請問彼時我們又當如何？就算我們也殺了公孫可，但親友已死，豈不仍是遺憾終生！」

這番話，使吳奇夫婦和眉姑娘，俱皆難以反駁，理由極是仇若愚的顧忌，絕對不是多餘和虛嚇！

眉姑娘雖然早已料到仇若愚之意，並且也料及仇若愚必有一番道理，但却沒有想到是這種理由，乃父生母俱皆陷身迷宮，吳氏與公孫可家族結仇而起因在此，她怎能出言反駁，又怎敢出言反駁。

吳奇夫婦更是無話可答，仇若愚頓即安心不少，接着又道：「小弟雖說是獨自潛進迷宮，但可向老哥保證一事，那就是絕不妄自涉險，必然悄悄打開某一水道，使老哥哥得長驅直入！」

吳奇大喜，道：「老兄弟，一言爲定？」

仇若愚道：「當然，小弟必然守信。」

聾婆道：「現在是否能够就說定以那條水道會合？」

仇若愚一笑，附於吳奇耳邊，低低說起話來，他講的什麼，第三者無法聽到，不過祇有吳奇頻頻點頭，並且臉上欣喜之色時濃一時，就可以想得出來必是一條絕妙之計。並且一定可以成功。

聾婆本來善解唇語，祇因仇若愚是附耳低述，唇動之姿掩遮了一半，再加上細訴，與普通談話唇

舌稍異，聾婆竟然無法看出是說了什麼，她怎肯罷休，立刻揚聲道：「仇兄弟，難道還背着我……」

恰好這時仇若愚已經把話說完，吳奇遂奇怪的向聾婆連連無音的說個不停，包括眉姑娘在內，第三者祇能傻傻地看看，却休想看懂。

聾婆經過吳奇的一番「無言低訴」，果然老臉上綻破笑紋，喜悅歡然，此時，眉姑娘竟以奇特「白眼」，掃着仇若愚。

仇若愚視若無睹，轉對金姬含笑說道：「在下也有幾句暫時不能對第三者說的話，向金姑娘一談。」話聲一頓，果也換上低低的語調，在金姬耳邊說了半天，金姬本來見到仇若愚與吳奇耳語，心中十分傷懷，因爲此時此地。若說不能够共心語論機密的，應該祇是她一個人，她先時認定仇若愚所以瞞着眉姑娘，僅僅是「掩耳盜鈴」，作給自己一個人看的罷了，不料事實却大出意外，自己非但參與了機密，並且與吳奇夫婦相同，也不爲他人所知，芳心自是頓覺安適愉快。

不愉快而不安適的，應該是眉姑娘了？不！不！她見到仇若愚與金姬耳語，非但沒有不高興的表示，反而暗覺會心，並深服仇若愚的待人方策。

原來剛剛她那個怒然的白眼，就爲仇若愚而當金姬而與乃祖耳語，深覺太使金姬難堪而發。

當然，她是想錯了。

現在她見仇、金耳語，祇當仇若愚是隨便用幾句普通話，故作神秘而安慰金姬，當然，她又想錯了。

不過就因爲她自覺所料皆對，才沒生仇若愚的氣，並且表現的大方十分，那知仇若愚是分別安排妙計，使到了必要的當兒，能配合巧妙無間，成功竟事！

眉姑娘是沒有生氣，但她爲了再安慰金姬之故，有意的作出惱怒之色對仇若愚道：「仇大哥可有些悄悄話和我說？」

仇若愚回答的妙，道：「抱歉，妳是要隨定令祖辦事的，所以沒有其他的安排！」

眉姑娘聞言，越法認爲所料不錯，於是一笑而罷。適時，有人走報已與前面的船隊，祇隔箭遠，仇若愚立刻對吳奇道：「老哥哥，時間到了，請按預計而行。」

吳奇和聾婆嗯了一聲，大步出艙，眉姑娘這時才想起一件事來，揚聲道：「阿爺等一下。」

二老聞言止步，眉姑娘笑着說道：「我要跟着仇大哥踏進迷宮！」

仇若愚沒等吳奇和聾婆開口，已搖頭道：「不行！」

不行這兩個字，太乾脆了，惹火了眉姑娘，她竟也用最簡單乾脆的話反問道：「何故？」

仇若愚正色道：「第一是此行凶險，第二是無此必要，因爲我旨在偵索出被困羣俠及令尊之地，而非較搏……」

「正因如此，我才非去不可！」

「這算什麼道理？」

「這道理正像仇大哥你剛才那番話一樣，是不容置疑和不容任何人反駁的，仇大哥能爲朋友，赴湯蹈火，難道我爲了生身父母，就祇有縮在後面等待的份？」

「話不是這樣說，迷宮埋伏重重……」

「這不成爲理由，大哥不畏重重埋伏，我何獨懼？」

仇若愚語爲之塞，難以作答。

吳奇正要訓示，眉姑娘竟已搶先又道：「反正我是下定了決心，大哥若是嫌我同行，那我們各走各的好了！」

這句話，等於威脅，聾婆知意會心，舉步往艙外走着，却開口道：「這是妳和仇兄弟的事，你們商量去吧。」

說着，一拉正覺此言不通的吳奇，雙雙疾步而去。到了艙外，吳奇才待詢問，聾婆已開口道：「有仇兄弟在，眉丫頭怎會涉險，咱們少管閑事，快辦正經的吧！」

吳奇恍然，但却微一搖頭道：「老婆子，這件事可別太一廂情願了，我看很難，仇兄弟情有獨鍾，一個弄不好，反而會生出意外的差錯！」

聾婆笑道：「你這是『皇帝不急，急死太監』，這種事豈是局外人能管的，你就省省心多爲對敵安排吧！」

吳奇哼了一聲道：「話說在前頭，若是把事弄翻，出了毛病妳可別說我事先沒講，我更不會再多管一丁點！」

聾婆笑道：「放心，眉丫頭有多精靈，出不了岔子！」

吳奇遂不再多言，並傳令手下掌旗令的弟子，按其所定獨密旗語，向前列船隊通傳命令。

艙中，眉姑娘和仇若愚，業已談妥了一切。

仇若愚答應眉姑娘隨行，條件是一切行止包括開口說話，都必須以仇若愚所命是從，否則出了事仇若愚不管。

眉姑娘全答應了，但她芳心中却自有主意。

天下事，不怕不知，而怕混充無所不知，尤怕偶而說或作對一二，人以「萬事通」相敬，已亦以「無不知」竊喜，卒於身臨大事，手足無措，害已事小，誤人甚至誤國事大，得不愼乎？(未完待續)

正宗技擊武俠連載小說

鏢旗

臥龍生·文
董培新·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關中岳、楊四成二人，跟隨劉婉蓉離開督帥府，至一荒郊的廢宅中，劉婉蓉着關中岳與楊四成由前門衝入，她則繞往後門，關、楊二人衝入正門，見四黑衣大漢趺坐四角，不言不動，對關、楊二人也不理睬，待劉婉蓉由後門進入後，識破了他們擺設的四象陣，隨命關、楊站好犄制陣法變化的方位，由劉婉蓉衝入陣中，把四象陣破去，四名黑衣大漢乃倉惶遁去，關中岳與楊四成正擬追擊，劉婉蓉出言制止，說是留給他們一條生路，避免彼等情急拚命，並說在現時情況之下，可惜少了一個人——

三招搏賭決存亡

關中岳沉吟了一陣，道：「姑娘之意，可是要咱們擺成四象陣麼？」

劉婉蓉點頭一笑，說道：「正是此意，只可惜，咱們缺少一人，說不得只好把那趕車的拉來充充數了。」

關中岳道：「就算咱們能够湊足四人，但也需改裝了衣物才成。」

劉婉蓉道：「此事可簡單，我已查過了，這座大宅院，宿住之人，撤走不久，而且形色倉促，留下衣服不少，兩位去找那個車夫來此，我去取衣物好了。」

三人分頭工作，不過片刻工夫之久，已然改裝完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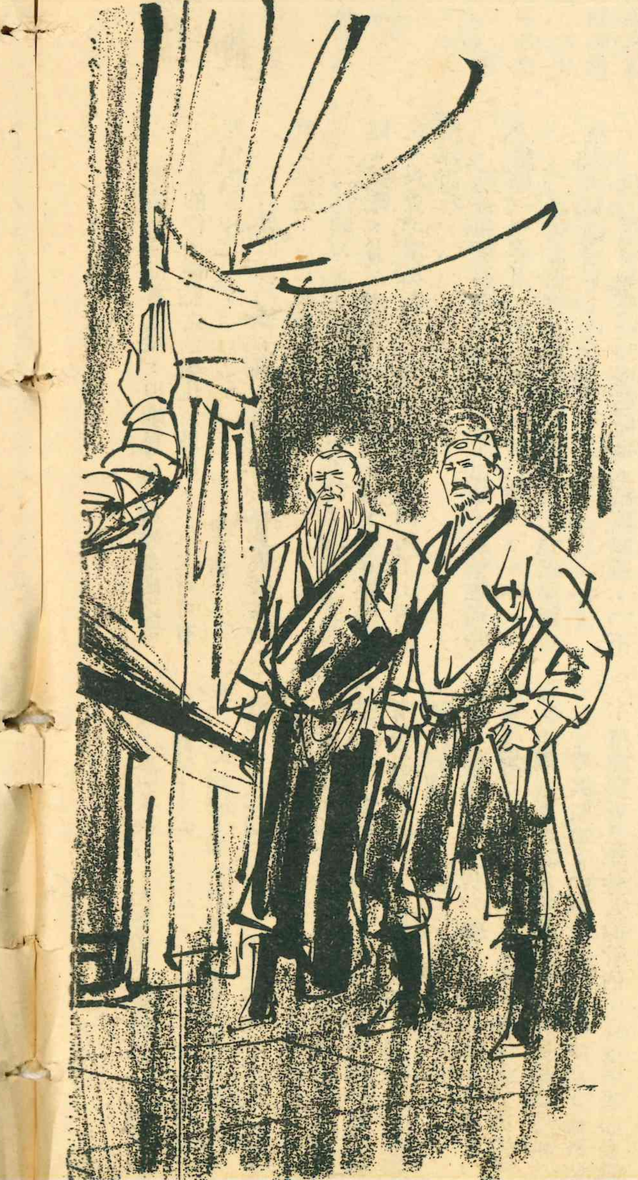
雖然劉婉蓉和楊四成穿的衣着寬大一些，但室中幽暗，足可掩遮。

劉婉蓉分配了三人的位置，說道：「他們用四象陣對付鐵夢秋，只怕那八卦教主也明白難以收效，其必然有着更爲厲害的安排，我已很仔細的查過這座大廳，不見再有埋伏之人……」

楊四成接道：「姑娘可曾查看過這座大廳，是否有機關埋伏。」

劉婉蓉道：「這廳房構築的十分簡單，談不上什麼機關，但它必有埋伏，只不過咱們沒有法子找出來罷了。」

關中岳道：「姑娘可能肯定那鐵夢秋和八卦教主非來不可麼？」



劉婉蓉道：「自然可以肯定。」

關中岳道：「那四個逃離此地的八卦教徒，難道不會去告訴那八卦教主麼？」

劉婉蓉道：「不會。」

她語氣堅定，聽得關中岳怔了一怔，道：「姑娘怎能如此肯定。」

劉婉蓉道：「他們不會去見那八卦教主，因爲，他們背棄了八卦教主，如若見着了八卦教主，定然要吃一次苦頭了，所以，他們不敢去見。」

關中岳道：「他們到那裏去呢？」

劉婉蓉道：「情勢逼的他們非賭運氣不可，八卦教主在他們身上下了禁制，但他們又被咱們逼的無法，非要離開此地不可。」

關中岳道：「怕姑娘殺死他們。」

劉婉蓉道：「他們並不是怕死，而是怕咱們揭開他們的人皮面具。」

關中岳啊了一聲，道：「爲什麼？」

劉婉蓉道：「因爲，他們認識你關總鏢頭，你也認識他們，一旦揭穿了，豈不是知曉了他們的身份……」

關中岳道：「他們既然投入了八卦教中，爲什麼還怕人揭露身份。」

劉婉蓉答道：「八卦教有一宗任何門派沒有的長處，他們最擅長借用其他門派中的人，爲自己効命。」

關中岳道：「姑娘之意，可是說他們不是八卦教中人？」

忽然想起那夜中，在密林中所見的怪異之事，很多武林人物，雲集一處，聽由一個蒙面女子的威脅，不禁連連點頭，道：「是的，是的，八卦教中人，的是多怪異之舉，在下曾經看到過一個蒙面女子，威脅數十位高人，聽命於她的事，那時，在下還認爲是姑娘所爲，如今想來，定然是那位八卦教主了。」

劉婉蓉輕啊了一聲，道：「你可否說的詳盡一些。」

關中岳道：「可以。」遂把那夜所見所聞，很仔細的說了一遍。

劉婉蓉靜靜的聽着，聽完後未再多問，却改過話題，說道：「咱們無法在很短的時間內，練成四象陣的變化，所以，盡量避免出手。」

目光轉到楊四成的方位，道：「該出手的時間，我自會出手，但和來人應對，却要你楊鏢頭出面了！」

楊四成道：「要在下說些什麼？」

劉婉蓉道：「這要觸景生情，隨機應變，以想出應付之法，不過，楊鏢頭也只是準備而已，也許情勢變化的，根本就不需要咱們說話。」

關中岳突然挿口說道：「劉姑娘，那幾個蒙面人，爲什麼怕咱們揭下他們的人皮面具。」

劉婉蓉答道：「第一，他們很可能和你關總鏢頭認識，也可能是正大門派的人物，一旦揭穿了暴露出他們的身份，那不但關係到他們個人的事，影響所及，關連到他們師門的聲譽。」

關中岳心中已然有些明白，歎息一聲，道：「這些人是武林中正大門戶的人？」

劉婉蓉道：「不錯，也許是少林，也許是武當，也許已退休的武林高手……」

語聲微微一頓，接道：「諸位盡量把兵刃藏於衣服之內，讓人瞧出咱們有兵刃，但不能讓他們一眼盯出咱們是什麼兵刃。」

幾人依照行事，各自坐了方位。

約等了頓飯工夫左右，蓬然一聲，木門被人撞開。

關中岳轉頭看去，只見一個全身青衣的少女，手中提着長劍，閃入大廳。

緊接着人影一閃，鐵夢秋也仗劍而入。

一切，都在那劉婉蓉的預料之中。

那青衣少女，似是已經受傷，左肩處鮮血濕了半個衣袖。

鐵夢秋目光四顧，望了關中岳等四人一眼，道：「我已經劍下留情，妳如還不知悔悟，莫怪我要取你之命了。」

青衣少女冷冷道：「鐵夢秋，你不可逼人過甚了！」

鐵夢秋冷冷說道：「這是最後的一次機會了，如是我有取你性命的機會時，便再也不會手下留情了。」

青衣少女突然舉步而行，風擺楊柳似的穿過了關中岳等擺好的四象陣。

鐵夢秋低頭一顧，淡淡一笑，道：「原來，姑娘在這裏設有埋伏。」

青衣少女道：「有備無患，想不到今日果然用上了。」

鐵夢秋目光轉動，向四下望了一眼，說道：「這室中的桌椅，都早已經移開，姑娘是早有準備的了。」

青衣少女微微一笑，道：「謝謝你手下留情，所以，我也先把此地的埋伏說明，你自己酌量一下，是抗拒，還是棄劍投降。」

鐵夢秋道：「就憑這座四象陣麼？」

青衣少女道：「他們四個人，可以合力拒你十招以上，我就有很充分的時間，開放出這大廳中的

埋伏了。」

鐵夢秋笑一笑道：「那是些什麼埋伏？」

青衣少女道：「一共有三種之多，八卦教中的邪門玩藝，江湖聞名，你鐵大俠，應該早已有耳聞了。」

鐵夢秋道：「江湖傳聞，未必可信，再說，對於那些鬼域技倆，我也不會放在心上。」

青衣少女道：「世間有一種會飛的蜈蚣，不知你鐵大俠聽說過沒有？」

鐵夢秋道：「金翅蜈蚣。」

青衣少女道：「對！金翅蜈蚣，不但是天下各種毒蛇尅星，而且牠本身亦含蘊着一種奇毒，只要被牠咬中了一口，除了服一種特製的解藥之外，必死無疑。」

鐵夢秋道：「在這座大廳中，埋伏有金翅蜈蚣麼。」

青衣少女冷冷道：「不錯，不知道你是相不相信？」

鐵夢秋道：「那金翅蜈蚣，乃極爲稀少之物，妳縱收羅的有，相信也不會很多。」

青衣少女笑一笑，道：「別忘了，我說過這大廳內有三種埋伏，那金翅蜈蚣，只不過是其中之一吧了。」

鐵夢秋道：「還有兩種毒物，亦必是世間罕聞罕見之物了。」

青衣少女道：「一種很普通，但牠的數量却很龐大。」

鐵夢秋道：「毒蜂。」

青衣少女道：「一種特別飼養的毒蜂。」

鐵夢秋點點頭，道：「八卦教中人，也許可以辦得到，還有一種什麼毒物？」

青衣少女道：「這一個恕不奉告，但我說出了兩種，你自己能否抵擋，也該有個決定了。」

鐵夢秋淡淡一笑，道：「但有一點，姑娘應該自作忖思一下！」

青衣少女道：「什麼事？」

鐵夢秋道：「妳是否有足够放出毒物的時間，別要毒物未放身先喪……」

青衣女子道：「如若我安排這座四象陣，能够一阻你的馭劍攻勢，我就有放出毒物的機會。」

鐵夢秋突然舉起長劍，道：「你試試吧！也許你是不到黃河心不死！」

關中岳感覺那舉起的長劍上，透出一股劍氣，直逼過來，心中暗暗忖道：「他舉劍之間，就能透出這一股森寒的劍氣，內功之精深，實已到了驚人的境界。」

那青衣女子目光一顧黑衣人道：「你們給我站起來，合力擋他一招。」

劉婉蓉緩緩站起身子，淡淡一笑，道：「叫你姑娘失望了，妳安排在這裏的四個人手，都已經離開了！」

青衣女子呆了一呆，道：「妳是誰？」

劉婉蓉道：「小妹劉婉蓉，如教主不太健忘，妳應該還記得我。」

她這一現身，關中岳同時掀開了臉上的黑布，露出了本來的面目。

青衣女子怔了一怔，道：「他們呢？」

關中岳道：「走了！」

劉婉蓉笑一笑，道：「這叫人算不如天算，你教主安排的雖然很好，可惜，妳棋差一着，落得了一敗塗地。姑娘應該早來一步的，可惜你來晚了。一着失錯，滿盤皆輸。小妹奉勸你認命算了。如若你意氣用事，那徒然招致敗亡。」

鐵夢秋緩緩收起長劍，目光投過在劉婉蓉的臉上，道：「原來是劉姑娘。」

劉婉蓉笑一笑，道：「鐵大俠，難得你還記得我。」

鐵夢秋道：「劉姑娘深藏不露，何以又陡然間改變了心意。」

劉婉蓉微笑道：「人總是會變的，現在，我變了。」

鐵夢秋笑一笑，道：「劉姑娘的心機，實叫在下佩服得很。」

劉婉蓉道：「鐵大俠誇獎了。」

目光轉到那青衣女子的身上，道：「教主，人到矮簷下，怎能不低頭，教主如是還不能見機而作，那只會濺血當場了。」

鐵夢秋舉步行了過來，冷冷說道：「鐵某人出道以來，唯一對妳是手下留情的人。妳如不知進退，那就別怪在下手下無情了。如是留下妳是一禍患，那就不如殺了妳以絕後患了。」

劉婉蓉笑一笑道：「鐵大俠說的不錯，教主目前已然全無反抗之力。除了談和之外，只有死之一途了。」

青衣女子道：「我如拚着重傷人死，放出毒物，你們也將陪我斷魂此地。」

劉婉蓉笑一笑，斷然道：「你沒有機會的，教主。」

青衣女少怒道：「爲什麼沒有？」

劉婉蓉道：「一個鐵夢秋已經够你對付了。何況，目下還要加上我！」

青衣少女聽得冷然一笑，道：「妳！妳！也算一個人物麼？」

劉婉蓉笑了一笑，道：「教主，你別說的那樣難聽……」

青衣少女冷冷接道：「難聽，除了鐵夢秋之外，放眼雲集在開封府高手，又有幾人能是我手下之敵。」

劉婉蓉道：「也許我可以接你幾招？」

青衣女少道：「妳如能單獨接下我三招，那就算妳命長了。」

劉婉蓉笑了一笑，道：「教主，咱們打個賭如何？」

青衣少女道：「賭什麼？」

劉婉蓉道：「我接你三招，如是妳把我擊敗了，我就放你離開這裏。」

青衣少女雙目一亮，冷冷說道：「妳能作得了主麼？」

劉婉蓉笑一笑，道：「自然作了主，但如是妳敗了呢？」

青衣女少道：「那就聽憑妳的處置了！」

劉婉蓉道：「你束手就縛，聽我之命？」

青衣少女道：「好吧！就是如此！」

劉婉蓉緩緩脫去身上穿的寬大黑衣，笑道：「你可以出手了。」

青衣少女冷冷道：「不要慌，你說的我無法相信！」

劉婉蓉道：「那要如何妳才肯相信？」

青衣女少道：「要鐵夢秋說一句話。」

劉婉蓉點點頭，緩步對鐵夢秋行了過去。

鐵夢秋神情冷峻，兩道目光凝注在劉婉蓉的臉上，一語不發。

劉婉蓉行到了鐵夢秋身前兩尺左右處，才欠身一禮，道：「鐵大俠，請你幫個忙。」

鐵夢秋似是極不喜愛女色，那劉婉蓉生的嬌柔清麗，有如水中白蓮，但鐵夢秋却緩緩把目光移注屋頂之上，道：「幫什麼忙？」

劉婉蓉道：「你答允作個保人，我要和八卦教主比試三招。」

鐵夢秋輕聲道：「她武功高强，妳不是她的敵手。」

劉婉蓉道：「那就放她離開。」

鐵夢秋道：「縱虎歸山，後患無窮。」

劉婉蓉道：「兩人相搏，我有一半取勝的機會，你為什麼沒有一點信心？」

鐵夢秋皺皺眉頭，道：「劉姑娘，妳是千金之軀，帥府的少夫人，還是站在一邊看熱鬧，動手拚命的事，你最好別插手。」

劉婉蓉道：「我已是自由之身，帥府的少夫人，豈能插手江湖搏殺之事，督帥已替我解除了婚約，這一點，你不用担憂了。」

鐵夢秋嗯了一聲，道：「這麼說來，你是一定要找這一場痲煩了。」

劉婉蓉道：「只要你答允作保，我就可和這位八卦教主賭一下了。」

鐵夢秋劍眉聳動，俊目放光，頗有不勝其煩，但又無可奈何氣概。

劉婉蓉却是輕鬆得很，望也不望那鐵夢秋一眼，接道：「你答應了沒有。」

鐵夢秋道：「姑娘可知道，這件事情的嚴重性麼？」

劉婉蓉道：「大不了我被她殺了，性命嘛，嚴重什麼？」

鐵夢秋被她纏的沒有法子，搖了搖頭，道：「好！你們賭一次。」

八卦教主接口道：「鐵夢秋，我如果是賭勝了呢？」

鐵夢秋道：「賭勝了，就任你離開此地。不過，天涯路長，錯開今天，我自信仍能追上你。」

八卦教主道：「那就只好走着看了。」

鐵夢秋淡淡一笑，道：「好吧！你們賭。」讓開去路，站在大廳一角。

顯然，在他想像之中，那劉婉蓉非輸這一賭不可。

八卦教主似是也有着必勝的信念。笑一笑，道：「劉姑娘，你準備了。」

劉婉蓉道：「我早就準備好了，教主只管出手。最好，你能多用一些功力，一旦小妹封架不及，被你擊中，希望能一下死去，免受活罪。」

八卦教主道：「難得妳有救我一片好心，決然不會殺妳。」

劉婉蓉笑一笑道：「我瞧你不用這樣仁慈了，須知你只有三招機會，三招不中，你就喪失了八卦教主的身份。」

八卦教主道：「我想一招够了。」

右手一揮，玉掌緩緩向劉婉蓉逼了過來。

她掌勢很慢，但那氣勢，却十分驚人，劉婉蓉微微頷首，道：「教主果然是有着過人之能，這一招應是天羅手中絕技之一。」

她一下叫出天羅手，不但那八卦教主吃了一驚，就是鐵夢秋也聽得怔了一怔。不覺之間，轉身望了那劉婉蓉一眼。

但見她氣度從容，在對方天羅手罩住了全身大穴之下，仍然是全無畏色。

八卦教主掌勢緩進到距離劉婉蓉還有尺許左右時，突然喝聲：「着！」

掌指疾伸，快如流星一般，直向那劉婉蓉全身數處大穴點去。

只見到劉婉蓉身子疾快的轉了兩轉，竟然把一招天羅手避了開去。

八卦教主大為震駭，呆呆的望着劉婉蓉出神。

但最為驚震的還是鐵夢秋，雙目凝注劉婉蓉，一臉驚異中，微透出親切之色。

劉婉蓉淡淡一笑，道：「這是第一招，妳還有兩招機會，慢慢的不要慌。」

她愈是沉着，八卦教主心中也愈是震驚，目注劉婉蓉，緩緩說道：「原來姑娘是一位深藏不露的人。」

劉婉蓉道：「誇獎，誇獎！」

八卦教主輕輕咳了一聲，道：「劉姑娘，還有兩招攻勢，我為了求勝，可能會下手惡毒一些，你要小心一些了。」

劉婉蓉微微一笑道：「妳盡管施展，我就是傷在你的手中，那也只怪我學藝不精，對你决沒有半句怨言。」

八卦教主神情嚴肅道：「好！妳要小心了。」

陡然間，雙手齊出，十指半屈，半張，抓向劉婉蓉。

劉婉蓉身子轉了一轉，竟然輕輕巧巧的又把一招避開。

青衣少女不容劉婉蓉有喘息的機會，緊接着飛躍而起，撲了過去。

關中岳抬頭看去，只見那青衣少女的撲擊之勢，有如飛龍下擊一般，掌指所及，遍及丈許方圓，心中大吃一驚，暗道：這是什麼武功，有如此龐大的威勢。別說不還手了，就是讓我還手，也是不易避開了。

但見劉婉蓉身子轉了兩轉，竟又輕巧的避了出去。

八卦教主忽的一翻身腕，閃起了一片森寒的劍光。

劉婉蓉躍避開去，淡淡一笑，道：「姑娘，妳已經攻了三招。」

八卦教主楞了一楞，收起了長劍，道：「够了麼？」

劉婉蓉道：「够了，如若按照咱們的約言，姑娘應該束手就縛。」

八卦教主還劍入鞘，長長嘆了一口氣，道：「小妹慚愧的很，竟然未發覺督帥府中，隱藏着妳劉姑娘這等高手。」

劉婉蓉道：「那不怪你，鐵夢秋大俠，他也一樣看錯，我未決定走入江湖之路時，已完全忘去了自己是一個會武功的人，那時，就算眞的有人要殺我，我也會任他們殺死。」

八卦教主道：「當眞是不可思議的事。」

鐵夢秋冷冷接了一句，道：「教主已經輸了，是要準備守約言。」

八卦教主道：「我自然要守信諾。」解下身佩長劍，丟在地上，道：「劉姑娘準備發落小妹。」

劉婉蓉回顧了鐵夢秋一眼，道：「鐵大俠！八卦教主如肯棄暗投明，帥府中八卦教徒，自然不會再興風作浪了。」

鐵夢秋沉吟了一陣，道：「目下，雲集在開封的高人，愈來愈多，你們實需要像八卦教主這樣的高人幫助……」

（未完待續）

徵稿啟事

「武俠世界」週刊自一九五九年三月創刊以來，迄今已十二載，出版已達六百餘期，銷數日增，這是對我們的一大鼓舞，承蒙各地讀友的愛護所致。為了提高「武俠世界」的質素，增强內容及讀友興趣起見，「武俠世界」誠向各地對有興趣寫作武俠奇情小說文友致意：

① 「武俠世界」園地公開，來稿合即選用，不合退回。

② 來稿最好每個故事由三萬字至六萬字止，或三萬字以下之故事為合。

③ 稿酬每千字由港幣八元起至二十元止。

④ 來稿可直接寄：香港上環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武俠世界出版社編輯部收便可。

武俠世界週刊編輯部啓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律香川暗殺了十二飛鵬帮萬鵬王的愛駒，而把萬鵬王嚇倒，乖乖把黛黛送交武老刀，律香川終於完成了這項艱巨的任務。另方面，孟星魂對於孫玉伯的武功、行動，仍茫無所知，無從下手，那晚小何突來找他，用話激使孟星魂答應由小何去承担任務，孟星魂乃返回快活林與高老大晤面，一夕傾談，孟星魂發現高老大漸漸在變，變得更無情，更冷酷。自從葉翔那次事件失敗之後，孟星魂對高老大的變已有所感覺，但他還是想不明白，正於此時，突然有人在敲高老大私室的門——

流星·蝴蝶·劍

為防被殺唯有殺

這是高老大的私門，若沒有重要的事，誰也不敢來敲門。

高老大打開門上的小窗，道：「什麼事？」

門外應聲道：「屠二爺想請你去喝酒。」

高老大道：「屠城？」

門外人道：「是。」

高老大慢慢的點了點頭，道：「好，我知道了，我就去。」

她忽然轉身，凝着孟星魂，道：「你知不知道屠城是什麼人？」

孟星魂搖搖頭。

高老大雖然瞧着他，目中却帶着深思的表情，道：「屠城表面雖是個大商人，其實却是『十二飛鵬帮』的壇主，也是萬鵬王手下的第一號打手。」

孟星魂道：「他就是屠大鵬？」

高老大道：「他就是。」

她忽又問道：「你知不知道最近孫玉伯曾經派律香川去找過萬鵬王？」

孟星魂道：「我知道律香川走了，却不知道他去找誰。也沒有打聽。」

和他任務沒有直接關係的事，他從不打聽。

高老大道：「律香川是孫玉伯最看重的人，若不是為了重要的事，他絕不會輕易派他出去。」

孟星魂點點頭。

新派武俠長篇連載

古龍·文
培新·圖



他也已感覺到律香川的確不可輕視。

高老大面上忽然露出了笑容，道：「孫玉伯若和萬鵬王有了爭執，我們的事就有希望，屠城這次離開大鵬壇，說不定就是衝着孫玉伯來的。」

她拉開門，匆匆走了出去，道：「我再去打聽打聽，你最好在這裏等着。」

她的消息永遠最靈通，因爲她打聽消息的法子的確很有效。

孟星魂却沒有在這裏等着。

他也有事要打聽。

× × ×

葉翔躺在樹下的草地上。

草已枯黃，他儘量放鬆了四肢。

以前他從不敢放鬆自己，一時一刻也不敢放鬆，現在却已不同。

現在他沒有什麼好担心的。

「失敗也有失敗的樂趣，至少成功的人永遠享受不到。」

葉翔苦笑。這時草地上忽然有了脚步聲，很輕很輕的脚步聲，就像是貓。

葉翔沒有坐起來，也沒有抬頭去看，他已知道來的是誰了。

除了孟星魂外，沒有人的脚步能走得這麼輕。

直等脚步聲走得很近，他才問道：「你什麼時候回來的？」

孟星魂道：「剛才。」

葉翔笑了笑，道：「一回來就來找我？到底是我們的交情不同。」

孟星魂心裏湧起一陣羞慚之感。

這兩年來，每個人都漸漸跟葉翔疏遠，現在他忽然發覺連自己也不例外。

葉翔拍了拍身旁的草地，道：「坐下來，先喝杯酒再告訴我是爲了什麼事找我。」

他似已知道，若沒有事，孟星魂絕不會找他。

孟星魂坐下來，接過他手裏的酒，他決定只要這件事能辦成，只要他還活着回來，他一定要好好的隨着葉翔喝幾天酒。

這些日子來他已日漸與葉翔疏遠，並不是勢利，更不是現實。他不願見到葉翔，因爲他怕從葉翔身上看到他自己的結局。

葉翔道：「好，現在告訴我，究竟什麼事？」

孟星魂沉吟着，緩緩道：「你常說，世上有兩種人，一種是殺人的，一種是被殺的。」

葉翔笑道：「每個人將人分類的法子都不同，我這種分類的法子並不正確。」

孟星魂道：「你將世人如此分類，因爲你是殺人的。」

葉翔嘆了口氣，苦笑道：「大多數殺人的，常常也就是被殺的。」

孟星魂道：「有沒有例外？」

葉翔道：「你是不是問，有沒有人能永遠殺人，而不被殺。」

孟星魂道：「是。」

葉翔道：「這種人很少，簡直太少了。」

孟星魂道：「你知道幾個？」

葉翔笑得更苦澀，道：「我就是其中一個，因爲現在別人已不屑殺我。」

孟星魂道：「除了你還有誰？」

葉翔目光閃動，道：「你是不是看到了一個很可怕的殺人者？」

孟星魂慢慢的點了點頭。

葉翔忽然坐起來，盯着他，道：「他是個怎麼樣的人？」

孟星魂思索着，道：「他是個很普通的人，不高也不矮，不胖也不瘦。」

葉翔道：「你沒有看到他的臉？」

孟星魂道：「沒有。」

葉翔道：「他殺人的時候，是不是穿着一身暗灰色的衣服。」

孟星魂動容道：「你知道他？」

葉翔不回答，又問道：「他殺人後，是不是立刻將死者的血，抹在自己臉上。」

孟星魂一把拉着他的手，道：「不錯，就是這個人。」

葉翔的臉似已僵硬，緩緩道：「不知道，沒有人知道他是誰，只不過……下次你再見到他時，最好走得遠些，越遠越好。」

孟星魂道：「爲什麼？」

葉翔道：「幹這一行的行頭並非只有我們兩個，也許比你想像中還要多。」

孟星魂道：「哦？」

葉翔道：「這本就是一行很古怪的職業，聶政、荊軻、專諸，就都是我們的同行。」

他忽又笑了笑，道：「這幾人雖然很有名，但却不能算做這一行的好手。」

孟星魂點點頭，道：「你說過，幹我們這一行的就不能有名，有名的就不是好手。」

葉翔道：「不錯，要幹這一行，就得犧牲很多事，聲名、地位、家庭、子女、朋友，一樣都不能有。」

他又嘆了口氣，苦笑道：「所以，我想絕沒有人是自己願意幹這一行的，除非是瘋子。」

孟星魂黯然嘆道：「就算不是瘋子，慢慢也會

變瘋的。」

葉翔道：「但這一行中也有人是天生的瘋子，只有這種人才是眞正的好手，因爲只有他們殺人時才能完全不動心，所以他們永遠不會覺得厭倦，手也永遠不會軟。」

他凝注着手裏的酒樽，緩緩道：「你剛才說的那人就是其中一個，也是最瘋的一個。」

孟星魂動容道：「所以，他也是其中最好的一個？」

葉翔道：「一點也不錯，據我所知，這世上絕沒有第二個人能比得上他。」

他抬起頭，凝注着孟星魂，道：「你也比不上他，也許你比他冷靜，比他聰明，甚至比他快，但你也不行，因爲你不瘋！」

孟星魂沉默了很久，道：「你看過他殺人？」

葉翔點點頭，道：「除了親眼見到的之外，沒有人能形容他殺人的那種方法，他殺人時好像沒有將對方看成一個人。」

孟星魂道：「那時他自己也不是一個人了。」

葉翔道：「據說這人退休已很久，你是在那裏見到他的？」

孟星魂道：「孫玉伯的花園裏。」

葉翔道：「他殺的是誰？」

孟星魂道：「黃山三友。」

葉翔道：「爲什麼原因？」

孟星魂道：「因爲他們得罪了孫玉伯。」

葉翔目中又現出沉思的表情道：「我早就想到他背後必定還有個人主使，却想不到是孫玉伯。」

他忽然反握住孟星魂的手，道：「趕快將孫玉伯這個人忘記，最好忘得乾乾淨淨。」

孟星魂道：「我忘不了。」

葉翔道：「忘不了也要忘，否則你就得死，而且死得很快，因爲你就算能殺了孫玉伯，這人也一定會殺了你！」

孟星魂默然。

葉翔道：「別人當然不會知道是誰殺孫玉伯，更找不到你，但是他一定能。」

孟星魂忽然盯着他，道：「他也知道世上有你這麼樣一個人。」

葉翔面上露出痛苦之色，過了很久，終於點點頭，道：「他知道，他第一眼看到我時，就已知道我這人是幹什麼？」

別人也許不會瞭解這種情況，孟星魂却瞭解。

他們都是人，非但長得不比別人特別，甚至看來還更平凡，因爲他們都懂得盡力不去引人注意。

但他們之間却都有些常人不同的特異氣質，別人也許感覺不到，但他們自己這圈子裏的人却往往一眼就能看出來。

葉翔道：「他既然能看出我，當然也一定能看得出你。」

孟星魂道：「我沒有讓他看到，只不過……」

葉翔道：「不過怎樣？」

孟星魂緩緩道：「他既然知道你這麼樣一個人，孫玉伯死了後，他想必就能追到這裏來。」

葉翔道：「所以我勸你趕快忘了孫玉伯。」

孟星魂道：「我忘不了。」

這句話他說了兩次，兩次都說得同樣堅定。

葉翔道：「你不信他能殺得死你。」

孟星魂拒絕回答。

葉翔道：「就算他殺不死你，但你若知道有這麼樣一個人，隨時隨地都在暗中窺伺着你，等着殺你，你還能活得下去？」

孟星魂又沉默了很久，忽然道：「所以我只有先殺了他！」

葉翔動容道：「殺他？你想殺他？」

孟星魂道：「他也是個人。」

葉翔道：「你連他是個怎麼樣的人都不知道，怎能殺得了他？」

孟星魂凝注着他，緩緩道：「我雖然不知道，但你却一定知道。」

葉翔面上又露出痛苦之色，慢慢的躺了下去，道：「我不知道。」

孟星魂凝注着他，慢慢的站起來，慢慢的轉身走開。他已發覺這人和葉翔之間，必定有種極神秘而特別的關係。

但是他不願勉強葉翔說出來。

他從不勉強任何人。他深知被人勉強去做一件事的痛苦。

葉翔忽然道：「等一等。」

孟星魂在等。

等了很久，葉翔才一字字道：「他殺人，因爲他不喜歡人，但是他喜歡血。」

孟星魂道：「血？」

葉翔道：「他不是喜歡吃魚，是喜歡養魚，養魚的人並不多。」

孟星魂還想再問，但葉翔已又開始喝酒，用酒瓶塞住了自己的嘴。

夕陽往樹梢照下來，照着他的臉。他的臉已因痛苦而扭曲。

孟星魂瞧着他，滿心感激。

因爲他知道從來沒有任何人能令葉翔說出他不願說的話。

只有他能。

他是他的朋友，也是他的兄弟，這種深厚的感情永遠沒有任何事能代替。

× × ×

孟星魂回到木屋的時候，高老大已經在等着。

她神情顯得很興奮，但看到他時，臉却沉了下來，道：「你沒有在那裏等我。」

孟星魂道：「我也沒有走。」

高老大道：「你跟葉翔好像有很多話好說。」

孟星魂沒有回答，他本來想說：

「我們本來也有很多話好說的，但是近來你已忙得沒空跟我們說話了。」

他當然不會將心裏想的說出來，近年來他已學會將心事埋藏在心底。

高老大慢慢的轉過身，忽又道：「葉翔有沒有在你面前說起過我。」

孟星魂道：「沒有，從來沒有。」

又過了很久，高老大才轉回頭，面上又恢復了笑容，道：「我已知道孫玉伯爲什麼要律香川去找萬鵬王了。」

孟星魂道：「哦？」

高老大道：「孫玉伯有個老朋友，叫武老刀，武老刀的兒子愛上了萬鵬王的家姬，萬鵬王不答應，所以孫玉伯叫律香川去要人。」

她雖是個女人，但叙述一件事却簡單而扼要。

孟星魂道：「結果呢？」

高老大道：「萬鵬王已經將那小姑娘送給武老刀了。而且還送了筆很厚的嫁粧。」

孟星魂道：「那麼這件事豈非已結束。」

高老大道：「沒有結束，剛開始。」

她笑了笑，接着道：「你想，萬鵬王會是這麼聽話的人麼？」

孟星魂沒有回答，他不瞭解萬鵬王。

他從不對自己不瞭解的事表示任何意見。

高老大道：「照我看，萬鵬王這麼做，只是要孫玉伯不再對他有警戒之心，然後他才好向孫玉伯下手！」

她眼波流動，又笑道：「只要他下手，就必定是重重的一擊！」

孟星魂道：「所以他要將屠大鵬調回去。」

高老大道：「據我所知，除了屠大鵬外，金鵬、銀鵬、怒鵬，這三壇的壇主也已離開了自己分壇的所在地，走的正是往十二飛鵬堡去的那條路。」

孟星魂道：「你認爲他們立刻就要對孫玉伯有所行動？」

高老大道：「不錯，只要他們一出手，你的機會就來了！」

孟星魂沉思着，道：「你是不是要我在暗中跟踪屠大鵬？」

高老大點頭道：「不錯，你瞭解他們的行動後，才能把握住機會，但是你絕不能讓別人先下手，你一定要自己親手殺死孫玉伯。」

孟星魂道：「我明白。」

他的確明白。

只有他親手殺死孫玉伯，高老大才能獲得殺人的報酬，才能維持她在這方面信用卓著的聲譽。

孟星魂道：「屠城是幾個人來的？」

高老大道：「只有三個人，由此可見他們這次的行踪很秘密。」

孟星魂道：「另外還有兩個人是誰？」

高老大道：「一個是屠城的貼身隨從，叫王二呆，但我却知道他非但一點也不呆，而且還是個極厲害的角色，呆相只不過是裝給別人看的。」

孟星魂點點頭，他知道高老大看人絕不會看錯。高老大道：「還有一個叫夜貓子，這人是個下五門的小賊，武功雖不值得重視，却是個用薰香蒙汗藥的好手，屠城這次帶着他同來，顯得有特別的用處。」

孟星魂道：「他們什麼時候走？」

高老大笑了笑，道：「屠城這次行色雖匆忙，但還是捨不得立刻走，現在金釧兒正在陪他，我想，金釧兒至少能留他一晚上。」

孟星魂在思索。

高老大道：「你在想什麼？」

孟星魂淡淡道：「我在想，能被金釧兒留住一晚的人，必定做不了十二飛鵬幫的第一號打手。」

高老大又笑了，道：「近來你好像已學會了很多。而且學得很快。」

孟星魂道：「我非學不可。」

× × ×

武老刀已有些醉了，但心裏還是充滿了感激。

這天是他兒子成親的日子。

他盼望老伯能來喝他的喜酒，但却也知道老伯當然是不會來的。

他雖然有些失望，却並不埋怨。

無論如何，他總算將律香川留了下來，一直留到散席後才走的。

現在，客人已都散盡，下人們都還在後面厨房喝酒，他的佳兒佳婦當然早已入了洞房。

現在，大廳裏只剩下他一個人，望着那雙已將燃盡的紅燭，他心裏雖然覺得很欣慰，却又有種曲終人散的寂寞。

他知道自己已老了。

「兒子都已聚家成親，我還能不老麼？」

武老刀未免有些唏噓感慨，決定過了今年之後，就將鏢局歇了，找個安靜的地方，平淡的渡過晚年。

就在這時，他聽到了脚步聲。

一個人步履蹣跚，從院子裏走入了大廳。

這個人不但醉態可掬，而且呆頭呆腦，土裏土氣，武老刀的朋友中，絕對沒有這麼呆，這麼土的人。

武老刀並不認得他，他却在向武老刀招手打招呼。

「這人比我還醉得兇。」

武老刀皺皺眉，心裏並沒有怪他。

喝酒的人總是同情喝酒的人。

武老刀道：「你是不是想找老宋他們，他們都在外面厨房裏喝酒。」

老宋是大師傅，他以爲這人一定是傭人們的朋友。

這人却搖了搖頭，打着酒噎，道：「我……呃，我就是找你。」

武老刀奇怪，道：「找我？有何貴幹？」

這人想說話，一句話未說出，人已倒了下去，人雖倒了下去，還在向武老刀招手。

武老刀道：「你有話跟我說？」

這人不停的點頭。

武老刀只好走過去，俯下半個身子，道：「你說吧。」

這人喘着氣，道：「我要……」

他聲音嘶啞，又在喘息，武老刀根本聽不清他在說什麼，只有俯身更低，將耳朵湊過去，道：「你要幹什麼？」

這人喘息得更厲害，道：「我要殺了你！」

說到「要」字，武老刀已經發覺不對了，「要」是開口音，這醉人嘴裏却沒有一點酒氣。

但他發覺得已太遲了。

這人手裏忽然多了根絞索，說到「殺」字，絞索已套上了武老刀的咽喉，他雙手一緊，堅韌的絞索已嵌進了武老刀的皮肉和喉管。

武老刀呼吸立刻停頓，整個人就像是條躍出水面的魚，弓着身子彈起半空。

然後身子慢慢挺直，「拍」的，死魚般落了下來。

這人站起來，望着他的屍體，滿臉傻笑，道：「我說要殺你就殺你，我從來不騙人的。」

× × ×

小武和黛黛互相擁抱，他們抱得這麼緊，就好像是第一次。

他們心裏眞有這種感覺，都覺得從來沒有如此興奮，如此激動過。

但他們並不急於發洩，這一刻他們要留待慢慢享受。

他們以後的日子還長，長得一想起心裏就充滿了溫暖和甜蜜。

小武柔聲道：「你永遠是我的了，是不是？」

黛黛的聲音更溫柔，更甜蜜，道：「我一直都是你的。」

小武閉起眼睛，準備全心全意來享受這生命中最大的歡愉。

他呼吸中充滿了她的甜香。

越來越香，香得令人暈暈欲睡。

隱身樹上的孟星魂一看那負傷的人是小何，幾乎忍不住要叫出聲來。

小武已發覺不對了，想跳起來，但四肢忽然發軟，所有的慾望和力量都在一瞬間奇蹟般消失。

他拚命想睜開眼睛，却已看不清。

矇矇朧朧中，他彷彿看到一張臉，一張惡鬼般的臉，帶着惡鬼般的獰笑，獰笑着道：「你的新娘子現在是我的了。」

小武呆呆的看着他，甚至於連怒氣都已不知發作。

然後他就什麽都看不見了。

× × ×

孟星魂伏在屋脊上，觀望對面的鏢局。

他看到王二呆痴痴呆呆，步履蹣跚的走進去。

過了片刻，他又看到夜貓子往旁邊掠入牆。

兩人進去時，雖是有先後，但，却幾乎是同時出來。

出來時王二呆還是那副痴痴呆呆的樣子，肩上却多了個死人。

夜貓子也用力抗着個包袱，包袱實在太大，他顯得很吃力。

就在這時，街角處突然有輛馬車飛馳而來，駛近鏢局時才慢下來。

車門打開，王二呆和夜貓子立刻將身上抗着的東西抛入，自己的人也跟着飛身而上。

車馬絕塵而去。

所有的事，只不過發生在片刻之間。

鏢局裏全沒有絲毫動靜，就好像什麽事都沒有發生過似的。

但孟星魂却知道他們已給孫玉伯重重的一擊！

他也知道孫玉伯的報復絕不會輕的！

× × ×

老伯聽完了律香川的叙述，臉色忽然變得很嚴肅沉重。

律香川不懂。

這一次任務他不但完滿達成，而且順利得出乎意料之外。

以他平時的經驗，老伯本該對他大爲誇讚。

「誇讚別人是種很奇怪的經驗，你誇讚別人越多，就會發現自己受惠也越多，世上幾乎沒有什麽別的事能比這種經驗更有趣。」

這也是老伯的名言。

律香川不懂老伯這次，怎會忘了自己所說過的話。

他當然不敢問。

他看到老伯的手在用力捏着衣襟上的銅扣，就像是想用力捏死一隻臭虫。

老伯手指用力去捏一樣東西的時候，就表示他在沉思，而且憤怒，已準備全力去對付一個人。

他現在想對付的是誰？

過了很久，老伯忽然站起來，對站在門外的守衛道：「告訴鴿組的人，所有的人全都放棄輪休，一齊出動去找孫劍，無論他在幹什麽，都叫他立刻快馬趕回來，片刻不得躭誤。」

一人應聲道：「是。」

老伯又道：「去將鷹組的那人立刻帶來。」

鴿組負責傳訊，鷹組負責守衛，除了老伯和律香川外，絕沒有第三個人知道他們是些什麽人？平時在什麽地方。

不到必要時，老伯也絕不動用這兩組的人，若是動用了這兩組的人，就表示，事情恐已十分嚴重了。

但現在有什麽嚴重的事呢？

律香川忽又想起了老伯的一句名言：

「盡量想法子讓敵人低估你，但却絕不要低估了你的敵人。」

「我難道低估了萬鵬王？」

這件事實在做得太順利，順利得有點不像是真的。

萬鵬王奮鬥數十年，出生入死數百次，好不容易才掙扎到今日的地位，這次怎會如此輕易接受失敗？

想到這一點，律香川立刻覺得身上的衣服已被冷汗濕透。

老伯正在凝視着他，看到他面上的表情，才沉聲道：「你懂了麽？」

律香川點點頭，冷汗隨着滴落。

老伯道：「你懂了就好。」

他沒有再說一句責備的話，因爲他知道律香川這種人用不着別人責備，下次也絕不會再犯同樣錯誤。

律香川不但感激，而且羞慚，忽然站起來，哽聲道：「我應該再去看看武老刀，現在他說不定已有危險。」

老伯道：「不必去。」

律香川忍不住問道：「爲什麽？」

老伯目中露出一絲哀痛之意，緩緩道：「他現在必定已經死了！」

律香川心頭一塞，道：「也許……」

老伯打斷了他的話，道：「沒有也許，像萬鵬王那種人，絕不會令人感覺到危險，等那人感覺到危險的時候，必定已經活不成了。」

律香川慢慢的坐下，心也沉了下去。

他不知道如何才能彌補這次的錯誤，要怎麽樣才能贖罪。

這時已有個人踉蹌自門外跌了進來。

這人不但很年青，而且很漂亮，只可惜現在鼻子的軟骨已被打歪，眼角也被打裂，左手用一條布帶吊在脖子上。

他一跌下去，就不再爬起，無論誰都可看出他十足吃了不少苦頭。

老伯近來已經漸漸不喜歡再用暴力，但這次看來却又破了例，顯見這人必定犯了個不可寬恕的錯誤。

律香川忍不住問道：「這人是誰？」

老伯道：「不知道。」

律香川又奇怪，這人看來並不像是條硬漢，但吃了這麽多苦頭後居然還能咬緊牙關忍住。

「也許他是怕說出秘密後會吃更大的苦頭，他幕後必定有個更可怕的人物。」

老伯似已看出律香川在想什麽，又道：「他不說，並不是怕別的，而是我們一對他用刑，他立刻會無緣無故暈過去。」

要突然暈過去並不是件容易的事，他一定有個奇妙的法子，這種法子不但讓他少吃了不少苦，而且使他的嘴變穩。

敎他這種法子的，當然更不簡單。

律香川沉吟着，道：「他犯了什麽錯？」

老伯道：「他想殺我。」

律香川這才眞的吃了一驚。

無論誰想來殺老伯，若不是瘋了，就一定是眞的胆大包天。

老伯道：「你不妨再問問，看看是不是能問得出什麽？」

律香川慢慢的站起來，從老伯的酒櫃中選了瓶最烈的酒，揑開這人的下巴，將一瓶酒全都灌了下去。

他知道酒往往能令人說眞話。

然後他看到這人蒼白的臉漸漸發紅，眼睛裏也出現了紅絲。

無論酒量多好的人，在片刻間被灌入這瓶酒，想不醉却不行。

於是律香川問道：「你貴姓。」

這人道：「我姓何。」

律香川道：「大名？」

這人道：「我姓何。」

律香川道：「是誰叫你來的？」

這人道：「我姓何。」

無論律香川問什麽，這人的回答都只有三個字：「我姓何。」

除了這三個字之外，他腦中似已不再記得別的了。

老伯忽然道：「這人必定受過極嚴格的訓練，能如此訓練下屬的人並不多。」

律香川目光閃動，道：「你認爲那人是……」

老伯點點頭。

律香川並沒有說出那個人的名字，老伯也沒有說，因爲兩個人都知道對方心裏想着的是誰。

萬鵬王。

律香川壓低聲音道：「是不是送他回去？」

老伯搖搖頭，沉聲道：「放他回去。」

「送他回去」和「放他回去」的意思完全不同，若是送他回去，那麽他必定已是個死人，但若放他回去，就是活生生的放他回去。

律香川沉思着，忽然明白了老伯的意思。

他心裏不禁又湧起一陣欽佩之意。

老伯做事的方法雖然特別，但却往往最有效。

× × ×

孟星魂一向很少在老伯的菊花園外逡巡，他不願打草驚蛇。

但今天晚上却不同。

他已想到老伯必定要有所行動。

菊花園斜對面，有片濃密的樹林，孟星魂選了株枝葉最濃密的樹爬上去，然後就像個貓頭鷹般躲在木葉中，瞪大了眼睛。

園中一點動靜都沒有，既沒有人出來，也沒有人進去。

孟星魂漸漸開始覺得失望的時候，園中忽然竄出了條人影。

這人的身法並不慢，但脚下却有點站不穩的樣子，而且一條手臂彷彿已被打斷，用根布帶吊在脖子上。

他身上穿着件不藍不紫的衣服，現在已等於完全被撕爛。

孟星魂剛覺得這件衣服很眼熟，這人已抬起頭來，像是在看天色，辨方向。

月光照上他的臉。

孟星魂幾乎忍不住要叫了出來：「小何！」

小何不但沒有死，而且逃出來了。

他臉色雖顯得很疲倦痛苦，但目中却帶着種驕傲得意之色。

他自己像是很佩服自己。

看到他的臉色，孟星魂就知道他必定還沒有洩露出高老大的秘密。

孟星魂也知道以他的本事，絕對不可能從老伯掌握中逃出來，世上也許沒有任何人能從老伯的掌握中逃得出來。

但他却的的確確逃出來了。　（未完待續）

關外玉鳳

魔中俠續篇

曹若冰・文
董培新・圖



涼州旅邸　玉鳳會檀郎

左公拂柳玉門關，塞上風光好！
天山溶雪灌田疇，大漠飛沙旋落罩。
…………
黃河遠上白雲間，一片孤城萬仞山。
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

涼州，古稱「武威」，以天時旱寒而得名。

這一帶，是大漠黃沙礦石一片狹窄的綠洲，也是古來聞名中外的絲路所在；武威、張掖、酒泉、敦煌，號稱四大綠洲，即漢武帝所制之河西四郡。

秦而後，涼州一帶，更是中國經營西域的軍事要道，如杜甫詩云：

「直北關山金鼓振，征西車馬羽書馳。」

自李牧、蒙恬而至班超、李靖、徐世勣等征西大將，在這帶都曾替我中華民族寫下了多少可歌可泣，不朽的史詩。

天蒼蒼，地茫茫。

那壘壘荒塚，不知埋藏了多少我中華好男兒——古戰場英豪的骨骸！

行人至此，莫不油然頓生塞外荒涼之感，縱目遠望，浩浩瀚瀚，一片蒼莽，空曠遼闊，茫茫無涯無垠……

×　　×　　×

日暮黃昏，華燈初上，涼州城內東街上，步履從容的來了位青衫書生。

他，年約二十四五，生得面如冠玉，唇若塗丹，劍眉、星目，氣宇英挺，神情舉止瀟洒脫俗。

他，也正是那位「至尊宮」的死對頭，江湖惡徒聞名落魂喪胆，武林公指爲心狠手辣之「魔」，事實上却是位劍胆琴心的蓋代豪俠，稱奇武林，傲誇當世第一的「魅影拘魂玉書生」南宮逸奇。

南宮逸奇到關外來了。

他到關外來做什麼？不用說，他自然是爲了那柄由石雁手上失去的「青霜劍」，他要找何沛宇要回「青霜劍」，同時，他要乘機探探「逍遙莊」，因爲他對「逍遙莊」已經起了疑心，懷疑「逍遙莊」可能是「至尊宮」的關外大本營，莊主「逍遙處士」何尚武可能便是「至尊宮」屬下三殿之首的「青龍殿主」，「至尊宮主」早已來了關外，目下可能就住在「逍遙莊」中。

雖然，「逍遙處士」何尚武乃是位俠骨義腸的正直之士，爲關外武林同道欽敬的當代大俠，應該不會爲「至尊宮主」那老魔所利用，爲虎作倀，茶

毒武林！

但是，世間事往往出人意外得很，如「天雄堡主鐵胆義豪客」尉遲大業就是個明顯的例子，「至尊宮主」陰沉狠毒，難保何尚武的處境不和尉遲大業一樣，同樣的身中奇毒，受了老魔的脅制，也是身不由己！

根據疑念猜料，如是猜料的不錯，他義伯「鐵筆鬼見愁」許伯堯則大有可能被囚禁在「逍遙莊」內，至於尉遲如蘭和閩人解語兩位姑娘，說不定也已經被秘密的送來了關外。

原來那夜在官渡口江岸上，「至尊宮」所作的佈置埋伏，雖然未能得逞，那百數十斤炸藥，雖然未能損傷到南宮逸奇一根毛髮，南宮逸奇雖然一掌擊碎了「飛鳳香車」的車輪，馬奔，車廂倒地。

可是……

那金衣人見炸藥已爆，埋伏成空，也就不敢稍作停留的，在火藥濃烟迷漫如霧中，率領着一衆屬下飛快地撤退疾奔而去！

救人要緊，在這等情形下，南宮逸奇當然不會得去追截那金衣人和那些「至尊宮」屬下。

於是，他扶起了倒地的車廂，掀開了車簾……

驀地，他呆住了！

車廂裏空空的，那有兩位姑娘的影子。

可是，尉遲，閩人兩位姑娘，還有田秀秀，明明都坐在車裏的，也是他親目所見的事實，如今怎地沒有了？……

是上了天？入了地？還是田秀秀會使隱身法，連同兩位姑娘一起隱了起來……

他兩道劍眉深蹙，心念飛轉地沉思着；倏地，他星目異采飛閃，他明白了。

田秀秀既未上天也未入地，也不是會使隱身法，連同兩位姑娘一起隱了起來，而是這輛「飛鳳香車」的車廂，不單是正面是車門，其左、右、後三面都有活門的裝置，如此，情形很明顯，必是田秀秀利用了刹那電閃間的機會，打開了左邊的活門，也是南宮逸奇無法看得到的一面，挾持着閩人、尉遲兩位姑娘下了車，於地下炸藥爆炸，濃烟瀰漫之際，混在屬下羣中撤走了。

這，雖然祗是推測，但是，却十之八九不會有錯。

因此，南宮逸奇他不由得立刻劍眉高揚，脫口罵道：「好狡猾的賤人！」

他實在氣極了，話聲中，倏然抬手一掌拍下，「砰」的一聲震响，木屑碎裂激射，那麼一輛豪華的油壁香車，頓時被他擊得支離破碎，慘不忍睹！

香車何辜，它祗不過是輛木頭做成的無生之物，按理南宮逸奇似乎不應該出掌碎它，拿它出氣。

然而，這是人情，也是人類在怒無處發，氣無處洩之激動情勢下的常情！

南宮逸奇雖然稱奇稱最武林，才智蓋代絕世，但是，他畢竟也是人，不是超人。

是人，就無法脫出這種人性的常情以外，否則，那就不是人，是冷血動物！

綜此常情理論，南宮逸奇他若非熱血男兒，如不是心中氣怒交集，激動至極，他決不會得出掌拍碎香車，拿這個無生之物出氣了！

不過，香車如果是一個人，南宮逸奇他便不會得這樣輕妄出手了。

因爲人命到底是人命，不同於無生之物，而事實上他並非如江湖傳說般那種殺人如草芥的心狠手辣之「魔」！

他這裏剛一掌擊得香車支離破碎，木屑紛飛激射，另一邊江邊方向已傳來一個嬌甜的聲音，說道：「南宮大哥，你怎麼生那麼大的氣，香車裏可是沒有人麼？」

是小姑娘袁宛珊，說話間，袁宛珊身形已有如一隻飛鳥般地掠了過來。

緊跟在袁宛珊身後的是她祖父「伽藍神劍」袁君兆。

祖孫倆身形一落，袁君兆目光，瞥視了地上支離破碎的車身一眼，問道：「少俠，如今將作何打算？」

南宮逸奇微一沉思，道：「如今追已不及，無可奈何，只好另作打算了！」

他嘴裏雖然說着「只好另作打算」，其實心裏已經暗自作了決定，準備硬闖「至尊宮」試試。

他話音方落，星目突閃寒電地說道：「有人來了，老前輩宛姑娘請先避一避。」

袁君兆畧一凝神，雙眉微軒了軒，道：「來的人數不少呢！」

南宮逸奇微一點頭道：「人數確實不少，可能在二十位以上。」

說話間，百丈以外已現人影。當先兩條人影身形瘦小纖細，身法奇快如電，百多丈遠的距離，竟是眨眼之間，便已掠近了三十丈之內。

袁君兆祖孫想避開已經來不及了，其實祖孫倆也根本並無避開之意，是以仍站在原處未動。

這時，南宮逸奇也已經清楚地看到了那條電射掠來之人是什麼人，劍眉立時不由微微一皺，暗道：「她兩個怎麼趕來了……」

「師哥！」

「玉哥哥！」

驀地，那兩條人影竟各自揚聲發出了一聲甜美的嬌喊，嬌喊聲中，身形已像兩隻飛燕掠空般掠落南宮逸奇的身傍。

她們，正是雲小眉和蘭陽郡主兩位姑娘。緊隨着兩位姑娘身後飛掠而來的是沈景器等九名「紫衣侍衞」，少林掌敎天宏禪師和「十誡十僧」，丐幫幫主「追風神丐」孔一夫和八大護法。（八大護法中位居第五的「旋風丐」裴崑山已於前書中死於「鬼判」沙振峯之手，但是孔一夫回返丐幫總壇後，立卽遴選了一名高手遞補其遺缺，是以八大護法仍是八位之數，此事就此交待過不提。）

少林掌敎和丐幫幫主等人身形一落，立卽齊向南宮逸奇躬身見禮，南宮逸奇連忙抱拳拱手欠身說道：「掌敎和幫主請少禮，勞動各位奔波趕來，我衷心甚感不安！」

「追風神丐」孔一夫突然哈哈一聲大笑道：「南宮大俠，你這是什麼話，你這話，豈不太見外了麼！」

南宮逸奇笑了笑，沒有接話，因爲這話他實在有點不好接。

雲小眉眨眨秀目，忽然凝注地問道：「師哥，剛才是怎麼回事？」

她這話問得似乎有點沒頭沒腦，南宮逸奇一時不明白她問的是什麼，微怔了怔，道：「什麼怎麼回事？」

雲小眉道：「剛才那爆炸的聲音，我們遠在五里之外聽到了，也把我們都急壞了！」

南宮逸奇微微一笑，便把田秀秀前來踐約，金衣人突然現身，與金衣人動手相搏的經過簡畧地說了一遍。

他說話時語音朗朗，聲調頗高，使靜立在八尺以外的少林掌敎，丐幫幫主等人，全都聽得清清楚楚。

靜靜地聽完了南宮逸奇的述說之後，少林掌敎天宏禪師和丐幫幫主孔一夫等衆人心中這才暗暗地鬆了口氣。

接着，南宮逸奇便替「伽藍神劍」袁君兆祖孫介紹了少林掌敎和「追風神丐」等衆人，在雙方寒暄見禮聲中，南宮逸奇星目一轉，望着蘭陽郡主道：「倩妹，妳怎麼還不回去？」

蘭陽郡主眨眨美目甜美地一笑，道：「我不放心！」

這四個字雖然十分簡單，但是却包含着無限深情與關注，够了，南宮逸奇他還能說什麼呢？他深深地望了她一眼。

那一眼，蘭陽郡主體會得出來，是感激，也包含了深深的情意。

雲小眉秀目眨動地瞥視了地上那支離破碎的「飛鳳香車」一眼，突然望着南宮逸奇說道：「師哥，我們索性就此去闖『至尊宮』，好麼？」

南宮逸奇心中雖然早已有此決定，但是，雲小眉一提出此議，他却立刻一搖頭道：「不好！」

雲小眉秀目微睜，道：「爲什麼？難道你不打算救出尉遲和閩人兩位姊姊了麼？」

南宮逸奇搖頭道：「那怎麼會，她兩位一位對我情深義重，一位對我曾有贈藥解毒之恩，我怎會不救她們二位。」

雲小眉目光一凝，道：「那麼你爲何還說『不好』？」

南宮逸奇道：「我說『不好』的意思，是不可輕舉妄動，冒險硬闖！」

雲小眉道：「那麼師哥的意思又如何呢？」

南宮逸奇微微一笑，道：「另想辦法，另作妥善的打算！」

雲小眉眨眨眼睛道：「師哥，你可是怕那『至尊宮』是龍潭虎穴！」

南宮逸奇劍眉倏地一軒，道：「師妹不必激我，『至尊宮』縱是龍潭虎穴，刀山劍林，我又何所怕所懼，只是……」

雲小眉飛快地接口道：「如此，師哥又何必還要另想什麼辦法，另作什麼打算呢！」

聲落，倏地伸手一挽蘭陽郡主的玉腕，道：「倩姊，我們走！」

顯然，她這句「我們走」的意思，是要和蘭陽郡主去一闖「至尊宮」。

她這一手眞厲害，南宮逸奇雖然不想去闖「至尊宮」，但是，她和蘭陽郡主去了，南宮逸奇怎能放心，怎能袖手不管不去！

因此，南宮逸奇連忙抬手一攔，道：「眉妹妳先等等！」

雲小眉秀目微睜地道：「還等什麼，再等等天就亮了！」

蘭陽郡主勸說地道：「小眉妹妹，妳就等等聽他的好了。」

雲小眉眨眨眼睛，倏然噗哧一笑，道：「倩姊，怎麼現在妳就幫起他來了！」

蘭陽郡主嬌靨不由微微一紅，嬌嗔地道：「眉妹，我和妳說正經的，妳怎麼可以……」

驀地，百丈以外又現人跡，那是一條身材瘦小的人影，身法輕靈，快速如電地飛掠奔來。

眨眼之間，那瘦小的人影已掠近五十丈之內。

南宮逸奇目力超人，此刻業已看清是一名丐幫弟子，年約十五六歲的小化子。

小化子一到，身形尚未立定，「追風神丐」孔

一夫已開口問道：「小虎，什麼事？」

小化子羅小虎垂手恭敬地說道：「師父，有人要徒兒傳消息給南宮大俠。」

怪不得小小年紀，輕功身法，就有這麼高的成就，原來是「追風神丐」的傳人，眞是「名師出高徒」。

南宮逸奇一聽是有人要他傳消息來的，連忙接口問道：「小兄弟，是什麼消息？」

羅小虎恭敬地道：「我叫羅小虎，南宮大俠請叫我小虎好了。」

語音一頓卽起，道：「那人要小虎轉告南宮大俠，『至尊宮』總管突然下令所有屬下全部撤離巫山，佈下了厲害數倍於『劍山分宮』的埋伏，請南宮大俠切勿前往涉險。」

南宮逸奇眨眨星目，問道：「撤往何處，那人沒有說麼？」

小化子羅小虎道：「那人沒有肯定，只說據其猜料，可能是關外。」

南宮逸奇微一沉思，道：「那人姓什麼，小兄弟問過他麼？」

羅小虎點點頭道：「小虎問過，他說他姓白，名字沒有說。」

南宮逸奇心裏明白了，那必是「太行三劍」的老大「冷魂劍」白孝虹無疑，於是，他微點了點頭，道：「謝謝你，小兄弟。」

語聲一頓，轉望着少林掌教天宏禪師問道：「白馬寺恰能見過掌教了麼？」

天宏禪師恭敬地躬身答道：「已經見過了，弟子已經按照門規處置了天悟。」

南宮逸奇微微點了點頭，又問道：「如何處置的？」

天宏禪師道：「追回武功監禁幽室，面壁悔過終身。」

南宮逸奇聽得眉鋒不由微蹙了蹙，對於天宏禪師的如此處置，他心裏雖然覺得似乎太嚴厲了些，但是因爲事關少林門規，他自然不便說什麼。

於是，他略一沉思，目光轉向丐幫幫主「追風神丐」孔一夫，說道：「孔幫主，『至尊宮』屬下旣已全部撤走，行向不明，此事可要麻煩幫主費心幫忙了。」

「追風神丐」孔一夫連忙躬身說道：「南宮大俠但請吩咐。」

南宮逸奇道：「煩請幫主立刻傳令貴屬各地分舵，嚴密注意查探『至尊宮』一行的行踪，一有消息，請立卽飛傳貴幫金陵分舵，轉知……」

語音微微頓了頓，又道：「轉知沈侍衞沈大人好了。」

「追風神丐」孔一夫點頭朗聲答道：「老朽遵命。」

雲小眉突然接口問道：「師哥，你不和我們一起去金陵麼？」

南宮逸奇微一搖頭道：「不了，尉遲、闕人兩位姑娘尚未救出，『至尊宮』老魔究竟是誰？迄今尚未查知，老魔一日未除，『至尊宮』一日未散，武林刼難也就一日未解，値此非常時期，我怎能安心前往金陵等消息。」

蘭陽郡主美目眨動地道：「玉哥，你可是要在江湖上追踪訪查他們的行踪去向？」

南宮逸奇點頭道：「是的，倩妹。」

蘭陽郡主甜美地一笑，道：「我想玉哥大概是要趁此機會前往關外走一趟吧，對不對？」

這話，正說中了南宮逸奇的心意，神情不由有點訕訕地一笑，道：「倩妹猜的不錯，我正是有意前往關外走走，順便找找那『關外遊龍』。」

雲小眉接口說道：「那麼我和蘭陽姊姊也和你一起去關外好了。」

南宮逸奇搖頭道：「那怎麼行。」

雲小眉秀目微睜地道：「爲什麼不行。」

南宮逸奇道：「此去關外不但路遙萬里，而且……我此行必須隱密行踪，如有妳和倩妹等人同行，豈能……」

話鋒微微一頓，接着又道：「只怕我們尙未到達關外，關外就已經知道了。」

雲小眉檀口微張，正要再說什麼時，蘭陽郡主却已飛快地接口說道：「玉哥，既然如此，我和眉妹就聽你的，回金陵去就是。」

雲小眉秀眉緊鎖，微微的一皺，道：「倩姊，妳……」

蘭陽郡主不待她話完，連忙朝她搖搖手，霎着眼睛說道：「眉妹，玉哥哥說的乃是事實，敵暗我明，同行之人一多，有害無利，玉哥哥於行動上確有許多不便，我們就聽他的話，讓他一個人前往關外走走好了。」

雲小眉一見蘭陽郡主一面說着，一面朝她霎眼使眼色，已知蘭陽郡主心中另有了打算主意。

於是，她也就不再反對的點着螓首說道：「姊姊既然這樣說，小妹便聽從姊姊的就是。」

南宮逸奇雖然聰明絕世，但因他並未注意到蘭陽郡主朝雲小眉霎眼使眼色的情形，自是不知蘭陽郡主嘴裏雖在這樣勸說着雲小眉，其實，心裏已另作了主意打算，因此，對於蘭陽郡主的幫忙勸說，不由感激地說道：「還是倩妹明白事理，謝謝倩妹了。」

蘭陽郡主甜美的一笑，道：「你不必誇獎我了，我只不過是依着事理實情而言而已。」

語音一頓，美目凝光深情地接道：「玉哥，我們不和你一起去，你自己可千萬要小心呀！」

南宮逸奇點一點頭，道：「謝謝倩妹，我會小心的。」

目光轉向少林掌教和「追風神丐」孔一夫等人，抱拳拱手說道：「各位請回，我就此告別。」

話落，長身而起，電射掠空，起落之間已遠去五十丈之外。

×　×　×

「嘉賓樓」，開設在涼州城內東街上，座北朝南，是涼州城內首屈一指的大酒樓。

在「嘉賓樓」上南宮逸奇獨坐一隅，要了一壺酒，四樣可口的小菜，淺斟低酌，用以解除連日來長途跋踄的疲勞。

他一面喝着酒，心裏一面在暗想道：「奇怪！『至尊宮』屬下，人數不少，一路行來，爲何竟然無絲毫消息，難道白孝虹判料不對，並不是撤往關外……」

驀地，一陣急促的馬蹄聲傳自街上，在樓外突然而止，接着，樓梯上響起了登樓的脚步音響，上來了一位黑衣少年。

這黑衣少年臉孔黝黑，相貌平庸，但却生着一雙晶亮的星目。

此刻，樓上雖然已經上了七成座，但空席位仍然很多。

可是，奇怪！

黑衣少年站立在樓梯口，星目閃動地一掃全樓之後，竟然直朝南宮逸奇走了過去，停立桌前，目視南宮逸奇，含笑問道：「閣下，我可以在這裏坐麼？」

南宮逸奇抬眼深望了黑衣少年一眼，點點頭道：「閣下請坐。」

黑衣少年一笑落了座，店伙計送上一壺熱茶，哈腰含笑地問：「公子爺要點什麼？」

黑衣少年看了看桌上的酒菜，道：「照樣的來一份好了。」

店伙計點頭哈腰，口中應着「是」的轉身退了下去。

不大一會工夫，黑衣少年的酒菜送了上來，於是，黑衣少年和南宮逸奇一樣的，默默地在淺斟低酌。

這時，樓上洋溢着一片爽朗的笑聲，談話聲，氣氛鬨哄的很熱鬧，可是，南宮逸奇和黑衣少年這一桌却靜靜地沒有一點聲息。

黑衣少年三杯酒下肚，像是不勝酒力似的，黑黝黝的臉孔上竟然泛起一片紅暈。

突然，南宮逸奇開了口，目光凝注地笑問道：「閣下平常很少喝酒吧？」

黑衣少年微感訝異地道：「何以見得？」

南宮逸奇微微一笑道：「閣下的臉色已經告訴了在下。」

黑衣少年輕聲一「哦」，點頭道：「閣下法眼高明，我平常確是很少喝酒。」

南宮逸奇笑笑道：「這麼說，閣下必是『人逢喜事精神爽』，高興時才喝上兩杯了。」

黑衣少年微一搖頭道：「閣下料錯了，我是在氣悶煩惱時才喝上兩杯。」

「哦。」南宮逸奇星目眨動地道：「如此，我奉勸閣下就別再喝了。」

黑衣少年問道：「爲什麼？」

南宮逸奇道：「俗語有說：『酒入愁腸愁更愁』，在氣悶煩惱的時候最好別喝酒。」

黑衣少年淡然一笑道：「但是俗語也有『一醉解千愁』之說，多喝點酒，飄飄若仙，那氣悶煩惱自可一筆勾銷！」

南宮逸奇笑笑道：「閣下所言雖也是理，但是，那並不是解氣消煩之道，『一醉解千愁』只是一種逃避現實，暫時的消愁之法，過了今晚，明朝酒醒時……」

黑衣少年接口說道：「多謝閣下指教，不過，今晚是今晚，明朝是明朝……」

倏地抬手端起面前的酒杯，朝南宮逸奇一舉，道：「爲表謝意，我敬閣下一杯。」

話落，回杯就唇一飲而乾。

南宮逸奇沒有說話，含笑地接受了黑衣少年的敬酒，也乾了一杯。

放下酒杯，黑衣少年目光倏一凝，問道：「閣下不是本地人氏吧？」

南宮逸奇點頭道：「在下來自南方。」

黑衣少年星目一眨說道：「請教貴姓大名？」

南宮逸奇道：「姓齊，『齊家治國平天下』的齊，單名一個『精神奕奕』的奕字。」

黑衣少年道：「小弟姓任，名叫可玉。」

語聲一頓又起，接着問道：「齊兄遠道前來關外是？……」

南宮逸奇道：「做生意。」

任可玉道：「齊兄做的是什麼生意？」

南宮逸奇道：「藥材皮貨。」

任可玉道：「齊兄常來關外麼？」

南宮逸奇搖頭道：「不，這是頭一回。」

任可玉又問道：「齊兄在關外，有朋友熟人沒

有？」

「沒有。」南宮逸奇道：「頭一回來關外，怎會有朋友熟人。」

任可玉星目一眨，道：「齊兄可願結交小弟這個朋友？」

南宮逸奇點頭道：「承蒙任兄看得起，在下高興還來不及呢，那有不願之理。」

任可玉哈哈一笑，道：「如此，小弟再敬齊兄一杯，也爲我們的友情訂交。」

說着伸手拿起酒壺替南宮逸奇斟滿了一杯，也替他自己斟滿了一杯，放下酒壺，朝南宮逸奇舉了舉酒杯，就唇又乾了一杯。

到底是生長在關外的人，眞豪爽。

南宮逸奇含笑地說了聲「謝謝」，也抬手舉杯一飲而乾。

任可玉接着又道：「齊兄，小弟對於藥材皮貨生意雖然並不內行，但是，這涼州城內規模最大的藥材，皮貨舖，小弟倒很熟識很有點交情，隨便今晚明朝，小弟皆可替齊兄介紹，相信他們對齊兄定會很客氣的。」

南宮逸奇點頭道：「謝謝任兄。」

語鋒一頓即起，道：「在下有句話想請教，不知當是不當？」

任可玉笑說道：「齊兄太客氣了，有什麼話只管問就是，何言請教，又何不當之有。」

南宮逸奇笑了笑，問道：「任兄心中有何氣悶煩惱？可否見告。」

任可玉搖頭輕嘆了口氣，道：「算了，事情提起來煩人，由它去吧。」

南宮逸奇星目眨動地道：「任兄難道有什麼難言之隱，不便說麼？」

任可玉道：「那倒不是，而是告訴齊兄也是徒然，於事無補。」

南宮逸奇微微一笑道：「可是，在下仍希望任兄能予見告，也許在下可以幫點小忙，能爲任兄畧盡棉力也說不定。」

任可玉星目轉動地沉思了刹那，道：「如此，便請齊兄於今晚二更時分，前往『羅刹寺』一談如何。」

南宮逸奇劍眉微微一掀，道：「爲何要去羅刹寺，現在就告訴在下不好嗎？」

任可玉搖頭道：「此地人多耳雜，不是談話之處，不過……」

話鋒一頓，接着道：「齊兄如果不願去，那就算了。」

說罷，倏地站起身子，抱拳一拱，道：「齊兄多喝兩杯，小弟還有點事情，失陪了。」

話落，轉身邁步下樓而去。

南宮逸奇沒有開口說話，目注任可玉的背影下樓去後，立即召來店伙問道：「小二哥，請問認得適才那位黑衣少年相公麼？」

「不認識。」店伙計搖搖頭問道：「公子爺有什麼事麼？」

南宮逸奇道：「沒有事，我祇不過是隨便問問，你既然不認識他便算了。」

× × ×

二更正，月色濛濛中，南宮逸奇步履從容地來到了羅刹寺外，四週靜悄悄的，羅刹寺的大門緊閉着。

驀地，一陣衣袂破空風响，羅刹寺內冲起了一條高大的黑影，身形如電地瀉落南宮逸奇身側，是一個年約四十五六的黑衣虬鬚大漢，沉聲喝道：「朋友止步！」

南宮逸奇脚步一停，側首問道：「尊駕有何見教？」

虬鬚大漢道：「朋友何來？」

南宮逸奇淡淡地道：「來處來。」

虬鬚大漢道：「何處去？」

南宮逸奇道：「去處去。」

虬鬚大漢目光一凝，寒聲問道：「朋友尊姓大名？」

南宮逸奇道：「姓齊名奕。」

虬鬚大漢道：「朋友是幹什麼的？」

南宮逸奇冷冷道：「浪跡江湖，四海爲家的江湖人。」

虬鬚大漢濃眉一軒，道：「來此何爲？」

南宮逸奇道：「找人。」

虬鬚大漢道：「找什麼人？」

南宮逸奇道：「一位名叫任可玉的朋友。」

虬鬚大漢一搖頭道：「這裏沒有這個人。」

南宮逸奇劍眉微皺地道：「但是起更之前，他曾當面約我來此一談。」

虬鬚大漢眨眨環眼道：「在什麼地方？」

南宮逸奇說道：「就在城內東街的『嘉賓樓』上。」

虬鬚大漢道：「他是怎麼樣一個人，有多大年紀了？」

南宮逸奇道：「黝黑的臉孔，穿着一身黑衣，年約二十來歲。」

虬鬚大漢沉思地問道：「他和齊朋友，是舊識麼？」

南宮逸奇搖了搖頭，道：「萍水相逢，緣才一面。」

虬鬚大漢倏地嘿嘿一笑，道：「齊朋友，你上了當，受了騙了。」

南宮逸奇星目一凝，問道：「何以見得？」

虬鬚大漢道：「這裏根本沒有這樣個人，他分明是存心寃你的。」

南宮逸奇搖頭道：「但是我却不以爲然，我和他素昧平生，只不過是萍水相逢，他實在沒有理由寃我。」

虬鬚大漢道：「齊朋友既是如此，那就請退到百丈以外去等着他好了。」

南宮逸奇目光凝注地冷冷說道：「在這裏等不行麼？」

虬鬚大漢搖頭道：「不行。」

南宮逸奇道：「爲什麼？」

虬鬚大漢道：「自日前起，此地週圍百丈以內已被立爲禁地，非經允許，不准擅入。」

南宮逸奇輕「哦」了一聲道：「原來如此。」

語鋒一頓即起，問道：「閣下高姓大名？」

虬鬚大漢道：「姓翟名俊。」

南宮逸奇道：「翟閣下，我請問，這『羅刹寺』可是十方香火之地？」

虬鬚大漢翟俊道：「是便怎樣？」

南宮逸奇道：「既是十方香火之地，你翟閣下憑什麼將此地立爲『禁地』？」

翟俊搖搖頭道：「不是我，我也沒有那大的權力。」

南宮逸奇問道：「不是你翟閣下是誰？」

翟俊道：「是敝上。」

南宮逸奇不禁心念一動，又問道：「貴上是那一位？」

翟俊答非所問地道：「齊朋友可以退出百丈以外去了。」

南宮逸奇道：「貴上是那一位，閣下還未賜告呢。」

翟俊道：「齊朋友不必多問了。」

南宮逸奇目光微凝，道：「閣下是不願賜告，還是不能？」

翟俊道：「兩者都是。」

南宮逸奇淡然一笑，道：「如此，我就自己去問貴上好了。」

話罷，舉步瀟洒地便要從翟俊身旁走過去。

翟俊倏然抬手一攔，沉聲喝道：「站住！」

南宮逸奇脚下一停，道：「怎麼，這也不可以麼？」

翟俊語音冷凝地道：「不可以。」

南宮逸奇道：「這麼說，閣下是要攔我，不讓我去拜會貴上了。」

翟俊點點頭道：「不錯，職責所在，我不得不攔。」

南宮逸奇微微一笑，道：「閣下自信有能力攔得住我麼？」

翟俊環眼倏地一睜，說道：「齊朋友可是要硬闖？」

南宮逸奇道：「閣下要攔我，不硬闖，焉能過得去，又怎能拜會貴上。」

翟俊突然一聲冷笑，道：「但是在齊朋友還未硬闖之前，我可要先向齊朋友聲明一件事，向齊朋友打打招呼！」

語聲一頓，接着又道：「眼下羅刹寺內高手甚多，我奉勸你齊朋友最好別作硬闖之想，免得自討苦吃，而且敝上曾有令諭，如有人不聽勸告，逞強硬闖者，格殺勿論！」

南宮逸奇語音平靜地道：「多謝閣下的勸告，可是，我這人向來就是個寧折不彎的脾氣，閣下這一聲明，越發的引起了我的豪氣，越要硬闖一試，看看有什麼人奈何得了我不？」

翟俊神色不禁微微一變，道：「齊朋友好狂的口氣。」

南宮逸奇淡然一笑，道：「閣下請小心，我要硬闖了！」

話落，神情瀟洒地舉步朝翟俊身前逼去。

翟俊見狀，立時一聲沉喝，抬手一掌拍出，勁氣山湧般直擊南宮逸奇胸前。

南宮逸奇輕聲一笑，道：「閣下這一掌，力道雖然不弱，足可開碑裂石，但是還不值得我出手接它！」

話聲中，翟俊只覺得眼前人影一閃，掌力已告落了空，面前已失去了南宮逸奇的踪跡。

翟俊心神不禁暗暗一震，疾地回身看時，南宮逸奇已遠在八尺以外，正瀟洒地向寺門前走去。

陡地，寺內突又飛起兩條黑影，身法如電地直朝南宮逸奇撲下！

南宮逸奇脚下斜退五尺，避開了電疾撲下的兩條黑影，却未出手還擊。

顯然，他口中雖說「硬闖」，但在未知翟俊的主人是誰，未弄清楚情況之前，他不願隨便出手傷人。

兩條黑影身形落地，穿着皆和翟俊一樣，也是兩個虬鬚大漢。

兩人目光一掠南宮逸奇，左面的虬鬚大漢轉望着翟俊問道：「老二，是怎麼回事？」

這虬鬚大漢名叫孟豪，乃三人之首，合稱「三雄」。

（未完待續）

新派俠義奇情連載

高皋·文
培新·圖

天殘劍侶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冷瑤光偕老家人往少林求見廣濟大師，冀求彼下山，以解冷家莊之危，詎未獲晤面，竟與少林僧侶發生衝突，同時，雲裳也與殷松風找上少林，正在寺前拚鬥，這一惡化局面，幸由少林上代高僧瘋大師出面，帶領他們離開少林，前往冷家莊，途次一村落，瘋大師收冷瑤光為徒，並要代撮冷瑤光與雲裳婚事，殷松風一怒而去。那晚，冷瑤光與雲裳閒話，談及魔僧嘉盧，翌晨，雲裳不告而去，卒由瘋大師口中獲知嘉盧實為雲裳親父，雲裳不告而別，定是前往找尋魔僧嘉盧——



娟娟一女入侯門

隆冬時節，洛陽正陷入酷寒，錢大的雪花，一層又一層的向地上鋪蓋着。

灰黯的天色更昏暗了，看那嬝嬝的炊烟，就知道已是薄暮時分。

在這般時辰，如此酷寒氣溫之下，關洛道上却揚起一陣得得蹄聲。

那是一隻小毛驢，背上坐着一位婦道人家，她胸前的老羊毛大襟敞開着，縫隙之中是一個十分可愛的娃娃小頭。

蘋菓似的小臉凍得紅紅的，兩隻烏黑的大眼却時時在轉動着，有時他甚至伸出一隻嫩藕似的小拳頭，像要由羊毛大襟之內躍出一般。

驢背上的少婦，又將他的小拳頭放進懷中，還嚇唬着他道：「聽點話好麼？你再要這麼調皮，小心我告訴你爹去。」

就在此時，一陣雜沓的脚步之聲，向少婦迎面奔來，她舉目一瞥，見是十餘名大漢，拖着一人在雪地上飛奔。

堅硬的冰雪，使得被拖之人傷痕遍體，那十餘名大漢還在大聲嬉笑着，以別人的生命來換取他們的樂趣。

光天化日之下，豈能如此橫行，那少婦忍不住發出一聲嬌叱：「住手！」

這一聲嬌叱，宛如黃鶯出谷，語音雖然鏗鏘，

但卻十分悅耳，那十餘大漢微微一怔，就應聲停了下來，一名橫眉豎眼，身穿羊皮的大漢嘿嘿一笑道：「小娘子是叫咱們麼？」

少婦冷哼一聲道：「此處別無他人，自然是叫你們了。」

身穿羊皮的大漢縱聲狂笑道：「俺秦樹德交了桃花運了，有嬌滴滴的娘們當街呼喚，這可是一件天大的喜事。」

另一大漢鼓掌叫好道：「說的是，秦三爺該請咱們哥兒們喝杯喜酒才對……」

此人「對」字不過剛剛出口，劈拍兩聲脆響，他與那位身穿羊皮的秦三爺，一人挨了一記大耳光，一個左臉，一個右臉，清晰的印上五根手指的痕跡。

那少婦雖然俏目圓睜，一臉怒火，但她依然穩坐驢背，似乎沒有移動半分，那麼這兩記耳光是天外飛來的了，要不，天色纔只入暮，難道就出現了鬼魂不成。

那位秦三爺，到底久走江湖，見多識廣，他認定騎着毛驢的少婦，必然會使什麼障眼法兒，因而嘿嘿一聲冷笑，一振掌中的鬼頭大刀道：「臭娘們，妳敢在秦三爺的眼前發橫？告訴妳，障眼法兒三爺見的多了，我只要咬破中指一噴，準會叫妳當場現眼，不信咱們就試上一試！」

少婦哦了一聲道：「是這樣的麼？只是我這個障眼法兒與衆不同，不要說咬破中指，縱然碰破腦袋也不行。」

另一大漢道：「別聽她的，秦三爺！咱們一起上，準教她吃不了兜着走。」

秦樹德道：「對，咱們上。」

這一羣江湖暴客，可不懂得什麼江湖過節，明知對方只是一個孤身的婦道人家，懷中還躺着一個不到百日的小娃兒，依然一擁而上，刀棍像雨點般砸了上去。

這般人並不是花拳繡腿，手底下還眞的有點門道，尤以那位使鬼頭刀的秦樹德，刀沉力猛，招式不凡，一刀疾劈，勁風橫溢，他這柄鬼頭刀，少說點也應該有十幾二十年的火候。

他們存心毀了那名少婦，出手一招，全都使出了壓箱底的本領，單憑那一陣嘩啦啦暴響，也足以令人喪魂落魄，魂胆皆驚了。

但一招之後，就再也沒有了下文，原來適才那陣暴響，是他們兵刃折斷之聲，他們一共七條大漢，沒有一個兵刃是完整的。

再看那名少婦，人家可是絲毫無損，她不僅已脫出他們的包圍之外，還從容不迫的將被他們拖着的傷者救了起來。不管這是不是障眼法兒，這羣暴客再也不敢招惹了。他們呆立片刻，才呼嘯着向白馬寺奔去。

此地距洛陽還有二十餘里，風雨太大，天色又是那麼昏黑。那位懲治了惡客的少婦，就打定主意在此寄宿一晚。她向那名被救起的傷者道：「這位大哥，你傷得怎樣？我要投店歇息，不能再照顧你了。」

那名傷者道：「謝謝夫人活命之恩，不過此地壞人太多，夫人單身一人，只怕十分不妥，夫人如不嫌棄，還是到咱們莊上去安歇吧。」

少婦道：「好是好的，只是小東西要吃奶，走遠了可不行。」

傷者道：「不遠，就在洛陽近郊。」

少婦道：「洛陽還有二十來里，天這麼黑，風雪又如此之大，而且，餓壞了小東西，他爹會怪我的。」

傷者為難的搓着雙手道：「夫人說的是，但……唉，咱們如果不趕回冷家莊，那般惡人決不會放過咱們，夫人縱然不怕，也有點不勝其煩。」

少婦一怔，道：「冷家莊？你是冷家莊的？」

傷者道：「是的，在下冷楓，是奉命來探聽消息的。」

少婦大喜道：「原來你是楓大哥，我是索嫿，你不認識我了？」

冷楓愕然一怔道：「妳眞的是索姑娘？我瑤兄弟呢？」

索嫿神色一黯道：「我也不知道他在那兒，他中了毒，咱們到石弓山求醫又分散了。我後來被師父帶去學藝，最近才下山來找他……」

冷楓向她懷中的小娃兒，打量一眼，問道：「他是……」

索嫿道：「是大哥的，他還不知道呢。」

冷楓高興得忘了傷痛，哈哈一陣大笑，道：「恭喜妳了，弟妹！我想吉人天相，瑤兄弟定會平安回來的，咱們還是回莊吧，小侄兒稍餓一會不要緊的。」

雖然風雨滿天，夜色悽迷，在他們練武之人來說，二十里地實在算不得什麼，因而他們一騎一行，逕向冷家莊奔去。

在途中，索嫿問起冷家莊的近況，冷楓一嘆道：「為了一些空穴來風，引來了一羣失去理性的瘋狗。似乎天下武林都集中到洛陽來了。」

索嫿道：「楓大哥不必着急，船到橋頭自然直，咱們總會想法子渡過難關的。」

「想法子渡過難關？哼，只怕妳連老夫這一關就闖不過去。」

一股陰陽怪氣的聲浪，由前面路口傳來，索嫿舉目一瞥，只見白雪遍地，一望無垠，連一個鬼影子也瞧看不到，那裏有半絲人跡？她撇撇嘴道：「楓大哥，是有人在說話麼？」

冷楓道：「我想是的。」

索嫿道：「是人怎麼瞧不到人影呢？八成是野狗在叫吧。」

索嫿語音甫落，一股勁風帶着大量冰雪向冷索二人迎頭撞來，索嫿甩蹬飄身，迎向那股勁風一掌推出，轟的一聲巨响，她身形落地，那股勁風也被她擋了回去。

一招硬拚，雙方誰也沒有佔到便宜，索嫿的心情卻有點沉重起來，她取出一條黑帕蒙着雙眼，緊了一下腰帶，再拔出紫蓋神劍，一切準備妥當後，才沉聲叱喝道：「出來吧，朋友！不要再裝神弄鬼了。」

在一座雪堆之後，走出一名面貌清癯，身形矮小之人。他的身後，跟着一個身材頎長，丰姿俊美的少年。這兩人正是百葉幫主共三化，及他的愛徒任天寵。

同時現身的，還有二十餘名手執長槍，腰掛弓矢的大漢。

他們兩旁一分，將索嫿及冷楓圍了起來。

共三化向索嫿瞧了一眼，回顧任天寵道：「你說她是你的媳婦？怎麼這等奇形怪狀？」

任天寵道：「絕對錯不了的，師父！她就是索嫿。」

共三化道：「天殘門下全是雙目皆盲之人，天下女人多的是，你要一個瞎婆作甚麼？」

任天寵道：「她還有六成視力，並不是雙目全盲，而且弟子走遍天下，就沒有見過如此美麗的女人。」

共三化道：「她懷裏的娃兒呢？是你的麼？」

任天寵道：「不是的，也許是姓冷的吧。」

共三化怒叱一聲道：「已經是一個破甑子了，你還要她作甚麼？」

任天寵哀告道：「破甑子比小姑娘更能迷人，師父，你就答允弟子吧。」

共三化哈哈一笑道：「你小子對女人倒眞的懂得個中三昧，好，師父就成全你吧。」

這一雙師徒，當眞無恥已極，甚麼不堪入耳的話，他們也能說得出口，索嫿還沒有怎樣，冷楓已經忍不住了。這位冷家莊的年青高手，一聲怒吼，縱身就向共三化撲去。

共三化哼了一聲道：「找死！」兜頭一掌，疾如奔雷，冷楓悶哼一聲，一連倒退數步，依然仆倒下去。

索嫿大吃一驚，急忙解下蒙眼黑帕，扶起冷楓道：「楓大哥，你受了傷了？」

冷楓抹掉嘴角的血絲，怒目圓睜道：「弟妹！咱們姓冷的講的是忠孝節義，寧肯五步橫屍，也不能毀掉咱們祖宗的清譽！」

索嫿道：「我知道，你先吃點藥調息一下，這般人由我來對付。」

她取出兩粒師門療傷靈丹交給冷楓，然後嬌軀一擰，緩緩向共三化走來。

共三化向她雙目一瞥，只見目凝秋水，潔如皎月，天下任何一雙眼睛，都無法與她媲美，那裏像是只有六成視力？更令人駭然的，是她那雙美目之中，有一股高貴聖潔，不容褻瀆的湛然神光，共三化那輕薄的神態，竟不由自主的變得莊重起來。

在共三化身前八尺之處，索嫿腳步一停，道：「你們剛才信口雌黃，是在說我麼？」

共三化啊了一聲道：「那是小徒無知，請妳不要見怪。」

任天寵估不到共三化的態度，會轉變得如此之快，不由大急道：「師父，你怎麼啦？」

共三化道：「你不是說索嫿的視力只有六成麼？眼前的這位顯然不是索嫿了。」

任天寵道：「弟子在白馬寺親耳聽到她與這位冷楓對話，那還錯得了？她的眼可能經過醫治，師父不信叫她解開蒙面紗巾瞧瞧。」

也許由於天氣太冷吧，索嫿眼部以下，蒙着一條紗巾，只看她的半面，已够動人的，面對國色天香，誰不想一窺她廬山眞面目呢？因此，共三化咳了一聲道：「是嗎？姑娘，能不能解下妳的紗巾讓咱們瞧瞧？」

索嫿道：「不必，我就是索嫿，要怎樣你們劃下道來就是。」

共三化道：「劣徒崇拜姑娘，幾至茶飯不思，老夫怎能對姑娘用武。」

索嫿道：「閣下既然無動武之意，咱們就此作別。」

任天寵伸手一攔道：「慢一點，嫿妹子，咱們聊聊好麼？」

索嫿冷冷一哼，說道：「禽獸，誰是你的嫿妹子？」

任天寵柔聲道：「那天愚兄喝醉了，糊裏糊塗竟做出對妹子失禮之事。後來妳一掌將愚兄打得狂噴鮮血，愚兄是罪有應得，決無半點怨恨之意，妹子，妳是心地良善之人，該不會忘記咱們往日的一段感情吧！」

此人不僅長像英俊，還具有表演天才，縱然分

明知道他在騙人，又令人有點不得不信。他說到後來，甚至聲淚俱下，教人看不出他有半點不實的成份。

索嬙心地良善，對人處處往好處着想，經過任天寵這一表演，她又有點不忍起來。

任天寵何等奸詐之人，一見有機可乘，立即兜頭一揖道：「妹子，我師父說過，我只是對妳崇拜而已，並沒有半分非份的企圖……」

索嬙淡淡道：「謝謝你，任大俠，索嬙只是一個平凡的女子，沒有什麼值得崇拜的。何況我是有夫之婦，希望任大俠能够原諒我的苦衷。」

這位來自天殘谷綺年少婦，經過心琮師太一番調理，不僅武功大進，眼疾已除，連說起話來也今非昔比了。

但任天寵並不因此死心，他兩手一攤，擺出一個優美的姿態，道：「我知道，嬙妹子，愚兄與瑤兄弟是患難之交，妳又救過愚兄的性命，咱們的交情，原本就不是泛泛可比，所謂一飲一啄，莫非前定，妳說瑤兄弟能够反對麼？」

索嬙道：「也許任大俠說的對，但交朋結友，是男子之事，索嬙是一個婦道人家，只好辜負任大俠的心意了。」

共三化哈哈一笑道：「索姑娘說的是，訂交之事，還是待見到冷少俠再說吧，現在天寒地凍，在外面呆久了對冷小公子頗為不宜，天寵，咱們還是請索姑娘到屋裏暖和一下吧。」

任天寵道：「對，嬙妹子，妳與這位冷兄，也該歇息一下了，大冷天，凍着了小侄兒可不是好玩的。」

冷楓經過一陣調息，傷勢已大見好轉。此時哼了一聲道：「咱們冷家莊近在咫尺，閣下的盛意冷某心領。」

任天寵微微一笑道：「適才家師誤傷冷兄，兄弟願向冷兄致一點歉意，咱們百葉幫在江湖上也薄有虛名，跟咱們論交也不致失了你冷兄的身份。」

冷楓道：「百葉幫震威宇內，名噪北國，可惜冷家莊對賢師徒高攀不起。」

任天寵道：「冷兄要是這般固執，咱們只好單請嬙妹子了，那麼冷兄請便吧。」

冷楓哼了一聲道：「你想留下我的弟妹，你是打錯了主意，不要說她不會聽你的，就是她願意也不行，我是冷瑤光的大哥，她就得聽我的。」

任天寵面色一沉道：「咱們好言相請，你竟敢口出惡言，難道百葉幫當眞留你不下麼？」

索嬙見他們把話說僵，可能會弄成一個難以收拾之局，一旦動起武來，索嬙自信尚不致被他們留着，但對方人多勢衆，還有幾十隻勁矢強弓，在絕對劣勢的處境下，她實在沒有保護冷楓的把握，因而輕咳一聲道：「任大俠……」

任天寵道：「對不起，嬙妹子，我是為妳着想，估不到這位冷兄說起話來竟然如此難聽。」

索嬙長長一吁道：「楓大哥說的是眞話，他是我丈夫的大哥，我自然要聽他的了，不過我可以勸勸他，也許他能讓我留一會兒。」

跟着轉身走近冷楓，悄聲道：「楓大哥，你騎着我的毛驢先走一步好麼？」

冷楓面現不滿之色道：「妳當眞相信姓任的鬼話？」

索嬙道：「我絕對不相信，但又不得不暫作停留。」

冷楓道：「此話怎講？」

索嬙道：「楓大哥瞧瞧眼前的態勢，一旦說翻了，咱們能安然出圍麼？」

冷楓哼了一聲道：「冷氏門中沒有貪生怕死之人，留下受辱，倒不如奮戰而死。」

索嬙道：「可是這個小東西呢？他還沒有見到他的爹啊！」

冷楓道：「侄兒縱然因此遭到不測，冷氏祖宗不會怪妳的。」

這兩句話說的十分平淡，但氣節凜然，力逾萬鈞，有着巍然不可動搖之勢。

索嬙道：「楓大哥，你誤會小妹的意思了，小妹習得靈胎九影身法，千軍萬馬，也攔我不住，只要你……」

冷楓面色一霽道：「對不起，弟妹，我適才沒有明白妳的用意，小侄兒要不要讓我帶走？」

索嬙道：「這倒不必，你只是儘快回莊，我會追上你的。」

冷楓道：「好的，弟妹要小心一些。」

索嬙微微一笑，回頭向任天寵道：「楓大哥同意離開了，咱們到那兒歇歇？」

任天寵道：「咱們臨時總舵就在山後，妹子請跟我來。」

此時冷楓已騎上毛驢，直向冷家莊狂奔，索嬙等待冷楓去遠，才啊了一聲道：「不好，我還忘了一件重要之事必須告訴楓大哥，任大俠請先回總舵，我一會兒就來。」

她說話之間，已然邁動腳步，沿官道緩緩行去，任天寵待要橫身攔阻，她已置身一丈以外了。

她這種看似緩慢，其實快速無比的身法，任天寵師徒全都神色一懍，他們想不到這位綺年少婦，竟會身具如此驚人的武功。

在四週採包圍態勢的百葉幫高手，未得幫主命

令，不敢對索嬙加以攔截，眼看縱魚入海，放虎歸山，不足一丈的距離，索嬙就可脫出包圍之外了。

任天寵見狀大急，向那些束手觀望的幫中高手叱喝道：「你們這般該死的東西，還不攔住他！」

那些手執長槍的大漢，像是如夢初醒，一聲叱喝，橫身擋住索嬙的去路。

但他們的動作似乎稍嫌過遲，只見勁風掠衣，人影若矢，他們還來不及採取任可行動，索嬙已脫圍揚長而去。

共三化究竟不愧為一幫之主，他仰天一聲長嘯，身形冲霄而起，雙袖一蕩，勢若颷風，像鷩虹划天一般，逕向索嬙身後飄落。

這位百葉幫主已然動了殺機，他尚懸身空際，五指疾吐，猛抓索嬙的天靈雲穴。

這一抓是他畢身功力所聚，只要讓他指尖碰上，索嬙就得當場畢命，絕難倖免，可惜他力與心違，那一抓竟然未能如願。

這位名滿湖海的一代宗師神色一呆，跟着抖手一掌，擊出一股十分奇特的掌力。此時他與索嬙相隔不過八尺，呼的一聲，那一掌不偏不倚的遙遙印在索嬙的後心之上。索嬙嬌軀被掌力擊得飄了起來，像輕絮隨風一般，向那漫天風雪的黯夜之中投了進去。

共三化及任天寵跟踪急追，一前一後撲向索嬙飄落之處。在這雙師徒的想法，索嬙中了那一掌，縱然不致當場橫屍，也必然失去活動之力。但他們找遍附近每一寸地方，依然鴻飛冥冥，連一點踪跡也找不到，這雙師徒只好敗興而返了。

× × ×

雪壓香山，冰凍伊水，冷家莊籠罩着一片愁雲慘霧……

環境確屬極端不利，以冷家莊彈丸之地，三百來個人口，縱然每人都有一身不凡的武功，也不能與天下武林為敵！

不過冷家莊沒有一個人氣餒，他們一條心，一條命，以堅強不屈的意志，來守着祖宗交給他們的這片基業。

約莫三更向盡，一陣急驟的蹄聲隨着風雪遙遙傳來。冷家莊敵樓上的石炮強弩，已經對準了來路，一隊勁裝疾服的武士，在莊門之後待命出擊。

蹄聲逐漸清晰了，敵樓上的守望者，也現出了詫異之色，他們發現了來騎，却只是一頭健壯的毛驢。

雖然那兩人一驢，不可能對冷家莊構成什麼威脅，但戒備者依舊不敢鬆懈，他們靜靜的伏伺着，讓來騎了直達莊門之前。

「開門啦，我是冷楓。」

「啊！」

敵樓之上傳出歡呼，莊門也同時打了開來，冷楓及毛驢剛剛進入莊門，一名守衞者已迎上來道：「辛苦了，楓大哥，這位是誰？」

冷楓道：「索嬙，瑤兄弟的媳婦！」

「瑤兄弟呢？」

「現在不要問，還是快去守望吧。」

「是，楓大哥。」

守望者回到崗位，冷楓則領着索嬙直奔冷府後堂，他參見了冷夫人再將探聽敵情不幸被擒的經過，向冷夫人一一陳述。

索嬙也藉機參拜道：「媳婦索嬙參見婆婆。」

冷夫人淡淡道：「瑤兒呢？他為什麼不跟妳在一起？」

索嬙螓首一垂道：「媳婦無能，沒有能够好好的照應大哥……」

接着，她將由冷家莊走出以後，一切悲歡離合之事，為冷夫人一一詳述。

他們的遭遇，不止是多采多姿，驚心動魄之處也不在少數，但冷夫人鳳目微闔，凝坐如山，聽完索嬙的全部叙述，她連正眼都沒有瞧看索嬙一下。

最後，她冷冷道：「妳說這孩子是瑤光的？」

索嬙道：「是的。」

冷夫人回顧侍立身後的遏雲道：「將孫少爺抱給荀大娘去，她的孩子剛剛斷了奶，請她好好替咱們帶帶。」

索嬙一怔道：「婆婆，我有奶……」

冷夫人道：「我知道。」

知道？知道為甚麼不要索嬙帶自己的孩子？一個初生孩子，初為人母的少婦，母愛之深，是難以比擬的。因而索嬙哀告道：「婆婆，我會帶孩子，咱們母子由興安嶺前來，走過了千山萬水……」

冷夫人怪叱一聲道：「住口！哼，妳的胆子太大了，冷氏門中，還沒有敢向婆婆頂嘴的媳婦！」

這是家教，既然當上了冷家的媳婦，就得遵守冷氏門中的家規。於是，她的淚水悄悄的流了出來，却不得不讓過遏雲將她的命根子抱走。

跟着，冷夫人向身後另一侍婢曉嵐道：「帶少夫人去西院安歇，妳就留着伺候少夫人吧。」

索嬙辭過婆婆，隨着曉嵐來到西院，這是一幢別墅式的建築，精舍數檻，聳立在假山荷池之間，如果不是隆冬，應該是花木扶疏，景物優美的好所在。

但她此時的心情，是仙宮也無法安枕，母子連心，教他怎能放心得下。

這是她離開天殘谷以來，最為傷心之事。她呆

呆的瞧着窗外，那一團團冰冷的雪花，每一朵都像打在她心坎中似的。

曉嵐同情的咳了一聲道：「少夫人，妳餓不餓？小婢替妳弄點吃的好麼？」

索嬙道：「謝謝妳，我不餓。」

曉嵐道：「那麼少夫人安歇吧，不久就要天亮了，整夜不睡會傷身子的。」

索嬙道：「我知道，妳先去睡吧。」

她不睡，丫環怎敢先睡，連另兩名專責西院的老家人也弄得神魂不安，最後，曉嵐忍不住道：「少夫人，妳是想念孫少爺麼？其實荀夫人會好好照顧他的，明兒妳不妨到荀家去瞧瞧。」

索嬙道：「荀家有多遠，咱們現在就去瞧瞧好麼？」

曉嵐道：「深夜造訪，只怕不太方便……」

索嬙道：「咱們不必驚動荀家，只要瞧一眼咱們就回來。」

曉嵐無可奈何，只好點頭應允，她們逕由西院越牆而出，向東一拐，不過半箭之地，便已到達地頭，曉嵐輕車路熟，領着索嬙躍過一道矮牆，撲到一面窗檻之下，她伸頭瞧了一眼，悄聲道：「少夫人看，孫少爺睡得好乖。」

索嬙向窗內一瞥，只見一條暖炕之上，睡着大小三人。左側靠牆之處正是她的愛子，果然睡得十分香甜，中間睡的是一名三十出頭的少婦，右側是約莫三歲的女孩。

她原本打算瞧一眼就走的，此時瞧到了，她却雙腳釘地，怎麼也舉不起來。曉嵐大為焦急，道：「少夫人，咱們暗中偷窺是失禮的，被別人瞧到了難免弄出是非，咱們還是趕緊走吧。」

曉嵐說的確是事實，她只好依依難捨的退出牆去，奔出未及十步，一股奇異的聲浪自天際遙遙飄來，索嬙愕然止步道：「曉嵐，妳聽出這是什麼聲音？」

曉嵐道：「不知道，小婢從來沒有聽過如此難聽的聲音。」

索嬙道：「聲音雖然難聽，它却暗含先天眞力，此人如是衝着咱們而來，只怕是冷家莊的一大勁敵！」

曉嵐道：「少夫人，妳說這怪聲，會是人類的麼？」

索嬙道：「自然是人了，他在香山之上，居高臨下，俯瞰全莊，顯然含有示威之意。」

怪聲還在繼續着，而且正由香山移向莊門，那不僅是示威，簡直叩門挑戰，目中無人。

冷家莊在怪聲騷擾之下忙亂了起來，本晚，荀亘卿輪值全莊戒備及巡查之責，他一面差人飛報冷夫人，自己則倒提長劍，奔上敵樓。

他剛剛爬上敵樓，怪聲已及門而止，那份速度，比飛鳥似乎還要快捷。

此時，風雪已停，灰濛濛的天空，已露出一絲曙光，荀亘卿向莊外一瞥，竟然忍不住打了兩個寒噤。

莊門百步之外，立着三名奇形怪狀之人，一人形似猿猴，一個吊眼痲面，這兩人的長像，已經夠難看的，如果與另一人相比，他們倒變作二名英俊的美男子了。

另一人生着一個大頭，下豐上銳，形如三角，眼鼻均擠在三角尖端，只有一張血盆大口長在三角的底部，這份醜惡之狀，實在天下少見。

但他也有過人之處，兩耳垂肩，雙手過膝，按相書上說，他應該貴不可言，也許就憑這點貴相，他當上了名震當代的瘟神。

他已不在江湖之上露面，但只要是他現身之處就從來沒有一個倖存之人，因而瘟神房詡的大名，可以說家喻戶曉，無人不知。

怪聲終於停止了，那痲面吊眼之人，已向敵樓之上傳過話來。

「上面是那一位？站出來讓咱們瞧瞧。」

這位痲面吊眼的惡客，實在狂得過份，那種狗仗人勢的德性，叫人無法看得順眼，荀亘卿沒有站出來，却也沒有令他失望。

「在下荀亘卿，你們是誰？到本莊來有什麼指教？」

痲面吊眼之人嘿嘿一陣大笑道：「要說你孤陋寡聞，對俺吊客戴魁不熟識，倒算不得怎樣稀罕之事，如果說你姓荀的竟不知道家師，嘿嘿……咱們喪門吊客就會叫你死無葬生之地！」

荀亘卿冷冷道：「閣下師徒也許十分有名，可惜咱們冷家莊對雞鳴狗盜的下五門賊徒，素來不屑一顧！」

瘟神房詡勃然大怒，他再度發出怪嘯，同時身形一盪，凌空而起，以不可思議的速度，逕向敵樓撲來。

荀亘卿怒叱一聲，石砲強弩立即以驟雨忽降之勢，向瘟神迎頭猛擊。

這位名震武林的瘟神，果非浪得虛名，只見他雙袖揮舞，勁風如潮，那些石砲強弩被他掌力震得四散，一點也傷他不得。

轟的一聲巨响，敵樓已被瘟神撞塌一角，他立身敵樓之上，引頸發着怪嘯，那份赫赫威勢，果然不愧瘟神之名。

荀亘卿心知憑守衛弟子的能力，決難與這位一代巨魔相抗，因而他率衆退守第一道柵閘，以待冷夫人的援軍。

此時天色大明，夫人已親率莊中高手趕到，在瘟神驟降，全莊戰慄之際，這位冷家莊的女莊主依然神態從容，一副懍然難犯之色。

她秀眉雙挑，鳳目中射出兩股懾人心魄的威稜，迎向急奔而來的瘟神房詡道：「瘟神房詡，名震江湖，但冷家莊與閣下素無恩怨，夜闖敝莊，閣下必有一個合理的解釋？」

瘟神房詡在冷夫人丈外之處停了下來，道：「好說，好說，老夫這點虛名，只可以駭唬酒囊飯袋，在姑射雙嬌的眼中，實在是算不得甚麼，不過老夫一生之中，只收了這兩個不成材的徒弟，打狗還要看主面，令郎一再向劣徒下手，老夫必須討還一點公道。」

冷夫人一怔道：「閣下是說小兒瑤光得罪令徒了，但小兒離開本莊，已兩年音訊全無，老婆子雖不祖護小兒，但也不便聽信閣下的片面之言。」

瘟神房詡冷哼一聲，冷冷道：「令郎當眞不在莊上？」

冷夫人道：「閣下應該明白，老婆子並非怕事之人。」

瘟神房詡道：「瘟神所至，鷄狗不留，老夫總不能為了妳司馬婉如而破了自己的招牌，咱們少說點廢話，還是在手底下見個眞章吧。」

冷夫人面色一沉道：「很好，閣下划出道來就是。」

瘟神房詡道：「老夫一旦出手，決不手下留入，在咱們動手之前，冷夫人不妨再作三思。」

在場冷氏子弟沒有人見識過瘟神房詡，但瘟神所至，鷄犬不留，據江湖傳說，那是千眞萬確之事，因而，除了冷夫人及幾個少數高手，無不悚然動容。

冷夫人却神色冷漠的一哼道：「這麼說來，閣下是要對冷家莊開放一條生路了。」

瘟神房詡道：「老夫確有此意……」

冷夫人道：「不必拐彎抹角了，說出你眞正的企圖吧。」

瘟神房詡道：「很簡單，交出天殘武學，咱們拍腿就走。」

冷夫人仰天一陣狂笑道：「交出天殘武學，閣下那橫行江湖的招牌就可以不要了？」

瘟神房詡面色一變道：「司馬婉如，老夫對妳已經特別容忍了，當眞惹火了老夫，嘿嘿……」

他說話之際，威稜四射，這位名震武林的瘟神，隨時都可能痛下煞手，此時一名年約四旬，面目精幹的大漢忽然挺身而出道：「房前輩！在下有一不明之處，前輩能否賜予解答？」

瘟神房詡向他瞧了一眼道：「說說看。」

那名大漢道：「前輩找的是冷家莊，不是冷姓子弟，自然不在必死之列了？」

瘟神房詡心中一動，暗忖：「好傢伙，老夫正要分化冷家莊，你小子竟然送上門來。」他心頭暗喜，口中却淡淡道：「如果你不姓冷，老夫倒可以考慮考慮。」

那大漢道：「在下姓耿，單名一個橘字，與冷家無親無故，只是同住一莊而已。」

一個人如果貪生怕死到當衆乞憐的地步，這個人的品格，應該是不明是非，厚顏無恥的，然而耿橘處世方正，大義凜然，在冷家莊他是一個人人敬愛的好漢子，那麼他何以會臨危變節，做出這等丟人現眼之事？

他往日的朋友在嘆息着，所謂疾風知勁草，不到生死相關，利害所繫，要斷言一個朋友的眞正品格，將是一件十分危險之事，眼前的耿橘，就是一個最好的說明。

鄙夷的目光，向他紛紛作無言的斥責，他却視如未覩的淡淡一笑道：「怎麼樣？房前輩！你說我應該與冷家莊完全脫離關係麼？」

瘟神房詡嘿了一聲道：「當然應該，只要不是姓冷的，老夫都可網開一面，還有誰願脫離，你叫他們統統出來好啦。」

耿橘身形一轉，面對着冷夫人一揖到地，說道：「耿橘請求脫離冷家莊，並請冷夫人原諒萬死之罪……」

他語音未落，陡地拔劍擰身，一招卞莊刺虎，集平生之力，猛刺瘟神房詡的前胸。

這一招太過突然了，沒有人想到一個貪生怕死，臨危賣友之人，會有這等慷慨激昂，義烈撼天的行為的。

在冷家莊，耿橘名列十大一流高手，這一招又是他處心積慮的孤注一擲，去勢之疾，當眞宛如飛星，只聽到奪的一聲，長劍已然揷入瘟神房詡的右肩之上。

瘟神房詡不愧為一代巨魔，他不僅在電光石火之間避開了要害，並於長劍穿肩之後，仍能揮動右臂猛拍耿橘的天靈，當耿橘閃身躍避之時，他那五根鋼鐵般的手指，已抓在耿橘的右臂之上，克嚓一聲脆响，耿橘整條右臂，已被他活生生的折斷了下來。

這位當代瘟神，已然大發兇性，他丟掉斷臂，再施毒手，五指暴伸，揷向耿橘的肝腹。

這場血淋淋的激戰，打得驚心動魄，凶險無比

，雙方觀戰之人，全都目瞪口呆；眼看着瘟神那舉掌一揮，耿橋必會開腸破肚，濺血橫屍，却沒人有那搶救之能。

魔爪帶着勁風，向耿橋作致命的一擊，瘟神虜詡的血盆大口，也在發着扣人心弦的怪嘯。

他是陰溝裏翻船，竟會栽到一個後生晚輩的手裏，適才那一劍雖然要不了他的老命，但至少也要休養個十天半月，他恨極了這個不知死活的耿橋，存心掏出他的八寶來洩洩氣。

就在他的指尖剛要觸及耿橋的胸衣之時，倏地寒芒耀眼，冷燄砭肌，一股凌厲的劍氣，直掃他的腕脈。

瘟神大吃一驚，他做夢也未想到冷家莊會有如此高明的人物，急忙縮臂飄身，但手指也傳來一陣劇痛，這位魔頭的左肩還揷着一柄巍顫顫的長劍，右手竟又失去兩根指頭。

他雖是急怒攻心，却也知道不可再留，否則他們師徒三人，就可能埋骨此間，連報仇的機會也沒有了，因此，這一代巨魔，發出一聲悽厲的長嘯，身形破空而起，幌眼已到數里之外了。

瘟神所至，雞犬不留，但在冷家莊他却傷肩斷指，負創而逃，這實在是一件駭人聽聞之事，不過冷家莊所付出的代價倒也不輕，耿橋喪失右臂，幾乎成爲廢人。

這是一場變化多端的惡夢，每一事故的發生，全是那麼出人意表，而事件的慘烈不僅扣人心弦，變化之快，也令人難以適應，雖然事過境遷，惡夢已醒，場中之人還在錯愕的呆立着。

半晌，冷夫人才長長一嘆道：「我幾乎錯怪了他了，蒲大叔，快看看耿兄弟的傷勢怎樣？」

蒲秉權應了一聲，與一部份人湧向耿橋，他們全都含着激動的淚水，滿臉呈現着無比欽敬之色。

另一些人奔向適才以神妙的一招劍術，挽救耿橋，使瘟神斷指而逃的那位高人。

第一個奔上前去的是婢女曉嵐，她得意忘形的高聲叫嚷着，道：「少夫人棒極啦，妳那一劍簡直像閃電一般，快得叫人眼花撩亂。」

不錯，當今之世，除了二暉玄紫劍法，決無如此神來之筆，那位出手拯救耿橋的，自然是來自天殘谷的索嬿了，不過，與安嶺一載苦學，她已今非昔比，二暉玄紫劍法也經過心琮師太畫龍點睛，使這套天殘劍術，當眞成爲冠蓋武林的曠代絕响。

這位心地良善的小婦人，並無半點矜驕之心，還害怕婆婆見責，因而吶吶道：「妳不要瞎說，我只是急於救人，才出手快了一點罷了。」

曉嵐櫻唇一噘道：「少夫人七八成是在騙人，那一天我也急一急試試，看能不能急出如此奇妙的劍法。」

曉嵐天眞的言語，引起一片喧笑之聲，冷家莊緊張的氣氛，也轉到了輕鬆的一面。

× × ×

在一個晌午時分，一名面色憔悴的紅衣女郎，由開封東行緩步入城。

她風塵滿身，神態疲乏，但眉梢眼角之間，却有一股冷冽的煞氣，令人一目之下，就會敬而遠之，雖然她有着絕代風姿，也沒有人敢來招惹這株有刺的玫瑰。

鳳鳴酒樓，是開封城首屈一指的老字號，此時車水馬龍，正擠得水洩不通，這位紅衣女郎的腹中正大唱空城計，她向鳳鳴樓瞧了一眼，便邁步跨了進去。

酒樓之內，有兩名身着長衫，年約四旬的大漢，在負責接待賓客，他們不是店伙，像是身具武功的江湖人物。

紅衣女郎剛剛跨進酒樓，那兩名大漢便已迎了上來，他們向紅衣女郎打量一眼，其中一人道：「請恕在下眼拙，姑娘是那一門派的？」

紅衣女郎冷冷道：「你管姑奶奶是那門派的，哼，簡直莫明其妙！」

那名大漢面色一變道：「姑娘是找碴來了！」

紅衣女郎道：「到酒樓吃飯也叫找碴麼？我看你才是自尋死路呢！」

那名大漢嘿嘿一陣冷笑道：「很好，祝某倒要試試妳叫大爺如何死法。」

此人說話之際，已然一掌飛出，五指帶着勁風，扣向紅衣女郎的腕脈。

開封古都，果然藏龍臥虎，別看此人隨意一掌，手法的玄奧快捷，竟然不同凡俗。

紅衣女郎怒叱一聲，猛的翻腕一勾，纖纖玉指以難以思議的速度，反扣着那名大漢的手腕，左掌有如電光石火，同時平胸一吐，那名雄糾糾的大漢，竟像篾紮紙糊一般的飛了出去。

他砸倒了不少桌椅，碰得盃碟齊飛，落地後只是微微抽搐一下，便像麵條似的攤了下去。

「打死人了！快來呀。」

紅衣女郎這一掌，惹來不小的亂子，姓祝的剛剛倒地，已經有人叫了起來。

此時人羣之中走出一名年逾三旬，面貌威猛的中年大漢，目光一轉，威稜四射，舉動之間，有一股威懾羣倫的氣勢。

他先向姓祝的瞧了一眼，再目注紅衣女郎道：「是妳殺的麼？」

紅衣女郎淡淡道：「不錯。」

那麼長像威猛的大漢，似乎估不到紅衣女郎會這麼坦然自承，他微微一怔道：「開封是有王法的地方！」

紅衣女郎道：「那很好，我想一個孤身女子的自衞，應該獲得王法的諒解的。」

威猛大漢神色一呆，道：「這個……」

紅衣女郎道：「對不起，我餓了，你們這兒不賣飲食，我還得到別處買食物充飢。」一轉身，逕自下樓而去。

站在威猛大漢身後的一名身着重裘的老者，忽地踏前兩步道：「張大人！請恕老朽斗胆……」

威猛大漢咳了一聲，道：「我知道金老英說的意思，但……咳，咳，祝兄搶先出手，這點確是有點不該……」

金姓老者道：「大人明鑒，咱們酒樓宴客，並未招惹於她，小徒縱有點不是，她也不能够動輒殺人！」

姓張的大漢微一沉思道：「依兄弟之見，金老英雄最好按江湖規矩解決，兄弟就此告辭了。」

金姓老者道：「大人好走，接待不週之處，還望大人海涵。」

送走那位張大人，金姓老者立即面色一沉道：「童寬……」

一名目光亂轉，滿臉陰沉之色的魁梧大漢應聲道：「屬下在。」

金姓老者道：「釘着那女人，並隨時報告她的行踪。」

童寬躬身道：「是。」他舉手一揮，立即奔出十餘名大漢，每人都抄着兵刃擁着童寬奔下樓去。

金姓老者名不換，是汴京一帶的武林霸主，掌中二柄點穴鐝，有着極深的造詣，中原黑白兩道，誰都要賣他幾分情面，此人不僅財雄力厚，而且手眼通天，連武威王府的侍衞大人，他也能够攀上交情，却想不到酒樓宴客，竟闖來一個武林煞星。

童寬是金不換的得力部屬，武功固然逸俗超羣，心機更是高人一等，除了金不換，在中原道上童寬算得是一個極具權威的人物。

他率衆奔出酒樓，立即查出紅衣女郎在「老味道」飯館進餐，他在路口守候着，並派人通知金不換。

片刻之後，紅衣女郎出來了，她向路口童寬瞥了一眼，冷冷道：「是等候我麼？」

童寬嘿嘿一聲道：「姑娘果然聰明，只是過份的狂了一點。」

紅衣女郎冷冷道：「要怎樣？說吧，我無暇久候。」

童寬冷冷道：「殺人償命，咱們想向姑娘討點公道！」

紅衣女郎一哂道：「欠債自然要還的，就是現在麼？」

童寬道：「本晚二更，請姑娘前往城郊龍亭一唔。」

紅衣女郎向天色瞧了一眼道：「太久了，咱們何不現在解決？」

童寬啊了一聲道：「姑娘既然如此性急，咱們倒是恭敬不如從命了，朱四，你去禀告老爺子，就說咱們在北門外河套上向這位姑娘請敎。」

一名大漢應聲奔去，童寬再向紅衣女郎道：「童某帶路，請跟我來。」

紅衣女郎冷冷一哼，蓮步姍姍，跟在一羣兇神般的大漢之後，一直奔向北門。當她到達那濁浪滔天的黃河堤岸之上，童寬等業已擺好了一個聯手攻擊的陣勢。

紅衣女郎神色漠然的冷冷一哼道：「就是這些麼？」

童寬怒叱一聲道：「就是這些已足使妳服貼了，難道妳的胃口竟然如此之大！」

童寬一怒之下，居然口不擇言，說出這等輕薄的言語，但當那紅衣女郎伸手握向刀把之際，這位江湖知名的人物竟嚇得倒退兩步。

紅衣女郎的粉頰之上，原本就冷如嚴霜，此時伸手一握刀把，另有一股令人不寒而慄的殺機奔放而出。

童寬走南闖北，會過不少兇名久著之人，想不到紅衣女郎一握刀把，竟能使他喪魂落魄。如果不是金不換率衆趕到，他幾乎想赴水而逃。

金不換不愧爲一方霸主，他一到堤岸，就感到一股不太平凡的氣氛，向紅衣女郎一瞥，他同樣面目失色。

金不換及童寬，全都久走江湖，見多識廣，他們一目之下，就已瞧出紅衣女郎氣湧河山，只要她刀出手，將如雷霆一擊那麼凌厲。

於是，金不換微微一笑道：「姑娘是那一門派的高人？還有姑娘的芳名，能否一併賜告？」

紅衣女郎道：「血刀門下黃瑜，一個名不經傳的人物。」

金不換心頭一懍，道：「黃姑娘是血刀門下？這當眞失敬了。」

黃瑜哼了一聲道：「血刀門並不是什麼名門正派，閣下大可不必客套。」

金不換面色數變，道：「鬼影血刀黃大俠與姑娘是什麼稱呼？」

黃瑜道：「是家父。」

金不換道：「老朽與令尊曾有數面之識，既是故人之女，殺徒之仇，老朽倒不便追究了。」

童寬接道：「江湖之上，以義爲先，老爺子既與黃大俠有舊，這場誤會，只好就此作罷。」

金不換哈哈一笑道：「不錯，爲朋友可以兩脇插刀，適才之事，咳，賢侄女不要放在心上。」

黃瑜估不到這位中原霸主金不換，還是一個性情中人，但如此一來，她倒有點過意不去，因而向他檢衽一禮，道：「侄女年少無知，敬請伯伯多多担待。」

金不換仰天一個哈哈道：「不必說這些了，走，伯伯的蝸居離此不遠，咱們回去慢慢的聊。」

黃瑜道：「對不起，伯伯！侄女還有要事待辦，不能到府上打擾了。」

金不換道：「這是什麼話？妳不接受伯伯的招待，要叫妳爹知道了，伯伯還要做人麼？任憑什麼緊要之事，也不在乎一天半天，走吧，否則伯伯要生氣了。」

在情不可却的形勢下，再有天大的事，也只好暫時擱在一邊，於是，她隨着金不換，走進了一幢巍峨的建築。在後堂，黃瑜拜見了金伯母，她是一個年近六旬，面目慈祥的老婦人，這位金伯母，似乎不喜應酬，只是畧作寒暄，便逕自回到一座精巧的佛堂之內。

——未完待續——

吉祥之星

（本文承自第51頁）

「正因爲我太了解這環境，我才不能不小心從事，」馮全又說，「你必須設法把我安排在無關重要的地位，我才有辦法可以脫身。」

龐天仲還未答話，突然窗口外面有人答了入來：「你無法再脫身的，馮全。」

龐天仲和屋內各人，無不吃了一驚，幾名槍手剛舉起手槍，但未發射，已經被一枚痲醉銀針射中，倒跌地上。發射痲醉銀針的，當然就是「鐵拐俠盜」呂偉良。原來他們師徒二人老早就躲在窗外窺伺，所以室內各槍手只要稍動一下，便會給呂偉良利用鐵杖中的痲醉銀針將他射倒。

龐天仲請來的數名槍手先後不省人事，他本人也不敢再妄動。

阿生躍入屋內，拾起一名槍手的手槍，對準了龐天仲的腦門，說道：「好傢伙，要不是你躲到這裏來，我們發夢也想不到串謀刼去『吉祥之星』的，竟會是你！」

呂偉良也由外面跳了入來。

龐天仲洩氣地問：「你們怎麼會懷疑到我的身上來？」

「本來也不想告訴你太多，但你遲早會知道的，就讓你坐牢也坐得舒舒服服吧。」呂偉良說，「我們曾去找你，但你家人說你爲了躲避記者的訪問，渡假去了。這個時候，你連兒子的喪事也不理，竟躲了起來，於是就引起我的興趣。就在這時候，我收到東京拍來的電報，第一封談及你前些日子到過東京，會晤過這位馮全先生。第二封電報，即談及馮全先生的私生活，我已把第二封電報交到馮全先生的兄長馮寶——他是我的朋友。」

馮全恍然說道：「原來你就是『鐵拐俠盜』呂偉良？」

阿生說道：「對了，現在你也不會否認你在出賣你的兄弟了吧？」

馮全道：「是的，我否認也沒有用的了。不過，把我兄弟二人綁架到農莊去迫供的人，又是什麼人？」

「大概也是希望得到『吉祥之星』的人吧！」呂偉良說，「許多人都以爲那是吉祥之物，實則任何事物都有變化的。正正當當的人，不祥之物，亦會變爲吉祥；不正當的人，即使是吉祥之物，亦可能變爲不祥。」

最後，警方已闖報趕到了現場來。

馮寶被人由農莊救出，綁架他們兄弟二人的，正是最早要動龐天仲腦筋的匪徒——劉成與何全他們。至於那一顆名不符實的「吉祥之星」，雖然根據馮全的提供，找了回來，但是，龐天仲已經不能佔有它。原來他只是個外强中乾的珠寶商，欠債無算，所以才不能不想出這個方法來，把所有能够調動的資金，拿去購下「吉祥之星」，一方面要佔有這巨鑽，另一方面又可以騙一筆巨大的保險費。想不到人算不如天算，好夢成空不特已，到頭來還家破人亡。

「吉祥之星」終於又要拿出來公開拍賣，因爲有龐天仲必須償還商務上的債項，但是，還有沒有人敢出高價購下這巨鑽？眞是天曉得！（全文完）

新派武俠奇情長篇

禍水雙侶

高庸・文
培新・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海雲、蘋兒、盛彥生、小龍四人，在方冀別開生面教授下，練成了雙鏑劍絕學，這日由海一帆領着各人，分乘兩艘快舟返回鐵門莊，途次，管家霍豹飛馬來報，安居鐵門莊的秦柯已被黃衣劍手刦走，海一帆乃命海雲偕常無懼等棄舟乘坐回莊，那晚在長辛店投宿，突有一童子到來敲窗喚出海雲，引他至一破廟，見一頭身均披一張破毡的怪人，那怪人與海雲談及金蚯蚓宮之事，言下之意是勸海雲放鬆報復，並說金蚯蚓宮是由分桃會，綉蓮會蛻變而來，海雲乃詢以何謂分桃會，綉蓮會——

抽絲剝繭端倪現

那人道：「所謂『分桃會』，乃是取義于『斷袖分桃』的典故，換句話說，便是以『男色』誘惑男子，『綉蓮會』是婦女閨中的秘戲，與『分桃會』有異曲同工之妙。」

海雲輕輕「哦」了一聲，臉上越加紅了。

那人續道：「刺花門不僅縱慾，更鼓勵弟子亂倫雜交，恬不爲耻。這還不算，他們還有更歹毒的手段，凡是中計墮入彀中的人，私處都被他們紋身刺字，刻鏤下『刺花門』的標記，從此之後，便永遠淪入他們控制，既不敢反抗，也不敢洩漏他們的秘密，除了唯命是從，再無其他抉擇，其中雖不乏偶一失足，事後醒悟的人，無奈那『紋身刺花』，已成終生污點，正直之士慚與爲伍，親如父兄亦羞

于吐露，於是，只有繼續墮落下去至死方休了。」

說到這兒，他話鋒忽然一轉，道：「少島主你明白了麼？『蚯蚓』二字，代表『雌雄同體』，正是『綉蓮會』和『分桃會』的無耻大結合。」

海雲駭然道：「你是說，『金蚯蚓宮』便是當年的『刺花門』麼？」

那人點點頭道：「唯一不同之處是，當年刺花門沒有固定地址，自己也沒有出類拔萃的人才，如今『金蚯蚓宮』非獨自己創立了基業，更有一套舉世無敵的『追風快斬』劍法，其門下弟子，個個具有一流身手。」

海雲道：「果然如此，他們已有足够的力量爭霸江湖，爲什麼至今仍在秘密行動，不敢明目張胆呢？」

那人道：「這——當然是有原因的，但在下却不甚明瞭了。」

海雲道：「你告訴我這些秘密，是要我同情那些黃衣劍手呢？還是勸我不要前往金蚯蚓宮？」

那人道：「兩者皆是。在下深知那『金蚯蚓宮』主人武功高絕，無人能敵，少島主縱然習得『雙鏑劍法』，只怕也難與匹敵。」

海雲道：「依你的意思，竟是要我袖手旁觀，任憑刺花門死灰復燃，荼毒天下？」

那人道：「少島主想錯了，在下只是覺得，金蚯蚓宮門下遭遇堪憐，迄今爲止，他們也並沒有公然爲害江湖，少島主既無制服罪魁禍首的把握，又何必定要輕身涉險，挑起血腥殺刼。」

海雲道：「這麼說，必定得等他們養成氣候，公然爲害江湖的時候，咱們才能動手了？」

那人道：「在下却認爲不會有那一天。」

海雲道：「怎見得？」

那人道：「如果金蚯蚓宮要爭霸天下，三年前早已發動，不會等到現在。」

海雲道：「三年前，黃衣劍手便追殺禍水雙侶，屠殺武林同道，這難道還不算發動？」

那人搖頭道：「那只是偶發事故。嚴格說來，被殺害的人都因『貪』招禍，咎由自取，並不能全怪金蚯蚓宮。再說，此事已成過去，今後也不會再發生同樣災禍了。」

海雲笑道：「說了半天，你的目的仍是在爲金蚯蚓宮緩頰辯護？」

那人輕吁口氣，道：「在下也同樣爲少島主和令尊作想。」

海雲聳聳肩，道：「盛情心領，但事關重大，我只能將咱們今晚的談話轉達家父，却不便擅作主張。現在你總該讓我見見你的面貌了吧？」

那人遲疑道：「在下容貌醜陋，自慚形穢，還是不見的好。」

海雲笑道：「其實，我已經猜到你是誰了，你信不信？」

那人微詫道：「是嗎？那少島主何妨猜猜？」

海雲道：「如果我猜對了，你得答應我一個要求。」

那人道：「但不知所求何事？」

海雲道：「告訴我，金蚯蚓宮的確實地點。」

那人畧一沉吟，道：「萬一少島主猜錯了，也能答應在下一個要求麼？」

海雲毫不猶疑道：「好！你說是什麼要求？」

那人道：「在下的要求，目前不必說出來，只要少島主記住，有這一個承諾，日後履踐，也就是了。」

海雲道：「我答應你。」

那人欠了欠身，道：「在下先致謝意，現在就請少島主猜一猜吧。」

海雲微笑道：「你曾說過與我原是舊識，又熟知金蚯蚓宮來歷秘密，不用猜，必定就是曾在鐵門莊作過客，在南陽鎭援手留書，那位自號『天涯飄萍生』的顏相公了。」

那人聽了哈哈一笑，搖頭道：「少島主，你猜錯啦。」

海雲驚道：「錯了？」

那人仰起頭來，舉手掀開圍在臉上的厚氈說道：「少島主可還記得在『螺屋』中的患病老人？」

那是一張遍佈膿瘡爛肉的恐怖怪臉，除了兩隻眼睛，滿臉潰爛，怵目驚心，映着搖曳昏暗的燭光，越發使人毛髮悚然，不敢逼視。

海雲雖然沒有見過「螺屋」中的老人的眞面目，但目睹這張肌膚潰爛的醜臉，也不得不承認自己猜錯了。

然而，他非僅沒有失望懊喪，反而感到意外驚喜，不覺脫口叫道：「老人家，你瞞得咱們好苦呀……」一挺身，便想站起。

那痳瘋老人揚手虛空一按，低喝道：「少島主休衝動，老夫惡疾在身，沾碰不得的。」

他掌勢只在六七尺外虛按了一下，海雲便感覺肩頭上被一股沉重的壓力推動，不由自主，又坐回蒲團上。

痳瘋老人却趁勢飄然而起，很快拉下厚氈，仍舊掩住了面貌，同時沉聲道：「三年豢養大恩，他日必當圖報，拜上令尊，善自珍重。再相見時，千萬別忘了今夜的承諾。」話落，微微欠身施禮，案上燭光突然熄滅。

海雲急叫道：「老人家請留步——」

連叫數聲，大殿中寂無回應，那痳瘋老人的身影，業已消失不見了。

海雲自問目力已遠逾常人，居然未看清老人是怎樣走的？慌忙一提眞氣，追出破廟。

廟外也是靜悄悄的，曠野荒林，寂寥如死。老人的影子杳如黃鶴，只有東方天際，冉冉現出一片魚肚色。

漸漸天亮了，晨風拂過，帶來一二聲鷄啼，遠處鎭街上，已昇起嬝嬝炊烟。

海雲怔忡良久，無可奈何的嘆了一口氣，喃喃道：「神龍見首不見尾，此老功力，不在『天涯飄萍生』之下，難道他也是由『金蚯蚓宮』逃脫出來的？」

回到客棧，常無懼等人也剛起身，大家並不知道海雲一夜未歸，海雲也不提起。

盥洗後用畢早餐，大夥兒都準備上路了，小龍忽然嚷着肚子疼，接連跑了四五趟毛坑，竟成腹瀉之疾。

海雲抱怨道：「都是你自己要跟他們賭酒，年輕小孩子，怎麼能多喝酒呢？現在把肚子吃壞了，怎麼辦？」

小龍道：「好大哥，我後悔已經來不及啦，這樣怎能騎馬上路，好歹讓我留下來休息半日。」

常無懼道：「腹瀉雖非大病，却最傷身體，讓他留下來調養半日，吃半帖藥，想必就好了。」

海雲道：「這樣豈不就誤行程？」

常無懼道：「不要緊，留下悟非師兄弟照顧他，咱們先回莊去，再派人來接。」

小龍急叫道：「不行！不行！決不能讓他們陪我，他們只會拉我喝酒，哪會給我吃藥！」

悟果笑罵道：「小鬼，你懂什麼，酒是萬應靈丹，能够治百病的，你再喝一罎酒，包管就不痾稀了。」

小龍啐道：「呸！留着你自己去灌吧，我是再也不上你們的當了。」

海雲笑了笑，道：「還是我留下來，三叔你們先走，午後他如好些了，咱們便隨後上路，好在此地離莊已近，半日儘可趕到的。」

常無懼想想也只好如此，當下叮囑了一番，領着衆人上馬先走了。

衆人前脚才走，小龍就從床上跳了起來，笑嘻嘻道：「有這半天時間，足够咱們辦事了，海大哥，你該怎麼謝謝我？」

海雲訝道：「原來你是裝病的？」

小龍笑道：「憑他們兩個野和尚，想灌醉我麼？我外婆家是賣酒的，我從小拿酒當茶喝，何曾瀉過肚子！」

海雲不悅道：「既然無病，爲什麼要騙人？」

小龍道：「你先別罵人，讓我問你，昨天夜晚，你獨自一個人往那裏去了？」

海雲一怔道：「你怎會知道？」

小龍得意的道：「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爲。昨天夜晚我只用了一顆酒麯，便把兩個野和尚全灌醉了，正想舒舒服服睡上一覺，却被一個冒失鬼在窗外叩窗叫人，連我也吵醒了。」

海雲道：「這麼說，以後的經過你一定也看見囉？」

小龍道：「我只看見一部份，但這一部份，却是你沒有看見的。」

海雲道：「哦！」

小龍道：「你跟踪那人到破廟去，我一直跟在後面，本想幫你打架，誰知你們原是舊相識，因此只好躲在廟外等候，不多一會，却發現引你去破廟的那傢伙，從廟後偸偸溜出來，我心裏一轉念，便尾隨在他身後，果被我尋到他們落脚的地方。」

海雲大喜道：「在哪兒？」

小龍道：「就在蘆溝橋下一座橋孔中。」

海雲道：「走！咱們現在就去。」

小龍道：「你先別性急，這件事，千萬魯莽不得，因爲那橋孔裏不僅他們兩個，好像還住着別的人。」

海雲訝道：「你還看見什麼人？」

小龍搖頭道：「我雖然沒有親眼看見，却發現那男孩子在橋孔內進出了好幾次，有時捧着藥罐進去，有時却端着污水出來傾倒，污水中，更滲着了血。」

海雲一驚，道：「莫非有人受了傷？」

小龍道：「此外，橋下不遠，還繫着一艘小船，看來很可疑，或許也是和他們一路的。咱們只有兩個人，仔細別吃他們的虧才好。」

海雲微微一笑，道：「不會的，他和咱們並非敵對，只不過彼此立場有些不同罷了。咱們出其不意尋上門去，是要他們來不及規避，大家面對面開誠相見，好好談一談。」

小龍道：「話雖不錯，咱們總要做得嚴密些，方顯手段。」

海雲點頭道：「我想，這客棧附近，必有他們的眼線，咱們最好分路外出，在橋邊再會合。」

小龍道：「好！我由後門先走，你畧等一會再來。」

兩人商議定妥，小龍先由客棧後門溜出去，約莫過了盞茶時光，海雲再施施然踱出前門。

這時早市初開，街上除了賣菜的小販匆匆而過

，行人還很稀少，海雲安步當車，故意在市集內繞了一匝，突然加快腳步，掉頭出鎮，直奔向蘆溝橋頭。

蘆溝橋是建於金大定年間，橋長六百六十尺，寬二十六尺，共有十一個橋孔，砌石雕獅，氣勢巍峨。

海雲抵達橋頭，早望見小龍高坐在一間茶棚內，手裏拿着一串冰糖葫蘆，正吃得津津有味。

棚外有個賣糖葫蘆的男孩子，見海雲走近，連忙迎過來道：「又甜又脆的糖葫蘆啦，公子爺，買一串嚐嚐吧！」

海雲無心和他搭訕，揮揮手，逕自走進了茶棚——當時他彷彿覺得那男孩子的口音似很熟悉，心裏微微一動，却未在意。

小龍就坐在當門一張桌上，分明知道海雲來了，竟連頭也沒有抬，口裏塞了滿滿一嘴糖葫蘆，自顧低頭猛嚼。

海雲低聲向他問道：「怎麼樣？他們還在橋下嗎？」

小龍不答，事實上他嘴裏塞滿了東西，根本無法回答。

海雲皺了皺眉頭，道：「這東西有什麼好吃的，我在問你正事，你聽見了沒有？」

小龍仍然低頭不應，嘴裏嚼得霍霍有聲，就是說不出話來。

海雲心頭一震，突然一探手，托起了他的下顎，低喝道：「小龍，你——」

下面的話猶未出口，只見小龍全身僵硬，兩眼含淚，嘴巴雖然在嚼動，但滿嘴冰葫蘆，既嚥不下去，又吐不出來，臉上盡是痛苦之色。

海雲大吃一驚，手起掌落，在他背心「命門」和腦後「玉枕」穴下方，各拍了一掌。

掌落，小龍「哇」地一聲，吐了一桌子冰糖葫蘆，隨卽嗚咽失聲，哭了起來。

海雲忙道：「別哭！別哭！快告訴我，着了誰的道兒？」

小龍哽聲道：「你還問哩，都是你害的！」

海雲道：「怎麼是我害的呢？」

小龍道：「你說人家和咱們是朋友，害我信以爲眞，誰知走得畧近了些，竟被他們發覺了，把我穴道制住，定在這兒受罪，動又不能動，叫又不能叫，嘴裏塞滿了冰糖葫蘆，却嚥不下去……」

海雲聽了這番話，只覺驚詫交集，哭笑皆非，急忙站起身子道：「走！咱們去問他……」

小龍道：「還問什麼？人家早就走了，剛才那個向你兜賣冰糖葫蘆的小子，就是昨天夜裏到客棧來的人，你却當面放他過去了，現在再去，還有屁用。」

海雲跌足道：「難怪口音似很熟悉，可惜當時竟沒有留意。」

小龍道：「我一直當你聰明，原來也這樣笨。你若再向他買一串冰糖葫蘆給我，豈不就當場捉住了麼？」

海雲被他抱怨，只有搖頭苦笑的份，低聲道：「此地人多，休招人笑話，咱們出去再談。」拉着小龍，向橋下僻靜處走去。

橋孔下，河岸邊，有片乾地，滿生着蘆葦亂草，既荒涼又隱密，就在這地方，有間用蘆蓆圍成的簡陋茅棚。

兩人繞至橋下，只見那茅棚外挿着一根販賣冰糖葫蘆的束草杆子，正是方才男孩子手中之物。

海雲停下腳步，凝目問道：「你說的就是這兒麼？」

小龍點點頭道：「可惜咱們來得太遲了。」

海雲道：「亡羊補牢，尚未爲晚。咱們進去瞧瞧，或許能發現些蛛絲馬跡。」

說着，推門跨了進去。

小龍沒有跟進屋裏，只站在門外代爲守望。

過了不久，海雲由茅棚退出來，手裏拿着一張紙束和四條染着血漬的布帶。

小龍問道：「發現了什麼？」

海雲道：「人已經走了，只留下這封信。」

小龍接過來一看，束上只有短短十二個字，寫的是：

「凡人皆有私隱，何苦究詰過甚？」

看完，皺了皺眉，又問道：「這些布帶是做什麼用的？」

海雲道：「這是很重要的東西，但他們臨走時太匆忙，來不及毀滅，順手抛在屋後亂草堆裏，被我尋到的。」

小龍詫道：「不過是幾條裹傷用的布帶罷了，有什麼重要？」

海雲正色道：「一點也不錯，正是幾條裹傷用的布帶。但是，知道那受傷的人是誰嗎？」

小龍愕然道：「是誰？」

海雲一字字說道：「禍水雙侶中的秦珂。」

小龍失驚道：「你怎麼知道是他？」

海雲道：「我認識這些布帶是鐵門莊的東西，而且，平常裹傷使用一條布帶已經足够，何以一次須用四條？這自然是因爲秦珂手足俱斷，共有四處傷口。」

小龍怔了怔，道：「天下相同的布帶很多，你怎能斷定是鐵門莊的東西呢？」

海雲道：「我記得很淸楚，當秦珂初抵鐵門莊時，四肢皆斷，傷勢很重，莊裏一時尋不到足够的布帶替他裹傷，就將常三叔準備做底衫的一整匹衣料，撕成布條使用。你瞧瞧，這是衣料？還是普通粗布？」

小龍細看那四幅布條，果然質料十分細軟，不似尋常粗布。於是，困惑的搖了搖頭，道：「這我就不懂了，秦珂不是被天涯飄萍生那批人刼去了麼？怎會又落在螺屋老人手中？」

海雲道：「這件事的確令人費解，或許他們和天涯飄萍生本來就是一夥的。」

小龍興奮的道：「你這一提，我也想起來了，那賣糖葫蘆的男孩子，八成兒就是在南陽客棧給我們送信的二虎。」

海雲心中一動，兩眼突然暴射出振奮的光芒，喃喃道：「莫非他就是天涯飄萍生？我分明已經猜對，却被他哄騙過去了……」

小龍詫問道：「你說誰是天涯飄萍生？」

海雲神色凝重的搖搖頭，道：「這只是我的猜測，目前還不經確定，咱們必須儘快回莊去查證一下。如果猜測不錯，許多從前想不通的情節，就可以聯貫起來了。」

×　×　×

兩人快馬趕回鐵門莊，畧述經過，取出四條布帶交人辨認，常無懼一眼就認出確是自己準備縫製內衫的衣料。

再詢照管秘窟的春花和秋月，兩人也異口同聲的指出，秦珂被刼的當天，正是用這種布帶包紮傷口。

海雲已成竹在胸，接着又分別詢問當夜曾與來人照過面的莊丁，根據所描述來人衣着容貌，更證實的確是姚統領和手下黃衣劍手——但有一點可疑之處，那就是出事當夜，天涯飄萍生和二虎都沒有露面，也沒有人看見用厚氈裹身的痲瘋老人在塲。

海雲不信，單獨將李榮喚來問道：「你是見過螺屋那個痲瘋老人的，出事當夜，又和來人照過面，你再仔細想想，來人之中可有與螺屋老人身裁口音相似的？」

李榮苦笑良久，搖頭道：「屬下委實想不出來，只怕他在莊外沒有進來也難說。」

海雲沉吟道：「這就奇怪了，他明知咱們都不在莊中，才趁機刼去秦珂，論理，他應該親自率人入莊，難道他還有什麼顧忌？」

常無懼道：「賢侄，有件事，我不明白。」

海雲道：「什麼事？」

常無懼道：「秦珂藏在鐵門莊的消息，外間知道的人絕無僅有，他們怎麼會打聽到的？你在微山湖安排的密計，也被他們事先獲悉，這又是什麼緣故？」

海雲點點頭道：「小侄也正感覺奇怪，這樣看來，咱們莊中可能有他的朋友。」

常無懼霍然道：「賢侄，這可不是鬧着玩的，倘有內奸，必須早除！」

海雲道：「那人或許不在鐵門莊，或許無意間洩漏某些消息，並非居心爲他充當眼線，這樣才使他心有顧忌，不肯輕易露面，怕連累了朋友。」

常無懼道：「你知道那人是誰麼？」

海雲道：「目前雖不知道，但要查出來並不困難。」

常無懼道：「那就快些查，如能查出這個人，也就知道天涯飄萍生是誰了。」

海雲道：「三叔放心，小侄自有安排。」

第三天，海一帆和方慧娘一行也平安抵莊。安頓好傷者，常無懼便吩咐殺牛宰羊，排開盛宴，爲慧娘兄妹以及老少群雄接風洗塵。

席間，海雲將長辛店所遇，詳詳細細禀告了父親，又將查證結果，一一述明。

海一帆聽完了，不禁怫然變色道：「如果天涯飄萍生就是螺屋老人，咱們待他有恩無仇，微山湖的事，猶可說是爲了化解殺戳，他刼走秦珂，豈不是存心偏袒金蚯蚓宮，跟咱們作對麼？」

海雲道：「據他解釋，金蚯蚓宮卽當年刺花門的死灰復燃，其門下弟子，都是爲勢所迫的可憐人，並非怙惡不悛之徒。他不是爲金蚯蚓宮求情，而是爲那些弟子請命。」

海一帆搖了搖頭，道：「這解釋太牽强了，刺花門淫邪無恥，早爲武林所共棄，他既然深知金蚯蚓宮底細，就該跟咱們合作，共議消弭之策才是正途，難道要等它養成氣候，荼毒蒼生，再去收拾爛攤子？」

海雲道：「孩兒以爲他並非計不及此，而是對金蚯蚓宮仍然懷着眷顧的私心，總想用感情去分化那些黃衣劍手，不願外人挿手。」

海一帆道：「果然如此，他就不該在琵琶島上一住三年，任憑黃衣劍手橫行中原。」

常無懼挿口問道：「此人在琵琶島住了多年，大哥想必見過他的本來面目，但不知他是否眞的患了痲瘋病？」

海一帆道：「他臉部肌膚潰爛，一直用厚氈裹身，獨居螺屋，起初，愚兄只當他確有惡病，直到他留書逃走，才知道那是僞裝的。」

常無懼道：「由此看來，果然被雲侄料中了，所謂『無名老人』和『天涯飄萍生』，原來就是同

一個人。」

海一帆「哦」了一聲，回顧海雲道：「你有什麼理由？」

海雲道：「孩兒根據四點破綻，大胆作此揣測。其一，孩兒曾在螺屋小島上，發現過一個小孩的脚印，後來無名老人留書出走，也承認並非獨自一人住在螺屋中；天涯飄萍生恰巧有個徒弟名叫二虎，也只有十二三歲。這種人數上的巧合，使人不能無疑。」

海一帆點點頭道：「第二呢？」

海雲道：「其二，據聶開泰口吻，金蚯蚓宮爲了追尋天涯飄萍生，已費了三年多的時間，而無名老人匿居琵琶島，恰好也是三年。這是時間上的可疑處。」

海一帆頷首道：「不錯，說下去。」

海雲接道：「其三，天涯飄萍生在南陽鎭上招降姚統領等十名黃衣劍手，隨即出現鐵門莊，刼走了秦珂，無名老人恰于此時在長辛店露面，更有二虎和秦珂同行。這豈非證明他們本來就是同一個人麼？」

海一帆道：「還有一點呢？」

海雲道：「還有一點是他自己大意疏忽露出的破綻，他大約忘了曾在留書中承認過並未有染痳瘋的話，所以在長辛破廟裏，又將臉上潰爛形狀現露出來。」

海一帆道：「你爲什麼不當面拆穿他？」

海雲苦笑道：「不瞞參參說，當時因事出意外，孩兒也沒想到那是假的，等到想起，已經來不及追趕了。」

這句話，倒把席上羣雄全都引笑了。

海一帆搖搖頭道：「無名老人也罷，天涯飄萍生也罷，這些名稱，反正都是假的。」

海雲忙道：「雖然都是假的，但影响却大不相同。」

海一帆道：「什麼影响？」

海雲道：「如果我們確定螺屋無名老人就是天涯飄萍生，便不難揣測他和金蚯蚓宮的關係，知道他們的關係，才有應付的方法……」

海一帆沉聲道：「你有什麼主意，何不直截了當的說出來，還跟我打什麼啞謎？」

海雲說道：「參參可還記得，那無名老人臨去留書中有兩句話是：『昔因避禍而來，今又避禍而去』？」

海一帆點頭道：「不錯，他那留書中是有這兩句話。」

海雲又轉問常無懼道：「三叔想必也記得，上次聶開泰與天涯飄萍生相遇時，曾向他追問過『秘室金鑰』的下落？」

常無懼也點點頭，道：「記得。當時聶開泰稱他『顏相公』，可是他不肯承認。」

海雲笑道：「他不肯承認，那是因爲他自覺本來面目尚未被人識破。如果我們認定他就是顏相公，而顏相公也就是螺屋無名老人，然後將前後情節聯貫起來，便可獲一個大畧的槪念了——」

羣雄都聽得心頭一緊，人人凝神傾注，等着他繼續說下去，席間突然肅靜下來。

海雲漸漸收斂了笑容，凝重的說道：「依情而論，顏相公和金蚯蚓宮主人，本來必定是很親密的朋友，其後，爲了不滿金蚯蚓宮種種邪惡的措施，勸阻無效，他便盜走了宮中一柄極其重要的秘室金鑰……」

海一帆忽然攤手道：「且慢，你怎知他和金蚯蚓宮主人是朋友？難道不會是主屬關係？」

海雲搖頭道：「若是主屬關係，必有練司和稱謂，那聶開泰身爲金蚯蚓宮總護法，地位已經不低，但他對顏某仍很恭謹，只稱『相公』，不敢提起『叛宮』字樣，可見顏某在金蚯蚓宮，地位必然很超然，多半是客卿或朋友的關係。」

海一帆想了想，竟覺無詞以駁，微微一笑道：「好！你再往下說。」

海雲接道：「我們雖然不知道『秘室金鑰』是什麼模樣，但可想而知，那柄鑰匙對金蚯蚓宮復出江湖，影响一定十分重要，否則，他們不會派出宮中總護法率隊追查，更不會對那些與禍水雙佀有過接觸的人，展開滅門屠殺，換句話說，聶開泰受命到中原來，追殺叛宮的禍水雙佀，猶爲次要，最主要的任務，是想奪回秘室金鑰，恐怕它落入外人手中。」

這時，方慧娘忽然接口道：「賢侄推論十分正確，那聶開泰在大覺禪院邀我出山時，曾提到金蚯蚓宮即將正式開山立派，爭霸江湖，只因失落了一件重寶，才延緩開山的日期。」

海一帆道：「但這件事，與禍水雙佀有何關係呢？」

海雲道：「或許因爲禍水雙佀和顏某私交頗厚，正當顏某盜鑰出走不久，禍水雙佀也緊跟着叛宮逃亡，他們懷疑雙佀和顏某事先互有默契，是以出動高手，窮追不捨，殊不知這段時期，顏某却正在琵琶島上。」

海一帆道：「這麼說，禍水雙佀竟是遭池魚之殃了？」

海雲却搖搖頭道：「恰好相反，孩兒認爲禍水雙佀正是托顏某之福，才多活了三年，不然的話，

他們可能早已被殺，豈能每次在最後關頭，總是那麼僥倖的脫身逃走。」

海一帆驚道：「難道這是聶開泰欲擒故縱，故意佈置的圈套？」

海雲道：「正是。聶開泰欲以雙佀爲餌，誘使顏某現身，這是一石二鳥之計。三年來，追逐天下，白白殺了許多無辜的性命，本來計謀已經落空了，誰知韓家堡血案發生後，周大娘和蘋表妹投奔琵琶島，引來黃衣劍手窺伺，顏某聞訊，竟錯以爲那些黃衣劍手是爲他而來，於是，連夜遁走，潛返中原，所以他在信中才有『昔因避禍而來，今又避禍而去』的話。」

海一帆聽了這番分析，這才恍然而悟，不覺長嘆一口氣，說道：「如此看來，這姓顏的朋友也是一番苦心孤詣，與咱們可算得志同道合了，但是我不瞭解，他在留書中一再鼓勵咱們父子不應頹墮自甘，要咱們重奮雄心，爲武林同道袪魔効命，如今却又阻止咱們前往金蚯蚓宮，前後言詞，何以自相矛盾？」

海雲接道：「這是因爲他在琵琶島上幽居三載，與中原消息隔絕，見黃衣劍手出現，以爲金蚯蚓宮業已正式開山立派，黃衫所至，殺刼旋踵，故而勸勉參參再度出山，袪魔衞道；及至他潛返中原以後，發覺情況並不如想像般嚴重，加以最近說服姚統領和黃衣劍手順利成功，又覺得不必外人挿手，便可消弭禍患于無形，這才改變了主意，又想爲金蚯蚓宮弟子求情辯護了。」

海一帆肅然道：「金蚯蚓宮既是刺花門餘孽，事關全武林安危禍福，他這種做法，未免因私而廢公，咱們決不能苟同。」

常無懼和方慧娘都異口同聲道：「大哥說得對，武林公義不能忽視，如果因循躭誤，等到禍胎成形，就再難消弭了。」

海一帆道：「難的是秦珂被他刼去，咱們不知道金蚯蚓宮的位置，應該如何着手？」

海雲欠身道：「參參不須發愁，這件事，孩兒已有安排了。」

海一帆問道：「你有什麼安排？」

海雲道：「解鈴還須繫鈴人。要查覓金蚯蚓宮位置，最簡單的方法，還得去問顏相公。」

海一帆沉下臉道：「這不是廢話麼！人海茫茫，咱們到那兒去問他？」

海雲道：「孩兒已經吩咐李榮去請一位高人，大約一二日內即可回來，這位高人精通算卜之術，請得他來，便知顏相公下落。」

海一帆詫道：「那人是誰？」

海雲躬身道：「請參參賜諒，孩兒現在不能說出他的姓名，恐怕消息洩露，又生變故……」

話未完，海一帆已沉聲喝道：「放肆！在座諸人，非親即故，誰會洩漏消息？你不要賣弄自己一點小聰明，故作神秘，跟參賣什麼關子？」

海雲連忙離座跪下，道：「孩兒並非賣弄，委實是……」

海一帆叱道：「你還敢狡辯嗎？畜牲！」

常無懼陪笑道：「大哥不要逼他，這孩子不是放肆賣弄的人，他既然這麼說，必定有緣故的。」

方慧娘也道：「好在只不過一二日便知分曉，大哥又何必性急呢？」

常無懼又道：「這件事，總得等冷大先生他們到了才能採取行動，急也不在一時。」

海一帆兀自氣憤的道：「我不是性急，我只氣他說話太沒有分寸，當着許多尊長在座，竟敢說出這種失禮的話來。」

常無懼笑道：「咱們又不是外人，大哥這樣說竟是見外了。」

正說着，一名莊丁快步走了進來，向海一帆躬身稟報道：「有一位由徐州府來的黃老先生，要求見大爺。」

海一帆詫異道：「可是徐州龍記字號的黃老夫子？」

莊丁道：「是的。」

海一帆忙道：「快請！快請！」

回頭見海雲還直挺挺跪在地上，沉聲喝道：「起來站在一邊，等會兒再跟你算帳。」

海雲叩了個頭，站立起來，却跨進一步，低低說道：「參參，孩兒命李榮去邀請的人，就是這位黃老夫子。」

海一帆當時吃了一驚，失聲道：「是他？」

海雲道：「黃老夫子是位深藏不露的高人，參參請恕孩兒斗胆，等會兒由孩兒問他幾句話。」

海一帆皺眉道：「你要問他什麼？須知道他是你龍二叔向來倚重信任的人，你可千萬不准對他無禮……」

話未畢，廳外已傳來了脚步聲。海一帆來不及往下說，急忙頓住話尾，迎了出去。

在座羣雄多半都和黃老夫子見過面，大家紛紛起身，寒暄叙禮。

那黃老夫子一入廳中，便不住遊目四顧，顯得有些心神不屬。禮畢落座，含笑道：「據聞敝主人負傷，特來探視，未悉傷勢可有好轉麼？」

海一帆嘆息道：「總算吉人天相，龍二弟大難不死，現在已無危險了，老夫子且請寬坐片刻，自當陪同往後莊靜室相見。」（未完待續）

接受挑戰　午夜探險

天色陰霾，氣候寒冷。

在這樣的冬天，幾乎什麼全是瑟縮的，花園中的草枯黃了，椰樹只剩下了禿枝，金魚匿伏在池底，一動不動，向遠處望，連海水也似乎靜止的。

木蘭花隔着陽台的玻璃，向外眺望着，她不喜歡這樣陰霾的冬天，冬天本身有很多可愛之處，大雪紛飛，替大地添上銀妝，就是冬天的可愛之一，然而，那樣的陰冷，那樣的一片蕭殺之氣，木蘭花不禁嘆了一聲。

她向外望了一會，轉過身去，她聽到車聲，開鐵門聲，腳步聲，但是，她却並沒有轉過頭來，因爲她知道，這時候，應該是安妮從學校回來的時候了。

果然，安妮上了樓，可能是由於寒風的吹襲，安妮的臉色十分紅，安妮一見了木蘭花，叫了木蘭花一聲，放下一叠書本下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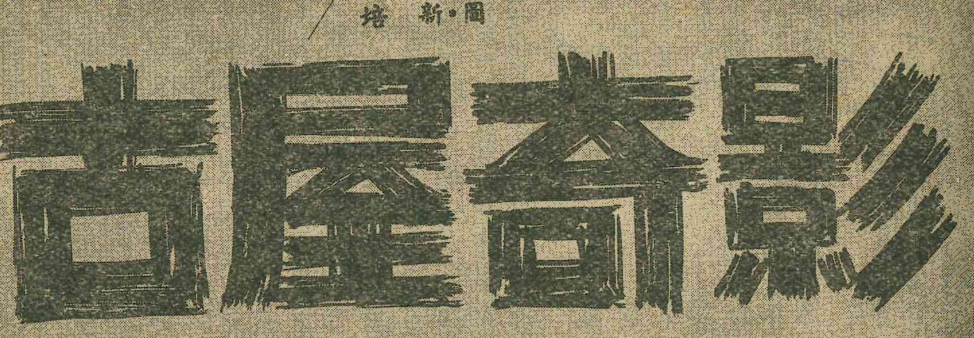
木蘭花應了一聲，她只是向安妮望了一眼，畧點了一點頭，就問道：「有什麼事？」

木蘭花的那一問，使安妮驚訝地揚起了眉來，道：「蘭花姐，你怎知道我有事要對你說？」

看到安妮的神情如此驚訝，木蘭花不禁笑起了來，道：「那太容易了，你回來之後，叫了我一聲，只是望着我，一副想說話又不說的神氣，如果不是有着什麼特別的事，怎會那樣？」

安妮笑了一下道：「眞是那樣，蘭花姐——」她講到這裏，又停了一停，像是要說的話十分難以開口一樣，木蘭花也不催她，只是帶着微笑，望定了她，

女黑俠木蘭花故事之五十四／魏力・文　培新・圖



古屋奇影

安妮揮了揮手，道：「蘭花姐，你一定猜不到我要對你說的是什麼事？」

木蘭花點頭道：「是的，我猜不着，但我却已經可以預料到，你不論說什麼，一定是一件我不會同意你去做的事情！」

安妮着急起來，道：「啊，蘭花姐，你一定得同意我，我已經答應人家了！」

木蘭花仍然不向安妮追問是什麼事，安妮站了起來，道：「其實很簡單，我跟人家打了一個賭，要證明我就是我，我也有胆量，並不一定要跟着兩位大名鼎鼎的女黑俠，才能生活。」

木蘭花皺了皺眉，安妮漸漸大了，女孩子到了安妮現在這個年齡，總有許多稀奇古怪的想法，安妮自然也不會有例外的。

關於這一點，木蘭花倒一點也不覺得意外，她祗是微笑着，道：「誰會那樣以爲，你自然是你自己，不必倚靠什麼人而生活的。」

安妮的神色，有點尷尬，她急忙道：「或者我說錯了，蘭花姐，我的意思，不應該指生活而言，而是說，我自己應該有獨立的勇氣。」

木蘭花仍然皺着眉，說道：「事情是怎麼開始的？」

安妮來回走着，她雖然在竭力抑制着，可是却顯而易見，她的神情，十分激動，她道：「我們幾個同學，在閒談着，其中的一個，忽然提到了一間古屋，他說，那古屋中有鬼，許多不信那屋中有鬼的人，跟人家打賭，進去歷一晚，第二天，不是瘋了，就是死了！」

木蘭花的雙眉，蹙得更緊，事實上，她不必安妮再講下去，就已經可以知道這是什麼一回事了！

安妮續道：「接着，又有人說，如果是木蘭花和穆秀珍，她們兩人中的任何一個人，肯到那古屋中過一夜的話，一定沒有事，如果那屋中眞有鬼的話，她們還能將鬼揪出來！」

安妮講到這裏，又停了一停。

木蘭花道：「然後——」

木蘭花只說了兩個字，安妮便接上了口，道：「然後，所有的人忽然都不說話了，望定了我，蘭花姐，你說，在那樣的情形下，我應該怎麼辦？」

木蘭花笑了一下，道：「你有兩個辦法，一個是你對他們說，你回來對我們講一講，看我們兩個之間，誰肯在那古屋之中，去渡過一晚。第二個辦法，就是你已經用了的那種！」

安妮望着木蘭花道：「是的，我用了第二種辦法，我告訴他們，不必木蘭花或者穆秀珍，我也可以獨自在那古屋中渡過一晚！」

木蘭花沉聲道：「安妮，這實在是一種很無聊的打賭，誰都知道世上沒有鬼，只要有一點勇氣，就可以在那古屋歷上一晚，事實上，就算歷上一晚，也絕不能證明什麼事！」

安妮道：「蘭花姐，或者我們這年紀的人，想法多少有點不同，我已經答應了下來，就非去不可，我不要人家看不起我。我可以去麼？」

木蘭花微笑着，道：「當然可以！」

安妮高興地握住了木蘭花的手，道：「謝謝你，蘭花姐，還有一點很重要，那就是由得我一個人去，直到第二天早上，他們到古屋來找到我，你不要在黑暗中保護我，由得我一個人！」

木蘭花點頭道：「自然你答應人家的，就是你一個人去獨宿古屋，但我建議你帶一件武器去！」

安妮道：「自然，蘭花姐，我現在就去收拾東西，趁天色還沒有黑，我可以詳細檢查一下，那古

屋之中。究竟有什麼古怪。」

木蘭花無可不可地道：「好的，天氣很冷，你可以將那個鵝絨被袋帶去！」

安妮高興地笑着，跳着，奔出了書房。

木蘭花望着安妮頎長、瘦削的背影，緩緩地搖了搖頭，少年人有很多古怪的想法，在成年人眼中看來，一件可能是毫無意義的事情，但是在少年人的心目中，可能就十分重要，重要得認爲是人生途程中，極其重要的一環，木蘭花想到自己在少年時，也不免有同樣的傻事，她會心微笑起來。

安妮很起勁，奔進奔出，她帶了一隻足可以抵禦零下十度嚴寒的鵝絨被袋，帶了一支長電筒，木蘭花替她準備了一壺熱咖啡和一大疊三文治，安妮又携帶了一柄可以發射麻醉針的小手槍。

然後，在下午四時，她將準備好的東西，放在車上，駕車離去，直到她離去之前，她才道：「蘭花姐，你爲什麼不問問我，那古屋在什麼地方？」

木蘭花笑道：「爲了證明你確然能獨自渡過一個難關，也爲了證明我絕不會來保護你，所以我不需要知道那古屋在什麼地方！」

安妮摟住了木蘭花，在木蘭花的頰邊，親了一下，道：「蘭花姐，你眞好！」

接着，她上了車，疾馳而去。

木蘭花回到了屋中，雖然只是下午，但是由於天色陰得可怕，在屋中，已經有朦朧的暮色了。木蘭花着亮了燈。不多久，高翔就回來了。

高翔搓着手，一面走進來，一面道，「好冷，蘭花，你沒有出去麼？」

他奔上了樓，木蘭花從書房走了出來，高翔握住了木蘭花的手，兩人互望着，甜蜜地笑着，高翔向書房望了一眼，道：「安妮還沒有回來？」

木蘭花道：「回來了，又出去了！」

高翔說道：「那麼冷的天氣，她到什麼地方去了！」

木蘭花笑道：「這樣的天氣就叫冷了？安妮爲了證明她有勇氣，和同學打賭，到一間有鬼的古屋中去過一夜，早就走了。」

木蘭花是帶着說笑的心情說那幾句話的，在她的預料之中，高翔聽到了那幾句話，一定會哈哈大笑，然後就不再提起了！

木蘭花可以說料事如神，她預料的事，很少出差錯的。然而很少出差錯，不等於不出差錯，她的預料，也有錯誤的時候。

這一次，她的預料就錯了！

她的話才一說完，高翔便陡地一呆，然後，神情緊張地道：「有鬼的古屋？哪一間？」

木蘭花看到高翔的那種神情，她也不禁呆了一呆，反問道：「什麼意思？本市難道有很多間有鬼的古屋麼？爲什麼你要那樣問？」

高翔搓着手，他的神情仍然很焦急，道：「希望不是西郊白鶴圍的林家古屋。」

高翔在那樣說的時候，神情很嚴重，木蘭花笑道：「如果是那一間，又怎樣？」

高翔道：「那一間林家古屋，眞有古怪！」

木蘭花笑道：「要不要我也和你打一個賭，獨自到那古屋去過一晚？」

高翔忙搖手道：「別開玩笑！」

木蘭花揚了揚眉，道：「那古屋究竟有什麼古怪，你倒說說。」

高翔又追問道：「安妮是不是到那裏去了？」

木蘭花道：「我不知道，她特別聲明，不要人去保護她，她要單獨行動，所以我也沒有問她！」

高翔皺着眉，道：「不行，我們趁天還未黑，得到白鶴圍林家古屋去看看，如果安妮眞是在那裏，得把她叫回來！」

木蘭花看到高翔說得那麼嚴重，她也不禁怔了一怔，道：「怎麼樣？」

高翔道：「那屋子十分古怪，警方接到過三次投訴，總共有四個人，也是接受了打賭，在那屋中過夜，兩次是單獨一個人，那兩個人，事後，都被人發現，僵斃在那古屋之中。」

木蘭花凜了一凜，道：「死因是什麼？」

高翔道：「過度驚恐，引致心臟的微血管爆裂而死，嚇死的！」

木蘭花道：「第三次呢？」

高翔道：「第三次，是兩個人，他們是兩兄弟，也是接受了打賭，在那古屋中過夜，結果，弟弟因爲同樣的原因，死在古屋中，哥哥却失了踪，兩天之後，才被人發現他在公路上遊蕩，已經神經失常，成了瘋子，醫生說，那也是受了過度的驚恐所致！」

木蘭花陡地一怔，她立時想起了安妮的話來。

安妮在敘述她將要前去的古屋時，曾說過：「許多不信那屋有鬼的人，跟人家打賭，進去睡了一晚，第二天，不是死了，就是瘋了！」

本市可能有很多古屋，都被人傳說成有鬼，但是，有人死了，有人瘋了，這樣的事，決不是通常的事，發生過那樣事的鬼屋，自然只有一間，就是高翔所說的白鶴圍林家大屋。

那麼，安妮毫無疑問是到林家大屋去了！

木蘭花呆住了不出聲，高翔更着急起來，忙道：「怎麼樣了，你想到了什麼？」

木蘭花緩緩地道：「我想到，安妮曾說過，她

要去的古屋，曾經有人去過夜，不是死了，就是瘋了，看來，安妮正是到你所說的那間古屋去了！」

高翔直跳了起來，道：「那我們還等什麼，快去追她回來！」

木蘭花皺着眉，搖頭道：「不，安妮跟人家打了賭，她將這件事看得十分嚴重，認爲那足以證明她有獨立的勇氣，不必去阻擾她。」

高翔急道：「可是——」

木蘭花揮了揮手，道：「我知道，有人曾在這古屋中被嚇死，被嚇瘋，你可記得有一篇著名的小說，『蠟像院之夜』？」

高翔沒好氣地道：「自然記得！」

木蘭花道：「在那篇小說中，也是一個人接受了打賭，在一個陳列着歷代最奸壞的人的蠟像院中過了一夜，他生出了種種幻想，終於死在蠟像院中，他是被他自己嚇死的，那幾個人也是一樣。」

高翔道：「你是說，安妮有足够的勇氣，不會生出幻像來，是以她不會有事？」

木蘭花點頭道：「是的，這也正好是給她一個鍛鍊勇氣的機會。」

高翔却大搖其頭，道：「我絕不同意你那樣說法，事實可能不那麼簡單。」

木蘭花奇道：「你那樣說，是什麼意思？」

高翔道：「在第一宗命案發生後，警方就曾對這古屋，進行搜索，懷疑另有別情。」

木蘭花道：「你們一定什麼也沒有發現，對不對？」

高翔點頭道：「是的，可是我始終懷疑，那古屋被人利用來作爲犯罪的基地，蘭花，你知道，極度的驚恐，固然能令人死亡，但如果被注射了極度亢奮劑，也可以使人心臟微血管破裂而死亡的。」

木蘭花呆了一呆，道：「那樣說來，在那三個死者的屍體上，應該找到針孔了？」

「沒有，」高翔說，「可是那個瘋子，他現在在瘋人院中，接受特別照顧，我們一直希望在他的口中，得到綫索，希望知道當晚發生了什麼事。」

木蘭花忽然又笑了起來，道：「那也未免太可笑了，高翔，警方可以派人在那古屋中過一夜，那不是全然明白了麼？」

高翔道：「我們的人，曾在三次事件發生後，都留駐在那古屋之中，但是却什麼也沒有。」

木蘭花道：「留駐的一定不止一個人！」

高翔苦笑道：「蘭花，你太苛求了，在連續有那樣的事發生了三次之後，要求一個警務人員單獨留在古屋之中，這樣的命令，就算有警員肯接受，作爲上級，也很難下達這個命令！」

木蘭花望着高翔，一聲不出，高翔立時明白了她的意思，道：「蘭花，我自然曾提出過，讓我一個人在那古屋中過一夜，可是方局長却否定了我的提議。」

木蘭花「唔」地一聲，道：「那麼，那個嚇瘋了的人，可曾提供什麼綫索？」

高翔道：「很難說，那個人，自從被人在公路上發現，送到警方的手中，足足有兩個月了，他自始至終，只是說過兩句話，一句是『影子，影子。』，另一句是：『不要拉我，不要拉我。』」

木蘭花道：「這兩句話，不能證明什麼。」

高翔道：「是的，只能證明當晚他看到了一個影子，和有人拉他！」

木蘭花笑着道：「影子可能是他們自己的，拉他的人，多半是他的弟弟！」

高翔吸了一口氣，道：「蘭花，你決定不去理會安妮，由得她去？」

木蘭花道：「是的。」

高翔正色道：「蘭花，安妮可能在今晚，遭到極度的危險！」

木蘭花呆了一呆，她平日是一個極有決斷力的人，可是如今，她也不禁猶豫了起來。的確，高翔所說的話，決不是虛言恫嚇，安妮今夜，可能遭到極度的危險！她應該將她追回。

然而，如果他們到了那古屋之中，將安妮找回來了，安妮的心情會怎樣？

安妮一定從此對自己沒有了信心，也從此認定了在他人的心目之中，自己是一個沒有勇氣的人，這絕不是一件小事，那足以影響安妮的一生！

木蘭花呆了一會，將自己的想法，說了出來，高翔也呆了一呆，道：「那麼，我們可以採取折衷的辦法，我們也去，在暗中保護她！」

木蘭花道：「我早已想到過這一點了，那樣做，可能弄巧成拙！」

高翔却變得固執起來，道：「不論你如何說，我們明知安妮有危險，決沒有坐視不理！」

木蘭花道：「問題就在這裏，我倒不以爲那古屋中眞有什麼古怪，不然，何以警方的搜索，會一無發現？」

高翔嘆了一聲，道：「蘭花，我沒有法子說服你，我得打電話通知秀珍！」

木蘭花忙道：「千萬不要，秀珍一聽，一定大叫大嚷，奔進古屋去，安妮會恨你一生，好吧，你既然堅持要在暗中保護安妮，我和你去，只不過我們的行動，要特別小心，唉，這實在是對安妮的一種欺騙！」

高翔嚴厲地道：「也是對她的愛護！」

木蘭花並沒有再和高翔爭下去，因爲她既然已經改變了初衷，自然沒有什麼可以爭論的了，高翔如臨大敵一樣，帶了許多應用的東西。

等到他們兩人出門口的時候，天色已經開始黑下來了，天色黑得十分快，他們駛出了不到一哩，便需着亮車頭燈了。

也就在這時，他們聽到了警車的號聲，劃破黑暗寒冷的空氣，疾傳了過來，高翔忙將車駛向路邊，好讓有緊急任務的警車通過。

一輛警車，迎面駛來，以極高的速度，在他們的車邊掠過。

高翔一等警車駛過，立時踏下油門，準備繼續向前駛去。

而在那一剎間，他突然聽到了一下刺耳之極的緊急煞車聲，他連忙回頭看去，只見那輛警車，因爲在高速行駛中，突然停車，整輛車，都在公路上打着轉。

高翔不禁皺了皺眉，這樣的情形，幸而現在公路上的車不多，不然的話，一定造成嚴重的交通失事！

而那輛警車，在打了幾個轉之後，又向前疾追了上來。

木蘭花忙道：「停車，是追我們的。」

高翔也看出那輛警車是來追自己的，他立時停了車，他的車才一停止，警車便已追了上來，在高翔的車邊停下，一個警官自車上跳了下來，向高翔行了一個敬禮，高翔問道：「什麼事？可是我開快車？」

那警官道：「主任，方局長有命令，請你立即到總局去報到！」

高翔呆了一呆，那警官又道：「方局長曾和你直接聯絡，但是你不在家中，所以他才命令離你住宅最近的巡邏車，吩咐一定要找到你！」

高翔皺着眉，下了車，來到了警車上，拿起了無綫電，他才報了自己的代號，就聽到了方局長的聲音，方局長的聲音很焦急，道：「高翔，你在哪裏？盡快趕來！」

高翔道：「局長，發生了什麼事？我也有極重要的事要做，當然，是私人的事。」

方局長道：「高翔，只好請你將私人的事，暫時擱一擱了，我這裏的事，十分的重要，非你來不可！」

高翔還是不想去，他又問道：「究竟是什麼的事？」

方局長道：「在電話裏不便說，高翔，蘭花在麼，最好也請她一起來。」

高翔不禁苦笑了一下，道：「好，我來，但是蘭花却不能來了！」

他放下了電話，走回到了自己的車前，說道：「蘭花，方局長說有極重要的事，要召我回去了，你——」

木蘭花道：「不要緊，我一個人去好了，事實上，我一個人去，只有更好，更不會被安妮發覺我竟然會言而無信，一個人總容易隱蔽一些！」

高翔握了握木蘭花的手，登上了警車，警車立時疾駛而去。

木蘭花坐到了駕駛位上，這時，天色已經完全黑了，木蘭花駕着車向前駛，直到轉進了通向西郊的公路，她還在想：自己這樣做，究竟對不對？

雖然，她可以有把握，自己的行動，可以特別小心，令得安妮完全不知道，但是，無論如何，那總是對安妮的一種欺騙。

現在，就只好用高翔的話來解釋了，那也是對安妮的愛護，就算是欺騙，也可以說是，善意的欺騙！

木蘭花一面想着，一面駕着車，她簡直完全不知道接着而來的事是怎麼發生的，天色越來越黑，而且，還下着細雨，車頭燈照耀所及的範圍，一片迷濛，公路上一個人也沒有，一輛車也沒有，木蘭花將車子的速度提高，在那樣的情形下，應該是絕不會有問題的。

可是，在突然之間，一個人，却從路邊的樹後，轉了出來。

那人自樹後一出來，便急急橫過公路，就在木蘭花駕駛的車前。

木蘭花的反應，已經算得快的了，但是當時的車速高，那人又來得實在太突然，木蘭花陡地扭轉駕駛盤，車子的車身，幾乎全都傾倒，車子向前衝出，還是碰到了那人，將那人碰得向路邊的草叢中，直拋跌了進去，接着，便聽得有人叫道：「撞死人啦！」

木蘭花的車子，在衝出了近二十碼之後才煞住，她立時將車子倒退了回來。

那時，路邊又有兩個人走了出來，木蘭花的車子才一倒退回來，那兩人便聲勢洶洶，趕到了車子旁，厲聲喝道：「出來！」

木蘭花十分平靜，她道：「我當然會出來，不然，我也不會退回來了！」

她說着，打開車門，走了出來，那兩人磨拳拍臂，大聲呼喝着，木蘭花也不理會他們，只是道：「給我撞倒的那人呢？」

那兩個人大聲喝叫道：「你撞死了我們的父親了！」

木蘭花道：「我看得很清楚，我的車子左邊碰到了他，將他的身子彈了開去，在那樣的情形下，他是不會死的，快讓我送他到醫院去！」

木蘭花一面說，一面已向路邊的草叢走去，這時，她也聽到，草叢中發出了一陣呻吟聲來。

而那時候，木蘭花也已有足够的時間，使她鎮定下來，想一想事情是怎麼發生的了。

她絕沒有在駕駛上犯什麼錯誤，這是一條不限時速的快速公路，而那人，像是特地在等着她的車子到來，才衝出來給她碰撞一樣。

可是，隨即出現的那兩個年輕人，又聲勢洶洶，似乎對於傷者——他們的父親——反倒並不關心，這一切，全是十分可疑的事。

在這時候，木蘭花自然還不可能知道，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然而她却可以肯定一點，那就是：等她料理這一切之後，再趕到白鶴圍林家古屋時，一定也已快接近午夜時分了。

木蘭花來到了草叢中，她發現有人在掙扎，她連忙將那人扶了起來，那人是一個老者，他看來並沒有受什麼重傷，只是口角流着血，木蘭花扶着他站了起來，那兩個年輕人，又趕了過來。

那兩個年輕人中的一個，大聲道：「你撞倒了人，想就這樣算了麼？」

木蘭花道：「誰想就這樣算了，先送他到醫院去，然後一起到警局去報案。」

那兩個年輕人互望了一眼，一個狠狠地道：「你亂駕車，一定會受到重罰！」

木蘭花聽出對方話中的那種充滿了恐嚇的意味，她冷冷地道：「我不認爲我在駕駛上有什麼錯誤，他是突如其來，衝了出來！」

那兩個人一起叫了起來，道：「胡說，是你撞他！」

木蘭花道：「我不必和你們爭辯，現在，將傷者送到醫院去要緊！」

那兩個年輕人又互望了一眼，語氣忽然軟了下來，道：「這樣吧，看來他傷得不重，不必到醫院去了，你賠醫藥費，我們自己去調理！」

木蘭花沉聲道：「不行，一定要到醫院去，先到醫院，再到警局！」

那兩個人道：「你，你撞倒了人，賠一點錢也不肯，這是什麼道理？」

木蘭花已經看出蹊蹺來了，她也看到，那老者在不斷向這那兩個人使眼色，看來根本不像是受了傷，這其中，自然大有古怪，木蘭花怒道：「要講道理，就得照我的辦法做，不能私下了結！」

那兩個年輕人口出粗言，罵了起來，木蘭花厲聲道：「去不去？」

那兩個年輕人突然轉身，那個受傷的老者，身手也矯捷得出奇，三個人，一起奔向木蘭花的汽車，一齊進了車廂，車門還沒有關好，車已然疾駛而去了！

木蘭花實是料不到會有這樣的事發生，她立時向前追去，縱身躍向前。

荒廢古屋　突現黑影

木蘭花立時撲向車子，可是那三個人的行動，十分快疾，車子已經向前駛出，木蘭花撲上了車尾的行李箱，她還來不及抓住任何東西，車子向前一衝，她打了一個滾，就從車上跌了下來。

木蘭花在公路上打了兩個滾，躍起身來，那三個人已駕着她的車子駛遠了！

木蘭花在公路上呆立了極短的時間，整件事的經過，不到三分鐘，可是這件事，却實在太奇詭了，那分明是一件故意安排的事！

爲什麼這件事，恰好會在她要到那林家古屋去的途中發生呢？是不是那和安妮到了林家古屋，有着什麼聯系？

而更使木蘭花不明白的是，她分明撞到了那個老者，何以那老者一點也沒有受傷？

木蘭花呆立了片刻，轉身走進了路邊的草叢之中，她才以脚撥了撥草叢，就看到了另外有一個人，躺在草叢之中。

當木蘭花乍一看到另外有人躺着的時候，她不禁嚇了一大跳。

但是隨即，她就什麼都明白了！

那個躺在草叢中的，並不是眞人，只是一個橡皮氣人，木蘭花將那橡皮人提了起來，發覺那橡皮人的胸前，背後，有着一股線。

事情實在是再容易也沒有了，那三個人，伏在公路邊，在夜晚，車子稀少的時候，他們就玩這個把戲，將橡皮人突如其來地牽出來，等駕車的人撞上橡皮人，他們再將橡皮人拉回草叢，裝出是人被撞倒之後，彈回草叢中的樣子來。

然後，那老者就假扮受了傷，由那兩個年輕人來担任訛詐的角色。

他們今晚遇上了木蘭花，堅持要到警局去報案，自然使他們訛詐不能得手，所以他們搶了車子便走，可以說是倒了霉。

然而這三個以訛詐爲生的小毛賊，却也給了木蘭花以極大的困擾！

這時，公路上一輛車子也沒有，木蘭花只好步

行了！

天色漆黑，細雨霏霏，在那樣的情形下，要步行將近十哩，實在不是一件愉快的事，等到她步行到白鶴園的時候，可能天色已亮了。

所以，木蘭花在考慮了片刻之後，決定一面向前走着，一面設法找電話打，或者是攔截經過的車子。

木蘭花向前走着，雨似乎越來越密了，那一段公路，是偏僻的郊區公路，連路燈也沒有，在黑暗中，只有緊密的雨點，閃着神秘的微光。

木蘭花走出不多遠，雨珠便在她的頭髮上凝結，順着髮脚，一顆顆地往下滾跌，她的身上，也開始被雨水浸濕了，可是，却連一輛經過的車子也沒有。

在那樣的情形下，木蘭花沒有別的辦法可想，她只好繼續向前走着，希望能够儘快地趕到白鶴園的林家古屋。

本來，她一直認爲在那古屋中，會有什麼凶險，是一件無稽的事。

可是這時，在細雨中，在漆黑的環境中，在砭骨的寒風裏，她感到安妮一個人在一間陰森而古老的大屋中，她也不禁自心底下生出一股寒意！

× × ×

高翔乘坐的那輛警車，在高翔上了車之後，一直響着警號，向前疾駛，穿過了市區，闖過了很多紅燈，直來到了警局的大門口。

一到了警局的門口，高翔已經肯定，一定是有極重大的事發生了。

因爲在警局門口的廣場上，已列着十幾輛警車，而已有七八輛警車，響起警號，在疾駛出去，高翔忙下了車，奔進去。

他才一進警局的大門，便有幾個高級警官，迎了上來，那幾個警官的神色，都十分緊張，而他們一看到了高翔，都不由自主地鬆了一口氣，齊聲道：「好了，高主任到了，方局長正等着啦！」

那幾個高級警官，擁着高翔，一起來到了方局長的辦公室中，方局長和許多警官全在，高翔一進去，方局長便自一張巨大的辦公桌前，抬起頭來，道：「高翔，你快過來，出了大事！」

在那張巨大的桌上，是本市街道的模型，這時，在許多主要的街道上，都有紅燈閃閃亮着。在另一邊的控制台旁，幾個警官正在忙碌地負責通訊工作。

高翔來到了桌前，他直到這時爲止，還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然而，當他來到了桌前，向桌上，本市的街道模型看了一眼之後，他多少已有點明白了！

那整座模型，造得十分精巧，其中主要的宏偉建築物，全是立體的，這時，一幢著名的銀行大廈，正在不斷地閃着紅燈，那是一種警號，表示銀行出了事。

然而高翔却也有點不能相信自己的判斷，那間銀行的保險庫之安全，已達到了世界第一流的水準，實在是沒有什麼人可以打它主意的！

高翔只低頭望了一眼，立時道：「難道是銀行出了什麼差錯？」

方局長道：「半小時前，銀行的警鐘大鳴，警方立時派人出去，證明有人進入了銀行的保險庫，在地下保險庫中，有烟冒出來，保險庫門是完好的，證明進入保險庫的人另有通道前往，接着，電力公司和煤氣公司都發出了警號，地底的煤氣系統和電纜，全遭到了破壞，可能是有人在地下掘洞，再進行爆炸，而進入保險庫的。」

高翔不禁駭然道：「這簡直是瘋狂的搶刦的計劃！」

一個高級警官道：「但也是值得的，保險庫中，有數以億計的鈔票！」

方局長道：「我已經下令，封鎖了銀行大廈附近的一切交通要道，銀行的負責人也已趕到了現場，只不過爆炸口在什麼地方，還未曾找到——」

方局長才講到這裏，通訊控制台前的一個警官轉過身來，大聲道：「局長，現場報告，和銀行大廈隔一條街的一幢大廈的地下室，突然有濃烟冒出，消防局烟霧人員衝了進去，發現了一個巨大的洞口。」

方局長忙道：「下令封鎖這個洞口！」

高翔忙道：「我們走！」

他轉身就出了方局長的辦公室，好幾個高級警官，跟在他的身後，方局長也跟了出來，高翔來的時候，在警局門口列隊的十幾輛警車，已經駛走了，又有十幾輛警車停在門口。

高翔等人一出了門口，立時上了警車，十幾輛車，一起向前駛去，駛到了現場附近，可以看到所有的交通要道，都已架起了鐵馬，探射燈將馬路照耀得明如白晝，在探射燈的照射下，雨絲閃着閃亮的光芒。

方局長等人直到了銀行的大堂前，才停了下來，他們一下車，許多人圍了上來，銀行前的一幅空地，已成了臨時的指揮場所。

圍上來的人，除了負責現場工作的警官之外，還有銀行的負責人，電力公司的負責人，煤氣公司的負責人，和消防局長。

場面十分混亂，銀行的大門已打開，銀行的大

堂中，也滿是濃烟，幾乎每一個人都爭着講話，完全聽不清楚每一個人在講些什麼。

高翔大聲道：「大家靜一靜，首先，我們想知道電力系統和煤氣系統遭受破壞的程度，是不是對市民的安全有威脅。」

電力公司的負責人道：「我們已截斷了這一地區的電力供應。」

煤氣公司的一個負責人，滿頭大汗，道：「我們已關閉了一個煤氣鼓，但是已有不少煤氣外洩，幸而今晚風勁，還不至造成危險。」

高翔點着頭，道：「請兩位繼續命令貴公司的人員檢查，如果安全一有問題，便立即採取緊急措施。」

煤氣公司和電力公司的負責人答應着，退了開去，高翔又轉向幾個急得團團亂轉的銀行負責人，道：「保險庫中的情形怎樣？」

一個負責人道：「還不知道。」

高翔皺着眉，道：「不知道？什麼意思，爲什麼不進入保險庫？」

另一個銀行家苦笑着，道：「保險庫的大門，配裝有最新型的電子時間控制，在未到明晨八時五十五分之前，無法打得開。」

高翔回頭望了一眼，道：「那麼，大堂的濃烟是從何處冒出來的？」

消防局的一位官員忙應道：「是和保險庫連結的通風系統中冒出來的，據估計，保險庫已經失火了！」

幾個銀行負責人一齊頓着脚，一個道：「糟糕，眞糟糕透了，這幾天，正是市面上銀根最緊的時候，正需要大量的現鈔流通，如果保險庫中的現鈔全被焚毀，唉，那眞不堪設想了！」

高翔和方局長兩人，互望了一眼，他們自然知道這件事的嚴重性。

銀行方面受了損失，市民會緊張起來，一起湧向銀行提取欵項，而這樣的行動，極可能造成大銀行的周轉不靈，那麼，就危及整個經濟，會造成全市極大的混亂！

高翔吸了一口氣，道：「消防隊不是已在另一幢大廈的地牢中，發現了一個大洞口麼？」

消防局的高級官員道：「是的，但是烟霧隊員也無法進入，濃烟太甚，什麼也看不見。」

一個高級警官補充道：「我們估計，匪徒的人數不少，而且他們可能還在銀行的保險庫中，所以只是守住了出口，未曾派人衝進去。」

方局長點頭道：「這估計是正確的，因爲警鐘一響，就封鎖了各交通要道，匪徒根本沒有機會離開。」

高翔吸了一口氣，道：「那就好辦了，召集二十名志願人員，準備烟霧隊員的配備，我帶領志願人員，從那個洞中衝進去！」

高翔的話才一出口，在高翔身邊的幾個高級警官，和消防人員立時齊聲道：「我去！」

高翔道：「我們先到那幢大廈前去看看！」

高翔轉身走了開去，這時，在封鎖線外，記者雲集，一看到了高翔，各記者都大聲叫了起來，高翔來到了記者羣之前，高舉雙手，道：「到目前爲止，我們只知道銀行的保險庫中，有大量濃烟冒出，至於究竟發生了什麼事，無可奉告！」

百餘名記者，爭先恐後地發問，但是高翔話一說完，就轉過身，向前走了出去。

當他來到那幢大廈前面的時候，二十名由警方人員和消防人員組成的志願隊，已在列隊相候了，進入濃烟地區必需的配備，也已運到。

那幢大廈，和銀行大廈只隔了一條街，大廈的門洞開着，大廈的最底層，是幾條走廊，走廊的兩旁，全是各種各樣的商店。

而這時，在整個大廈底層的走廊上，也滿是濃烟，幾架巨大的鼓風機，正將强風輸進去，發出「呼呼」的聲響，想將濃烟吹散，可是，效果並不很大。

在整幢大廈的每一個出口之處，全是荷槍實彈的警員，嚴密地防守着。

高翔畧看了一看，來到了志願人員的面前，下令每一個人，都穿上防彈背心，配上防毒面具，同時，穿上了能在暗中發光的背心，以資識別，他自己也穿戴上了全副配備，領着那二十個志願人員，進入了大廈。

他們沿着一道樓梯向下走，樓梯的盡頭，是一道鐵門，鐵門已被弄開，濃烟就從鐵門中，不斷地向外冒出來，他們這一隊人，全都配備有防毒面具，和氧氣呼吸筒，濃烟自然對他們不再發生影響，但是，他們進入濃黑的烟霧之中，視綫却打了個折扣。

雖然他們每一個人，都提着强烈的黃色霧燈，可是在燈光的照耀下，眼前也只能看到滾滾的濃烟，視綫不足五呎！

高翔通過面罩內的無線電對講機，不斷地囑咐各人小心前進，他並且命令，各人將提燈的燈光集中，這樣，總算勉强看清了地牢中的一些情形。

那大廈的地牢，和別的巨型建築物的地牢，並沒有什麼地方不同，全是空氣調節系統的機械，和各種的電纜，大型的變壓器，彎曲的小管，幾乎連可供人行走的道路也沒有。

兩個消防隊員，他們已曾進入過地牢，並且發現牆上有一個大洞的，在前帶着路，高翔等一行人就跟在他們的後面。

不多久，在燈光的照射下，他們就發現了牆上的那個大洞！

地牢的牆，全是大塊大塊的麻石砌成的，要在那樣堅固的石牆上，弄出一個那樣的大洞來，實在不是一件簡單的事，幾乎是無人相信，會有這樣的事。

然而如今，一個六呎見方的大洞，却是確然呈現在眼前，大量的濃烟，也正自那個洞中，滾滾而出。

高翔的耳際，在這時也响起了方局長焦急的聲音，道：「高翔，你看到了什麼？」

高翔回答道：「看到了一個大洞，在地牢中，我們沒有發現任何人，局長，應該向軍事當局查問一下，我看，就算是上千枚的烟幕彈，也未必會造成那樣源源不絕的濃烟的！」

方局長苦笑着，道：「高翔，還有一點想不通的，是何以進入銀行保險庫的人，要製造大量的濃烟？」

高翔道：「我想那是他們便利逃走的一種方法，要注意，從地牢中出來的人，如果沒有穿着發光背心的，一律加以扣留。」

方局長答應了一聲，高翔才道：「現在我帶領志願隊員進入了，我們預料會在街下面通過，到達銀行的保險庫的外牆！」

方局長道：「高翔，小心——」

他講到這裏，頓了一頓，又道：「高翔，等一等，銀行的負責人剛才說，保險庫的外牆，有着半尺厚的鋼骨水泥，和一寸厚的鋼板作保護，要洞穿銀行保險庫的外牆，實在沒有可能！」

高翔苦笑了一下，道：「在我看到了這地牢的石牆上的大洞之後，我覺得任何事都有可能發生。這地牢中，一定有許多人工作了許多時候，我提議立時拘捕大廈的管理人，有人在大廈地牢中工作，他一定知情的。」

方局面答應着，高翔一手提着燈，一手提着鎗，已向前走了進去。

他們一路出了大廈地牢石牆上的那個大洞，便已經來到馬路的下面了。

大城市的馬路之下，比馬路之上還擁擠，全是各種各樣的管道，電線，在開始的幾尺，那些地下的電線，全被一個個的鋼叉，釘在一邊，現出一條極窄的，勉強可以供人通過的通道來。

而在幾呎之後，則是一條直徑約有兩呎的圓形水泥管，那條水泥管，可能是下水道之下，因爲水泥管中，十分污穢，半積着泥漿，而這條水泥管，恰好橫亘馬路，自然是被利用來作爲通道了。

高翔一馬當先，提着燈，鑽進了水泥管，進了水泥管之後，他只能俯伏前進，其餘的人，一個接一個，俯伏着跟在他的後面。

那水泥管中，更是濃烟瀰漫，在那樣的情形下，高翔和他帶領的二十名志願隊員，可以說是處在極度危險的境地之中，他們的生命，幾乎是毫無保障的，在水泥管的另一端，如果有人突然開槍向他們射擊的話，他們簡直連還手的餘地都沒有！

高翔自然明白這一點，是以他不理會管中那些污穢的泥漿，只是竭力迅速地向前移動着身子。

事實上，他早已知道那是一件極其危險的任務，所以他並不是命令人和他一齊執行任務，而是召集志願人員，表示參加這件任務，隨時可以有生命危險。

那條水泥管十分長，高翔每一次移動，至少可以前進一尺多，可是水泥管像是沒有盡頭一樣，在燈光的照耀下，只見滾滾濃烟，撲面而來，高翔的耳際，又响起了方局長緊張的聲音，道：「現在怎樣了？」

高翔道：「我們在一條下水道中，向前爬行，通出了那條下水道，就可以知道銀行保險庫被損壞的情形了，現在，我已來到了另一端的出口了！」

高翔看到了水泥管的出口，他扣動槍機，震耳欲聾的槍聲，持續不斷地响着，足足响了半分鐘之久，高翔才縮着身子，自水泥管之中，鑽了出去。

當他鑽出了水泥管之後，看到前面，又是一條十分狹窄的坑道，那坑道只有幾尺長，在坑道的一端，是一個大洞，燈光的照射下，可以看到洞口被破壞的，捲曲的厚厚的鋼板。

高翔吸了一口氣，道：「方局長，我們已看到了銀行保險庫的外牆。」

方局長緊張地問：「怎麼樣？」

高翔道：「銀行負責人的估計錯誤了，他們認爲牢不可破的外牆，有着一個大洞！」

這時候，其餘的志願隊人員，也紛紛自水泥管，爬了出來，擠在那窄狹的坑道之中，高翔將燈向破洞之中照去，破洞之內，就是大銀行的保險庫；保險庫中的濃烟，反倒不是十分濃，高翔立即發現，有一個方形的裝置，在那裝置中，有兩個圓形的管，自那圓形的管中，大量的濃烟，正在滾滾地冒出。

高翔側着身，自那破洞之中，鑽了進去，其餘的志願人員，全跟了進來，他們隨即發現，同樣的濃烟裝置，一共有五個之多。

高翔和志願人員在保險庫中，散了開來，保險庫大得驚人，分成許多部份，每一部分都有鐵柵保護着，在燈光的照射下，可以看到每一個鐵柵，都完好無損大量的現鈔，全部整整齊齊地疊着。

高翔不禁感到迷惑了，看來，銀行的保險庫內，並沒有損失！

而要從銀行大廈隣近的大廈地牢，弄通一條地道，通到銀行的保險庫來，那可以說是一項極其艱巨的工程，就算有十名以上第一流的專家，有着第一流的工具配備，至少也得工作一個月以上！

而在他們能够成功地進入銀行的保險庫之後，却只是放置了幾具能發出濃烟的裝置，而對於堆積如山的鈔票，却一動也不動，那是爲了什麼？

在這時候，高翔唯一能獲得的解釋，便是這一批歹徒，一進入銀行的保險庫，就觸發了報警系統，是以他們根本沒有機會下手，便倉皇退出。

然而，這一個解釋，連高翔自己，也感到不滿意。

如果沒有那五座發烟裝置，這樣的解釋，自然可以滿意了，但現在，那批歹徒，要裝置這五座發烟器，也得化費不少的時間，他們爲什麼不利用這些時間，來動手掠奪鈔票呢？

在他們而言，進入了銀行保險庫之後，要取走鐵柵內的鈔票，簡直是容易之極的事情，試想想，他們能打通整條街道，能弄破如此堅厚的保險庫外牆，難道反倒不能對付那些鐵柵？

可是，他們却沒有動那些鈔票，他們只放置了發烟器，難道他們如此大的工程，目的只是在大銀行的保險庫中，放幾具發烟器，來和警方開一個玩笑？

高翔迅速地轉着念，在迷惑之中，他實在無法獲得任何答案。

他一面命令進入銀行保險庫的志願人員散開來，一面向方局長報告保險庫中的情形，道：「我們已順利地進入了保險庫，看來，銀行方面，沒有任何損失，有人在保險庫中，放了五具發烟裝置，我們已在展開搜索，但沒有發現任何人。」

方局長的聲音之中，也充滿了驚訝，道：「這怎麼可能？匪徒的目的是什麼？」

高翔道：「我也不明白，請加强鼓風設備，我們已在破壞發烟裝置。」

幾個志願人員，已將發烟裝置，扳了開來，並且噴射隨身携帶的强烈滅火劑，濃烟已不再冒出，方局長和高翔仍在通着話。

高翔道：「保險庫中沒有人，這一點已可以肯定了。」

方局長道：「他們不應該有機會離開的。」

高翔道：「出入口既然是在那幢大廈的地牢，他們就有機會離開，他們在警方人員趕到之後，可以退進大廈之中，那是二十多層高的大廈，要匿藏十來個人，實在是太容易了，而我們只是封鎖了街道！」

方局長道：「你意思是，他們仍然在這幢大廈之中躲着？」

高翔道：「那就很難說了，他們可以利用大廈的天台逃走，但是仍不妨進行搜索，我想，主要街道的封鎖，可以拆除了，只封鎖那幢大廈，我和志願人員，會輪流守護着保險庫，直到明晨，保險庫的大門，可以打開爲止！」

方局長道：「好，我已通知人去尋找那大廈的管理人員了。」

高翔在肯定了銀行保險庫中沒有歹徒之後，先領着一半志願人員，循原路退了出去，那時，强力的抽氣機，已開始發生作用，將濃烟抽散了許多，他們出了大廈的地牢，立時由另一批人，帶着新的氣筒，進入地牢，到銀行的保險庫去，接替那一半人出來。

當高翔來到了外面的時候，細雨仍在繼續着，天似乎越來越冷，高翔除下了面罩，吸進了一口新鮮空氣，銀行的負責人，聽說保險庫中，沒有損失，都在額手稱慶，有兩個負責人，跟隨另一批人，進入了保險庫去了，方局長緊握着高翔的手，猛搖着，高翔道：「局長，我想不通，這些人是爲了什麼？」

方局長道：「蘭花呢？她爲什麼不來？」

高翔道：「她另外有一點事，封鎖可以暫時撤除了！」

方局長道：「我已經下了命令。」

高翔抬頭看去，已看到各主要的街道上，鐵馬紛紛被拆除，主要的戒備，集中在那幢大廈的幾個出入口，大廈的各個窗口，正傳來閃閃的燈光，可知大批警員，正在大廈的每一個房間中搜索。

整整一夜，警方人員的工作沒有停止，直到第二天的早晨。

第二天一早，市民便知道發生了意外，但是警方的公佈，只說是銀行大廈和隣近大廈的發電系統，有了障礙，發生了小火，銀行方面，並沒有受到任何損失。

那幢大廈的地牢，受到嚴密的封鎖，除了警方的高級人員外，誰也不准進出。

高翔在那一夜之中，又進入了銀行保險庫兩次之多，曾和銀行的負責人詳細地檢查保險庫中的一切，證明沒有任何損失。

越是沒有任何損失，就越是增加事情的神秘性，使高翔的心中，更是疑惑。

天亮之後，高翔曾一連打了好幾個電話到家中，可是一直沒有人接聽，木蘭花和安妮，還沒有回來。

八時五十分，銀行的負責人，打開了保險庫的大門，九時，銀行照常營業。

大批換班的警員，守着被弄開的銀行保險庫的外牆；高翔和方局長，以及緊張了一夜的警官，警員，全部倦疲不堪了，在接班人員到達之後，他們也準備撤退。

那幢大廈，在經過了徹夜的搜索之後，仍然一無所獲，而由市長分發了特別的封鎖令，封鎖一天，不准任何人進出。

高翔在登上回家的警車之前，又和家中通了一個電話，可是電話鈴響了好久，仍然無人接聽。

高翔不禁嘆了一口氣，所有的事情，似乎都逼在一起來的。

安妮遲不和人打賭，早不和人打賭，偏偏她要到那古屋去；市內就發生了這樣的大事！為什麼天早已亮了，安妮和木蘭花還沒有回來？

在那一夜之中，高翔自己實在是太緊張了，他根本沒有時間去想及木蘭花和安妮，在林家古屋之中，會遇到什麼意外。

而直到這時，他仍然未曾想及這一點，比起銀行保險庫中所發生的那種事來，似乎林家古屋中真的有鬼，也是微不足道了！

高翔上了警車之後，警車疾駛着，將他送到了家中！

× × ×

高翔回到家中，已經將近十點鐘了。

天仍然很冷，但天色總算已經放晴，一樣的寒冷，晴朗的寒冷，比較起來，總比陰霾的寒冷要好得多了。

高翔在門口下了車，推開了鐵門。

送他回來的警車離去，高翔希望木蘭花已經回家了，是以他一走進花園，便大聲叫道：「蘭花！安妮！」

可是他的呼叫，却得不到回答，屋中一個人也沒有，木蘭花和安妮仍然沒有回來。

高翔皺了皺眉，他走進客廳，才一踏進客廳，電話鈴就響了起來。在這時候，高翔最需要的，實在是一個熱水浴，但是電話鈴既然響了起來，他却不能不聽，他拿起了電話，就聽到穆秀珍在大叫道：「謝天謝地，總算有人聽了，這已是我第九百八十次打電話來了！」

高翔不禁有點笑皆非，道：「對不起，我們全部不在家。」

穆秀珍仍然在叫着，道：「好傢伙，大銀行發生了什麼事故？我看報紙上的消息，是警方故意發佈的假消息，對不對？」

高翔道：「秀珍，這件事我們還要詳細地研究，而且我還要徵求四風和五風的意見。」

穆秀珍叫道：「什麼事，快說給我聽！」

高翔道：「秀珍，我忙了一夜，這一夜的勞累，真不是言語所能形容，現在我也不敢希望可以睡一覺，我只求能洗一個澡，你先約了四風、五風，到我這裏來，我要和他們一起到現場去看看，問他們徵求一些技術上的意見，好麼？」

穆秀珍却還顯得老大不高興，道：「好！好！蘭花姐呢？安妮呢？叫我們來聽電話。」

高翔道：「她們不在！」

穆秀珍却不肯就此罷休，追問道：「她們到什麼地方去了？」

高翔真想告訴她，安妮和木蘭花，都到白鶴園林家古屋去了。可是，他一轉念間，却並沒有說出來。

如果只是安妮一個人去了，那麼高翔一定會告訴穆秀珍的，可是木蘭花却去了暗中保護安妮，而這件事，又不能讓安妮知道的。

而不論什麼事，如果讓穆秀珍知道了，那等於是全世界都知道了，穆秀珍爽直的性格，使她根本不知道什麼叫作保守秘密！

所以高翔順口道：「我也不知道，我昨天晚上，根本沒有回過家！」

穆秀珍也不是那麼易於受騙的人，她在電話中「哼」地一聲，道：「高翔，你要是知道而不說，小心我打穿你的頭！」

高翔笑了起來，道：「照我的話，快找他們兩人來吧，別胡扯了！」

穆秀珍也笑着，道：「好，饒你一遭。」

穆秀珍放下了電話，高翔看了看鐘，已是十時另五分了，木蘭花和安妮還沒有回來。

高翔略想了一想，又撥了一個電話到警局，吩咐警局派人到白鶴園的林家大屋去查看一下，有了結果，立時向他報告。

然後，高翔進了浴室，舒舒服服地享受着一次熱水浴，那真足以使他恢復疲勞。

他自然沒有時間睡覺，因為大銀行發生的事，有不知多少工作，要等他去做！

他從浴室中出來的時候，已經聽到了穆秀珍的聲音，他先披上浴袍，大聲道：「我就來了！蘭花回來了沒有？」

穆秀珍大聲道：「還沒有！」

高翔又皺了皺眉，他換好了衣服，下了樓，雲四風和雲五風也全都在了，兩人一見了高翔，就問道：「大銀行發生了什麼事？」

高翔道：「這件事真是神秘極了，有人從大銀行隣街的大廈地牢，掘了一條通道，還弄破了大銀行保險庫的外牆！」

雲四風呆了一呆，忙說道：「這幾乎是不可能的！」

高翔道：「是啊，所以我才想帶你們到現場去看看，是什麼樣的專家，用什麼的工具，才能達到這一目的！這對破案有很大的幫助！」

穆秀珍叫道：「快走！」

高翔又看了看鐘，十點半了，木蘭花和安妮，還沒有回來！

而他又不能在家中等候木蘭花和安妮，他也不能抽空到白鶴園去走一遭，是以他只是將這件事壓在心中，和穆秀珍，雲氏兄弟一起出了門，到大銀行去觀察現場的情形，聽取雲氏兄弟的意見。

木蘭花和安妮，為什麼到這時候，還沒有回來呢？

這個問題，得分開兩方面來說，先說安妮，安妮是在黃昏時分離家的。

安妮原來的計劃是，趁天色未黑，可以先檢查一下林家古屋的情形，但是，她却沒有預計到，在陰霾的冬天，黑暗來得如此之快！

當她的車子駛進向西郊的那條靜僻的公路時，天色已漸漸黑了下來，安妮將車子駛得十分快，她直望向前，她以前並沒有到過她要去的那幢古屋，是以她需要小心地辨認道路。

這時候，她心中一點也沒有恐懼的感覺，反倒對自己有勇氣接受那樣的挑戰，而感到自傲。

等到天色漸漸變得更黑的時候，天色更陰，而且，細雨也已飄下，那時，安妮的車子，已經轉進了一條小路，她也看到了在大半哩之外的那一片林子。

她知道，穿過了那片林子，就是白鶴園，而林家古屋，也就不遠了！

她逐漸踏下油門，車子像箭一樣地向前射去，樹林迅速移近，車子在穿過了林子之後，又駛過了一座橋，她已經可以看到那幢古屋了。

在極濃的暮色中看來，那幢屋子真是充滿了陰森和神秘的感覺。

或許是由於天氣的寒冷，也或許是由於這幢古老大屋，在黑暗中看來，格外顯得神秘可怖，是以，當安妮停下車，打開車門，跨出車子的時候，她不由自主，接連打了兩個寒戰，她這時候，站在離古屋約有二十碼處，有一條小路，可以通向古屋的大門。

那古屋的外牆，有兩扇很大的鐵門，其中的一扇，已歪倒在一邊，鐵門內是一個很大的花園，然而所謂花園，這時，只不過是一片雜草叢生的荒地，花園中的樹，全被攀籐的植物罩住，以至在黑暗之中看來，像是一個聳立在黑暗中的怪物。

而那幢古屋的本身，看來更像是一頭碩大無比的怪獸，蹲在黑暗之中，古屋的大門，彷彿就是那怪獸的口，任何人一走進去，就再難出來，就要消失……

安妮呆立了大約半分鐘，又打了一個寒戰，眼前的情形，的確十分陰森可怖，而這僅僅是開始，她甚至還未曾踏進那古屋半步，而她所要做的，却是在那古屋之中，渡過漫長的一夜！

如果她現在就開始害怕起來，那麼她是決不可能渡過這一夜的了！

安妮想到這裏，連她自己也覺得好笑了起來。

這時，雨絲漸漸密了，安妮在車中取出了她帶來的東西，負在肩上，一手拿着電筒，臉上帶着無畏的笑容，向古屋走去。

當她向古屋走去之際，她已經在想，當明天早上，她的同學，發現她安然無恙地自古屋中走出來時，一定會對她既欽佩又羨慕，承認她是一個勇敢的人了！

安妮來到了鐵門前，那兩扇鐵門，一扇已經塌下，另一扇却銹得推不開，安妮只好跨過倒坍的鐵門，走進了花園。

花園中的野草，長得足有她腰際那麼高，勁風吹襲着，枯草發出一陣陣瑟瑟的聲響來，真有點叫人不寒而戰，安妮沿着一條石板鋪成的路，來到了古屋的大廳前。

這幢房子，可能已有五六十年的歷史，它的建築方式，是半新不舊的，在幾級石階之上，是十多扇顏色七彩的亮牕，已是東倒西歪，安妮走了進去，這時，在外面，雖說天色已經黑了下來，但是在朦朧中，總還多少可以看到一些景物。

可是，當安妮一踏進了大廳時，眼前却頓時黑了下來，那種突然其來的黑暗，令得安妮嚇了一大跳，她立時停了一停，先放下了肩頭上的大包袱，而且，立時着亮了手電筒。

手電筒發出的光芒，使得安妮安心了一些，她看到，那是一間十分寬宏的大廳，大廳中還有不少已經殘舊不堪的傢俬。

四周圍靜得出奇，安妮幾乎可以聽到她自己的心跳聲，雖然她不住地在對自己說：別害怕！別害

怕，根本沒有什麼可以害怕的，這裏，只不過是一幢沒有人居住的舊房子而已！

可是，她雖然明知道這一點，但是，她的心還是跳得十分劇烈，比平時劇烈得多。

她搖動着手電筒，看到了有一道寬闊的，通向二樓的樓梯。安妮定了定神，她決先將整幢屋子檢查一遍，然後才決定在什麼地方過夜，反正時間還早，這時安妮並不愁沒有時間，只是愁時間難以打發！

她握着手電筒，先在樓下轉了一轉，樓下除了大廳，飯廳，和兩間小客廳之外，還有一間很大的書房，後面，則是厨房，由厨房，可以通向一個地窖。

由於屋中實在太靜，而且屋子又實在太殘舊的原故，安妮幾乎每移動一步，就有一陣咯吱咯吱，或是古怪的聲音發出來。

在開始的時候，安妮不免心驚肉跳，着實害怕了一陣子，但是漸漸地，她也就習慣了。

只有當她來到地窖的門口，用手電筒向地窖照去的時候，她嚇了一大跳，在手電筒的光芒下，她首先看到，有許多碧綠的小圓點，在一閃一閃，接着，她就看清，在地窖中，有許多肥大的老鼠。

那些老鼠，看到了安妮，一點也不怕，只是睜着鼠眼，望着安妮，鼠眼中的那種幽綠的光芒，充滿了邪惡，安妮感到一陣嘔心，她沒有走下地窖，關上了地窖的門，在外面反拴着，就退了回來。

她然後，踏着發出可怕聲響的樓梯，走上了二樓。

當她來到了二樓之後，她已經完全不覺得害怕了，因爲她已經可以證明，那是一間無人居住的舊屋，根本沒有什麼值得可怕的，至於古屋中有鬼，安妮想到這一點的時候，幾乎笑了起來。

那一間古屋中沒有「鬼」呢？如果沒有「鬼」，茶餘飯後，人們用什麼來做談話的資料。

安妮泰然自若地檢查着二樓的每一間房間，除了屋外的風聲，和屋內的她自己的脚步聲之外，什麼聲音也沒有，安妮在二樓走了一遍，一共有八間房間，大多數房間，都有着殘舊的傢俬，發出一股難聞的霉腐之味，只有其中的兩間較小的房間是空着的，而且地板上也很乾凈，安妮決定選擇其中的一間來過夜。

當她有了決定之後，她下了樓，將帶來的大包袱負在肩上，重又上了樓，到了她決定過夜的那間房間之中，將包袱打了開來。

她先取出了一盞用蓄電池發電的燈，着亮，雖然說她的心中認定了不必害怕什麼，但完全在黑暗之中，也總不是辦法。

那盞燈，足足可以使她在一夜之中，都獲得光亮。

着亮了燈之後，她就熄了手電筒。那房間的窗口，全有着鐵枝，鐵枝雖然都已生了銹，但是安妮在檢查之下，却發覺都還牢靠可用。

安妮又關上了門，她檢查了一下門鎖，鎖已經壞了，她就用一塊板，將門頂住，使門不能在外面被推開，又關好了所有的窗，有一塊窗玻璃碎了，安妮用另一塊木板，將窗子封上。

當她做完了這一切之後，她已經安全地將自己關閉在一間小房間之內了，而且，她還有着一柄可以發射痲醉針的手槍，她在樓上，樓下如果有什麼「東西」要上樓來，樓梯一定會發出聲響，她也可以警覺，安妮甚至有點怪自己太胆小，準備得太周全了！

她抖開了被袋，脫了外衣，鑽進了被袋之中，將那盞燈移到了頭的後面，躺了下來，展開帶來的書，看了起來。安妮自然不會帶一本恐怖小說來增加自己的恐懼，她帶來的是一本十分動人的文藝小說，不多久，她已完全沉在那本小說的男女主角動人的戀愛之中，她甚至於完全忘記自己是在一幢被人傳爲「有鬼」的古屋之中，簡直和在家中，沒有什麼不同。

她看了大約一小時書，覺得疲倦，放下書本，將那柄手槍，扣在手腕上，閉上眼睛，聽着「呼呼」的北風聲，不一會，就睡着了。

她睡着的時候，其實還很早，如果她在家中，絕不會那麼早就睡着的。

而這時，一則由於她除了睡覺之外，根本沒有別的事可做。二則，她初進古屋來的時候，也着實緊張了一陣子，在緊張之後，神情鬆弛，使格外容易覺得疲倦，所以才睡着了。

她不知道自己睡了多久，然後，她突然醒了過來。

她是被一種奇異的聲響驚醒的，那種奇異的聲響，在樓下發出來，那是一種軋軋的聲響，好像是有什麼硬物，要擠進其它硬物之間，而發出來的聲響。

安妮才一驚醒，還未曾立時睜開眼來，但是她已經知道，她那間小房間中，至少沒有事，燈還亮着，那種「軋軋」的聲響，似乎是從大廳的左側發出來的，那兒是厨房，以及通向地窖的門。

安妮也立即想起，她並沒有進入地窖，因爲地窖中有很多老鼠。

但是，她却拴緊地窖的門，這時，那種聲音，聽來像是有人在用力推地窖的門，想從地窖中走出

來！

一想到了這一點，安妮不禁全身都發出了一股寒意，陡地睜開了眼來！

當她還未曾睜開眼來時，她已經感到了害怕，因爲那陣聲響，實在來得太突然了！雖然，那全然可能是因爲風太強了，吹動了一扇未曾關好的窗子，所發出的聲響，但是在那樣的情形下，却無論如何，會使人生出恐懼之感來的。

然而，拿她聽到了「軋軋」聲響時所感到的恐懼，和她這時睜開眼來之後所感到的恐懼來相比，那簡直是不成比例的了！

她才一睜開眼來，就看到，面對着她的那幅白堊剝落的牆上，有一個黑影！

那是一個眞正的黑影，大約有八尺高，雖然黑影一動也不動，但是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出，那是一個人影，一個彷彿是披着斗篷的人！

剎那之間，安妮感到自己不是躺在可以抵禦零度以下寒冷的鵝絨被袋中，而像是整個人，都浸在冰水之中一樣，全身透涼！

她張大了口，可是却發不出聲響來，她立時想到，一定要有一個人，站在燈前，牆上才會有那樣的一個黑影，如果那人，是站在燈後面的話，那麼，黑影就不應該出現在她面前的牆上！

而爲了方便躺下來之後看書，她將那盞燈，放在她頭後面不到兩尺處！

那也就是說，在她的頭後，不到兩尺處，就站着一個人，那人是怎麼進來的，何以竟悄沒聲地站在自己的頭後面？

安妮只覺得身子陣陣發痲，她簡直整個人都僵住了！

然而，她究竟曾和木蘭花、穆秀珍在一起生活過一些日子，她有足够的勇氣，來接受這樣的挑戰，雖然在乍一見到那黑影之際，她恐懼是如此之甚，但是那只不過是極短時間內的事。

她立時尖聲叫了起來，她爲什麼要叫，連她自己也不明白，或許是因爲高聲的尖叫，可以減輕心中的恐懼，事實上，當一個人可以出聲尖叫時，他內心中最恐懼的一剎間，也已經過去了！

她一面尖叫着，一面陡地翻起手腕來，已將手鎗挑在手中，向後連射了幾槍，身子一縮，也從被袋之中，直竄了出來。

可是，當她自被袋之中，竄了出來之後，却發現她的身後，並沒有人！

安妮陡地一怔，窗仍關着，門上的木板也還頂着，可不能有人進來的，而且，事實上，房間之中也沒有人，否則，那人的動作再快，也不可能一秒之前，他的黑影還留在牆上，而一秒鐘之後，已失去了踪影。

安妮呆了極短的時間，她立時想到，那黑影，要判斷那人是不是還存在，只要看看牆上那個黑影，是不是還在就可以了！

她一想到了這一點，立時轉過了頭去。

可是，就在她轉過頭去的那一剎間，幾乎沒有任何聲響，那盞燈突然熄滅了！

房間中變得一片漆黑，安妮變得什麼都看不到了！

安妮那時的吃驚程度，眞是難以形容的，她連忙俯下身來，她還記得手電筒就在被袋旁邊，她只要伸手摸到手電筒，就一樣可以獲得光亮。

像安妮那種年紀的女孩子，在如此恐怖的情形下，居然沒有被嚇昏過去，而立時想到，她只要拿了手電筒在手，就可以明白發生了什麼事，那眞是不容易的事了！

安妮俯下身，才一伸出手去，就摸到了手電筒，可是她的手指，才觸到了手電筒，那手電筒就像是被什麼力量推動着一樣，向前滾了開去！

手電筒在向前滾動之際，發出「骨碌碌」的聲響來，一直滾到了屋角！

安妮這時，眞正呆住了，她連忘站了起來，她不敢再向前去，立時後退了兩步，靠牆站着，喘着氣，她的眼前是一片漆黑，她全然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她只是緊張扣着槍扣，準備一有什麼動靜，她就立時發射痲醉針。

可是在房間中，却沒有什麼聲響，樓下的「軋軋」聲也已停止了。

而那並不是說，沒有別的聲響了，就在她背靠着的那幅牆的後面，發出了一陣難聽之極的爬搔聲來！

那一陣爬搔聲，實在聽得人毛髮直豎，好像在牆後面，有什麼人，要用指甲，將牆爬開一個洞，再自那個洞中，將他爬搔得血淋淋的雙手伸出來一樣！

安妮喘着氣，連忙打橫跨了兩步，可是，當她才跨出的時候，爬搔聲畧停了一停，而當她又重又站定之後，又響了起來。

爬搔聲就在她的背後響着，那實在是令人無法忍受的，她不斷地移動着身子，可是那種爬搔聲，却一直在她的背後響着，安妮不由自主地發出尖叫聲，她的身上，在直冒冷汗。

那實在是太恐怖了，她不顧一切地向前衝着，衝到了門前，踢倒了那塊木板，拉開了門，當她拉開門的時候，她看到一點朦朧的光亮，而在那朦朧的光亮之下，走廊的牆上，全是黑影！(未完待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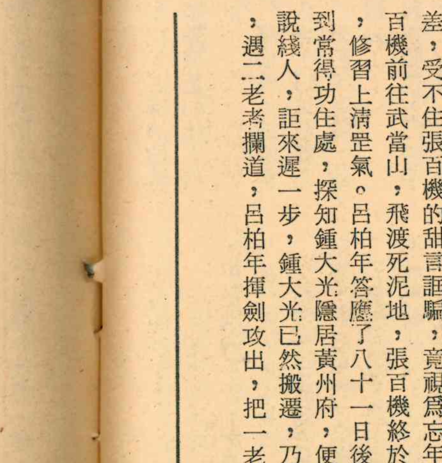




新派武俠驚險長篇連載

風塵怒俠

東方英・文
董培新・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呂柏年經過無數艱危，苦練，武功日益增長，但江湖經驗太差，受不住張百機的甜言誆騙，竟視爲忘年知己，對他言所計從，幫助張百機前往武當山，飛渡死泥地，張百機終於得償多年心願，闖入武當聖地，修習上清罡氣。呂柏年答應了八十一日後重來接引張百機出山後，便回到常得功住處，探知鍾大光隱居黃州府，便立即趕往黃州，找到常得功所說綫人，詎來遲一步，鍾大光已然搬遷，乃與陳宗堂疾奔追去，至一山道，遇二老者攔道，呂柏年揮劍攻出，把一老者迫得手忙脚亂——

怒劍輕揮懲霸主　神拳無力護妻兒

另一老者神色一震，挺劍而上，出手相助。

呂柏年冷笑一聲道：「就憑你們兩人，也想在本人面前張牙舞爪。」劍勢突然一緊，攻勢突轉强猛，但見白光飛繞，劍氣漫天，倏忽之間，已把兩人圈入一片劍影之中。

呂柏年似是有心誘那袖手旁觀的老者助戰，他上來後，才突然加緊劍勢猛攻，一顯顏色。

說起這兩個老者，可不是默默無聞之輩，他們乃是江湖上大大有名的草澤雙蛟，出了名的兇人。

呂柏年不認識他們，陳宗堂可認識他們，心裏直替呂柏年揑了一把冷汗，大聲叫道：「少俠，小心，他們就是草澤雙蛟。」

呂柏年道：「從今以後，江湖中只有草澤孤蛟了。」突聞一聲慘號，飛舞的劍光中，暴射出一片血光，那殺人的老者的一顆頭顱，飛出七八尺遠，落在地上，滾入草叢中。而劍光一閃，劍鋒又直點在另一老者心窩之上，只是未用勁，直穿而入。

那老者臉色變得鐵青，高擧手中寶劍，動也不敢再動一下，顫聲道：「少俠，饒命！」

呂柏年沉聲道：「我以爲你不怕死哩！」

草澤雙蛟剩下來的這位，是老二，名叫杜鈞，他算是走運，呂柏年殺死一人後，心裏也有點不忍，心中已是有了留情之意。

杜鈞垂頭一嘆道：「人誰不愛生怕死。」

呂柏年哼聲道：「那你乖乖的帶我們進去！」

杜鈞點頭道：「老漢遵命！」

呂柏年一收劍，道：「你前面帶路！」

杜鈞已被呂柏年神奇莫測的絕世劍法所懾，大氣也不敢再哼一聲，回身帶着呂柏年他們向山中走去。

大約又行了六七里地，沿途又遇上了三次關卡，大約草澤雙蛟的地位

還不低，一路關卡都因杜鈞一句話，通行無阻。

呂柏年見杜鈞一路上果然服服貼貼，再沒出什麼花樣，臉上不由頗有自得之色。

陳宗堂與呂柏年一路上來，已對呂柏年有了進一步認識，覺得他雖然一身功夫高得嚇人，但江湖經驗正好相反，比自己還差，不由暗中替他甚是担心。

前面叢林之中，燈火外露，走近前去，見是一座荒蕪已久的古廟，幾十株大樹，冷森森的圍在四週。

陳宗堂告訴呂柏年道：「這是廝衣廟，已經絕了十幾年的香火。」

樹影後，一聲大喝：「什麼人？」閃出四個橫眉瞪目的執刀大漢，排列在古廟之前。

杜鈞回頭對呂柏年道：「地頭已到，少俠對老漢作何處置？」

呂柏年一笑道：「到了地頭，沒有你的事了，你進去叫你們頭兒出來，本少俠要和他說話。」

杜鈞道：「老漢……。」

一語未了，廟內發出一股話勁道：「杜鈞，你請那位殺人不眨眼的兇手進來吧！」那話，明明是在廟內大殿之上發出，其中要穿過一片廣場，才到得廟門之前，聽來却是清朗無比，就如當面談話一樣。

呂柏年冷笑一聲，道：「殺個把江湖敗類，就是殺人不眨眼的兇手，那你們這種無恥的下流手段，又是什麼東西。」他也用勁力吐了出去，直達大殿之內。

同時，邁步跨入了廟門。

陳宗堂叫了一聲，道：「少俠，江湖鬼蜮技倆，防不勝防，不可輕進。」

呂柏年回頭向陳宗堂點了點頭，表示多謝他的關懷，道：「沒關係，諒他們還奈何不了我。」

話聲一頓，接道：「陳兄，我看你倒是沒有進去的必要。」

陳宗堂暗忖道：「看來那些人個個都比我強，任何人一伸手，就够收拾我了，在外面與在裏面有什麼分別。」微一搖頭道：「在下陪少俠而來，豈可獨自留在外面。」

也舉步進了廟門，急行兩步，趕到呂柏年身邊，悄聲又道：「少俠，入廟之後，見機行事，必要之時，你可隻身先走，回頭再來救我們。」

陳宗堂能與白日鼠常得功有關係，自然說不上什麼江湖名門正直之士，但這片爲友義氣和熱情，使得呂柏年停目注視了他一陣，輕聲一嘆，回首昂頭，向大殿之內走去。

他沒有說什麼，其實他內心之中，却是感動無比。

穿過廣場，跨上台階，進入大殿，大殿之中只點了兩盞小小的油燈，火苗閃爍不定，顯得這座大殿愈發陰氣森森。

呂柏年目光銳利，掠目之間，已把全大殿看了一遍。

神龕上散落着敗破的幕帷，神像被掩在爛幕帷之下，若隱若現；神龕前面擺着幾張椅子，正中椅子上坐着一個身穿土黃大袍的老人，面上幪住了下半部份。

在那老人身後，站着兩個勁裝漢子，一個抱刀，一個握劍，兩人都是睛光畢射，內功不弱之士。

呂柏年打量之間，杜鈞已走到那老人面前躬身一禮道：「小弟無能……。」

那老人一揮手道：「我們接待了外客再說，你站過一邊去。」

杜鈞轉身站到殿角一邊，未多說一句話。

呂柏年望着那老人緩緩說道：「閣下把鐵掌神拳鍾大光一家人擄到什麼地方去了？」

那老人一笑道：「擄他們！笑話！他是老夫的朋友，老夫爲什麼要擄他們。」

呂柏年一怔道：「你是他的朋友，且把面巾取下來，讓在下見見。」

那老人道：「你還不配見老夫的眞面目。」

呂柏年笑了一笑，道：「在下配不配見你眞面目，等一下你就會知道，現在在下問你，鍾家一家人在那裏？」

那老人道：「老夫爲什麼要告訴你？」

呂柏年道：「因爲在下要他們。」

那老人冷冷道：「你要他們，老夫便該告訴你了麼？」

呂柏年冷冷一笑，道：「那你是要揷手架在下的樑子了。」

那老人淡然道：「是又怎樣？」

呂柏年哈哈一笑道：「那你和鍾大光一個鼻孔出氣，也不是什麼好人了。」

那老人淡淡一笑道：「你申公昌可知江湖上對你的看法？」

呂柏年道：「你說來聽聽。」

那老人面色一沉，道：「『挑撥離間，居心叵測。』十足小人。」

呂柏年氣得雙眼齊翻，怒極而笑道：「這就是你對在下的看法？」

那老人道：「江湖公論如此，老夫自然也不例外。」

呂柏年笑聲一歛，冷聲道：「這江湖公論，只

怕是你們製造的吧！」

話聲陡然一頓，劍眉一挑，接道：「在下不管你們的胡說八道，亂造謠言，誰要管在下的事，便不客氣。」

那老人一笑道：「你的爲人，無人不知，不必你夫子自道了，老夫既然出了頭，自然不是怕事的人。」

呂柏年狂笑一聲，道：「看來在下是非給你一點厲害看看不可了。」

那老人一笑道：「你的口氣倒是不小，不過據老夫知道，你除了會抽冷子暗中計算人外，並無眞實本領。」

呂柏年氣得臉色鐵青，四肢都發顫道：「好！好！好！就算在下沒有眞功夫，你敢下來試試在下的三尺青鋒？」鏘的一聲，精芒一閃，長劍脫鞘而出。

呂柏年被人家三言兩語，說得怒火上昇，心浮氣躁，正犯了武家大忌，動起手來，不知要吃多大的吃虧。

那老人霍的站起身子，道：「老夫正要給你一點顏色看看！」

身後那抱刀的漢子，忽然斜身而上，把手中大刀，遞給那老人，那老人接刀在手，當胸一亮，冷然說道：「老夫與人動手，向來讓人一招，你出手罷。」

呂柏年怒目盡赤道：「如是在下勝不過你，在下今後對你避道而行。」

那老人冷冷的道：「你今生就出不了這廟門，那還有以後，還不出劍領死！」

呂柏年怒嘯一聲，道：「看劍！」長劍化龍而出，疾向那老人當胸點去。

那老人閃身疾讓，避開呂柏年來劍，當時並未出手還擊，呂柏年冷笑一聲，道：「你這叫自速其死！」長劍連點，幻起朶朶劍花，分襲那老人全身各大穴。

那老人突然一矮身，從呂柏年劍光之中挑刀而上。

應變反擊，易守爲攻，快如電光石火，只看得陳宗堂暗生驚駭，忖道：「這老人又是什麼人，看來也厲害非凡。」

呂柏年劍式一變，那老人到手的先機，又被呂柏年奪回。

那老人心頭一震，暗道：「此人武功果有過人之處，大意不得。」一收丹田之氣，大喝一聲，手中大刀連揮，幻起輪輪刀光，與呂柏年的劍光交織在一起。

兩人交手一接之間，就是二十多招，各盡奇能，各搶先機，打得猛烈非常。

等到那老人一輪刀法使完，呂柏年對他的刀法，已是心裏有數，雙方相持約一盞熱茶工夫之久，呂柏年看準他一個破綻，突然向前欺進一步，左掌運指如風，疾點而出。

那老人不退反進，突然向前一傾身子，左掌橫掃呂柏年右腰，右手大刀斜肩劈了下來。

呂柏年大叫一聲：「來得好！」「蘇秦背劍」，劍鋒一立，那老人來掌一閃而到，正落在呂柏年劍鋒之上。

呂柏年使出這一招「蘇秦背劍」，使得妙到毫巔，把那老人的掌式變化，力道收發，估計得絲毫不爽。

那老人襲來一掌，正成了送上門的買賣，那老人那高的功力，就是收手不及，硬把一隻手掌往劍鋒之上落去。

呂柏年劍鋒微微一拖，只聽那老人一聲慘號，半隻手掌，已在一陣血雨中飛出一丈多遠。

那老人身子疾射而起，便向大殿之外衝去。

呂柏年哈哈一笑道：「不把鍾大光交出來，你今天別想劍底逃生。」

如影隨形，緊追在那老人背後，右腕一振，劍尖已點在那老人背心之上。

那老人一連變化了七種身法，就是丟不開呂柏年。

這時，那神龕上幕帷一翻，跳出四個人來，齊撲呂柏年。

只見一片刀光劍影，齊向呂柏年頭上捲到。

呂柏年冷笑一聲道：「老鬼，你是要命？還是叫他們住手？」

那老人自知無法逃開呂柏年劍鋒，身形一停，喝道：「住手！」

那四人閃身而退，虎視眈眈的分據大殿四角。

那老人回身望着呂柏年道：「老夫雖受輕傷，不無再戰之能，你要逼急了，老夫就招呼手下，群起而攻。」

呂柏年哈哈一笑道：「你不要自裝門面了，你的那些手下，就來三五十，也不過多幾個屈死鬼而已，你以爲我是怕你們人多麼，那你就眞打錯主意了。」

那老人目光閃動，沉吟了一陣，道：「你打算怎樣？」

呂柏年沉聲道：「取下你臉上面巾，報上姓名，交出鍾大光一家，一樣做不到，今天就是你惡貫滿盈之日。」

那老人怒笑一聲，道：「那你是……。」

瞥目之間，只見呂柏年眉間殺氣隱現，臉上了無懼色，知道無法再動說詞，話聲一頓，一變，頓脚一嘆，接道：「罷了！」

伸手取下了臉上半塊幪面巾，現出下半張臉，原來他嘴巴上缺了一個口，陳宗堂驚叫一聲，道：「你原來就是天南一霸谷凡！」

陳宗堂經常在天香樓照顧，因此凡到過天香樓的名人，他都認識，這天南一霸的身份，可比草澤雙蛟又高得多了，乃是獨霸三湘的一方之豪。

天南一霸谷凡頓脚而起，道：「他們人就在後殿之內，你自己去看吧！」話聲未落，人已疾射而杳。

刹時之間，天南一霸的人，走得精光。

呂柏年與陳宗堂走到後殿，只見鍾夫人與二子一女，都目光呆滯的坐在地上，另外還多出一個老者，其中唯獨不見鍾大光。

陳宗堂一見那老者，便奔了過去，叫道：「奎叔……。」一搖肩頭，他却毫無反應。

呂柏年這時却皺起了眉頭，沉思不語，剛才那天南一霸谷凡還說鍾大光是他朋友，因此不免迷惑了。

陳宗堂大叫一聲，說道：「他們都被制住了穴道。」

呂柏年搖頭一嘆，向前先解開了陳宗堂叔父陳勝奎穴道，但却遲疑着未替鍾夫人母子四人解開穴道。

陳宗堂指着呂柏年向陳勝奎道：「奎叔，他就是常爺所提的呂少俠，他單人隻劍，殺得天南一霸一干人鼠竄而逃。」

陳勝奎「啊！」了一聲，抱拳道：「原來是呂少俠，老朽慚愧之至，沒有替少俠把事辦好。」

呂柏年望了鍾夫人母子一眼，冷冷道：「鍾大光呢？」

陳勝奎道：「鍾老兒前晚還在家中，正準備舉家他遷，昨天一早，才先行離去，昨晚鍾家就出了這檔子事。」

話聲一落，見呂柏年仍無解救鍾夫人母子之意，不由乾咳了一聲，道：「少俠，老朽有兩句話，不知當不當說？」

呂柏年神思一收，笑道：「陳老有話請說。」

陳勝奎訕訕地道：「常言道寃有頭，債有主，鍾大光對少俠不住，但鍾夫人……。」

呂柏年一嘆，搖手道：「我知道……只是我這時還沒打定主意，該不該和他們見面，所以遲遲未決。」

陳勝奎抱拳道：「那是老朽失言了。」

呂柏年沒有見鍾玉珊之前，很想見她一面，現在她就坐在眼前，只要一伸手，就可解開她穴道互訴衷腸，但他又有點胆怯了，不知她對自己是怎樣一個看法。

呂柏年苦笑一聲，心中已經有了決定，向陳勝奎叔侄道：「在下解開了鍾夫人母子穴道後，請兩位替在下保持秘密，在下還不能將自己身份告訴他們。」

陳氏叔侄其實也只知他姓呂，他與鍾家有什麼恩怨，他們並不了了，他們幫呂柏年的忙，全是因白日鼠常得功的關係。

這就是所謂江湖人物的道義，他們很可能因此家毁人亡，但他們却毫不畏縮的接下了這副担子。

如今呂柏年的表現，使他們在朋友道義之上，心中又多了一份畏忌，憑天南一霸都不是他對手，這人的來歷，他們自是更惹不起了。

陳勝奎點頭道：「這個老朽知道。」

呂柏年伸手解開了他們母子四人穴道，四人眼睛一睜，鍾氏兄弟一挺腰先站了起來，鍾玉珊則去扶掺鍾夫人。

鍾氏兄弟望了望他們，心中似已明白了是怎樣一回事，雙雙一抱拳道：「多謝三位大俠，義伸援手，尙請見示高名上姓……。」

呂柏年與他們乃是童年時候的密友，情勝手足，如今落得彼此不便相認，心中一陣難過，截口道：「區區小事，兩位請不要放在心上。」

話聲頓了一頓指着陳氏叔侄道：「這位是天香樓老掌櫃陳老先生，這位是陳老先生令侄陳宗堂兄，在下名叫申公昌……。」

他一言未了，鍾氏母子四人却是臉色一變，驚叫出聲，道：「你就是申公昌！……」

呂柏年原以爲他們退出江湖，不問外事，想不到他們竟然知道他「申公昌」的名字，而且還驚悸得這個樣子，顯見他們對他在龍鳳山莊所出的事，已經知道了。

呂柏年尷尬的一笑道：「不錯，在下就是申公昌。」

鍾玉珊柳眉一竪，邁步而出道：「我們程大叔是不是死在你手中，你爲什麼要殺死他？」

呂柏年退了一步，搖了搖頭道：「在下沒有殺死他。」

鍾玉珊冷笑一聲，道：「男子大丈夫，敢作敢爲……」

呂柏年抗聲道：「姑娘既知龍鳳山莊之事，當知在下不是怕事的人，在下如眞的殺了他，豈有不敢承認之理。」

這是最簡單的道理，但却有令人不可不相信的

力量，鍾玉珊怔了一怔，道：「你眞沒有殺他？」

呂柏年道：「在下要取他之命，易如反掌折枝，用不着暗算於他。」

鍾玉珊黛眉輕顰，道：「你能打敗天南一霸，這句話不算吹牛皮，暫時算你沒有殺他！」

呂柏年道：「在下很高興，姑娘能如此明白事理。」

鍾玉珊秀眉一挑道：「誰要你高興，你這次到黃州來，又是想做什麼？」

嬌憨天眞，一切都是老樣子，不堪回首的童年美夢，又一幕一幕回到了呂柏年腦中，呂柏年神思飛馳，緬懷起往事來。

鍾玉珊見呂柏年不答理她，一聲嬌喝道：「你說呀！你又在想編什麼謊話？」

呂柏年驚得一震，收回神思，道：「我想姑娘應該明白。」

鍾玉珊一怔道：「我明白甚麼？」

呂柏年道：「在下爲甚麼找三絕刀程祝如。」

鍾玉珊一面迷惑之色道：「你找他與我們有甚麼關係？」

呂柏年道：「令尊沒有告訴姑娘，三絕刀程祝如致死的原因？」

鍾玉珊搖頭道：「沒有！」答得斬釘截鐵，令人可信。

呂柏年道：「姑娘在風雲堡住得好好的，爲甚麼搬到黃州來？聽說你們又要搬家了，這是爲了甚麼原因？」

鍾玉珊道：「你對我家的事，倒是知道得不少，你既然都知道，又何必多此一問。」

說實在的，鐵掌神拳的準備搬離黃州，與呂柏年毫無關係，完全是因爲發現有江湖人物釘上他們，所以準備遷地爲良，想不到還是慢了一步，被天南一霸谷凡着了先鞭，一家大小幾乎被天南一霸谷凡挾持而去。

這是事實，但鍾玉珊的話聽到呂柏年耳中，所引起的瞭解完全不同，他以爲他們是避他之計。

呂柏年道：「那姑娘也應該知道，在下的來意了。」

鍾玉珊道：「你自己不說，誰知道。」

呂柏年劍眉一挑道：「找尋令尊！」

鍾玉珊一震道：「你找家父做甚麼？」

呂柏年道：「你如果不知道，那就不必多問，在下在天香樓候他前來相晤，只請姑娘告訴令尊一聲『天理昭彰』，來不來與在下相晤，那就看他自己了。」

說罷，一拱手又道：「在下不送夫人們回府了，就此告辭！」招呼一聲，帶着陳氏叔侄，大步出殿而去。

鍾氏母子望着呂柏年的身形消失之後，久久，只聽一聲長嘆，道：「你們爸，也不知惹了甚麼禍？唉……。」

鍾玉珊道：「媽，你也不知道爸的事？」

鍾夫人幽幽怨怨的道：「你爸近來變了，媽也成了外人呢！」

鍾仲由道：「我看爸整天裏長嘘短嘆，也是苦惱得很，只恨我們無能，不能替他老人家分憂。」

鍾季元道：「我們有話，回家去慢慢再說罷，媽，我來揹你老人家！」走到鍾夫人面前，身子屈了下去。

鍾夫人一笑道：「媽還沒老到要你們揹的時候，我還走得回家去。」舉步當先，帶着二子一女，出了這座古廟。

轉回到黃州時，只見一條人影，急如星火，迎面飛奔而來，鍾玉珊眼快，看出來人正是他們父親，迎了上去叫道：「爸！我們回來了！」

鐵掌神拳鍾大光已是急得滿頭汗水，聞聲奔了過來，吁了一口長氣，道：「你們可安全脫險了，你們是怎樣脫險的？」

鍾夫人滿肚子悶氣，冷冷的道：「你也知道還有我們，有話回家說去。」

回到家中，天色已經大亮，屋裏弄得零亂不堪，大家也無心收拾，圍坐在一起，鍾夫人先問話道：「老頭子，我問你，這兩年來，你到底做了些甚麼見不得人的事，我們就算是跟着你丢人，也該給我們一個明白吧，你總不能叫我們做鬼也糊塗？」

鐵掌神拳鍾大光陪笑道：「這次的事情，我現在才查出是天南一霸幹的，我與他無寃無仇，我也不知道是怎樣一回事。」

鍾夫人道：「我問的是申公昌的事！如今人家把話留下來了，要你去見他。」

鐵掌神拳鍾大光「啊！」的一聲，道：「原來天南一霸是替他辦事……。」

鍾夫人道：「誰說天南一霸是替他辦事，我們就是他打跑天南一霸救了下來的。」

鐵掌神拳鍾大光點頭一嘆道：「那孩子倒還有份人心。」

鍾玉珊接口道：「爸，你認識那申公昌？」

鐵掌神拳鍾大光忽然流下兩行蒼淚，點頭道：「我認識他……他……他……。」

鍾夫人一嘆道：「紙包不住火，現在是你想瞞也瞞不住了。」

鐵掌神拳鍾大光淚眼盈眶的望了妻兒子女一陣，道：「可是你們怎樣辦呢？」

鍾夫人道：「怎樣辦，要死陪着你一道死。」

鍾玉珊道：「媽，我明白爸的意思了，爸！你這樣做，認爲我們眞能得到安全麼？」天南一霸之來，就是一個例子。

鐵掌神拳鍾大光垂頭不語了半天，一揚頭道：「珊兒說得有理，那爲父就告訴你們了，但你們將來不要怪爲父對你們沒有盡到保護的責任。」

鍾夫人道：「你現在又何嘗保護得了我們。」

鐵掌神拳鍾大光一咬鋼牙道：「所以我現在拚着全家一死，也不能瞞着你們了。」

話聲一頓，雙目精光猛然暴射道：「你們道那申公星是誰？……」接着一字一頓道：「他就是呂柏年。」

大家愕然相顧道：「此話怎講？」

鐵掌神拳鍾大光道：「龍鳳山莊的那位是假的，只有這位才是眞的。」

大家還是莫明其妙的轉不過面色，鍾夫人道：「你越說，我們越糊塗了。」

鐵掌神拳鍾大光於是舊事重提，把當年被人威脅，趕走呂柏年之事，說了出來……。

鍾玉珊淒然叫道：「你怎能這樣對他啊！」一頭撲到母親懷中，抽泣起來。

鍾夫人輕撫着鍾玉珊的秀髮，搖頭長嘆道：「眞是作孽！」

鐵掌神拳鍾大光霍的站起身道：「我到天香樓去找他去，你們好好保重！」

鍾玉珊猛然從懷中跳了起來，道：「女兒和你一道去。」

鐵掌神拳鍾大光搖頭道：「你又何必呢？」

鍾玉珊道：「我倒要看看他講不講理！」

鍾夫人眞怕呂柏年不由分說，一怒之下就下毒手，有女兒跟去，就可放心得多，一旁接口道：「就讓她同去吧，珊兒有些地方，說話要比你方便得多。」

鐵掌神拳鍾大光一嘆道：「也罷，反正現在是你們年輕人的世界。」

父女倆趕到天香樓被帶往陳勝奎住宅，見了呂柏年，這時呂柏年正與陳勝奎各據一方對飲清談。

呂柏年見了鐵掌神拳鍾大光，想起前情，心裏就有火，只冷冷的道了一聲：「你也有今天！」竟自顧的繼續喝自己的酒，正眼也沒瞧他一下。

鐵掌神拳鍾大光心中一陣抽痛，好不難過，但繼之回心一想，又覺得他年紀輕輕，遭此飛來橫禍，心靈上所受打擊，實非他這等年紀之人所能忍受，他能這樣堅强的自立起來，已是難能可貴，又怎能向他苛求。何況，他根本就不知內情，仇人相對，沒有立時拔劍相向，他已是相當的忍耐了。

其實，呂柏年又何嘗不在心裏難過，積年的怒火怨氣一發之下，自己也覺得這種態度有失爲人之道，可是易發難收，要他馬上改換笑面，起座相迎，先假仁假義一陣，然後拔刀相對，他却實在做不到。因此，呂柏年不敢再望鐵掌神拳鍾大光，一連自己乾了三杯苦酒，以掩飾自己心中的不安。

這時，鍾玉珊可就看得大是不憤，一腔愛意，頓時化作無邊怒惱，嬌叱一聲：「呂柏年，你是甚麼東西，敢這樣對我父親無禮！」嬌軀一擰，錯步閃身，到了呂柏年面前，玉指如戟，直指着他的面門。

鍾玉珊身形嬌小，隨在鐵掌神拳鍾大光身後進來，被鍾大光的身材隔斷了呂柏年的視線，呂柏年又在心情激蕩之下，根本就沒看到她。

鍾玉珊小姐脾氣一發，閃身出來，嚇得呂柏年一跳，一張面頓時漲得通紅，成了猪肝色，一時也說不出話來。

鍾玉珊得禮不讓人，也根本不讓他有開口機會，口如連珠，接着帶哭帶數道：「我們就是有甚麼不是，也對你有過五年欵待之情，站在你做人的立場，難道你就不想過去，就把這副狂妄無禮，反面無情的樣子擺了出來……。」

話聲頓了一頓，換了一口氣，接着又道：「何況我爸根本就沒有甚麼不是，縱有甚麼不是，那也是你娘的主意，照說，你就該先找你娘去理論去，你不知追源禍始，仗着運氣好，學了一身本事，便橫衝直闖，仇盡天下之人，自以爲了不起，哼！這種無智匹夫，枉費了大家對你一片心血。」

頭一回，向鐵掌神拳鍾大光叫了一聲，道：「爸，這種人不值得一談，甚麼也不要告訴他，我們回去，不要理他了，看他能把我們怎樣。」

話聲一落，拉着鐵掌神拳鍾大光一衝而去。

呂柏年被她一陣連珠大炮，轟得暈頭轉向，好容易她的話停住了，腦中還沒靜下來思索，她已走得不見了人影。

在這種情形之下，他可不敢再追了出去，又找一頓罵挨，長嘆一聲，黯然無語。

這時，他心中最難過的，就是扯來扯去，把他自己的親娘扯成了罪魁禍首，這一發現，使他心弦猛震，想都不敢想。

鍾玉珊這一手可使得眞出色，她深知呂柏年挾憤含怒而來，心有成見，已到了不可理喻的程度，再是情理分明只怕他也聽不進去，所以借題發揮，以進爲退，先數說他一陣，留給他一個思攷的機會，和探尋的渴念而去。

陳家叔侄冷眼旁觀，當時都未說話，去者任其

自去，呂柏年的默然不語，也不打擾他。

讓他深思了一陣，面上神色漸漸平靜下來，陳勝奎才輕輕乾咳了一聲，引過呂柏年的目光，道：「鼓不打不响，話不說不明，老朽斗胆說一句話，剛才那鍾姑娘所言，其中不無道理。」

呂柏年被鍾玉珊這一罵，眞把他的頭腦罵清醒了不少，經過一番檢討之後，想法和看法都有了不少改變，長嘆一聲道：「是是非非，眞把我弄糊塗了。」

陳勝奎道：「老朽看鐵掌神拳鍾大俠來意，原是有甚麼告訴少俠。」

呂柏年搖頭苦笑，道：「可惜我沒有抓住這機會。」

陳勝奎道：「機會並沒失，少俠仍可移樽就敎呀！」

呂柏年爲難地一皺劍眉，長長嘆了一聲，道：「這……」

陳勝奎截口道：「老朽聽說鐵掌神拳鍾大俠與令尊兄弟相稱，少俠原是晚輩，又事關重大，非意氣之爭可比，少俠要從大處着眼爲宜。」

呂柏年的家庭敎育，原極良好，不是一個完全不講理，忠言逆耳的人，想了一想，點頭道：「老丈說得是，在下這就去看他們去。」

他立決立行，話聲一落，人已飄身而起，一幌而逝。

呂柏年到得鐵掌神拳鍾大光住宅門外，不便翻牆而入，叩了幾下門環，過了很久，才聽鍾玉珊的聲音問道：「是誰呀？」

呂柏年頭皮一麻，口中可就答不出話來。

「是誰呀！」裏面又問了一聲。

呂柏年訕訕的道：「玉妹，是我！」

大門打開，現出星眸紅紅的鍾玉珊，這次却沒給他難看，輕輕的道了聲：「請進！」便扭轉嬌軀別過面去，她大約也有點不好意思。

呂柏年跨進庭院，抬頭只見鐵掌神拳鍾大光與鍾夫人，以及仲由季元都站在廳門首了。

呂柏年低着頭，向前踏了一步，叫了一聲：「鍾伯母……。」

鍾夫人聲音一啞，一把拉住呂柏年，泫然道：「孩子，苦了你了。」就把他拉進了大廳之內。

尷尬的相見場面，就在鍾夫人慈光一照之下，掩了過去，大家一湧，進入大廳，鍾夫人拉着呂柏年坐在他身邊。

呂柏年枯澀的心田，經此一滋潤，也開朗了不少，起身向鐵掌神拳鍾大光行了一禮，道：「小侄年幼無知……。」

鐵掌神拳鍾大光長吁了一口氣，截口道：「孩子，你沒有甚麼不對，這都是魔鬼在捉弄人。」

接着，就把當年事情發生經過告訴了呂柏年，一嘆又道：「當年令堂是要保全你的安全，所以才忍心將你趕走，誰知他們口是心非，又想別的法子要把你置於死地，總算你福大命大，無恙歸來，又練得這一身驚人絕藝，老夫今日把話說明，縱然被他們血洗全家，也心安理得了。」

呂柏年恍然而悟，又離座而起，向鐵掌神拳鍾大光撲地拜倒，道：「你老人家如此大恩大德，小侄了無人性，恩將仇報……。」

鐵掌神拳鍾大光拉起呂柏年截口道：「這些話不要再提了，以後千斤重担，都落於你一人之身，那批人陰險毒辣，功力又高，愚伯這點點本事，已經幫不上你的忙了。」

呂柏年劍眉一挑，昂首揚目，道：「鍾伯伯你放心，小侄不把他們劍劍誅絕，誓不爲人！」

鍾玉珊忽然一笑，說道：「你看，你又了不起了。」

呂柏年面色一紅，笑道：「玉妹，你就饒了我吧！」

鐵掌神拳鍾大光輕嘆一聲，道：「江湖險惡，明槍易躲，暗箭難防，行走江湖，功夫固然越高越好，但也並非完全可恃，何況，人上有人，天外有天，處處都要小心謹愼，萬萬疏忽不得。」

呂柏年近來也見了不少，學了不少，心中早就有這種感覺，垂手道：「小侄謹領敎益。」

鍾夫人一笑道：「別拘束了，坐下來慢慢說吧，我去替你們弄點吃的去。」一招手，把鍾玉珊也叫出去了。

爺兒們這一互相問證，呂柏年又知道了不少，覺得這樣多人爲他操心，不由慨嘆一聲，道：「小侄眞是慚愧極了。」

鐵掌神拳鍾大光忽然一皺眉頭道：「仲由，你到後面去看看，你媽的菜做得怎樣了。」

他們已經談了不少的話，就是做二頓飯也該送出來了。

鍾家爲了隱藏身份，來到黃州之後，並未僱用使喚之人，一切都是由自己動手，倒也別有一番情趣。

鍾仲由應聲而去之後，接着只聽他一聲怒號傳來道：「你們快來，媽和妹妹被人擄走了。」

鐵掌神拳鍾大光虎吼一聲向後衝去，呂柏年隨着鐵掌神拳穿過一條甬道，又經過一座小院落，才到得後面廚房，只見廚房門上用鋼針揷着一張字條迎風飄蕩。

鍾仲由却楞在那張字條之下。

凝目望去，只見那紙條上寫着：「中公昌，我們走着瞧吧，以後江湖上只要再聽到你們胡說八道，你們將來所能得回的，就只有一對人頭了。」

後面沒有絲毫打鬥的跡象，鍋裏面的菜，已被燒焦了，發出陣陣青烟，顯然鍾夫人她們是在驟不及防之下，被人暗算得手而去。

鐵掌神拳鍾大光發出一聲氣極了的怒笑，道：「好！好！好！我鍾大光等着看你們的惡貫滿盈就是。」

鍾季元一抬臂便向那根針抓去，道：「爸！你看看這隻鋼針是甚麼人的？……。」

他拔下鋼針，正要遞給鐵掌神拳鍾大光仔細察看，忽然大叫一聲，道：「鋼針有毒！」鬆手將鋼針跌落地上。

鐵掌神拳鍾大光出手如風，點了鍾季元手肋穴道，向鍾仲由喝道：「快去取解毒丹來。」

鍾仲由跑去取得解毒丹來，這時鍾季元的一隻手掌已然紅腫了起來，好猛烈的毒性。

鍾仲由先塞了一粒解毒丹，然後又嚼碎一粒解毒丹，敷在鍾季元手掌之上，才阻住毒勢蔓延。

呂柏年暗運神功，檢起那毒針，道：「諒他們還沒有去遠，我去找陳勝奎看。」閃身而逝。

呂柏年展開身形，先在四週搜尋了一圈，沒有發現什麼可疑之處，然後直向陳勝奎家中奔去。

陳勝奎見他神色慌張，不由一震道：「少俠，鍾老兒是不是別具心腸？」

呂柏年搖了搖頭道：「我們的誤會，解開了；但是鍾夫人和鍾姑娘却在後面做菜的時候，被人刦持而去，陳老，你有辦法替在下查一查他們的去向麼？」

陳勝奎張目道：「有這種事？」

呂柏年取出那隻鋼針放在桌上道：「他們留下一根毒針，你知不知道這毒針的來路？」

陳勝奎看了一眼，搖了搖頭道：「老朽看不出來，少俠請先收回，回到鍾府去，老朽這就馬上替你派人出去，追查綫索，不管有沒有消息，我一個時辰之後，鍾府與你相見，再從長計議。」言罷，匆匆而去。

呂柏年旣與陳勝奎一個時辰之後見面，他也不回鍾家開手相候，仗着輕身功夫高人一等，繞着黃州城附近找了一遍，也一無所獲。

回到鍾家，陳勝奎也正好來了，看他臉色，不用問就知道他又落空了，果然，只見他搖頭一嘆道：「老朽很慚愧，目前是一點綫索也沒找到。」

鐵掌神拳鍾大光寬慰他道：「陳兄，你也不用難過，你開始追查，才只一個多時辰！」

陳勝奎一聲苦笑道：「不瞞你鍾大俠說，黃州城發生的事，我要在一個時辰之內，得不到消息，就算是栽到家了，記得年前你鍾大俠前來黃州時，寶眷剛進城門，我就知道了。」

鐵掌神拳鍾大光不由一愕，一連「啊！啊！啊！……」好幾聲，抱拳道：「失敬！失敬！」

陳勝奎起座還揖道：「獻醜了！」

呂柏年皺了一皺劍眉道：「剛才在下也到城外找了一遍——」

陳勝奎截口說道：「老朽已然知道了少俠的行動。」

呂柏年道：「你老認爲他們已經把人弄去了？還是隱藏在城內？」

陳勝奎沉吟了一下道：「依老朽的看法，躲在城內比較容易隱藏行踪……」

頓了一頓，接道：「城內居民數萬戶，如果他們早有安排，把人藏在善良百姓家中，那查起來可就眞不容易。」

呂柏年憂形於色道：「那我們怎樣辦呢？」

陳勝奎道：「老朽除了一面加緊嚴查密訪之外，同時我已派人請常大哥去了，只要常大哥一到，他們便無所遁形了。」

呂柏年道：「他替在下另外辦別的要事去了，你找得到他麼？」

陳勝奎微微一笑，道：「這個……是我們的秘密。」

鐵掌神拳鍾大光接口問道：「那位常大俠又是誰？」

陳勝奎道：「就是我們掌門大哥，白日鼠常得功……我們不能和各大門派相比，所以掌門人只稱大哥。」

鐵掌神拳鍾大光「啊！」的一聲，道：「常大俠小弟倒是時有所聞，貴門是……」這他就不知道了。

陳勝奎訕訕的一笑道：「不入流，不入流，那敢有辱鍾大俠尊聽。」

鐵掌神拳鍾大光知道江湖規矩，便不再追問，話題一轉，道：「但不知常大俠什麼時候歸來？」

陳勝奎道：「他明天如果趕不到，後天一定會來。」

鐵掌神拳鍾大光道：「在他未趕到之前……」

陳勝奎接口道：「小弟也不死心，當然要竭盡全力，繼續努力。」

話聲一頓，打量了全屋一眼，接道：「鍾兄，你們留在此地，生活飲食已不方便，何不前往舍下暫住，有什麼事情要商量，也彼此方便得多。」

鐵掌神拳鍾大光轉問呂柏年道：「柏年……」

呂柏年道：「伯伯不用客氣了。」

鐵掌神拳鍾大光向陳勝奎一抱拳道：「那就有擾陳兄了。」

陳勝奎淡淡一笑，道：「那是寒舍的光榮，大家請！」

鐵掌神拳鍾大光鍾仲由反扣大門，一同往陳宅而去，到得陳宅，只見陳宗堂匆匆回來道：「奎叔，據報城外三义口發現有可疑的人物……」

一語未了，呂柏年截口道：「走！陳兄，你陪我跑一趟！」

話聲未了，人已帶着陳宗堂閃身而沓。

呂柏年這時也不管驚不驚世，駭不駭俗，內力一提，帶着陳宗堂，縱上屋脊，展開輕功，飛馳而去。

陳勝奎欲待呼止，已是不及，不由得皺起了雙眉。

鐵掌神拳鍾大光一怔，道：「陳兄，你在想什麼？……」

陳勝奎方待答話，只見一個手下走進來道：「門外有人請見鍾大俠！」

陳勝奎楞了一楞道：「請他進來！」有誰知道鍾大光在這裏，眞奇怪？

一個鄉下脚夫裝束的漢子走了進來，目光一閃，直趨鐵掌神拳鍾大光面前，一抱拳道：「尊夫人有請鍾大俠前往一唔！」

鍾仲由大叫一聲道：「我娘在那裏？」右臂一探，便向那漢子肩頭之上抓去。

那漢子肩頭一斜，便輕輕易易的讓開了鍾仲由抓來五指，冷笑一聲，道：「要動手，現在可不是時候。」

鐵掌神拳鍾大光也喝聲道：「仲兒，住手！」

鍾仲由一抓落空，欲待變招，父親的喝聲已然出口，他不敢違命，錯步退出五尺，虎視眈眈的望着那漢子。

鐵掌神拳鍾大光道：「她們在那裏？」

那漢子道：「你們要去見她們，在下自然會領路。」

鐵掌神拳鍾大光道：「請！」

那漢子回身之際，眼光向陳勝奎臉上一落，冷笑一聲，道：「大掌櫃的，你是泥鰍入了化龍池，就要脫胎換骨了，可敢去見見世面。」

陳勝奎哈哈一笑道：「朋友們來到敝地，我陳勝奎有失迎迓，自當登門前往拜訪。」

陳勝奎本待留下來佈置接應，經那漢子一說，他可是黃州地面上的頭號人物，硬着頭皮也非接了下來不可。

出門時，陳勝奎發出了應變的暗號。

詎料，那漢子帶着他們竟是向鐵掌神拳鍾大光自己家中奔去，翻牆而入，只見那小小的客廳之內已有四五個人在座。

鍾夫人與鍾玉珊亦在座中，只是目色迷茫，似是已經失去了神志。

鐵掌神拳鍾大光怒目一瞪，道：「你們把她們怎樣了？」便大步向她們身前走去。

一個漢子斜裏挿身過來，擋住鐵掌神拳鍾大光道：「鍾大俠坐下好說話！」

鐵掌神拳鍾大光怒喝一聲，道：「讓開！」右手一揮，向那漢子橫掃一掌。

那漢子冷笑一聲，道：「姓鍾的，你是不到黃河心不死，老子就教訓教訓你也好。」

身形不動，雙掌一翻，劈劈拍拍，和鐵掌神拳鍾大光對了五掌，接着暴喝一聲，道：「你坐下去吧！」

只聽鐵掌神拳鍾大光悶哼一聲，身子連退，退倒在一張椅子上，一臉沮喪之色。

鍾氏兄弟見乃父失手落敗，雙雙大喝一聲，就要衝了上去，鐵掌神拳鍾大光喝止道：「過來，不准動手。」

鍾氏兄弟，只好收手，站到鍾大光身後。

座中一個獨眼老人望了望陳勝奎一眼，冷冷的道：「陳大老闆，要不要也露二手？」

陳勝奎哈哈一笑道：「尺有所短，寸有所長，在下自知手底下功夫有限……」

那獨眼老人冷笑一聲，截口道：「只怕別的方面也不見得高明，鍾家母女一直就未離開這房子一步，你可曾找到她們。」

陳勝奎一楞，笑不出聲來了，一張老臉頓時紅到了脖子上，這個人可丟得無話可說，他早該想到這一點的。

那老人忽然屈指連彈，凌空發力，點了他們的穴道，道：「今日老夫無暇和你們盤桓，請你們送老夫一程，就沒你們的事了。」

同時，人也站了起來，一揮手，喝道：「我們去吧！」

一個漢子走過來架起鍾夫人，另一個漢子架起了鍾玉珊，隨在那老人身後走出房去。

那剛才和鐵掌神拳鍾大光拳過手的漢子，嘿嘿一笑，道：「各位也請吧！」

鐵掌神拳鍾大光他們穴道被點，只是制住了武功，不能施展，行動言談却無妨碍，四人相視一聲苦笑，只有一同隨後而行。

出得大門，陳勝奎雖有接應佈置，他的手下因見他隨行在後，却不敢輕舉妄動。（未完待續）

仇深似海（下）

蕭逸·文
培新·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雲四海爲「左手刀」丘錦誘擒，囚諸死牢，幸得李瑤琪往證，及得夏侯風之同情，方少受許多折磨，但白二中與毛洪恨之入骨，那晚潛往牢獄刺殺雲四海，爲獄卒發覺，用火槍把他們嚇跑，夏侯風因此殉職。雲四海逃過毒手，又爲丘錦假公爲私要殺他洩忿，雲迫得自衞殺死丘錦，越獄逃往李瑤琪家，因見李瑤琪對他痴情太甚，遂不告而別，逃出河間，在一鐵舖弄開手脚上的銬鍊，乘搭一馳往肅寧的運菜騾車，途次一山坡，見一老者攔道，要乘搭便車，那老者背負一個奇重包裹，且足踝上似有血漬——

覓緣逢異客　得報血海仇

雲四海一驚道：「老人家你受傷了？」

老者看着他搖搖頭，不悅的道：「受什麼傷？不過是百年的老瘡罷了！」

趕車的道：「你老要搭我的車上那去？」

老人反問道：「你上那去？」

趕車的道：「上肅寧！」

老人道：「就肅寧吧！」

說畢，自袖子裏摸出了一小塊銀子，遞過去道：「這是車資，這條路沿途荒僻，你隨便給我買點吃的就行啦！」

趕車的接過了銀子，心裏很高興，笑道：「那要得了這麼些個，好啦——謝謝你老人家啦！」

收下了銀子，就幫着把老者摻上了車。

一陣風過，空氣裏夾雜着大片的血腥味道，趕車的聳聳鼻子道：「這是什麼味道？」

老人却一聲也不哼，他默默地坐下來，却佔了雲四海原來的座位。

雲四海在刀尖上打滾了數年，一雙招子（眼睛）可不空，對於「血」的味道，雖不能說上「敏感」二字，可是却一嗅都知。

奇怪的是這種氣息，却顯得格外的刺鼻，絕非是人血的味道。

皺了一下眉，他道：「我去看看去！」

老人嘆道：「那有什麼東西，我們走吧！」

趕車的更催促道：「來不及了，我的爺，我們還得趕路呢！上去！上去！」

雲四海只得先攀轅上車，費了好大的勁兒，才



把老者那一個大口袋抬了上去，把筐子都壓破了。

趕車的笑道：「老人家，你這包袱裏，都是些什麼呀！這麼沉！」

老人慢呑呑的道：「那有什麼好東西，不過是老朽歷年來，所採積的印章石頭！」

趕車的笑道：「怪不得呢！」

這時雲四海也上了車，坐在老人對面，聞言道：「這麼說，你老人家是從事金石雕刻工作了？」

老人一隻又細又白，却留有長長指甲的手，摸了一下鬍子，點點頭，道：「然也！」

說完這兩個字，他就閤上了眼，不再多說。

趕車的把式，揚動大鞭，這輛大車響起了一陣轆轆的車輪之聲，向前而去！

雲四海見老者一副自傲不太愛答理人的樣子，也不便一直找他談話，乾脆掉過頭來，仍然是睡他的覺！

也不知是什麼時候，糢糢糊糊的又被車子給幌醒了，他覺得冷得厲害。

一睜眼，却見那老人，正在嚼食一截蘿蔔，吃得津津有味，好似腿上的瘡疼好多了。

老人見他醒轉，露出一嘴白牙，笑道：「醒了！冷天口燥，吃個蘿蔔清清火吧——」

說着，用手裏的布傘，向面前筐子裏一扎，傘尖上已然挑起了一個白胖的大蘿蔔，向前一遞，已遞到了雲四海臉前。

雲四海接過來，道：「謝謝！」

老人道：「不要客氣！」

趕車的回頭看了一眼，道：「是我的蘿蔔，你謝他幹嘛？」

老人聞言忍不住「呵呵！」大笑起來，笑了幾聲，好似又觸到了傷處，忙又止住，一個勁的皺着眉毛。

雲四海把蘿蔔擦乾淨了，咬了一口，果然入口芳香，爽口潤喉，十分舒暢。

他吃了幾口，見對方老者正在注視自己，就道：「你老怎麼不吃了？」

老人含羞苦笑，道：「吃夠了！」

他的話，是道地的南方口音，前面趕車的却大聲道：「誰再吃，可得給錢啦！」

說時又回頭來，道：「我說你——」他眼睛盯着雲四海道：「……你還沒給我車錢是吧……」

雲四海把吃賸下的蘿蔔纓子，向外一丟，道：「少不了，我這就給你！」

說罷，摸出方才馬九給的銀子遞過去，車把式接過來掂了掂，揣在口袋裏道：「下車找給你！」

前面看看已經來到了一處村莊，幾隻黃狗撲上來，對着大車吠着。

趕車的回頭道：「在這裏少停一會，吃點東西吧！」

雲四海這才想到，在車上已足足坐了三四個時辰了，而且也實在餓了。

大車在路旁一家蓆棚野店停下了，有一個跛足的少年走上來卸下牲口，向着趕車的齜牙笑道：「今兒個，你可是來晚啦——」

趕車的笑道：「多搭了兩個客人！」

說罷跳下車，雲四海也下了車，回頭向老人道：「老人家你下來歇會兒吧！」

也不知是沒聽見，還是懶得說話，那個白鬍子老人，他靠着筐子閉着眼，連眼睛都不睜開一下，雲四海還要再問他，趕車的拉他道：「咱們先吃咱們的，回頭給他帶點來不就結了嗎！」

這句話，老人倒是聽見了。

他張開了眼睛，點點頭道：「這樣很好！」

雲四海心裏未免不太開心，由此證明，他明明是聽見了自己方才的話，却是有意不予理睬，當下回身就走。

這是一家專門供應過往行客的小食棚，賣的是大餅、稀飯，還燉的有牛羊肉，雲四海腹飢如焚，這頓飯吃得香透了，已經給牲口上好了料，休息了一下，可又要上路了。

趕車的把式算清了銀子，還找了三串錢給雲四海，他買了一大條鍋餅，另外包一塊牛肉，二人又上了車。

跛足少年，已經把牲口上好了，大車可就又啓程了。

天空是陰暗地，只有微弱的陽光，隱藏在重重的黑雲裏，始終照射不出來，仰視穹空，可沒有開朗的意思！

老人吃了半塊餅，把剩下的用油紙包好，塞在羊皮的包袱之內，精神似乎又畧畧好了一點。

他那一雙深銳的眼睛，直直的看着雲四海，忽然點點頭道：「少年，你是那裏人？」

雲四海道：「蘇北！」

老人點點頭，有點神秘的一笑道：「你學功夫，很有幾年了，是吧？」

雲四海陡然一驚，倒沒想到對方竟會有如此銳利的觀察之力，一時倒不知如何回答才好！

老人笑笑道：「這沒有什麼好奇怪的，我老頭走南闖北了幾十年，有本事的人我見得多了……我我只看你上下車的樣子，就知你身上有功夫！」

雲四海被老人說破，不由臉上一紅，笑道：「這麼說老人家你一定也是個行家了？」

老人閉上眼睛搖搖頭道：「話可不能這麼說…

……老朽對于武學一途，是沒有什麼興趣的！」

嘆了一聲，道：「人老以來，只想賺兩個錢，父女好好團聚一下，把買賣應付下去於願已足！」

說到了他的女兒，老人却由懷裏摸出了一個小小的象牙人像，在眼前觀賞着。

雲四海不由道：「你老人家還有個女兒？」

老人點點頭，却把那小小的象牙人像遞過來，道：「這就是她，是我比照着她的模樣雕刻的！」

雲四海接過來，細細的看了看，只見是一個精工雕成的象牙人像，那是一個頭梳牙角，十二三歲的幼女雕像，容顏秀美，維妙維肖。

他倒是沒有想到，老人偌大的年歲，竟然會有這樣幼小的一個女兒。

老人伸手由雲四海手上把象牙人像接過來，自己看着，他臉上帶着一種慈愛的微笑，道：「這是她十二歲那年的樣子，現在……唔……她也有二十二三了！」

看着那個象牙人像，他用手摩挲着，彷彿愛不釋手的樣子，雲四海一笑道：「你老眞好福氣！令媛可曾出閣了？」

老人搖搖頭：道：「沒有！沒有！她還年輕……再說，我捨不得她撇下我嫁人！」

雲四海點點頭道：「原來這樣！」

老人又伸出手摸了一下鬍子，在他揚動長鬚時，雲四海却驚奇的發現到，在他白白的長鬚裏，却束着一枚亮光閃閃的金環！

這倒是一種很奇怪的裝飾，雲四海以前還沒見過；老人腦子裏，仍然憧憬着他的愛女！

他眼角叠出重重的皺紋，微笑着道：「……任性的孩子！」

收起了象牙人像，又似乎有一縷無可排遣的愁情籠罩着他，慢慢的閤上了眼睛，嘴裏却輕聲的自言自語道：「……只可惜是個女兒……要是個兒子該多好！」

聲音是那麼低，說完，又現出一種昏昏欲睡的樣子，雲四海却發現出，老人臉上這時現出一片紅暈之色，和方才上車時的蒼白臉色迥然不同！

他心裏動了一下，却見老人翻動一下身子，鼻子裏哼了一聲，有點負痛的道：「我……的腿！」

雲四海低頭再看時，只不過幾個時辰，他那隻腿，竟然像是腫大了不少，而且經過包紮之處，汩汩地浸出了不少的血，顏色並非鮮紅，却隱隱現出黑褐色……

這種情形，不禁使得雲四海頓時吃了一驚，道：「老人家你的腿……」

老人欠身看了一下，苦笑道：「不要緊，等到了地方，抓一副藥吃吃就好了！」

雲四海道：「我看你這瘡很重！還是得找個大夫看看才好！」

老人哼了一聲：「用不着，我自己開個方子就行了！」

說到此，他忽然坐起來，看着雲四海，點點頭道：「少年，你叫什麼名字，今天很幸運的遇見了你！」

雲四海怔了一怔，吶吶道：「我姓雲……你老貴姓？」

老人咬着牙，像似強忍着痛楚，道：「我姓荆……雲兄弟……我有一事相求，祇不知是否可以出口！」

雲四海一怔道：「不敢當，你老請說！」

荆老點點頭，先哼了一聲，道：「看這個樣子，我是離不開人了……雲兄弟，我看你這個人，雖然諱莫如深，但是不失忠厚，我打算這兩天，請你照顧我一下，等我能自行移動之後，你再離開，可好？」

雲四海道：「這個……？」

姓「荆」的老人，很渴望的眸子，注視着他。

雲四海忽然生出同情之念，他自己此刻照說是個黑牌人物，恨不能立刻走得遠遠地，而且身負血海深仇，今後更應遍訪奇人，下決心苦練武功，以圖未來手刃大仇，似此情形，不應再多管閒事。

可是老人那雙求助渴望的眸子，却使得他不忍拒絕，心中好不爲難！

荆老人見他如此，却哼了一聲，道：「……小兄弟，你如有爲難處，就不必勉强！」

雲四海搖搖頭，道：「你老錯會意了，我這個人，反正是浪跡江湖，多躭誤幾天也沒什麼！」

荆老人含笑點點頭，道：「好！」

說罷又轉動了一下身子，像是很困難的樣子，雲四海忙伸手扶着他轉身過來，不意手觸及老人面部，覺出溫度奇熱！這才知道對方果然罹了大病，同情之心，更不禁油然而生！

荆老人含含糊糊的向外看了看，自語道：「天都快黑了……」

趕車的老半天沒說話，這時却大聲的開腔，道：「前面是『吳家塘』，再過去是『二鞋坡』，再下去就到了！」

荆老人沉重哼了一聲道：「不能再躭擱了。」

雲四海忙向趕車的道：「這位老人家病了，我看不好再躭擱了！」

趕車的回頭道：「咦——剛才上車的時候還不怎麼地，怎麼這會子就重了！」

荆老人道：「就依雲小兄弟說的，就在前面吳

家塘下車吧！」

趕車的道：「吳家塘沒有什麼好大夫……」

荆老人哼了一聲，道：「用不着大夫，我就是大夫！」

趕車的笑了一聲，道：「好吧！」又回頭向雲四海道：「你呢？」

雲四海還沒說話，荆老人已代他道：「他也下車！」

趕車的點點頭道：「這樣也好，有人坐在上面，我就不敢快走，老怕把你們給摔下來！」

車子穿過了一片菜園子，在眼前的一座小橋旁邊停了下來，四匹牲口，一個勁的打着噗嚕，全身油光水亮的！

趕車的回過頭來道：「老人家，你們就在這裏下吧！」

荆老人還不大願意示弱，拒絕了雲四海的摻扶，自己下了車，他用手裏的傘指着車上的包袱，向雲四海道：「小兄弟，你揹着包袱，我還能走！」

雲四海在逆境中生長大的，雖被老耆命令着，倒也不以爲忤。

他一時大意，雙手托起了包袱，却由大車上躍身而下，無意中施出了一手功夫，趕車的見狀，大驚失色，脫口叫道：「好功夫！」

荆老人目覷着他，點點頭，只道：「好，我們走吧！」

趕車的用手指道：「穿過橋去，在前面十字道左面，就有一家客棧，叫『黃柳風』，你們先湊合着住下再說！」

說罷翻身上車，揮動手中長鞭，大車繼續向着黃土的驛道一路直奔下去！

雲四海回過頭來時，却見荆老人已然獨自前行，長長的白鬍子和肥大的布袍子，被風飄動着，別有一種高雅情緻！

荆老人踽踽前行着，他雖然身罹重疾，可是看上去，足下仍然走得很快，也不回頭招呼一下，一逕的來到了十字路口，雲四海像是他隨身的聽差似的，在後面跟着。

時值黃昏，小鎮上人倒不少，只有這麼兩條街，也有十來家店舖。正前方，果然有一處客棧叫做「黃柳風」，粉牆上的白粉多已斑蝕，露出了裏面的黃土，看過去斑斑點點，難看得很！

大門口懸着兩個大燈籠，却停着十來輛大車，也有手推的獨輪車，另一邊是蓆子搭的馬棚。棚子裏拴着一二十匹牲口！

一個瞎子，坐在大門口自拉自唱，面前放着一個大破花碗，荆老人却向碗裏丟了幾個錢，回過身來等着雲四海，他的臉色看上去很紅，如果雲四海不是知道他有病，這時絕不會看出有什麼異狀。

雲四海慢慢地放下了包袱，却不禁累出了汗來，比之先前在馬家鐵匠舖抬煤，可是累得多了。

他向着荆老人道：「你老先站一會，我進去找個房子看看！」

荆老人點點頭，沒說話。

雲四海匆匆入內，須臾步出，他身後跟着一個夥計，荆老人以傘支持着身子，道：「有單間房沒有？」

雲四海嘆道：「總共只有三個上房，都客滿了，只有住大房子啦！」

荆老人皺着眉道：「這裏還有別家客棧嗎？」

那個隨來的夥計，咧着一嘴黃牙，道：「只此一家，二十里之內沒有第二家！」

說罷雙手去抱那個包袱，搬了兩下沒搬動，奇怪的道：「都是些什麼？這麼沉！」

雲四海自己下手抬起來，却見荆老人身子已經搖搖幌幌的，有點像挺不住的樣子，就向那夥計道：「這位老人家身體不大舒服，你摻着他吧！」

荆老人這一次倒不再堅持要自己走了。

他走了幾步，停步說道：「這附近有……藥房沒有？」

夥計道：「有！有！咱們棧裏還有位張大夫，還可以給你看病！」

荆老人面上却帶出不屑的冷笑，三個人進了黑黑的弄道，來到了所謂的「大房」！

夥計揭開了藍布的大厚棉門簾，一股子臭味撲面而來，只見屋裏一共是兩排火炕，上面睡着十來個粗漢，又說又笑。

雲、荆二人進來之後，這幫子人上下的打量着二人，其中一個留着繞口黑鬍子的矮漢子，大聲的嚷道：「夥計，這屋裏可不能再住人了，就是牲口，也不能裝這麼多呀，眞個龜孫子的！」

那夥計陪着笑臉道：「方便方便吧！人家是上了年歲的人！」

荆老人一進門，眉毛就緊緊的皺着，大概是嫌這屋子太擠又太髒，可是他身子實在吃不住勁兒，也就沒有辦法再爭辯挑剔。

夥計扶着他靠邊躺下來，荆老人哼了一聲，道：「快去拿紙墨來！」

雲四海把那沉重的包袱放下來，看看這種房子，也禁不住皺眉。他先把老人的鞋脫下來，見正中一張方桌上，放着個大壺，就過去用碗倒了一碗。

他扶着荆老人起來，道：「你老喝點水吧！」

荆老人呻吟道：「在我的包袱裏，有自己的茶碗……」

雲四海心裏一動，暗忖這老頭兒病這麼重，還有這些挑剔，由此可見素日是個十分愛潔的人了！心裏反倒對他生出一番敬重之意！

他嘴裏答應着，遂打開了那個大包袱，就見裏面大包小包的，倒眞的都包着石頭，最上面放着一個鹿皮革囊，裏面是一份精緻的碗筷，共有四件。

雲四海從來不曾見過這麼精美的瓷器。青花白底，還帶着蓋子，碗底下還有字，寫着：「景德瓷」，是大宋的年號，只憑這個蓋碗，就價錢不貲。

由此更可知，這個荆老人，平日是何等的養尊處優了。

他匆匆取出那個鹿皮袋子，在包包袱的時候，却由裏面滑下了一個長形的杏黃色袋子，「嗆！」的响了一聲。

他忙拾起，不意手一觸及，却暗暗吃了一驚，偷偷的把那杏黃色袋子打開一點看看，果然不錯，裏面竟然是一口約二尺五六長短的寶劍！

雲四海心裏大大地動了一下，彷彿覺着那是一口形式十分古雅的短劍，以他素日閱歷看來，那是必是一口大異一般的利刄！

當下，爲免令老人疑心，他匆匆包好，起身用那精緻的蓋碗，爲荆老人重新倒了一碗，這一次荆老人倒是喝了幾口，搖搖頭又躺了下來。

這時，先前的那名夥計已取了紙墨來，看着荆老人道：「要不要找張大夫來看看！」

荆老人搖搖頭，却向雲四海招手道：「小兄弟……麻煩你……你可會寫字？」

雲四海點頭道：「會，但寫得不好！」

荆老人道：「會寫就好……你聽着，我唸給你寫！」

於是他接着口述了一個藥方，放下了筆，雲四海送其過目，荆老人看了一遍，點頭道：「不錯……你這就去爲我抓藥！」

雲四海這時多多少少，已猜知了對方的奇異身份，感懷着他的年老奔波，突地病倒，深深地爲他感到悲哀！

他決定盡最大的能力，來協助他，使他能够回復健康！

他接過了藥方，答應一聲，轉身就走，老人又喘息道：「慢着——」

雲四海回過身來，荆老人眼光流漓欲滴的道：「……改兩樣藥……你記住，『桂枝』改爲『安南肉桂』，『麻仁』改用『炒棗仁』加生龜板，羚羊尖……」

他吶吶說到這裏，想了想，道：「好了，你可記得！」

雲四海照樣說了一遍，匆匆回身就走。

當他跑出之後，荆老人却喘息着倒下來，他抖顫的手，却又由懷內摸出了那個小小的象牙人像，仔細的在眼前看看，臉上無限淒凉。

× × ×

這間大雜房裏，人聲吵雜，烟霧瀰漫，左面炕上幾個騾夫在玩骨牌，不時的爆笑出哄叫聲，有抽烟的，也有唱戲的，五花八門，不一而足！

荆老人自從入門，就沒有安靜過一刻工夫。

他的病情，看上去非比等閒，尤其是那隻受傷的左腿，腫大的像水桶般粗細，身上的熱，更是有增無已，他忍不住發出了陣陣的呻吟之聲。

約半個時辰，雲四海回來了。

荆老人拉住了他的手，充滿了興奮的口氣，道：「藥抓了沒有？」

雲四海點點頭道：「都抓齊了，其中只缺了一樣！」

荆老人一呆，急道：「那一樣？」

雲四海道：「耳環石斛！」

荆老人睜了一下眸子，吶吶道：「哦……」

雲四海咬着牙道：「我快馬趕到了前面的『二鞋坡』，只是那裏的藥房，也沒有這一味藥材……我怕老人家你等待……所以趕了回來！」

荆老人臉上現出了一片灰色，却微微一笑道：「……沒有關係……藥呢？」

雲四海道：「我已交給了夥計，照着你老囑咐的法子煎上了！」

荆老人緊緊的握住了他的那隻手，道：「這些藥，需錢不少……你不及拿錢，就走了！」

雲四海苦笑，道：「我有錢！」

荆老人仍然握着他的手不放，臉上現出了苦澀的笑，道：「所謂患難見眞情……小兄弟，你是我難中的恩人！」

雲四海道：「老先生，你不宜多說，休息休息吧！」

荆老人好似還有什麼話說，可是聽了他的話，却又臨時中止，雲四海輕輕鬆開了他的手，轉身出外。

他來到了後院的大房，親自去看着夥計煎好了藥，他預感着老人的病情沉重，於是決定要把那味「耳環石斛」買到手。

他把那名叫「大柱子」的夥計叫過來，塞給他一個紙包，道：「這是一張藥方，你現在就去，到河間府抓藥！」

那個叫「大柱子」的夥計瞪大了眼，道：「河間府？對不起……我不去！」

可是當他把那沉甸甸的藥方子打開之後，却發

現其內包置着的，竟是一片黃澄澄的金葉子，頓時臉上變了顏色，大聲道：「這是……金子？」

雲四海點點頭，道：「除了三副藥的錢以外，都賞給你了！」

「大柱子」大喜道：「好！我這就給櫃上告個假，馬上就走！」

雲四海冷冷的道：「只是有一樣，你務必要在明天一早趕回來，否則，唯你是問！」

「大柱子」怔了一下，想了想，撒腿就跑。

雲四海端藥回房，荊老人正坐在炕上在咳嗽！喘得很厲害！

雲四海扶着他，飲下了這碗葯。

他抓着雲四海的手，喘息着道：「小兄弟……我有幾句話要問問你！」

雲四海搖搖頭道：「你要好好休息，有話等病好了再說！」

荊老人點點頭道：「等我病好了……我要好好的酬謝你！」

這句話使得雲四海面色一變，他冷冷一笑道：「我這樣做，基於一腔道義……老先生如談『酬謝』二字，未免令人寒心！」

輕嘆了一聲，他實在不忍呵責一個病中的老人，慢慢的扶着荊老人躺下來。

荊老人流光顫抖的一雙眸子注視着他，這一刹時，他分析這個人，似乎得到了出乎意料的發現。

他閉上了眸子，嘴裏却喃喃的道：「……五十年……我已找了五十年了……終於找到……找到了！」

帶着兩腮的微笑，他昏沉的進入夢鄉。

大房子裏慢慢的開始寧靜下來，這幫子住客，多是苦力出身，累了一天，都有早睡的習慣，兩側炕上，不久已傳出了鼾聲。

雲四海緊緊挨着荊老人一旁，躺下來……只覺得全身肌肉疼痛，百骸盡疲……不久也睡着了。

× × ×

午夜——

雲四海由夢中驚醒，昏暗的燈光之下，却發現荊老人已經坐起來了。

他鼻子裏發出痛楚的呻吟之聲，雲四海驚慌坐起來道：「你老怎麼了？」

荊老人道：「……水……水……」

雲四海忙下牀，倒了一碗温茶，荊老人一飲而盡，雲四海扶着他又睡下去，却覺出老人身上的熱，並沒有退，他那隻大腿，腫脹得更大了，黑色的血，竟染了半邊褲腿全是！

同時，老人發出的呻吟聲，也就更大了。雲四海還不及說話，只聽得對面一聲大喝，一個黑高的大漢子跳下炕來。

這漢子嘴裏大聲嚷道：「他娘的……那來這麼個老東西，哼唉，哼唉……你叫個鳥呀！吵得老子半夜都睡不着！」

另一個矮子推被坐起來，大叫道：「把這老鬼給乂出去！」

先前說話的黑大漢子，果然大步跑過來，伸手就抓老人的脚，却被雲四海伸手給擋開一邊。

黑大漢直着眉道：「娘的！你護着他，你是他兒子呀！」

雲四海冷笑道：「大家都是出門在外的人，何苦欺人太甚，這位老人家腿上長了瘡，身上有病……我們明天想法子搬開，大家忍一忍算了！」

黑漢子瞪眼道：「放你娘的——屁！」

兩炕的人，被這一吵，全都醒了，其中不乏是這黑漢子的同路人，自是幫他說話，大家亂聲叫嚷個不歇。

黑漢子人多氣壯，厲聲道：「這個老甲魚哼哼個沒完，我們明天一大早還得幹活兒，不睡覺誰受得了？」

大夥高叫道：「給他乂出去！」

「丢出去！」

「給他扔出去！」

羣叫聲中，荊老人頻頻苦笑，雲四海自忖着將有一場火爆，却担心着老人吃虧，當下往老人身邊一站，雙手揷腰道：「大家冷靜一點——」

黑漢子大吼一聲，猛撲上來，雙手朝着雲四海頸頸上就抓！他如何能是雲四海的對手，却被雲四海反臂一勾，攀住那漢子後頸，向外面一翻，黑漢子就像旋風裏的樹葉一樣，「叭喳！」的一聲，摔了個大馬扒！

其他各人，一見同伴被辱，暴叫聲中，齊擁上來。

雲四海一不作，二不休，施展開身手拳脚，只沾進他身前的，全數都被他摔了出去！

頓時間，人聲鼎沸，來犯者無不鼻青眼腫，却休想有一個人，能够逼近他身邊。

先前被打的那黑子，這時由地上爬起來，他雙手操起了一根長板櫈，撲上來照着雲四海後頭猛擊下來。

是時，荊老人却呼了聲：「小心——」

只見他病中那隻細弱的瘦手，似乎向外微微一抖，黑漢子已將撲近，蠻牛也似的身子，驀地像是受到了一種無形的阻力，身子像撞着了一堵牆似地，噗通！一下子翻倒在地！

雲四海在老人呼叫「小心」之時，已然猛然回

身，當他回過身來時，巧見黑漢子無故仰翻，却又見荊老人那隻瘦白的手收回去，心裏不禁大大的動了一下。證實了他心中的忖測屬實，一時眞不禁驚喜交錯！

他身子向前一縱，伸手抓起了地上的黑漢，右手正要揮拳打下去，却覺得右臂上，像是着了一把鋼鈎般的疼痛。

身邊却响起荊老人無力的聲音，道：「算了……饒了他吧！」

雲四海回頭看，才發現抓着自己臂上的，竟是荊老人的一隻瘦手，憑他天生神力，那隻右手竟然是再也不能够動分毫。

想必老人一時情急，施了大力，他雖在病弱之中，內力兀是了得。雲四海不禁痛得神色大變，荊老人發覺後，才驟然的鬆開了手。

這羣漢子，眼看着雲四海如此神勇，簡直無人可當，這才靜了下來，一個個氣鼓鼓的瞪着他。

經此一鬧，店裏的人自然驚動了。

掌櫃的問明了經過之後，又看看荊老人的病，就關照了兩個夥計，騰出了一個單間房子，招呼着把雲、荊二人遷移了過去！

一場暴亂，到此才算平息了下來。

荊老人重新睡好之後，看上去似乎更加的微弱了，雲四海侍候着他又喝了一碗茶水，却發現老人那張原本發紅的臉，這時竟轉變成一張鐵青色。

他大吃了一驚，道：「老先生，你的病……」

老人却喘息着，道：「……我……我的傷勢惡化，先時動了肝火，血沸氣滯，瘀濁閉塞……只怕腿傷已轉血爲膿！」

他這時不再說是「生瘡」而改口自稱爲「傷」，却使得雲四海大吃一驚。

雲四海吶吶的道：「你老人家莫非是中了毒藥暗器？」

荊老人苦笑着，道：「果眞是毒藥暗器，那倒好了！」

他那雙畧呈混黃色的眸子注定着雲四海，道：「……我是被一條千年毒蟒所傷的！」

雲四海一怔，道：「千年毒蟒？」

「不錯！」荊老人冷森森的一笑，道：「我久聞此處藏有一條惡蟒，却未曾料到，竟然會被我遇上了……」

雲四海忽然想起在白天在「吳家塘」初遇老人時，曾經聞到了濃重的血腥氣息，不禁恍然大悟。

荊老人面上綻開了一絲慘笑，回憶起日間除蟒之事，猶有餘悸的，道：「……那是一條赤鱗巨蟒……如非一上來爲我刺瞎雙目……只怕除牠不了……無論如何，我總算爲人世上除了一害……」

雲四海肅然起敬道：「這麼說你老人家原來是個身負奇技的異人俠士了……可敬，可佩！」

荊老人長嘆一聲，道：「……你既然這麼說，我也不再瞞你，老夫姓荊名崑崙，人稱『無影雁』……在武林中薄有虛名！」

雲四海大大的吃了一驚，「無影雁」荊崑崙，這個名字，他還是很小很小的時候，就聽人說過，據傳說乃是兩湖道上的前輩奇人，「西川二老」曾常常述說此人的驚人事跡，引爲大戒！想不到，居然就是眼前人！

他一時驚得呆住了，簡直有些難以置信，却又不容得他不信！

江湖上對於這位來去無踪的異人，曾經像神怪般的傳說着，據知他有一個女兒，武功頗得其眞傳，江湖上是出了名的難惹，人稱「紅翎雁」荊彩菱，父女雙「雁」的綽號，武林中引爲美談。

想到了這些，雲四海如同置身夢中一般的打量着這個老人。

「無影雁」荊崑崙皺了一下眉，道：「……你既知道了我的眞實姓名，當知我一生爲盛名所苦……其實外間傳說全然不對……我雖有一身武功，但是絕不能輕以展露，到了老年，更是視『武學』爲畏途……」

談到了「武」，他的精神振奮了不少，頓了一頓，才又接道：「所以我決心以耒了之年，能够去作一點別的事……譬如說，金石雕刻卽吾所喜！」

雲四海靜靜的聽着，不敢妄置一詞。

荊老人眼睛盯視着他，接着道：「……在三十年前，我曾開始留心，要找尋一個弟子，把我這一身武功傳授給他……可是人海茫茫，竟然無一個少年，能入我的願望！」

感嘆了一聲，他接下去道：「此輩少年，多輕浮妄動，不踏實際……須知道要學驚人技，需下苦工夫！」

雲四海聚精會神的聽着，不忍打斷老人具有經驗哲理的話，他覺得這些話對自己很有用。

荊老人道：「我遍訪了三十年，其間雖曾收過兩個弟子，但是一人死於劍下，一人品行不端，被我中途逐出門牆。」

頓了一下，又道：「那死的一個，不過中人之質，雖有苦心毅力，終限於天質，非大器之材，嚴格說來，他只學了我兩成的功夫，自難免學藝不精，而遭人毒手了！」

搖搖頭，他說道：「——所以自此以後，我對收受弟子，也就灰心意冷了！」

言下不勝嗟嘆，似有追恨之意！

雲四海道：「令愛不是一樣可以繼承你老人家的武學麼？」

一提起「女兒」，荊老人臉上於痛苦中，綻出了無限笑容，點點頭，道：「……你說的不錯，她的天份極高，但是女兒家免不了要嫁人的……」

說到這裏，他又似有無限憂愁的道：「……這孩子品性剛烈，嫉惡如仇，我却怕她……」

長嘆了一聲，却沒有說下去。

雲四海目睹着這位曠世難逢的奇俠，耳聞着他的內心抱負，不禁暗自忖思道：我雲四海偏偏無此福份，如早年被此人垂青，學成絕技，何至於會有今日悲慘下場。

事實上，今日此時，他內心劇烈的洋溢着求武的慾念，多麼希望能拜老人爲師，然而，他却想到，如果眞的那麼作，却難免是乘人之危，倒顯得自己的義擧俠心，似有所圖而爲之了。

這樣的一經轉念，他却把即將出口的話忍吞肚內，但是，他却逃不過老人敏銳的目光，這個年輕人的臉部表情，在飽經世故的荊崑崙看來，他的一擧一動，甚至于想些什麼，都無異於「白紙黑字」一般的清清楚楚陳現在老人眼前一般。

荊崑崙暗暗的感嘆了一聲，大有「相見恨晚」之慨！

其實他內心自有主張，只是遲遲的不以道出，目的無非是更進一步的試探着雲四海的心情。

雲四海見老人話說多了，生怕他傷了元氣，就勸道：「你老人家該休息了！」

荊老人苦笑道：「也許我的時間不多了……但是我並不想就此而死……來……孩子，幫我把包袱裏的那口劍拿來，我要親自下手去了腿上的膿！」

雲四海呆了一下，道：「這……」

老人有點不耐道：「快點……遲了，可就來不及了！」

雲四海不敢違命，匆匆依言，取出了那口劍遞上。

老人持着劍道：「掌燈！」

雲四海把燈擧近，荊老人抖顫的手，抽劍而出，寶劍出鞘，帶出了一道刺目的銀光，別有一種凉颼颼人的氣質，的確不同於一般凡品。

荊老人就用這口短劍，把左膝以下的紮帶割開，一股中人欲嘔的腐臭氣息衝上來。

雲四海近視老人負傷之處，禁不住打了個冷戰，只見他那隻負傷的小腿，整個的變作了純黑色，脹大如桶。

在接近左脚足踝之處，有黃豆般大小上下四個破開的小洞，紫紅色的血兀自汩汩不停向外淌着。

荊老人咬牙切齒道：「好厲害的畜牲。」

雲四海驚嚇的問道：「你老可曾點了閉血的穴道？」

老人冷哼一聲，道：「三處大穴早已封住，否則，豈能等到現在——」

長嘆一聲，却又道：「……我低估了那畜牲的毒性，看來……只怕凶多吉少——」

雲四海面色大變，道：「你老人家千萬不要這麼想，我已命此間夥計，漏夜快馬趕去河間，爲你老人家抓藥去了，遲則明日午前必歸！」

荊老人搖頭嘆道：「太晚了！」

遂即挽起了右手的袖子，雲四海左手幫助他用力的按住了左腿的關節，二指緊掐大脈，不令毒血逆流。

老人點頭讚許道：「做得好。」

說完運動右手短劍，劍鋒過處，却把半隻左腿，像是削木頭般的，把發黑的腐肉，統統削去。

雲四海看得觸目驚心，由脊椎骨處，向外直冒着冷氣。

荊老人一雙瞳子負痛，幾乎都像要脫眶而出，他緊咬着牙，一言不發，似如此，那消一刻，那些黑腐的肉，全數都爲之削落，漸漸現出了一片殷紅顏色。

老人手一鬆，寶劍墮地。

他咬着牙，戰瑟着道：「皮袋裏，有我的化毒散，儘數的爲我敷上！」

說了這幾句話，他再也忍不住躺了下去。

雲四海依言往覓，果然找到了一個小小的瓷瓶，打開來，其內是紅色的藥粉。

老人點頭道：「不錯，就是這個……快給我用上！」

雲四海依言照做，又重新找了些乾淨布條，爲他細心的紮好，荊老人一直看着他作完，才閉上眸子。

他微弱的道：「……我少睡即醒，有重要的話要囑咐你，你不可沉睡不醒！」

雲四海目睹如此，由不住熱淚盈眶，他不能出聲說話，只點點頭，荊老人明白了他的意思，也就閉目不言。

他似乎舒泰多了，那紅色的化毒散，有清潔鎭痛之功，不久，荊老人沉沉的睡着了。

在這種情形之下，雲四海焉敢入睡！他把地上的一堆腐肉暫時淸理了一下，却把一張木製的靠椅，搬放在老人足前，自己坐下來，不敢入睡！

炕裏的火，早就熄了，還有點熱氣兒，雲四海把一雙冰寒的脚伸到被窩裏。

由於只有一張被子，他不敢拖下來蓋，就這麼

環抱着雙臂，忍受着即將黎明之前的酷寒。

土牆上的那盞油燈，嬝嬝的冒着黑煙。

看着老人瘦削的那張臉，他不禁悲從中來，回想到自身的此番遭遇，因而又念及了李瑤琪。

在婆娑的燈蕊裏，他恍然又看見了瑤琪那張娟秀淸瘦的面影……她那長長的髮絲……美麗的剪水雙瞳……

……那夜相擁對泣，軟語溫柔的綿綿情話，更不禁令人神銷骨蝕……

這一切都如同幻夢般的過去了……但是却深深的佔有了他的心。

……當眞是苦命的人兒，自幼死了爹娘，既爲「西川二老」所收養，更是不曾安寧一日，從而淪落爲匪，眼巴巴的期待着向好自新，豈知變生肘腋……接下來是妻死子亡，瑯璫入獄……

這一幕幕的悲慘往事，如同走馬燈也似的，在他腦子裏回憶着。

窗外疾風叩窗，寒夜斯長。

大顆大顆的冷水，滑腮而下，他不知不覺的撫面飲泣了起來。

他這裏愈想愈悲傷，却又不敢放聲一哭，強忍着焚心的痛楚，如同蠶食桑葉般的侵蝕着，那裏知道，炕上的老人，已然一覺醒轉。

此時，薄晝透窗，長夜已逝。

在慘白的冬晝晨曦光影裏，荊老人欠身坐起，足足的看了他有小半盞茶的時間。

他那消瘦泛白的臉，帶出了一種父愛的慈祥，緩緩的伸出一隻手，抓住了雲四海的腕子上。

雲四海張惶抬頭，大爲窘迫，道：「你……醒了……」

荊老人按住他道：「小兄弟……你必有淒慘身世，可願說與我這忘年的老友一聽麼？」

雲四海強作苦笑道：「那裏……那裏……我這就去爲你張羅些吃的去！」

荊老人寒聲道：「站住！」

雲四海吃了一驚，荊老人冷冷的道：「實對你說，我已毒氣攻心，昨夜開始，已然自知……我削肌去腐，只不過意圖強捱三天而已……」

雲四海大驚道：「這——不——」

他想站起來，可是老人的手是那麼有力，一時身不由己的又坐了下來。

荊老人面現微笑道：「你知道我何以要拖延三天？」

雲四海茫然的搖搖頭。

荊老人道：「那是爲了你，我要把這一身，曾經傲視天下的武功傳授給你。」

雲四海戰抖着道：「不……這是不可能……」

荊老人苦笑道：「明知不能而爲之，我有我的辦法，這當然也要靠你的毅力和智慧！」

雲四海無限惶恐的道：「你老人家這麼做，眞令我愧疚不安，我只怕天資駑鈍，白費你老一片苦心！」

荊老人鼻中哼了一聲，道：「就算如你所說，我也無從選擇，因爲我只有這麼一次的機會了。」

他十分傷感的道：「……我不能把這身武功帶到地下去，否則就將失傳了……孩子，我荊門的傑出武功，非敢自誇獨步當今武林，可是足可爲武林自樹一格，那是非比等閑的……」

雲四海恭誠的道：「是！只是你老人家也許還有活命的機會……」

荊老人嘿嘿沉笑道：「我如此的提神教誨於你，你如果再以閒話來打岔，可就後悔不及了！」

他無限慈懷的愛撫着雲四海的肩頭，道：「我喜愛你的忠實純厚，俠義可風……你的眼睛早已告訴了我你的純樸和實在，雖然你目光裏隱含着仇恨，但是我絕不懷疑你仇恨的動機……我也無須再問你出身來歷，雖然我很想澈底的瞭解，但是時間已不容許再躭擱了！」

雲四海激動的握住了荊老人的一隻手，他抖顫的雙膝支持不住，跪倒在老人面前。

一時間，他熱淚滂沱，道：「你老人家眞是神仙再世……從此你就是我的恩師，我太感激你！」

荊老人臉上掛着淺笑，微微頷首，道：「好，我就收了你這個徒弟，雲——？」

雲四海叩頭道：「弟子雲四海，參見恩師！」

「無影雁」荊崑崙輕輕的「哦！」了一聲，道：「雲四海……？你就是新近自河間府越獄的雲四海？」

雲四海全身戰抖道：「弟子……正是……我實在是不配繼承你老的武功……」

荊老人冷冷一笑道：「錯了，你正合了我的心意！四海！你別以爲我不知道，其實你自從道出姓雲，揹起了我那個包袱的時候，我早就知道你是誰了。」

雲四海面色愧疚道：「眞……的？」

荊老人一笑道：「只憑你胆敢以眞實姓名告訴我，我就足以可以信賴你這個人了。」

雲四海這一刹時，由內心所發出的喜悅之情，眞不可以言語來形容，他幾乎要用「叩頭」來表示對老人的知遇了，誠所謂「春風滿面皆朋友，欲求知己難上難」。老人對自己的明知和判斷，他將終生不忘！

這時門口，響起了一陣急劇的敲門聲。

老人眉頭深皺着，現出了臉上的厭惡，雲四海忙站起來大聲問道：「誰？」

門外是夥計「大柱子」的聲音，大聲道：「大爺，藥抓回來了！」

雲四海大喜過望，忙開了門，只見「大柱子」混身上下滿是灰土，只見紅嘴黃牙，簡直和戲台上的小丑一模一樣。

他手裏提着抓好的藥包，雙手遞上，却嘻着臉道：「我的爺……這一夜馬不停蹄的好趕！」

雲四海抱拳道：「辛苦，辛苦！你老哥下去休息吧！」

「大柱子」雖說精力交疲，可是荷包裏落下了錢，也就心滿意足，無話可說，當下告擾退出。

雲四海回身向荊老人笑道：「我這就去給你煎藥去！」

荊老人伸手道：「藥給我看看！」

雲四海忙親手交上，荊崑崙把藥接在手中，冷冷一笑，塞在了背後，道：「白費事……那是沒有用的！」

片刻，他命令雲四海道：「你把門關上！」

雲四海頹喪的關上了門，拴好，回身到老人面前，荊老人道：「從現在開始，不許任何人出入打擾，你快快取紙筆來！」

紙，墨倒現成，店夥搬過來，還沒有收回去，雲四海磨墨潤筆。

荊老人道：「我此時口述的是當年袁眞人的一套『五元內潛眞訣』，你要一字不誤的記下！」

於是乃口述曰：「神室八法，曰剛、柔、誠、信、和、靜、虛、靈，性命必用法以修之，陰陽必用法以調之，造化必用法以奪之，四象必用法以合之，五行必用法以攢之——」

雲四海值此千載難逢良機，豈敢稍呈怠懈，他福至心靈，生恐老人不再重覆，一時下筆如飛，一字不誤的依言書記下來。

荊老人果然不再重覆，於是乃將此「八」字眞訣，每一字之「互意」、「入門」練習之道，詳盡的道出。

雲四海幼隨「西川二老」，曾苦練過入門的武功，畧能窺出武功之眞諦精確堂奧，荊老人這「神室八字眞訣」，一經道出，他立時意會出乃是曠世不期的內功入門精奧，當下不敢遺漏隻字片語，詳盡的記載下來。

這「神室八字眞訣」雲四海足足錄寫了一個時辰。

荊老人少進茶水，面色泛紅的道：「接下來是我荊門的不傳絕技，你要實實地記下來。」

雲四海道：「師父你睡下歇歇吧！」

荊老人怒道：「不要多嘴——快快記下！」

雲四海道：「是！」

荊老人道：「我們武功以『養心』『定性』『聚氣』『斂神』爲主，所以習我之功，必得以上八字之眞諦妙用才好！」

於是又口述道：「……欲求安心定性，斂神聚氣，則打坐之舉不可廢，行功之法不可缺，須於動靜之中，尋元始之益，於五行八卦之中，求生尅之理，然後混七二之數，渾然而成無極，渾然成無極心性神氣，於隨作用，陰陽交，動靜合，全身之四體百脈，周流通暢，不黏不滯，斯可以傳吾法矣！」他慢慢的一字一字道出，閉目少頃，等待着雲四海把以上的話，通通記下。

雲四海運腕如飛，方一落腕，荊老人開目道：「我還有兩言歌訣，你記下來！」

遂即誦道：「順項貫頂兩膀鬆，束烈下氣把膽撐，胃音開勁兩捶爭，五指抓地上彎弓。

「……舉動輕靈神內斂，莫教斷續一氣研，左宜右有虛實處，意上寓下後天還！」

於是又閉目，畧爲休息，他喘得很厲害，嘆了一聲，道：「我此時頭身發熱，脈象洪大，舌乏津液，實爲肝血大虧之兆，性命不久矣！」

雲四海黯然神傷，內惶無度。

荊老人道：「茶水侍候！」

於是又飲了一滿碗水，看着雲四海，道：「徒兒，你曾習推拿之術否？」

雲四海點首道：「習過！」

荊老人道：「好，與爲師摩『夾脊穴』！」

這穴道在脊椎末，肛門之上，統一身之血脈，荊老人此舉，乃在于使開尾閭之關竅，提氣血神大有補益！

雲四海依言以中食二指摩之，續擦背脊沿上顎，鼻頭而至尾閭，這一列綫道，即所謂之「督」脈！「督」脈一時大熱，眼看着荊老人全身爲之汗下，他臉上疲態大失。

當下笑道：「想不到你內功已有三成的火候：……以你內功根基，如習我傳，不出二載，你將大成矣！」

他似乎不願多躭擱時間，精神一復，立刻又催促着雲四海張羅紙墨，繼續把他這一身武功精髓，傾囊相授！

傍晚停止，雲四海畧進飲食，荊老人却是粒米不沾，唯一需要的只是茶水！

他甚至於連雲四海吃飯的時間也不放過，索過了雲四海的一雙筷子，以之作劍双，比着不同的招式，雲四海把握着千載良機，虛心求敎，這一飯之

間，眞不知獲益多少！

須知老人所授之武功，皆其畢生菁華，他自知生命不久，是以不敢作片語虛言，出言必精要中肯，雲四海心領神會，這一日夜間，所獲得敎益，足可說一般武者畢生不及！

如此炕前承聽，足足有三日夜之久。

雲四海一雙明銳的眸子熬得血也似的紅，精神已萎靡不堪，只是他知道當此緊要關頭，一刻也疏忽不得，雖疲憊到了極點，亢自強行忍住。

荊老人更是形像憔悴，看上去氣若游絲。

他已經盡了他最大的能力，把一身內外拳劍的武功菁華，就記憶所及，統統的傳授了雲四海，能够當時口授心傳的，就用口提，需要推恩理解的，則由雲四海記下筆錄，日後研究推敲！

雲四海才開始發覺到，荊崑崙的武功寶窟，竟是那麼的深奧廣泛，相形之下，也就愈加的瞭解到自己所學是何等的幼稚與膚淺！

荊老人這時已到了油乾燈盡，性命即將消逝的時候了！

他似乎並不十分懊喪，因爲，他那一身傑出武功的菁華已經有了傳人！

如果說還有遺憾的話，那大概就是他不能看見他的女兒，能够在垂死之前，對那個他心愛的女兒，有所託囑。

這僅有的一綫願望，也只有寄托在雲四海身上了。

當雲四海扶他坐起的時候，他終于吐出了心裏所想的話，他那顫抖的手，扶在雲四海的肩部。

他劇烈的喘息着，道：「四海……在我臨死之前，你必須答應我一件事！」

雲四海道：「師父！你只管關照，弟子萬死不辭！」

荊老人說：「我包袱之內的那些石印，還有我手筆的幾卷日記；以及……這個……象牙人像！」

他手裏的象牙人像，送到了雲四海掌內，喘息着，接下去道：「……這些東西，你爲我送交給我的女兒，我女兒名字叫荊彩菱，她現在住在嵩山少室峯……」

雲四海痛心的頷首道：「你老人家放心，我一定送到！」

荊老人手抓得他極緊，却瞪大了眸子，道：「我女兒武功很高，已得我眞傳……但後來我發現她嫉惡如仇，所以就不再傳授她最高的心法……」

他喘息着接道：「……我包袱內有兩卷我手筆的『青靈劍譜』，連同那口『青靈劍』，我贈送給你……見面之後，我女兒一定會向你索取……只是你千萬不能給她！」

雲四海茫然的道：「……這些原來都應該是她的……爲什麼要送給……我？師父！」

荊老人目已翻白，却聲嘶力竭的道：「這樣是爲她好……你一定要記住……不可違我遺命……我死之後，就近廟裏火葬，把骨灰交給我女兒——我……我……」一頭扎了下去，重重地壓在了雲四海的肩上，就不再動了。

雲四海打個冷戰，道：「師父……師父……」

抱起荊老人，放倒在炕上，仔細看了看，這才發現老人已經嚥了氣，一代奇人，終于走完了他最後的人生路程，隨同着的那一身蓋世武功，與世長辭！

× × ×

由香火鼎盛的「大悲寺」裏走出來，雲四海面像清瘦，一身縞素！

他手捧着荊老人的骨灰，快快地返回到客棧！

荊老人所遺留下來的東西，他還沒顧得清理，這場喪事忙下來，雲四海彷彿變了另一個人似的，他瘦多了。

老人所遺下那個大包袱，經過整理之後，除去老人的那口「青靈短劍」與兩卷「青靈劍譜」以外，還有老人手書的六卷日記，再就是不同式樣色澤各異的兩百方「石印」，另外，還留下白銀二百兩！和隨身的一些衣物。

除了那一劍二譜，是老人遺命贈送，不得拒收以外，其它的這些東西，雲四海決定親手交還給那位未曾見過一面的師妹——荊彩菱！

當他整理行裝，預備即行上道的時候，想不到一宿不起，居然也病倒了。

這也難怪，就是鐵打的漢子，也受不了他所承受的這一切，能够熬到今天，已經很不容易了。

病勢一開頭，就非同小可，整整地燒了三天，總算他身體底子好，再者這個客棧裏的張大夫，倒也有些能耐，幾副藥吃下去，就穩住了他的病勢，不再惡化。

那位張大夫，對他的診斷脈案是——「悲惶忿怒，逆傷經脈，血沸氣滯，日久成瘋，升降之機失度，因而大耗……內經應以肝爲將軍之官，相火由寄，得眞水以涵濡，眞氣以制伏，庶可奏效！」

根據以上病因，開了個藥方，雲四海吃了三副，病情果然大輕。

棧裏的那位夥計「大柱子」，先時受了他的好處，此刻倒能盡心地照應，湯藥茶水，以至于起居便溺，無不入微極至！

如此，在第十天的早上，雲四海終于能够下了床！

這一場病，看起來簡直使他變化了氣質，變得清瘦多了，經過一番梳洗整理，看過去，他和以前，眞是判若二人，文雅得多了。

而且，病中無聊，長久的靜思，更使得他對于人和事，有了進一步的認識，而荆老人的處世哲理，言行，對他的影响更大！

所謂「受人之託，忠人之事」，更何況託囑自己的人，也就是萍水相逢；對自己青眼相加的授業恩師，這份使命，自然義不容辭！

於是，他在病體初愈的第二天，問清了取道河南嵩山的路途之後，就束裝上道！

這時的心情，自是不同於來時，却別有一番悲歡之感！

他一路取道「安平」、「束鹿」、「新河」、「南宮」、「平鄉」、「東明」……等縣，而來至到了豫省地面。

這眞是一道遙遠的路綫，時間也由酷寒的嚴冬，進入到大地解凍的陽春三月。

這漫長的日子裏，他雖是忙于趕路，但是只要一停留下來，絕不敢少事躭擱，卽把荆老人口述的那些秘訣眞經，拿出來仔細的推敲研究，不知不覺間，功力已然大進，但是一些深奧的內功菁華，以及那本「靑靈劍譜」，必須更仔細的研讀，苦意的鍛鍊才能爲功！

那些悲慘的往事；血海深仇，對於他來說，更不敢少忘，無時無刻，他都在提醒着自己，有了這種復仇的意念，才能激使着他，痛下苦工，練習荆崑崙所傳授的武功絕技！像這樣一面行路一面練功，不知不覺的又過了兩三個月，而來到了河南「登封縣」界！

這「登封」在潁水上游，自此北看「嵩山」，巍巍在目，這座被稱爲「五嶽」中的「中嶽嵩山」，的確名不虛傳，雲四海自幼慕名，却是從來也不曾見過！

他在「登封」休息了一天，第二天清晨，僱了一匹小驢子，馱着荆老人留下的一大包東西，換了一身乾淨的衣服，開始向嵩山進發！

「嵩山」共有二峯，雙峯夾峙，東曰「太室」，西曰「少室」，雲四海所要去的地方，正是這「少室峯」，巖巒萬狀，最是高聳！

武林中盛極一時的「少林派」，正是發源于此，江湖人物，不管是何門路家數，來到了這裏，都得收斂三分，少林寺內的和尙，多習拳脚技擊，其內不乏能者，況乎人多勢衆，誰也招惹不起！

雲四海來到這裏，越加的謹愼小心！沿途所見僧侶甚多，彼此旣不相識，自無冒犯之理！

「五嶽」中的「東嶽」泰山，雲四海曾經去過，當時驚嘆其巍峨不已，只是如拿來眼前的「嵩山」一比，後者却又較乎前者壯觀雄偉不知多少。

當初荆老人臨死之前，只要雲四海到嵩山「少室峯」找尋女兒，却未說明一個確實的住處，此刻看來，少室峯如此之延綿深廣，其上觀廟如此之多，却很少見到所有住家所在，要找一個孤伶伶的陌生少女，顯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這時已是初夏季節，雖非炎暑，可是走了這麼多的山路，被太陽晒了一路，雲四海也感到很受不了。

他拉着小驢子，問了附近幾家人家，居然沒有一個人知道有關「荆彩菱」的消息，不禁大是氣餒，一個人前山後峯，轉了大半個圈子，頗有無所適從之感！

正午，他頹喪的向峯下走來。

從早到晚，爬了半天的山，肚子餓得咕咕直叫喚，偏偏這地方，連一個小飯館子也找不到。

他牽着小毛驢，正不知怎麼是好的當兒，忽然聽得身側，一人道：「阿彌陀佛，善哉！善哉！」

雲四海偏頭看，才見一個身披彩艶袈裟的大和尙，由柳蔭下步過來，一面向自己合十爲禮，含笑道：「這位施主，來到了少室，就是少林寺的客人，請隨小僧一觀寶相如何！」

雲四海皺了一下眉，强顏一笑，道：「在下還有事……」

那僧人笑說道：「雲聖大法師今午主持護法大典，親自講解經文……各方的善男信女多得很……施主眞是福緣不小，來！來！來！可不能錯過了時機呀！」

說完，不待雲四海再說，搶上來拉了小毛驢就走，雲四海叫了兩聲，那僧人只是回頭豎掌，喧着佛號，繼續前行。

雲四海只得跟上去，對方一番好意，却又發作不得，心中頗不是個滋味！

等到拐出了這片柳林，山勢豁然開朗，正前方一箭之遙的地方，聳立着那名聞天下的古刹——少林寺！

據傳說此寺，興建于北魏，相傳「達摩祖師」東來「卓錫」於此，少林寺內的和尙，人人擅武，世稱「少林派」！

此刻，面對着這「少林寺」的正門，只見紅牆碧瓦，飛簷雕棟，端的是「寶相萬千」！

在少林寺正門前，聚集着不少的男女俗客，由幾名僧人接引着，步入左面的一個。

雲四海在不太情願的心情下，也被接引入內，他的那個隨身的小毛驢，却被拉到了馬棚裏，當然那個大包袱，雲四海却由驢背上搬了下來。

帶領他來的那和尙，只顧得把人拉進來就不管，雲四海一時倒落得輕鬆。

大殿內外到處都是人潮，亂哄哄的，一些賣小孩玩藝兒的，賣零食的小販，也都擁擠在殿前，柳樹蔭下，湖水如鏡，新開的荷花，點染着一片粉紅碧綠！

這種情形，使得雲四海陡然記起了北京的廟會，看樣子也沒有什麼二致。

這所「大雄寶殿」今天，似乎專門爲一般俗客所用，地佔少林寺的一個偏院，是以俗客雖多，却打擾不到廟內和尙的安寧！

雲四海山行半日，初不見什麼行人遊客，這時才明白，原來這些人，敢情都集中于此，明爲聽經，其實也就是所謂的「逛廟會」來了！

這所偏殿的廚房，還供應一般素齋，亂哄哄地很多人擠在裏面吃，雲四海正好肚子餓，就揹着包袱走進去，小和尙招呼着他落了座，問他吃些什麼，雲四海就點了一籠素包子，和一碗麵！

飯堂裏大人吵小孩哭，食客還眞不少！

由此前望，是那偏殿的出口，黃土鋪洒的地面，十分整齊，上面搭的是天棚，不但可遮陽光，而且看起來也漂亮，値此初夏，牽牛花籐衍生得綠油油的，把整個的天棚，遮得滿滿地。

另一面，是接着那片開滿了荷花的池子，碧葉片片，新蓬初結，看上去惹人留戀！

雲四海這麼看着，一時倒把心中的愁悶淡忘了，須臾小和尙送來了所點的麵食，雲四海拿起一個包子，才咬了一口，忽然聽見了一聲馬嘶聲。

就見一個小沙彌，牽着一匹全身油光水亮的大黑馬，來到了棚下。

那匹大黑馬，好似性子很烈，不時的揚起前蹄，連聲的長嘶，偏偏那拉馬的小和尙，是個生手，頗有無法收拾的樣子，因此引得食堂內人人爭睹，看熱鬧的叫起了好來！

雲四海在江湖上跑久了，對于馬性子最是淸楚，也頗知相馬之術，這時一看這頭大黑馬，雙耳後聳，前額由頂至鼻，連有一道直直的白綫，頓時心內一驚，再看那馬的小蹄滿生長毛，幾乎連蹄甲都遮住了，正是極難一見的伊犂名種「快雪黑雲」！

這種馬，傳說有日行千里的脚程，自己十四歲那年，隨同「西川二老」在四川見過一次，故此留有深刻印象，因知此馬性子最烈，如非是極精的熟手，或是馬主本人，簡直不易馴服！

此時看那小和尙，完全像是生手如何能夠制服如此烈馬！不禁爲那小和尙大吃一驚！

果然，思忖之間，那匹「快雪黑雲」名駒，烈性大發，左前蹄揚動間，已把小和尙踢滾在地！

兩棚之下，以及食堂裏的俗客，一時都驚叫起來。

兩三個和尙齊撲過去，雖然把那烈性子的黑馬圈在了中間，看樣子却連馬身都近不了。

那匹「快雪黑雲」揚蹄長嘶，大有掠身而去之勢，馬鞍上配帶着的一口長劍，在鞍鐶上錚鏘作响！却不見那馬主人出來！

這種情形，畧一疏忽，卽可能造成多人死傷！衆人嘩然大亂，胆小的已有人撤腿狂跑，秩序一時爲之大亂！

雲四海坐處離前不遠，當下生恐那匹劣馬闖入食堂，造成傷亡，一時義不容辭，倏地站起身來。

他情急之下，足尖一點坐椅，整個身人飛縱騰身而起，向下一落，正好到了涼棚之下，來到了那匹劣馬身前，嘴裏向那三個和尙高叱道：「你們退下！」

三僧閧聲後退，却見那匹烈性馬揚動前蹄，直向當前雲四海頭頂上踏下。

衆人見狀羣聲怪叫！俱料定雲四海不死必傷。

他們的顧慮，顯然多餘，原來雲四海正是個中高手，擅伏烈馬，身手更是矯捷。

這時就見他在馬的前蹄之下，身子滴溜溜一個疾轉，不退反進，向前一粘一貼，已到了馬首正前。

那匹「快雪黑雲」雙蹄踏空，長嘶一聲，因見來人已欺近身前，一時不易逃開，竟然張唇向着雲四海臉上咬去！

雲四海怒叱道：「畜牲。」

左手一抖，已帶住了那匹烈馬的嚼鐶，向下用力一拉，同時右手快出一掌，正中馬鼻。

只聽得「噗——」一聲，那麼烈性的馬匹，居然爲他一出手就定住了。

眼看着那匹大黑馬，一連打了兩個噴嚏，頓時就靜了下來！只是馬眼中怒焰高張。

雲四海冷笑一聲道：「好個畜牲，你不服麼？」右手一翻，已搭在了馬前頸上，位于上三下七的地位，一連拍了數掌，黑馬長嘶數聲，這才垂下了馬頸，現出服貼的神態！

衆人見狀，俱都大聲喝起彩來。

雲四海正要回身招喊先前拉馬的和尙過來，却聞得一個冷峻的女子口音，道：「不用了！」

同時他手中的馬韁，已到了人家的手裏，雲四海回身一看，却見面前站着一個長身玉立的少女！

那位姑娘穿着一身輕便的紅色馬裝，足踏鹿皮快靴，小蠻腰紮着行獵的箭囊，其內滿插着白羽長

箭，一張紅色竹胎銀皮的蠻弓，斜揹在背上，生就的一雙蛾眉鳳眼，櫻口瑱鼻，好一張人見人愛的小臉蛋兒！

她那一雙黑白分明的大眼睛，只管注定着雲四海，似怒又嗔的道：「閣下眞是好功夫，我這匹馬好幾年了，倒還沒被別人收服過……只是閣下的手勁兒，却未免也太大了點吧！」

說完，伸出一隻白嫩的手，無限憐惜的摸着那馬的鬃毛，還用掌心按摩着方才被雲四海打過的地方。

雲四海暗驚對方的艷色，只是聽她說話的口氣，不禁怒從心中來，不甘示弱的冷冷一笑道：「姑娘說話好沒來由，在下只是息事寧人，果眞這匹馬要是闖進食堂，傷了人又如何是好？」

紅衣少女一揚臉，剔眉道：「傷了人有我，用不着你多管閑事！」

雲四海漲紅了臉道：「妳──妳這個人，太不講理了！」

紅衣少女上下打量着他，道：「請教貴姓？」

雲四海氣呼呼的道：「我姓雲！算我多事，我不跟你吵！」

那姑娘這時已扳鞍上馬，聞言冷笑道：「你可住在登封城裏嗎？」

雲四海道：「不錯！」

先時拉馬的幾個和尚，像是對這紅衣少女執禮甚恭，這時見她上馬欲去，一個個合十彎腰爲禮！

其中之一，高喧佛號道：「阿彌陀佛，荆女俠請息怒，這位施主也是一番好意，饒他一次也就是了！」

紅衣少女冷笑道：「饒他？哼！沒那麼便宜！」說完，一帶馬韁，雙膝用力一磕馬腹，那匹「快雪黑雲」頓時撒開四蹄，長嘯踏塵而去！

雲四海先見紅衣少女，就微微有點眼熟的感覺，只是氣頭上，未加細思，此刻乍聞那僧人稱呼「荆女俠」一詞，不禁頓時呆了一呆。

等他發覺到，要追上去的時候，紅衣少女的馬，早已跑得沒影子了！

那先前說話的和尚，見狀只以爲他還要尋上去，不由拉住了他，道：「這位施主，算了吧！這位女施主，是招惹不得的！」

雲四海道：「剛才聽和尚你的稱呼，莫非這位姑娘姓荆不成？」

和尚微微一哂，說道：「施主你莫非還不認識她麼？」

雲四海說道：「我初來貴山，如何認得她是那個？」

和尚冷冷道：「這就難怪了，剛才那位姑娘，就是江湖上傳說的俠女──『紅翎雁』荆彩菱，荆女俠！」

雲四海聞言嘆息一聲，自己此番上山，目的就是尋她，不意竟然在此撞見，又生出了這番誤會，親家變成了寃家，眞是從何說起！

那和尚見他如此表情，不由道：「這位荆女俠，她父親荆崑崙老俠客，更是武技出衆，在這蒿山無人不知，已住了許多年了……荆女俠平素對人最是正直，人不惹她，她也不惹人，可是人家要是惹上了她，咳──」

和尚翻了一下白眼，接下去道：「……那可就沒完不休，施主……依小僧見解，你還是快快離開登封的好！」

雲四海心知和尚是錯會了意，不覺有氣，當下冷聲道：「這位荆姑娘家在那裏？」

和尚一怔，翻着眼皮，道：「施主你莫非還要找上荆女俠家門不成？」

雲四海點點頭道：「不錯！」

和尚撇撇嘴道：「你沒看見麼，荆女俠揹弓搭箭，她是打獵去了，不定那天才回來呢！」

雲四海不禁黯然，和尚道：「荆家在峯頂盡頭，施主你只要找着頂峯的那顆老黃菓樹，也就找着她家了，不過恕我和尚多話，你呀！你還是別去的好！」

說罷打了個稽首就退了下去。

雲四海無限悵恨的返回到自己的位子上，繼續吃了點東西，經此一來，却連廟會也沒興趣再看下去了。

當下匆匆離座，由馬棚裏，牽出小毛驢，馱上了包袱，一路下山而去，心中好不索然！

× × ×

俗云：「上山容易下山難」，可眞是一點也不假。

雲四海牽着這頭小毛驢，馱着個大包袱，一路下山，可眞不是件容易的事，看看到了「登封」縣城，却已是萬家燈火的初更夜晚！

他所下脚的那個客棧，在本城東南，名叫「野鶴莊」，是個淸僻的幽雅地方。把小毛驢還給了棧房，揹着包袱，向棧房走進！

這時，客房內已掌上了燈，雲四海悻悻的來到了所居住的偏間，却見房門虛掩，不禁暗吃一驚，暗罵這裏的夥計，太也粗心大意，客人不在，居然連門也不鎖。

想着推門步入，他摸着黑進了房子，把包袱才往地上一放，陡然間，一陣疾風由側面襲到，一個人閃身而進！

雲四海大吃一驚，却見對面人影，嬌叱聲中，迎面即有一股尖風劈打過來，雲四海身子向左一個疾翻，閃開了對方凌厲的一招！

緊接着那人右手一翻，手中細鞭，再次的夾着疾風由下而上翻打過來。

雲四海折身倒翻，使了一手「細柳扶風」，身形倒捲而起，以手掌之力，貼向屋樑，這一手傑出的輕功，施展得極其美妙，自然，十足的現出了他功力不凡！

然而「强中自有强中手」，却未曾料到，暗中那人手法更高，就在雲四海身子方一倒捲起的同時之間，暗中那人幾乎和他同時騰身而起。

而且，這一次出手更快，雲四海幾乎無從防止，却被這人抖手一鞭子，打了個正着。

兩個人同時由空中墮下來，雲四海只覺得左面半邊臉火辣辣的一陣灼痛，一時勃然大怒。

他怒叱一聲道：「什麼人？」

火光乍現，現出了日間所見那位荆彩菱的嬝嬝倩影。

她那隻亮着火摺子的右手小指上，掛着一支湘妃竹的小馬鞭，另一隻手挿着纖纖細腰，一副輕率傲然的樣子，笑嘻嘻的看着雲四海！

只見她嬌聲冷笑道：「我只當閣下武功多麼了不起，原來不過如此，這一馬鞭，就算教訓你白天的無禮……」

說着走過去，點着了桌上的燈，吹熄了火摺子，慢慢的回過身來，一笑道：「我們白天的那點過節，到此爲止，現在我們再坐下說別的！」

她倒是說坐就坐，拉開椅子坐了下來。

雲四海一腔怒火，在發現了對方本來面目之後，不禁打消了一半，這才想到恩師荆老人，形容他這位寶貝女兒任性不拘的話，果然不假，同時她武技精湛，較自己眞不知高了許多。今天自己倒眞是領教了！

摸着被打的半邊臉，老半天沒說話！

荆彩菱斜目看着他，「噗哧」！一笑，道：「怎麼啦！一鞭子就打怕了！說眞的，我已對你算是手下留情了很多，要不是看你人還不太壞，方才一鞭子，也就不是這麼一個打法了！」

雲四海冷冷一笑道：「這麼說，倒要感謝姑娘妳手下留情了？……」

說到這裏，却禁不住長嘆一聲，坐下來打量着眼前這位姑娘，痛心的道：「白天的事，是在下一時失禮……」

荆彩菱挿口笑道：「捱了打嘴也乖得多了！」

雲四海苦笑道：「姑娘休要取笑，在下來此登封縣城，有一件極要緊的事，正要找妳！」

荆彩菱偏着頭，漠不關心的道：「找我？」

雲四海道：「正是──」

說到這裏，他一時轉不過口來，簡直不知道怎麼樣的，把這件事婉轉出口，是以一時間張口結舌，無從道出！

荆彩菱秀目一皺道：「你這個人是有點毛病是不是？你倒是說呀！」

雲四海咬了一下牙，他實在不敢迎視荆彩菱那對眼睛，是那麼眞純直率的表情，一旦聽到了這種意想不到的悲耗，該是何等的傷心……。

可是，這件事又怎麼能隱瞞不說？

荆彩菱有點要笑的樣子，站起來道：「你怎麼啦？我可是要走了！」

雲四海道：「姑娘留步！」

荆彩菱臉上的笑容收住了，道：「你有什麼事盡管說好了……我看你好像很爲難的樣子！」

雲四海硬下心，道：「姑娘……我帶來了令尊的消息，妳……萬萬不可過於傷心……」

荆彩菱怔了一下，道：「我父親……？」

雲四海點點頭，用最大的勇氣，道：「……他老人家已經病逝冀中……我……」

荆彩菱身子倏地戰抖了一下，那雙美麗的眸子，忽然睜得極大，那是一種驚嚇到極點的表情！雲四海簡直不敢和她那對眼睛接觸。

他低下了頭，却忍不住墜下了淚珠！

忽然荆彩菱衝到了他身前，兩隻手用力的抓住了他的肩膀，那種用力的程度，簡直和荆老人當日在「黃柳風」客棧的情形一般無二！

她尖尖的十指，幾乎抓進了雲四海的肉裏，使雲四海不得不抬頭驚看着她！

荆彩菱簌簌的戰抖着，道：「你再說一遍……再說一遍……」

雲四海熱淚迸落道：「令尊荆老前輩……他老人家在冀中因爲要除一條惡蟒，爲蟒所傷，中了劇毒，已於去年冬季……不治身亡！」

荆彩菱呆了甚長的一段時間，蒼白的臉上，由悲痛的一刹那，竟然變作了極不自然的冷笑！

鬆開了緊抓着雲四海的一雙手，她一連退了幾步，坐倒在一張椅子上。

搖搖頭，她苦笑道：「……這不是眞的……我憑什麼要相信你說的話？」

雲四海長嘆一聲，道：「姑娘……令尊仙逝之前，曾面囑我，帶回了這些東西……」

他的手木然的指向牆角，那裏放着荆老人生前隨身的大包袱！

當然，這個包袱荆彩菱是認識的，當她的眼睛

一接觸到那個包袱，由不住戰瑟了一下。

她身子一閃，快如電光石火般的已經撲到了牆角，雙手提起了包袱，把它放在桌子上，很快的打開來，其內的石塊嘩啦啦散滿了一地！

她就像瘋了般地，揀搶着地上每一包石塊，仔細地過目，終于，眼淚像斷了綫的珍珠一般的，紛紛濺落下來。

最後她痴痴的在一張木椅上坐下來……

雲四海捧上了另一個布包，道：「這裏面是令尊臨死前，要我交給妳的……日記！」

荆彩菱接過，打開翻了幾頁，木訥的點點頭，……她忽然用力的抱着那幾卷老人的日記，彷彿整個心都碎了……

「爹——」她用着斷腸的聲音，叫了一句，慢慢地垂下了頭！

雲四海嘆道：「姑娘妳要保重……人死不能復生！」

荆彩菱掏出一塊綠色的小汗巾，用力的抿了一下鼻涕，看着桌子上的那盞燈，她那一雙水汪汪的大眼睛裏，不停的淌着淚。

這一刹間，她似已由極度的痛苦深淵，甦醒了過來。

轉過臉來，她抹乾了臉上的淚，苦笑道：「謝謝你帶給我這個消息……我却錯怪了你……還用鞭子抽了你！請你原諒我！」

雲四海漲紅了臉道：「……師妹，妳請不要這麼說，令尊大人實在也就是在下的恩師……」

荆彩菱神色一變，冷笑道：「我爹，沒有你這麼一個徒弟呀！雲兄，這話由何說起？」

雲四海道：「姑娘有所不知……如果姑娘妳願意聽，在下願將令尊仙逝前後情形，詳細的稟報姑娘！」

荆彩菱點點頭道：「我自然要聽，只是……你若有一句妄語，休怪我劍下無情！」

說到這裏，她一抬玉手，只聽見「嗆啷！」一聲，一口冷電般的長劍，已抽出劍鞘，重重地放在桌子上，娟秀的臉上，刹那間罩下了一片嚴霜！

那種情形就好像一言不對，立時就要出手的模樣！

雲四海問心無愧自無懼于她，當下長嘆一聲道：「師妹妳不要衝動……這件事一言難盡，且容愚兄慢慢道來！」

於是，乃將會晤荆老人之一段前後經過，詳詳細細的叙說了一遍！

說到悲傷之處，不禁一字一淚，泣不成聲，一旁的荆彩菱却是如同木塑石刻般的，一動也不動的聽着，一直聽到荆老人如何亡故，雲四海遵囑火化爲止。

她站起來，走向窗前，推開了窗戶，外面是漆黑的一片，對着沉沉的黑夜，靜立了半晌，却又忍不住以手遮面，低低的飲泣起來。

雲四海安慰她，却又不知從何說起，因爲他自身亦在悲痛之中！

荆彩菱慢慢轉過頭來，她畢竟算是一個堅强的人，是以能在極度的傷感中，不失大體。

她默默無言的整理着父親的遺物，那些大小的各色石塊，她都一一的歸置好。

雲四海又把用花崗石作成的骨灰匣子抱出來，荆彩菱看着更悲從中來，向着父親的骨灰，她磕了三個頭，却又轉過身來，向着雲四海磕頭。

雲四海慌忙閃開一旁，道：「愚兄不敢當此大禮……」

荆彩菱姍姍站起來，道：「雲師哥……我相信你說的這些都是眞的……我爹在臨死之前，能收了你這麼一個好徒弟，也是可安慰九泉之下了……我有很多話還想問你，只是一時却不知怎麼好……我已經亂了方寸！」

雲四海道：「師妹……妳要節哀順變才好，明天我再去看妳！」

荆彩菱麻木的點點頭，雲四海恭送至外，却見那匹「快雪黑雲」就拴在側院裏。

姑娘上了馬，把包袱馱好，向着雲四海點頭爲禮，在昏暗的月色裏，徐徐策馬而去！

×　　×　　×

第二天，正午時分。

雲四海依言來到了嵩山少室峯，在少室峯頂，他找着了那棵老黃果樹，黃果樹的對面，有一道松柏延綿的石板小路。

人立在小道這端，就可以清晰的看見那一扇漆成朱紅色的小門，和巨樹蒼蒼的亭院。

在這海拔五六千尺的高峯上，只覺得白雲蒼蒼，天風冷冷，以此俯瞰登封以及附近縣城，一目在望，大有「登『嵩山』而小天下」之感！

能够在如此人間仙境落居的人，自然不可能是俗客，雲四海不禁對死去的恩師，以及活着的師妹，乍生出無比的欽佩和感傷！

他走近到門前，只見大門上貼着一張白紙，上書「忌中」二字，門半掩着也沒有關，雲四海側身步進！

草舍裏靜悄悄地，只有掛在右廊下籠子裏的畫眉鳥，不時地上下跳躍，發出婉轉的鳴叫聲。

他站在堂屋門口，輕輕地低聲喚道：「荆姑娘在麼？」

裏面輕輕的應了一聲，穿着一身雪白長衣的荆彩菱，由裏面姍姍步出。

她只是用一雙明亮的大眼睛，默默地看着他，透過了沉鬱的目光，表示她的悲痛，雲四海忽然發現出，不過是一夜的間隔，看過去，她憔悴多了。

臉上帶出一絲苦澀的微笑，她低低的叫道：「雲師哥來啦？請進屋裏坐！」

雲四海抱拳爲禮，遂即步入！

草堂裏飄散着淡淡的香烟，正中設下了靈案，擺放着荆老人的身後骨灰，兩旁陳設着幾盆果餚。

雲四海恭敬的在靈前叩了三個頭，退站一旁。

荆姑娘苦澀的道：「少林寺的至禪老方丈，今天一早已經來過了，他與我爹是要好的方外之交，他特別送來了一些供品，預備在這兩天，作一場佛事！」

頓了一下，才又說道：「……至禪大師還說，他們寺裏新近就要落成一座『招魂塔』，他要把我爹的骨灰陳設進去，以後，就可以天天與他老人家超渡！」

雲四海默默點頭，遂道：「師妹昨夜走得匆忙，還有一件東西忘了給妳！」

說罷，解開長衣，由頸項間，摘下了繫着紅繩子的小象牙人像，雙手遞上。

荆彩菱接在手裏，臉色微微一紅，大概是自己的雕像，被人家貼肉收藏着，有點不大好意思。

拿在手裏，那象牙人像還溫着呢，她只看了一眼，就收在身上，却又引起了一陣難以掩飾的傷懷，只覺得雙目一陣子發酸，淌下淚來。

雲四海道：「師妹，妳是一個很堅强的姑娘，……希望妳今後要更堅强的活下去……我今天來，主要是不放心妳今後的生活情形……」

他想了想，道：「——我想介紹師妹妳去投奔一戶人家，那家人必當視師妹妳如同家人一般！」

荆彩菱畧以詢問的眼光，瞟着他……

她當然也知道，在這麼一個以男爲主的世界裏，一個無父母家人，單身的少女，是不適於長久居住下去的！

雲四海見她居然並沒有反對之意，心裏很高興，就道：「師妹，妳坐下來，我有事告訴妳，妳也許想知道我的爲人經過，我也應該告訴妳……」

荆彩菱點點頭道：「我願意聽！」

雲四海長吁了一聲，這是他面對一個天眞純潔的少女，第二次的講述自己悲慘的經過……記得半年以前，曾經親口講給河間府的那位李瑤琪小姐聽過，當然，眼前的這位荆姑娘，同樣的是有理由要聽的，雖然雲四海多麼不忍心回叙這種往事，可是他不說也不行。

這件事講叙經過之時，天色已是傍晚時分，然後荆彩菱親自下手作了兩樣菜，留待着這位師哥進餐！

對於雲四海的那些遭遇，她顯然付出了極多的同情，不止一次的淌下熱淚，只是她絕口不說一句話，一直靜靜的聽完，在吃飯的時候，她曾仔細的思攷着自身的去留問題！

飯後，她才告訴雲四海，道：「師哥你的俠義擧止，太令人欽佩了……那位李小姐的遭遇，更令人敬重……我知道，你是想讓我去和那位李小姐住在一塊，作個伴兒是不是？」

雲四海點道：「不錯！」

荆彩菱站起來走了幾步，停下，道：「好吧！就這麼說了！等過了七期，把爹的骨灰移靈到少林寺以後，我就找她去！」

雲四海甚喜道：「師妹這麼做，我也就安慰了，我想師父在天之靈也會高興的！」

荆彩菱回過頭來道：「只是你——？」

雲四海冷冷一笑道：「恩師傳授給我的那些絕技，我還不曾研習過，我要用兩年的時間，下苦心練成武功，然後再談復仇二字！」

荆彩菱點點頭道：「這個仇，你一定要報，而且我相信一定會成功！」

雲四海由身上取出了事先寫好的一封信，是給李瑤琪，介紹荆彩菱往投奔的一封長信，荆彩菱是個直率不擅虛僞的姑娘，她倒也不再客氣，就把信收了下來，雲四海却又取出了荆老人留贈的「一劍二譜」。

他苦笑着把這兩樣東西，送到了師妹的手上，道：「這是令尊的劍，和青靈劍譜……我覺得還是應該還給姑娘才是！」

出乎意外的，荆彩菱却笑笑，把這一劍二譜又退回到雲四海手上！

她眼睛裏噙着感激和欣慰的淚水，笑道：「爹總算沒有看錯人……他老人家看清了你，也認準了我！」

雲四海道：「師妹妳……？」

荆彩菱道：「我太任性，恃强好勝……我要是眞的學會了爹爹的『青靈劍』法，只怕會反了天，那時候誰也制不住我了！」

說到這裏，她不自禁的笑了笑，用力的把劍，和劍譜推向雲四海身上，道：「……何況爹還留有遺命，這兩件東西是贈給你的，你快收起來吧！」

雲四海想一想，重新收好！

他內心早已爲「復仇」的烈火所焚燒着，荆姑娘也似乎體會出他的不安情懷，她本來很想與這位

「別是來抓人來的吧?」

侯忠心裏這麼一嘀咕，一雙眼睛更是直直的逼視着來人。

那個人端的是好大的胆，他一路踏着雪，直直的，正面向着侯忠立身之處走來。

侯忠根本就看不見他的臉，惟一所能看見的，只是對方那一雙亮光爍爍的眸子，還有就是他嘴裏呼出的白氣！

「一股烟」侯忠，反手向着窗戶上敲了兩下，暗示房內的白二中有人來啦！

然後，他向上邁了一步，大聲道：「站住！」

那個人倒是很聽話，聞聲止步，一雙亮光灼灼的眼睛，注視着他，隱隱似有敵意！

他頷下留着一叢鬍子，黑黑地，密密的，把整個的下巴都遮滿了，肩上的簑衣披得很高，怪形怪狀的，簡直不知他是個什麼來路。

「一股烟」侯忠在那人目光裏，不知怎麼，居然會生了一絲冷意，由不住機伶伶的打了個寒顫！

可是他仍然大着胆子，大聲的道：「足下來這裏有什麼貴事?這廟裏已經有人住了！」

那人壓低了嗓子，道：「我是來找人的。」

侯忠道：「你找誰?這裏沒有你找的人！」

那人冷冷的道：「我已經找到了！」

說完，慢慢的移步前進！

這一句「我已經找到了！」聽在侯忠耳朶裏，頓時覺得很耳熟，他吃了一驚。

後退一步，他吶吶道：「朋友你貴姓?」

那人已經走得很靠近了，聞言又站住了脚，却禁不住壓低了嗓子，沉聲笑了幾聲。

侯忠一驚道：「你是誰?」

那人笑聲一頓，沉聲道：「侯忠，不過是兩年不見，你却把老朋友的聲音都忘了……」

「一股烟」侯忠呆了一下，吶吶道：「你是……

……雲……」

那人道：「不錯！」

遂見那人右手一翻帽沿，摘下了帽子，侯忠乍見對方的眞面目，禁不住臉色一陣大變，他還來不及出手，對方手中竹笠，却像是疾轉的脫手而出，「哧——」的一陣尖風，旋空而至！

侯忠驚慌中出左手擊帽，不意那旋轉的帽沿，居然如同刀刃般的鋒利。

以侯忠那麼有力的手指，竟然是無力接住，但見帽沿轉處，血光乍現，侯忠慘叫一聲，左手半邊掌沿，連同五指，全數的斬落在地！

侯忠痛得足下一個踉蹌，嘴裏狂聲叫道：「雲四海——」

那人飛帽出手的同時，偌大的身子掠起如鷹，只是一起落，已襲近到侯忠身前。

侯忠右手巨斧翻起來，想砍他，只是不知怎麼一來，眼看着雲四海昂然的壯軀，忽然扭曲伸縮着，凌厲的斧勢，竟然是砍了個空！

一斧落空，侯忠就知情形不妙。

果然，只見雲四海翻起的右手，向前一伸，時間，部位，出手，配合得再準也不過，只一下，已掐在了侯忠的咽喉上，他只用了姆、食兩根手指，緊緊的扼掐着侯忠的喉管！

就那樣，眼看着他凸目，暴筋，在雪地裏扭轉騰翻，直到七孔流血，最後才不動了。

雲四海這才鬆開了手，他大步踏進廟堂，用力的踹開了門，拐彎進入到側房。

他忽然一揭簾子，閃身而入，佛堂裏燃着一盆熊熊的火，床上空無一人。

雲四海身形略閃，已到了床前，伸手摸摸，被窩還是溫的，可見得床上的人方才離開不久。

冷笑了一聲，他脫下身上的簑衣，身形再閃，已飄身而出，却見迎面風門開處，一個塗抹得猴子屁股般紅的女人，拿着一個鐵盆，正走出來打水。

那女人乍見雲四海，嚇了一跳，回身就跑，可是雲四海的身形，顯然比她更快，只一閃，已奪門而入，那女人因是發出了一聲尖叫。

房子裏，熱烘烘的，吳化在扣着大襟上的扣子，乍聞呼叫聲，倏地回頭，當他看見了進來的這個人，顯然的嚇了一大跳。

雲四海已如豹子般的，撲了進來，吳化身子一個倒折，已翻到了床的這一頭，同時由枕下抽出了一口尖刀！

尖刀才握在手，雲四海已再次的撲過來，吳化怒吼道：「好小子——」

他雙手持刀，用力的一刀刺進去，却被雲四海一隻張開的手抓住了他的刀鋒之上。

吳化大吃一驚，用力的奪刀不下，他忽然發覺出，來人雲四海的功力，竟是大異於昔日，居然以一隻肉掌，硬硬地抓住了自己的刀鋒，絲毫也未受傷，只聽得「叭！」地一聲，尖刀一折爲二。

吳化怪叫一聲，反身就跑。

雲四海向前一撲，雙手同時向着吳化雙肩上搭下去，他嘴裏厲聲道：「姓吳的，你跑不了的！」

雙手一探，十指上所傳出的力道，形同十隻無形的鋼鈎，吳化身子一蹌，一交坐倒在地！兩肩上一片血肉模糊！

他就地一滾，嘴裏害怕的怪聲嚷道：「雲兄弟……雲兄弟……你手下留情——你……你——」

一隻有力的手，兜心的抓住了他的胸衣，向前

初見面的師哥，多處幾天，可是看他這個樣子，也就不再强留，却把這番「相聚」的心意，留諸於異日！

雲四海在恩師荆老人昔日所居住的房間裏，睡了一覺，第二天一早，遂即正式向荆師妹告別。

他依依的離開了無限恩情的嵩山，投向另一個陌生，不爲人所知的地方。

在那裏，他以無比的堅强意志力，和高超的智力，努力的研習着荆老人留交給他的蓋世武功。

× × ×

兩年的時間，多麼快的就過去了。

當成羣大雁，結隊南飛時，這北國大地，又開始寒冷了。

不久，嚴冬即至，飄散着的雪花，如棉如絮，無止無息，大地，山谷，河川……到處是一色的白，西北風肆虐，無情的咆哮着……

這一切，看過去，是那麼的無情，單調……而「萬物之靈」的「人」，却永遠受着支配……那是一種只有呻吟，而無從抗議的永遠的悲哀……

幾乎和兩年前一模一樣，那所老「關帝廟」，仍然頹廢的聳立在那裏……

廟裏的人物，好像仍然沒有什麼變動——雖然中途曾經有很多人集結來去過，可是到終了——現在，所剩下來的，還是那四個人，原班人馬！

廟堂裏，生着一盆用以取暖的火，「老山羊」白二中，仍然高臥雲床未起，「踏雪無痕」毛洪，却一大早踏雪而去，到現在還沒回來，「一股烟」侯忠正在院子裏劈柴！

另外一個夥計吳化，弄了個女人，在另一間房子裏嬉鬧着，不時的傳出肉麻的嬉笑聲音！

偌大的一所關帝廟，就被這樣的幾個人佔據着，看樣子他們很可能一直還要住下去！

所謂「賊性難改」，他們四個人一直還守操着舊業，「西川二老」這對奸猾的老狐狸，自從受了上次的教訓之後，現在變得精明多了。

這兩年以來，雖然大小也做了幾件案子，可是作案下手的地點，已經不再在本地下手，常常外出千里以外，得手後才又回到這老巢穴！

毛，白二老自從前此吃虧於雲四海手中之後，對於手下的弟兄，即如侯忠，吳化，也不能輕易信任，常常親自採盤子，然後親自下手行刦。

自從那一次大舉被挫之後，二老也曾試圖過重振聲威，大舉招兵買馬。

可是由於他二人在黑道上的人緣不佳，對手下人太苛求，所以招來的人一個個不辭而別，最後還是只剩下了侯，吳二人！

侯忠吳化兩個人，算是摸準了「西川二老」的脾氣，抱着得過且過的心情，反正是吃定了，他們同時還担心雲四海的復仇，所以不敢輕易離開，反正天大的禍事，都有兩個老頭子頂着，每天有吃有喝，也就知足了！

「西川二老」到底年歲大了，雄心壯志也小得多了。

而且這幾年來，在江湖上獨斷獨往，招惹了不少仇家，這些黑道上的人物，向來是錙銖必較，一言成仇，動輒白刃相加！吃了西川二老的虧，自然不會就此甘心，時時相機報復！

所以，最近半年以來，毛洪，白二中，這兩個老狐狸，很知道藏鋒隱芒，深深的躲藏在穴窟裏，不再輕易出手！

× × ×

「一股烟」侯忠持着大斧，劈了一綑柴，身上生出了一些暖意，他丟下斧頭，把掛在窗戶上的一件小襖拿下來披在身上，正要轉身進入佛堂！

就在這個時候，他看見了一個人，披簑戴笠，踏雪而來，一直走到了廟門口，才站住脚！

這個人頭上的竹笠戴得很低，低得壓住了眉眼，竹笠上已堆滿積雪，身材很高，好像很是魁梧！

「一股烟」侯忠本來要去喝口酒的，現在却不動了。

他驚奇的打量着這個人，只見那個戴笠人，已然邁進了門內，他正端詳着釘在門側內方的那對乾枯的羊犄角！

那對羊犄角，是「老山羊」白二中數十年來行走江湖的一個標誌，是一件黑道上知名的信物！

「老山羊」白二中所以把這件東西懸在門上，主要的用意，當然是在警告同道的人物，不可妄入的意思！

戴笠的人注視了一刻，却伸出了一隻手，向着那對羊角上拍了一下。

侯忠吃了一驚，簡直有點不大敢相信，因爲他看見那對老羊角，竟然在那人出手一拍之下，化成了碎片，簌簌的落在地面！

須知，這類陳年羊犄角，曾經風霜，堅硬甚於鐵石，由於其內含有膠質，簡直是不可能破碎……而這個人舉手一拍之下，竟然片片碎落，這是一種何等驚人的內功?

「一股烟」侯忠大驚之下，下意識的順手操起了地面上的斧頭！

最近地面上風聲很緊，到處都是懸賞的告示，實在有點風聲鶴唳！

這個人乍然的出現，使得他懷疑他是官面上的人物！

用力一帶，兩張臉，幾乎湊在了一塊。

吳化此刻所看見的那張臉，像是已經失去了人性，目赤眉挑，那像是一個人，簡直像是一隻狼，一隻虎。

就聽見這個人——雲四海，一聲狂笑道：「吳化……你現在才求饒，不覺太晚點了麼？」

語聲一落，右手五指向外一探，吳化腹開血濺，已被他尖刀般的五指，穿開了一個血窟窿，一進一出，五臟外翻，隨着雲四海抬起的脚，向外用力的一踹，吳化淌滿鮮血，破肚掛腸的屍體，足足飛出丈許以外，砰然一聲大作撞在了牆上，叭嗟！一下子摔下來，頓時命喪黃泉。

雲四海狂笑一聲，轉身外出，這才發現，先前所見那個抹粉搽胭脂的女人，早已嚇得縮在地上，她身子抖得那麼厲害，牙關更是格格作响。

看着雲四海，她連連的叩頭，說不出一句話。

雲四海冷冷一笑道：「妳用不着害怕，我不會殺妳，只問妳幾句話！」

女人哆嗦道：「是……是……」

雲四海道：「這裏一共有幾個人住？」

女人顫抖着道：「四……個……兩……個……不……」

雲四海道：「那兩個老的呢？」

那女人伸手亂指着，却是一句也說不出，早已嚇糊塗了。

雲四海也懶得再多問她，轉身揭簾步出！

× × ×

西北風咆哮着，大雪紛飛。

雲四海一路來到了曠野荒郊，他像是雪裏的獵人，跟隨着地面上的獸跡，捕捉野獸一樣地，一步一步的向前面移動着——雖然雪面上的足跡並非獸類！

那只是淺淺的一片足印子。

設非是輕功中一流高手，絕難有此成績，設非是像雲四海那麼精銳的眸子，任何人也絕難看出！

他就像是一隻飢餓的狐狸一般地，仔細的低頭看着，嗅着，節節前進！

那行淺淺的足跡，帶領着他，一直來到了另一片山谷，放目前望，松柏漫野，却已爲瀰天的大雪，掩飾了本來的翠綠，遠遠看過去，像是一羣大小不等的雪山……美極了。

× × ×

山洞裏，垂掛着或長或短的一排冰枝，晶瑩透剔，美不勝收！

正中，燃燒着一堆枯樹枝，火已將熄，但留餘燼而已！

「西川二老」毛洪，白二中臉對臉的對坐着，兩個老傢伙，現在看上去，像是比兩年前是老多了。他們那陰沉的臉，像是即將有什麼大事要發生了似的。

「踏雪無痕」毛洪，伸手撥弄了一下火的餘燼，道：「來者不善，善者不來，這小子此番來到，必然已經學成了絕技！」

「老山羊」白二中黯然的點着頭，長嘆一聲，道：「這只怪當日，我們未能剪草除根，事到如今，還有什麼好說的？」

毛洪道：「你眞的看清了，是一個人？」

白二中冷笑道：「一點也不錯，就一個人！」

搖搖頭，又道：「沒有下手的機會，武功極高……眞不敢相信兩年不見，他竟然會有這麼一身傑出的功力……不可思議——」

毛洪頻頻點着頭，把身前的一壺老酒拿起來，嘴對嘴的喝了個精光，重重地放下來。

白二中皺着眉頭，道：「小侯死得眞慘，那小子只用兩根手指頭，扼斷了他的喉嚨死的，用的是『金剪指』的功夫！」

毛洪冷笑着，道：「吳化呢！」

白二中搖搖頭，吶吶道：「我沒來得及看……大概也沒命了！」

短時的靜寂，只有洞外傳進來的風聲。

白二中折着乾枯的樹枝，重新點燃了火，火光閃爍着二人一雙蒼老枯澀的臉！

良久，毛洪一驚道：「他會不會跟踪而來？」

白二中想想，搖着頭，道：「不會吧——我特別留了心，用『踏雪無痕』的輕功走來的！」

毛洪冷笑道：「這門功夫，你沒有我在行，你只有九成的火候！」

說完這句話，他拾起了一截松枝，正要向火裏添，忽然面色一變，猛地側身，抖手把這截松枝打了出去！

「西川二老」這兩個黑道中的高手，就像燕子般地，忽然分了開來。

當他們雙雙貼壁站定之後，目光同時集中於洞口，在那裏，顯然站立着一個人。

不是雲四海是誰？即使把他燒成了灰，毛白二老也不會錯認了他。

猶記得當年，二老親手調教他的那副模樣，及長帶領着他飄泊江湖，到處行刦……那時的雲四海，就像是一隻溫馴的小貓也似的，叫他上東他不敢上西，叫他打狗他不敢罵鷄！

「西川二老」還能清晰的記得他那種溫服的樣子！

然而今日此時，這隻原本服馴的小貓，可不是

當年的那副樣子了。

相反的，在他不怒而威，光炯的雙瞳面前，西川二老却不禁有些戰瑟，由衷的有些害怕！

雲四海雙手中，緊緊的握着那口「青靈劍」，他目光如炬，身子當門而立，一動也不動，然而西川二老每移動一下脚，或是幌動一下身子，也都在他的注意之列。

三個人，誰也沒有說一句話，自然，這個時候，說什麼話都太多餘了。

驀地——

白二中長嘯一聲，整個身子狂竄而起，在他起身的同時，一雙判官筆，叮噹！兩聲同時遞出，猛向雲四海當頭打下去，他不甘心受制於石洞之內，急欲闖身而出。這一手，在白二中施展開來，當眞是快如箭矢，狠如鷹隼——

同時在另一面的「踏雪無痕」毛洪，也配合着白二中的凌厲的身法，一聲怪嘯，自另一面同時猛撲過去。他掌中的一對「離魂子母圈」交合着，施展出巨大的力道，直攻向雲四海的前心！

兩個人，不約而同的左右同時攻到，其力何止萬鈞？

就在二老同時撲近的刹那之間，當門而立的雲四海，發出了刺耳的一聲長嘯，那昂然而立的壯軀，向前微微一伏，掌中劍金鷄亮翅般的向外一展。

空中乍現出一彎新月般的一片光華，只是一現即收，「嗆！」地一聲，揷回鞘內！

「西川二老」那麼快的攻勢，却是來得快退得也快，只聽得「碰！碰！」兩聲大响，二人雙雙撞在壁角上。

二人一左一右，在肩部之下，留下了一道尺許長的血口子，鮮血頓時淌滿了全身。

毛洪倒抽了一口冷氣，道：「你……？」

以二老平日的閱歷之深，竟然看不出來，雲四海方才那一招劍勢的門路，的確是高奧莫測之極！

白二中的臉色變得雪也似白！

這個怪老頭子發出了貓頭鷹般的一聲怪笑，道：「好！雲四海……眞有你一手，我們兩人能够死在你的手裏，也不屈……只是這山洞裏地勢狹窄，難以施展手脚，何不到外面較量較量……」

毛洪冷森森的道：「四海……你當眞要向我二人出手不成……算了吧，過去的事，就讓它過去了吧，我們以往可沒有虧待你！」

雲四海聽了二老的話，只覺得雙目一酸，由不住熱淚滂沱而下……他此刻心如鐵石，再也不會爲二老言語所動！

透過了淚的濛光，他淸晰的看見了當日的一幕——看見了妻子徐宛君的跪地哭求……看見了兒子慘被殺死的一幕！

這時，使得他此一刹間，幾乎變成了瘋狂一般。他狂笑了一聲，再度的拔出了那口「青靈劍」。

劍尖分指向二老，悲聲道：「兩個老兒，多說無用，你們注意了，我此刻所展示的劍法，是你們生平未曾夢想見過的……」

劍上的光華時明時暗，顯示出與他的內身力道息息相關。他說：「我要在三招之內，取你二人一雙狗命！」

話聲一落，驟起如鷹，直向近前的毛洪撲到，劍尖上的光華，暴長丈許，銀蛇般地狂捲過去。

另一面的「老山羊」白二中，却以爲有可趁之機，奮身向洞外狂竄！

可是他身子方才騰出一半，雲四海掌中劍倏地改前爲後，隨着帶回的劍身，有如孔雀揮尾般地捲了出去。劍光一現，濛濛的劍鋒挾風疾嘯而至，和先前的劍勢一般無二，一發即收。

帶着一聲慘叫，仆倒在地的白二中，由頭頂而胯下，正正平平的分成了兩片，只是兩片身，仍然密密的連結着，二者之間，只不過留下了一條細細的紅綫。這一手快劍異招，當眞是毛洪生平僅見，他悲切的狂嘯一聲，一領手中「離魂子母圈」，施了一招「夜戰八方」，雙圈倏地向外一分。

這一手打法，端的驚人，是毛洪平生最得意的打法之一，名喚「飛圈九打」，能在一起手之間，變幻出九種不同的打法。

當然，變幻的方式，要視對方的用招架方位而變異，雙圈一遞出，其上的數枚鋼圈，嘩啦啦震耳齊鳴，在落下的圈影裏，眼看着雲四海身子一陣疾轉，那眞是驚人的一刹那。

毛洪施出了全身的勁力，變幻着這一招九打之法，但聽得鋼圈中地，噹噹一陣亂响，石屑紛飛中，雲四海疾快的身子，像是滾近的大雪球般的，已經襲到了毛洪身前。

毛洪倒吸了一口冷氣，點足退身，却已是慢了一步，雲四海的短劍在飛轉的身影裏快劈而出。

劍勢一發即收！毛洪却一連走出三步，才仆倒在地。和白二中一般無二，他也是由上而下，一分爲二，相連處，同樣的留下了直直的一道紅綫，只是所不同的，他是前面，白二中是後面罷了。

雲四海踐了自己的諾言，果然劍出三招，三招解決了這一雙橫行江湖垂四十年的黑道人物。

他收起了那口青靈短劍，木然的呆立了甚久，然後慢慢地轉身步出！

雪在漫空飛舞，看來更大了，他一往直前，不久遂消失了，却留下了淸晰的足印。（全文完）



精選武俠連載

明駝俠影

司馬紫煙・文
董 培 新・圖

・上文提要・

上回書至關山月僥倖贏了謝靈運一仗，把魔方氣燄暫壓下去，苦海慈航趁機解散龍華會，並引渡關山月往朝溫姥姥，得獲贈白虹劍及授予修羅四式、大羅七式劍招，三日後，關山月功成返回神女峯，此際，聚集在神女峯頭的正邪雙方，壁壘分明，戰雲密佈，關山月與李塞鴻、柳依幻抵達現場後，卜上春向謝靈運請命出戰，詎甫一招，便爲關山月斃於劍下，謝靈運睹狀失色，在與西門無鹽商談一陣後，似有所動作，關山月忙作準備，李塞鴻慰以少安毋躁，刻下謝靈運不會自己出手——

一劍平魔成救主　忍心却愛種禍苗

李塞鴻微笑道：「你別看不起其他人，西門無鹽外，西嶽魔神與北邙鬼使，再加上那個天齊魔君，都是一等一的好手，聯合起來的話，你白虹劍再利也不管事！」

關山月笑道：「我倒不怕他們聯手，我們這邊高手也不少，像您與柳仙子，苦海慈航，閒游一鷗，甚至於靈姑也可以湊一角，足堪爲敵！」

李塞鴻道：「謝靈運不會這麼笨，他一定是叫那些人一個個地找你挑戰！」

關山月道：「那也不要緊，連謝靈運尚且不懼，其他人更何足道哉……」

李塞鴻一笑道：「這些人可不像卜上春那麼容易打發，每個人至少都要三十招之後，才可分出勝負，你即使都勝了，也逃不過謝靈運最後一關！」

關山月搖頭表示不懂，李塞鴻含笑道：「這道理很簡單，謝靈運那人何等精明，你連敵三人後，武功虛實他已經了解得清清楚楚，白虹劍鋒芒再利，也無法奈何得了他……」

柳依幻忍不住道：「這也沒多大關係，其他人出來挑戰時，由我們出頭應付好了！」

李塞鴻微笑道：「這一點謝靈運早就想到了，他所提出的挑戰理由，關公子恐怕無法拒絕，更無法由旁人瓜代了！」

關山月猶在考慮，對陣中已閃出天齊魔君祁浩，撮口一聲輕嘯，由他的身後衝出一匹全身墨黑的健駝，駝身上橫着一桿全鋼長矛。

祁浩飛身上駝，綽矛在手，厲聲大叫道：「關山月！你出來，我們把飛駝令與明駝令的問題先作一個交代！」

李塞鴻微微一笑道：「如何！這個挑戰法似乎無人可以瓜代吧！」

關山月沉吟片刻，突然也發出一聲輕嘯，他的那頭明駝也載着獨脚金神跑到場中，關山月握住金神，飄身登駝豪笑道：「好！我們是應該把這事情了結一下！」

祁浩不禁微愕說道：「我是向你的腰下利劍討救！」

關山月微微一笑道：「明駝令的赫赫盛名，完全是在這一駝一金神之下創立的，人戰人，駝戰駝，這是解決我們問題的最佳方法，關某腰下寶劍雖利，絕不會用來對付你的！」

祁浩一咬牙，催駝逕上，挺着手中長矛刺了過來，關山月掄金神擋了一下，一聲巨響下，雙方都是猛然一震！

關山月心中不覺暗驚，這祁浩的身材看來不如自己雄壯，他臂力的渾厚却似乎超出自己有餘！

想到明駝令主的盛譽不容玷辱，遂一咬牙，振作精神，舞動金神，展開金神十八掄的招式，風狂雨驟地攻了上去。

祁浩嘴角含着冷笑，關山月不用腰中白虹劍迎敵雖然使他失望，也使他感到定心不少，一枝鋼矛舞得風雨不透，兩人就在石地上展開一場狠拚！

關山月把十八式金神都使完了，猶未能攻進他長矛所化的那一片槍幕，心中在驚詫之餘，還夾有無限躁急，驀地手揮金神，狂喝一聲，迎頭砸了下去！這一砸已經用了他全部的力量，祁浩冷笑聲中，橫矛朝上一迎，嘡然又是一聲巨響，但見火星四冒，勢可驚天動地！

祁浩手中的鋼矛震爲兩截，關山月的金神則脫手飛出，足證他們兩人的勁力都已提到十成……

祁浩見關山月手空了，又是一聲冷笑，橫過兩截斷矛，一刺一壓，分兩路向關山月罩將下來……

關山月在一個極細微的疏忽下，竟想以自己雄渾的臂力去制服祁浩，孰料祁浩的外形看來雖不如他雄壯，臂力之强却並不在他之下。

二人勢均力敵的一招猛拚之下，震斷了祁浩的長矛，也震飛了關山月的獨脚金神，可是戰爭却並未停止，祁浩仗着兩截斷矛，一刺一砸，繼續向他攻到。

多少把希望寄託在關山月身上的人，心中不禁一涼，雖然他們知道祁浩這一招並不見得就能把徒手的關山月置之死地，可是祁浩只不過是魔中之魔謝靈運手下一個比較突出的人物而已，關山月若是只能與他戰個平手，今天的局面就將不堪設想了！

祁浩的攻勢已經快要接觸到關山月身上了，關山月却仍在舉棋不定，他不知道此刻是否應該拔出白虹劍來迎敵，那是他對付謝靈運唯一有效的武器，劍上能使的招式並不多，所謂大羅劍招，一共只有四招，現在用去一招，謝靈運就多一分把握……

可是祁浩並不因他的猶豫而稍緩攻擊，直到那兩截斷矛離他僅只有寸許之際，關山月的身子突然從明駝縱了起來，在空中一個打橫，一足向上猛踢，脚底蹬着刺心的矛尖，施出了無與倫比的强勁。

祁浩似乎沒想到關山月會使出這一手功夫，當然他的腕勁再强，也無法與關山月那一踢之勢相比，斷矛向上挑去，嘡的一聲巨響，剛好迎着他下壓的另半截斷矛，空中但見火花亂迸……

這一次雖是他自己的兩股武器相擊，力量之大

尤勝於上一次接觸，使他在一聲悶哼中，將兩股兵器都脫了手，同時握矛的虎口也感到一陣撕裂的痛楚。

關山月已經恢復到原來的姿勢，穩坐在明駝上，笑吟吟地道：「你對打擊自己，似乎比對敵人更有興趣，早知如此的話，我根本就用不着出來，讓你一個人自己打自己，還會更精采一點！」

關山月的詞鋒從未像今天這麼捉狹過，得了便宜賣乖，換了一個暴躁的敵人，一定會因之氣瘋了，可是祁浩的陰沉却超出他的想像，雙手一握，止住虎口上向外流溢的鮮血，冷冷地道：「姓關的！你少說俏皮話，我們的決鬥還沒有結束！」

關山月微微一笑道：「我以爲可以結束了，大家都是赤手空拳，打下去也沒有意思！要是重拾武器，你雙手又受了傷，一定佔不到便宜！」

祁浩冷笑道：「你想怎麼打都行，反正我脫手的武器是再也不顧拾回來了，明駝令與飛駝令的問題，今天一定要有個交代！」

關山月一笑道：「假如我把獨脚金神檢起來，你也是用空手對敵嗎？」

祁浩驃悍地道：「是的！今天你若不把我從駝上打落下去，我絕不取消飛駝令！而且我並不是赤手空拳，你應該看見我腰下還帶着劍！」

說着嗆然一聲，抽出腰間長劍，映着日光，居然也有麗輝閃爍。

關山月明白他的意思是在逼着自己使用白虹劍！想了一下，驀而催動乘下白駝，走到金神之畔，一彎腰拾了起來，橫擎在手道：「好吧！我們繼續下去！」

祁浩想不到他會有這一手，愕了一下道：「你眞的如此不知羞恥？」

關山月坦然一笑道：「我們今天是令與令之事，我的明駝令主是以這柄金神打出聲名的，因此我也決不以其他武器去保有它！」

祁浩不禁一呆，無言以對，若是以劍去對關山月的金神，在份量的輕重上，他已虧定了，然而又不知道該如何去挽回這件事……

他身後的謝靈運却冷笑一聲道：「祁浩！回來吧！假如明駝令的盛名是靠着這種手段造成的，你實在不值得去爭取它！」

話說得很難聽，而祁浩的表現却更令他難堪，鄙夷地在身邊掏出那方關山月交給他訂約決鬥的明駝令，對上面吐了一口唾沫，然後把它刺在劍尖上甩了過來，道：「拿去吧！這是光照天下的明駝令，明駝令主曾以最光明的手段，維持了它的不朽光榮！」

關山月伸手綽住令牌，臉上的神色透出無比的憤怒！

那是一種受屈辱的憤怒，使得每一個人都替他感到難過！

可是關山月的神態立刻就轉爲安詳了，將令牌在衣服上擦了一下，收回懷中，輕輕地嘆了一口氣道：「謝靈運！不管你怎麼說，我的白虹劍只有在與你對敵時才會出鞘！」

謝靈運怔了一下，然後才回頭用眼色朝着旁邊的北邙鬼使示意！

黑衣蒙面的北邙鬼使以幽靈一般的身法閃到場中，然後以枯澀的聲音道：「關山月，假如我向你挑戰的話，你用什麼方法對敵！」

關山月掃他一眼，以斬金截鐵的聲音道：「我拒絕！」

北邙鬼使似乎微震了一下，發出桀桀的怪笑道：「想不到黃鶴散人會教出你這樣一個儒夫！」

關山月毫不在意，冷笑一聲道：「你的意思是認爲我不敢接受挑戰？」

北邙鬼使道：「難道你還有其他的解釋嗎？」

關山月忽而朗聲大笑道：「你不過是鬼榜上的領班，地位還在天齊魔君之下，對祁浩我都不在乎，怎麼會不敢接受你的挑戰呢！」

北邙鬼使怒道：「那你爲什麼要拒絕呢！」

關山月笑道：「理由很簡單，這是身份的問題，我現在已經繼承了家師的地位，憑他老人家在龍華會中的地位，你實在不配向我挑戰！」

北邙鬼使怒喝道：「龍華會已經解散了，你還有個屁的身份！」

關山月微笑道：「這倒有理，可是關某乃堂堂正正之人，實在提不起興趣跟你這種不敢以眞面目示人的鼠輩纏鬥……」

北邙鬼使好似被他的話激怒了，厲叱一聲，身形像鬼魅般地撲了上來，探出蒼白如爪的手指，直抓關山月的眼珠。

關山月視若無睹，根本不作理會，他胯下的明駝不愧爲靈騎，前蹄一掀，人立而起，帶着關山月飛快地轉了個方向。

北邙鬼使一擊落空，却不肯罷休，依然追撲過來，斜裏揷出一道灰色人影，攔在他前面，却是苦海慈航，他大袖一展，封住北邙鬼使的去路道：「關公子不願跟你胡鬧，還不快滾回去！」

北邙鬼使怒叫道：「老禿驢！滾開，這裏沒有你的事！」

苦海慈航正着臉色道：「你要耍無賴，便有老僧的事，你一定要找人打架，老僧倒可以奉陪！」

北邙鬼使怒轉異聲道：「老禿驢！我跟姓關的

事，你的確管不了，叫他自己來跟我解決！」

苦海慈航沉着臉道：「爲什麼？」

北邙鬼使忽地扯下蒙面的黑巾，露出一點長髮與蒼白的臉龐，厲聲道：「你去問姓關的！」

苦海慈航不禁一怔，道：「咦！妳不是北邙鬼使……」

鬼中之鬼西門無鹽冷笑一聲，在遠處接腔道：「北邙不聽指令，已經由我出手秘密處決了，指定由她代理，鬼榜上的事，我有權這樣做……」

苦海慈航道：「話雖如此說，也應該知會大家一聲……」

西門無鹽冷笑道：「龍華會的規律若是還能生效的話，我這樣做法也許不對，現在似乎沒有這種必要了吧！」

苦海慈航不禁怔住了，關山月却在駝上跳了下來，道：「大師請走開，這件事的確需要我自己解決！」

苦海慈航仍在猶疑，關山月又道：「她叫孔玲玲，她的父親孔文通死于在下之手，……」

苦海慈航神色一動道：「這個，老僧的確未便揷手……」

說完只得退過一邊，孔玲玲盯着關山月道：「現在你還拒絕我的挑戰嗎？」

關山月沉聲道：「雖然你父親確有取死之道，而且他的死也不完全是我的責任，然而父仇重於一切，我應該給妳一個機會！」

孔玲玲哼了一聲道：「假如我向你腰下的白虹劍挑戰，你又作何表示？」

關山月沉吟片刻，才回頭對着謝靈運道：「修羅尊者！你的確有辦法，終於把我的白虹劍逼出來了！」

謝靈運得意地笑了一下，祁浩抱着劍再度進場，而孔玲玲也從肩頭拔出一柄長劍，色澤光輝，與祁浩手中的那一柄完全相似！

關山月怒聲對祁浩道：「你怎麼也來了！」

祁浩陰笑一聲道：「她是我的妻子，夫婦情深，自然也有我一份，再說女婿誼屬半子，爲老岳丈報仇，你似乎也沒有理由不讓我參加！」

關山月的神色頗爲激動，可祇是冷笑一聲道：「好吧！你們夫婦一起上好了！」

說完退後幾步，將手中的金神揷在明駝的鞍上，然後手按劍簧，在一聲響亮的龍吟聲中，他撤出了豪光四射，懾人心神的白虹劍！

四下立刻發出一片驚嘆聲，連祁浩與孔玲玲都身不由主地退了幾步，他們手中的長劍是一對，從劍上的光芒看來，也相當珍貴鋒利，然而與白虹劍相較，則又黯然失色多矣……

祁浩朝孔玲玲比了個手勢，兩人各自採取了一個位置，脚踩七星，看來正是修羅七式的起手式，倒使得關山月心中一怔，神色立刻凝重起來了。

謝靈運的手段的確太厲害了，他不但逼得關山月無法不用白虹劍，甚至於不惜將修羅七式傳人，逼得他非以大羅四式迎敵不可！

大羅劍式變化奇奧，關山月贏得這一場倒是不成問題，可是再用來對付謝靈運，却不敢說有十成把握了……

雙方凝視片刻，形將搭上手交鋒了，忽而後面響起一聲淸喝：「慢！等一下！」

接着是人影一閃，柳依幻輕俏的身形已經移到關山月身畔，手中也挺着一枝長劍，目中閃着光彩道：「以兩對一太不公平了，我也參加一份，剛好可以扯平！」

柳依幻的這個突然舉動，使得謝靈運大驚失色，連忙叫道：「師妹！妳這算是什麼？」

柳依幻微微一笑道：「我來湊一份熱鬧，使得大羅劍式的變化稍稍保留一點，以便等你出手時，我們多一分成功的機會！」

謝靈運訥然地道：「人家是夫婦聯手，妳夾在裏面算什麼名堂！」

柳依幻臉上泛起一陣微紅，輕輕地道：「我也是以他未婚妻的身份參加的，大師姊把我許配給他了！」

說話的時候，她的手微微一指身旁，使得關山月也是一驚，連忙道：「柳仙子！這……可不能開玩笑！」

柳依幻神色一變，寒着喉嚨道：「什麼開玩笑！難道大師姊沒有跟你說過嗎？」

關山月正要否認，苦海慈航已趕了過來，輕輕一拉他的手臂道：「關世兄！香亭仙子已經告訴老僧，並託老衲爲媒，說是你親口答應的，怎麼又不好意思承認呢……」

關山月急得幾乎想跳脚，苦海慈航却附在他耳旁低聲道：「世兄！一切等以後再說，目前千百人的生命都寄託在你身上，盼以大局爲重，勿再旁生枝節！」

關山月只得將銜到口邊的否認也吞了下去。

苦海慈航向他擠擠眼睛，然後大聲地宣佈道：「這是香亭仙子與黃鶴共同所作的決定，原來是託老僧代爲宣佈的，皆因日來變事迭生，老僧一直沒機會告訴大家這個喜訊，……」

謝靈運神色大變，猶自不信道：「這簡直是荒唐……」

苦海慈航一笑道：「依幻仙子與關世兄年貌相

當，何得謂之荒唐，若說輩份上不符，這也不成為理由，關世兄藝出黃鶴，與柳仙子並無絲毫淵源，尤其是關世兄新得一位異人授技，這位異人與龍華會創始人法華聖者更是同門同輩，算起來他們也可以屬於同門同列……」

柳依幻臉上充滿了得意的紅暈，揚聲對謝靈運道：「你還有什麼說話嗎？」

謝靈運沒有表示，可是祁浩的眼中却閃出一種異樣的光芒，那裏面所包含的意義只有謝靈運一個人能明白，因此他立刻喝道：「祁浩！盡力而為！一切由我負責……」

如何負責？負什麼責？當然也只有他們兩人明白，可是祁浩在得到這句保證後，精神又振作了起來，臉上重新現出那種驃悍之態，將劍一擺叫道：「二對二也不算什麼！快開始吧！」

苦海慈航再度退後，孔玲玲却不像先前那麼有勁了，祁浩橫了她一眼，怒聲道：「別發呆！有了我的，就少不了妳的！」

孔玲玲才惕然而警悟，全神貫注，以待出手。

關山月只覺得一對夫婦的態度都很奇怪，他們都是以替孔文通報仇的名義來向自己挑戰的，可是他們的用意却並不在此！

那倒是很明顯可以看出來的，他們都是受了謝靈運的指示，要套出大羅劍式的奧秘，然而從他們的談話中，却好像另還有別的企圖……

祁浩與孔玲玲已經取好姿勢，準備作第一次的攻擊了，柳依幻也緊握長劍，如臨大敵，他自然不能心生旁騖，專神一志地準備接受戰鬥！

緊張的氣氛扣住每一個人的心，在片刻難堪的沉寂後，祁浩與孔玲玲暴喝一聲，雙雙發動，攻出了第一招！

那是不折不扣的修羅劍式起招……「雲慘霧愁」，尤其是雙劍聯手並發，使那威力大得驚人！

青濛濛的劍氣中，蘊蓄着如山的壓力，淒淒的劍風呼嘯聲如地獄中厲鬼呼號……

柳依幻雖然技屬仙中之仙，對於這種凌厲的劍招也不敢小覷，手中的長劍舞成一片銀光，將自己裹得密密的，同時她的方向是孔玲玲，想是也看出這一邊的攻勢較弱，把較強的祁浩留給關山月去對付。

這倒不是她取巧，而是一種很適當的處置，關山月自從新經一番鍛鍊後，在劍術上的造詣是比她強多了……

關山月的態度異常沉穩，手中的白虹劍輕靈地朝外一封，嗆然急響中，唯見一陣火星迸舞，祁浩已寒着臉抽劍退後。

關山月所使的正是大羅劍式中起手式「乾坤始定」大羅劍式雖然也是魔道功夫之一，却已比較近乎正派，這一式是以靜制動，以簡尅繁，雖然只有一個單純的動作，却將祁浩的漫天劍影都封死了。

而且白虹劍的鋒利也比那柄青色古劍強多了，重力的接觸下，在祁浩的劍鋒上留下了指甲大的一個缺口。

第一招就這樣過去了，却給四週的人引起了極為複雜的反應。

支持關山月的人們露出驚喜與安慰，只有李塞鴻却輕輕地嘆了一聲！

謝靈運帶來的人開始憂慮了，只有謝靈運與西門無鹽則會心地一笑！

柳依幻以她那精純的內力與高超的劍術也封住了孔玲玲的猛襲，神情却有點憂鬱不安，立刻以極低的聲音問關山月道：「你這是眞的白虹劍嗎？」

關山月點頭道：「不錯，我相信溫嬌老前輩絕不會騙我！」

柳依幻苦笑一聲道：「我恐怕這裏面有問題，它不像我所知的那麼有神效！」

關山月平靜地道：「劍上的威力因人而異，我只能發揮到這個程度！」

他的聲音却不像柳依幻那麼低，距離近一點的，都可以聽得很清楚，柳依幻不禁急道：「你輕一點行不行，別讓修羅聽見了！」

關山月笑笑道：「他聽見也沒關係，我並不完全靠白虹劍上的威力去尅制他！」

謝靈運嘴角浮起一個得意的微笑，出聲催促祁浩道：「天齊！使第五六兩手，把他的另外三式都迫出來！」

祁浩目中閃動着狠毒的光芒，輕嘯一聲，仗着缺劍又逼了上來，另一邊的孔玲玲也配合着他的動作，自另一邊發動進攻！

這次用的是修羅七式中的「魔火煉天」與「烈燄騰霄」，完全是火雜雜的攻勢，劍影中噴出一朵青綠的火燄，渲染出煉獄中恐怖懾人的景象！

柳依幻立刻仗劍蔽體，以所她知的劍法中的精髓都使了出來，同時也將體內所凝聚的玄冰眞氣，注入劍中，用以抵擋那炙人的烈燄與熾熱！

可是修羅劍式畢竟是一套極厲害的魔劍，雖然孔玲玲的功力遠遜於她，而劍上所發出的熱風却透過柳依幻的護身冷氣，壓得她熱汗直流！

關山月也不像第一次那麼從容了，淸叱一聲，白虹劍抖出碗大的劍花，劍尖射出尺許的銀芒，嗡嗡聲中，先刺向祁浩的劍影，迅速無比地使出大羅第二式「旭日東升」。

那完全是以陽制陽的招式，劍上漲出的陽剛之

氣碰到碧綠的魔燄後，像一股極強的罡風吹過了雲霧，一下子掃個乾淨，接着劍勢一轉，「白虹貫日」第三招如雷般施展出去。

嗆啷，先是祁浩的劍被削斷了，接着反圈過去，不但解除了柳依幻的危境，也削斷了孔玲玲的長劍。

不僅如此，他凌厲的劍風還刮過他們二人的身上，將他們的衣衫割裂了無數的破孔，封死了他們的穴道。

只有簡捷俐落的三個動作，關山月已獲得了絕對的勝利，大羅劍式也顯示了它的無比威力！

四週先是靜寂寂的，繼而同時發出一片勝利的呼嘯！

關山月慢慢地收回劍上的眞力，望着狼狽異常的祁浩與孔玲玲道：「我原該可以殺死你們的，可是我不想這麼做！」

祁浩一言不發，回身就走，孔玲玲却瞪着眼睛道：「為什麼？為什麼你不殺死我們？」

關山月想了一下道：「我也不知道！可能是為了妳對我挑戰的理由，因為妳是為了要替父親報仇，我不能不給妳下一次的機會！」

孔玲玲咬着牙齒，格格地直響，直到她的嘴角流下了鮮血，才吐出一口帶血的唾沫，厲聲叫道：「你將來會後悔的，有一天你若落到我的手中，我不會對你這麼客氣！」

關山月淡淡一笑道：「那就隨便妳了，反正我行事的準則總不會變，無論如何，都留人一分餘地，而且我不殺妳還有一個原因，那就是在崑崙山上的時候，妳曾經照顧過我，雖然我那時全無知覺，後來聽人家告訴我後，我總覺得欠妳一份情！」

孔玲玲神色變了一下，也默默無言地走了。

柳依幻拭了一下額際的汗珠，不好意思地笑了一下道：「我原想幫你一點忙的，誰知反而要你幫忙……」

關山月搖頭道：「不，你還是幫了我忙。」

柳依幻不信地道：「你應敵從容根本無須我揷手……」

關山月誠實地道：「我說的是眞話，大羅劍式雖然精妙，我還是第一次用來與人對敵，若非妳替我擋住一面，我兩面受敵，無法領畧得這麼快！」

柳依幻頓了一頓，又低聲問道：「我想修羅要自己出手了，你有多少把握，是否還要我幫忙！假如不行的話，還可以把二師姊也請來……」

關山月搖搖頭道：「不用了！大羅劍的第四式威力更強，連我也控制不住，妳們夾在中間，反倒使我有所顧忌而無法全力施展了！」

柳依幻很不願地慢慢走開了，謝靈運却畧作思索，懷着一臉的自信，大步走到關山月的身前！

關山月端立不動，直到謝靈運在他身前十幾步站定，才平靜地道：「你終於自己出來了！」

謝靈運毫無表情地一笑道：「是的！我始終沒想到需要自己出手來對付你！」

關山月淡淡地道：「這只能怪你手下的這批狐羣狗黨太不中用了！」

謝靈運被這句話稍稍地激怒了，眉一挑道：「小子！你不過是仗着一柄利劍跟幾手大羅劍法，就狂成這個樣子，雖然你剛才小勝了一場，但並不表示修羅七式遜於大羅劍……」

關山月微笑道：「這一點我很清楚，劍術在於人為，相信修羅七式在你手中施展起來，那威力一定比剛才強多了！」

謝靈運對他的從容神態，似乎畧存戒心，哼了一聲道：「你既然知道這個事實，還有勇氣跟我一搏嗎？」

關山月笑笑道：「今天的局面已不容我有選擇餘地，所以我明知不可為，仍須勉力為之，否則這裏百餘條生命無一能逃過你的毒手！」

謝靈運聽他的口氣轉軟了，乃得意一笑，道：「那你可把我說得太過火了，我對殺人並沒有太大的興趣，只要他們不違背我的意旨，龍華會也可以繼續維持下去，大家依然在從前的狀況之下相處下去！」

關山月搖搖頭道：「那是不可能的，龍華會本身就是一個瘋狂的組織，過去他們是迫於威勢，所以才羈絆在這個牢籠裏……」

謝靈運怒道：「胡說！你師父當年並未受人威逼，他怎麼也甘心在龍華會中呆了二十年！」

關山月笑了笑，道：「那是因為龍華會在香亭仙子的主持下，多少還有一點正義，假若這龍華會在你的掌握中，稍具正義的人，都將有生不如死的感覺……」

謝靈運悖然震怒，大聲喝道：「放屁！小畜生你活得不耐煩了……」

關山月毫不動怒，淡笑道：「是的！我在等着你將我殺死！」

謝靈運突然警覺地收斂起怒氣，將心情平定下來，緩緩地道：「小子！你知道我從不做沒把握的事……」

關山月飛快地接口道：「這一點我也非常淸楚，你在龍華會中就不甘屈居於次，也就是忌憚着香亭仙子不好對付，才隱忍至今！」

謝靈運十分開心地道：「對極了！直到最近我才發現林香亭不足懼，本來想在這一次龍華會時叫

她將大權交出來的！誰知她倒聰明……」

關山月微笑道：「香亭仙子看透了你的野心，所以也作了準備！她飄然引退是第一着手段，因爲她確知無法制服你……」

謝靈運哈哈大笑道：「她第二着手段是什麼呢！難道就是遴選你作爲制服我嗎？」

關山月點點頭道：「不錯！她相信我有這個能力！」

謝靈運怔了一怔，繼之又是一陣狂笑道：「她選上你足見她的愚笨……我相信你懂得這句話的意思！」

關山月點點頭道：「我也許明白，可是其他人却不明白，你不妨說給大家聽聽！」

謝靈運開始有點莫測高深了，微帶疑惑道：「你眞要我公開宣布嗎？」

關山月正色道：「不錯！你與香亭仙子勾心鬥角已經不止一天了，她很瞭解你，你對她也淸楚得很，說出來給大家聽聽，也可以證明你的心智才能的確超人一等……」

謝靈運的目光在他臉上搜索了良久，才以疑惑的聲音道：「林香亭唯一制我的手段，就是白虹劍與大羅劍式，可是，我研究多年，才發現這兩樣法寶都是屬於純陽的性質，在一個女子手中，絕難發揮威力……」

關山月打斷他的話道：「你說得完全正確，也正因爲你發現了這個秘密，野心勃萌，香亭仙子才不得不躲開你，可是，她已經把白虹劍招都傳給了我……」

謝靈運也迫不及待地挿嘴道：「這正是她愚不可及之處，白虹劍與大羅劍式固然神妙，畢竟也要靠着使用的人功力基礎才能發揮，看過你剛才施展的情形，我的確很佩服，因爲你得劍學劍，不過才三天，即具那種威力，實屬難能可貴……」

關山月的神色爲之一動，表情自然而然地轉爲凝重，謝靈運看在眼中，更加得意了，朗聲大笑道：「給你三年苦練，我也許會怕你，目前我却毫不在乎……」

底下的話都被笑聲冲斷了，然而就是這幾句話，也使旁觀的羣衆起了騷動，許多因關山月勝利而建起信心的人，都開始陷入不安！

關山月沉思片刻道：「你的觀察實在精細，可是你忽畧了一件事！」

謝靈運止住笑聲道：「什麼事？」

關山月一字一聲，堅强有力地道：「信心！」

謝靈運愕然道：「信心！信心能怎麼樣？」

關山月道：「可創造奇跡！可改變一切！」

謝靈運沉思片刻，才哈哈大笑道：「妙極了，今天你們若是想逃過我的手，大概只有靠奇跡了，來吧！小子，我倒要看看你能創下什麼奇跡！」

關山月仍是堅定地道：「正因爲我身繫百餘人的生命安危，所以才能產生必勝的信心，在這種信心的支持下，一切奇跡會發生的，你等着看吧！」

謝靈運不再發笑了，由關山月的話中，他忽然領悟了一件事，這年青人的確是一個可怕的勁敵，因爲他是在一種忘我的精神支持下來作戰的！

在忘我的狀況中，人可以忽畧了本身的安危利益，完全爲着一個鋼鐵般的意志，與理想來參與戰鬥。

這……也許能加速一個人的死亡，但，也可能會產生一種無比的力量來創造奇跡，因此！他必須愼重地來應付這場搏鬥！

緩緩地抽出劍，亮出一片寒光，間以輕脆的金鐵聲。

這也是一柄古劍，比祁浩與孔玲玲所用的劍要好得多！當然還是趕不上白虹劍！

謝靈運輕扣劍葉，使它發出吁吁的聲响，然後才莊重地道：「這是青冥劍，爲三國時孫權的故物，雖然趕不上你的白虹劍，但是我相信足可擋過七八招而不被削斷！」

關山月望了一眼道：「不錯！修羅七式使完後，即使劍不斷，你也絕難保存你項上的首級！」

謝靈運淡淡一笑道：「對了！你那邊一百多條生命，寄於你的信心，我這邊一百多條生命，寄於我的苦練，這是一場很公平的戰爭！」

關山月搖搖頭道：「你錯了！我失敗後要死多少人不知道，你若失敗了，流血不過五步，身死者僅你一人！」

謝靈運豪放地一笑道：「那是你的事，跟我沒有關係，假若我死了，也無法照顧到他們，你殺也好，放過也好，反正我付出的代價是公平的！」

該說的話全說過了，二人的目光對視着，脚下輕輕地移動着，鞋底擦過地下的碎石細砂，發出的微響連站得最遠的人，也可以聽得很淸楚！

場中靜極了！

無比的寂靜中爆出一聲厲吼，謝靈運手振劍花，發出了第一招！

仍是那一式「雲慘霧愁」，聲勢却更爲壯大，劍尖上好像冒出一大片的烏雲，將天上的日光遮住了，濛濛的濃霧掩住了每一個人，方圓數里的大廣場上陷入一片恐怖的黑暗，只聽見唧啾的鬼嘯！

這是修羅地獄中的黑獄怖境，誰也沒有想到修羅尊者的修羅劍式居然能練到這步境界，有人慶幸，自然也有人沮喪！

慶幸與沮喪，自然是兩個截然不同的立場。

但是，沮喪的人還多着一份擔心。「與謝靈運對手的關山月怎樣了？」

他們都在暗中焦灼地自問，却無法回答，因爲在無邊的黑暗中，他們連自己的手指都看不見，又怎能知道關山月的處境呢！

漸漸地，有一絲微光透進了黑暗，像暴風雨後的陽光穿透了陰霾的雲層，使得那一縷微弱金光變得十分可愛悅目。

光愈來愈强，由茶杯漲成菜碗，漲成水桶，水缸……最後！像黑夜中燃點着的燄火，那根光柱爆炸了，炸開了一天的陰霾。

雲也收了，霧也消了，世界，又恢復了朗朗乾坤。

大家在沉悶的壓迫中吐了一口舒暢的長氣，放眼場中。

關山月手中的白虹劍閃耀着光輝，雖然他的額際在流着汗水，神情却仍是那樣堅定毅決，站立的姿勢也仍然沉穩！

謝靈運也微微有些喘息！

沮喪的人們已放心了，他們知道關山月已解破了這一招，大家都由心底浮上了笑意！

謝靈運半天之後，才擠出一絲淡笑道：「難得！難得！我低估了你的能力！看來剛才對祁浩他們時，似乎還作了一點有限度的保留！」

關山月擦擦汗水，聲音中有着與態度一樣的沉毅：「功力是無法保留的！完全是信心支持我闖過第一關！」

謝靈運似笑非笑地道：「下面還有六招呢！你的信心能支持得那麼久嗎？」

關山月沉聲說道：「一息尚存！信心永不會枯竭！」

謝靈運大喝一聲道：「好！雄壯之至！下一招我要你一息不存，看你信心往那裏寄託！」

劍光再度洒開，招式演變爲「搜魂奪魄」！

這次他不再炫示威力，劍上的勁氣完全集中在關山月一個人的身上，每個人都可以看得見，但他們却看不到關山月，也看不見謝靈運！

因爲關山月被青色的劍光罩住了，謝靈運也被罩住了。

光圈越收越小，人們的心情也愈來愈緊張。

只是短短的一刹那，對某些人說來却像幾百年那樣長久！

緊縮的光圈收到一個人那樣粗細時，倏然地停止了，在靜止的青光中，謝靈運持劍的手有點顫抖，關山月倒反而從容了一點！

多少人想知道這是怎麼一回事，謝靈運却搶先說了出來：「小子！我看你是在裝假，難道你又是靠着信心擋過我的第二招？」

關山月淡淡一笑道：「不錯！不過這次信心的來源不同！」

謝靈運暴躁地叫道：「什麼不同，小子！你別賣關子！」

關山月微微一笑，道：「這次是源於我對劍招的信心，這是大羅劍式的第四招『山岳永峙』，完全是守勢，你那劍法再厲害，總無法搜山之魂，奪岳之魄！」

謝靈運瞋目大呼道：「行！小子！算你狠！下面我四招齊發，那怕你是山岳，我也要溶化你，你是江海，我也要烤乾你！」

在呼叫中，他一連施出四式！

「狂風暴雨」「怒雷疾閃」「魔火煉天」「烈燄騰霄」。

風，雨，閃，電，烈火熊熊……

這是天地間最具威勢的摧毀力量，集合在一起發作了！

大地在震撼，山岳在震慄，這一切的摧毀都加在關山月的身上，使他看起來是那麼脆弱，那麼渺小，彷彿隨時隨地都可以滅亡……

他的頭髮開始散了，衣服開始冒出了煙舌與火星。

只有他的臉是堅毅的，他的身子是穩定的！

緩緩地舉起手中的白虹劍，先劃了一個圓弧，劍上微弱的光輝像是黎明的朝霞，在重重的包圍中，突出一點嫣紅。

每個人都很熟悉，這一招已經使用過了，那是「旭日東升」。

每天旭日都會從東方升起，這是個平凡的事實，所以這也是一招平凡的劍式！

然而偉大的事物每生於平凡。

在陽光普照中，風雨閃電都闃然地消失了。

在陽光中，那些火焰都黯然失色了！

關山月的手腕忽地一振，那姿勢也是大家見過的！

那是大羅劍式中唯一的攻招「白虹貫日」。祁浩與孔玲玲爲之斷劍閉穴，謝靈運又將受到如何遭遇呢？

他的遭遇是他自己無法相信的，也是每一個人無法相信的！

白虹劍的光芒突然强盛了起來，像秋夜碧原的一抹流星，拖着光輝燦爛的長尾，筆直刺向謝靈運的身上。

謝靈運曾試圖抗拒過，他的青冥劍才舉起來，

卽被白虹劍前的光輝掃着了，有如龍吟的一聲脆響，隨卽洒落紛紛的鋼雨。

幸虧有着這一擋之勢，使得他躲過了斷頭腰斬之厄，拔起身子，飛躍出五六丈遠。

關山月沒有放鬆他，白虹劍繼續追了過去。西門無鹽驚叫了一聲，奮不顧身地搶了過來，空着雙手向劍光上抓去。

哇然一聲慘嗥，又洒下一蓬血雨！

謝靈運沒有倒下，倒下的是西門無鹽，她雙臂被劍光絞成無數的碎屑，血水染滿了她的全身，塗滿了她醜陋的臉龐！

關山月愕然地收回劍，望着地下的西門無鹽在痛苦地扭動着！

謝靈運神色如土，良久才一嘆道：「小子！你眞狠！居然把功夫藏得這麼嚴……」

關山月喘息地道：「是的！我留下了至威的一擊，就是要想殺死你，只要能把你除去，其他的人就不敢再作惡了！」

謝靈運淡淡地道：「那你還等什麼！快動手吧！眞沒想到會敗在你手中……唉！只怪我的眼光太淺薄了，始終不相信你能將白虹劍的威力能全部發揮出來！」

關山月仍在喘息，他贏得了這場戰鬥，但十分艱苦，可是他面對着束手待斃的頑敵却搖搖頭，緩緩地道：「不！我不殺你！」

這句話使得大家都吃了一驚，連謝靈運本人都無法相信。

李塞鴻與柳依幻，以及閒遊一鷗等人都趕了過來，李塞鴻急道：「關公子！你現在不殺他，將是無窮後患……」

關山月搖搖頭道：「誰想殺死他都行，我可不能再出手了！」

柳依幻也急道：「爲什麼？」

關山月用手一擎白虹劍道：「我在受劍之時，卽已立下重誓，非關係到千百人生死，絕不動用此劍，每次用此劍，只飲一人之血，今天它已經被血沃過劍鋒了，雖然不是我想殺之人，我可不能再動用它了！」

李塞鴻與柳依幻面面相顧，不知如何是好。

要想除去謝靈運，只有關山月一人有此能力。卽使是關山月，也只有仗着白虹劍才能有此能力，誰知他竟守着這麼一個要命的誓言，……

謝靈運知道關山月的確不會再殺他了，臉上竟浮出一種難以形容的神色，然後才發着刺耳的笑聲道：「嘿……誰能想得到呢！我！龍華會上的魔中之魔，堂堂的修羅尊者，居然會要一個毛頭小子饒恕我的性命……」

那笑聲比哭還難聽，那笑容比哭還難看。他是以笑代哭，來舒發他心中的悲哀與屈辱的憤怒！

關山月淡淡地道：「修羅尊者，你不必爲這個難過，老實說我殺你之心比什麼都堅決，只是限以誓言，使我無法再出手！錯過今天，下次最好別再讓我碰到你！」

謝靈運臉上的肌肉一陣抽動，但是什麼話都沒有說，彎腰抱起西門無鹽，先替她閉住穴道，阻止流血，回頭就走！

走不出幾步，苦海慈航迎頭趕出，合什作禮道：「尊者，苦海無邊，回頭是岸，希望你能聽老僧幾句話！」

謝靈運狠狠地瞪他一眼道：「老禿賊！告訴你一句話，我的靈魂將永遠沉淪下去，你不必費心來超渡我！」

苦海慈航一嘆道：「尊者眞是執迷不悟，……算了！老僧也不多作相求，至少請你把罪惡的組織解散了，老衲也好個別地超渡感化……」

說時一指他帶來的那些人！

謝靈運苦笑一聲道：「這個你儘管放心，他們是否接受你的感化我不管，至少經過今天這一場慘敗後，我再也沒臉去領導他們了！」

苦海慈航合什又敬一禮道：「阿彌陀佛！尊者僅此一念，卽是無上功德！」

謝靈運不再理他，抱着西門無鹽埋頭逕行。

他後面跟着祁浩與孔玲玲，之後又是一大羣人，像鬥敗公鷄，像洩了氣的皮囊無聲無息地走了。

沒有一個人留下也沒有誰出聲要留下一個人！

直到他們全部都退下了神女峯頭，關山月立刻被尊敬與勝利的歡呼包圍住了，每一個人都流露出衷心的喜悅！

只有柳依幻用不滿的聲調道：「你也是的！跟你師父一樣的固執，什麼誓言不誓言，今天你放過了他，下次他可不會放過……」

李塞鴻却輕輕一笑道：「算了！師妹！關公子都放過他了，你還堅持什麼呢！守誓重諾，這正是男子漢值得尊敬的地方！」

柳依幻嘟着嘴道：「我認爲還是除惡務盡的好，惟大英雄能辣手，一味拘泥於婦人之仁，留下了無窮後患！這是縱虎歸山，是害人！」

李塞鴻笑了笑道：「妳怕什麼呢！妳有個好靠山！」

柳依幻滿臉通紅，羞叫道：「二師姊！我是[illegible]說正經的……」

一鷗微笑嘆道：「老朽倒是附議柳仙子的主張，謝靈運不死，的是一大後患……」

關山月忽而苦笑一下，放低聲音道：「老實告訴各位一句話，我根本就沒有立過什麼誓言，也沒有存心想放過謝靈運，只是……」

大家俱是一驚，柳依幻忙道：「那你爲什麼不殺他？」

關山月苦笑着道：「那時我根本殺不了他，反過來他想殺我，倒是舉手之勞，……」

衆人更驚奇了，關山月搖着頭解釋道：「以我的功力，只能把劍上的威力發揮一次，第一擊不中，被他以劍擋過了，我竭盡餘力再作追擊，已是强弩之末了，那時他若回手反擊，我眞還不知道後果如何呢，天幸西門無鹽擋了上來，不是救了他，反是救了我，……」

衆人有的懂，有的不懂，關山月只有再作解釋道：「白虹劍之威力無儔，只要劍光所及，全無完者，結果只削斷了西門無鹽的雙手，你們已可想到我力竭的程度了，可是我不敢表示出來……」

柳依幻訝然道：「那你所說的那番話，都是在故意騙他的！」

關山月點頭道：「不錯！幸虧他沒有發現，我那時冒着極大的風險，嘴裏在說話，背上却一直在淌冷汗，你們都該看到我是喘着氣講話的……」

大家輕鬆的心情，立卽又沉重起來！

神女峯頭的人羣開始退去了，大家都沒有向關山月辭行，因爲他在極度的疲乏之中，靠着一塊大石，沉沉地睡着了，只有幾個人守在他旁邊，柳依幻，李塞鴻，一鷗，仙奴靈姑，……每個人都忠心耿耿地護衛着他！

望着散去的人潮，大家都有着惆悵的感覺。

一鷗輕輕嘆道：「這下子是眞正的散了，龍華會，……這三個字今後再也不成爲秘密，却也只能存在於大家的記憶中了！」

苦海慈航望着他一笑道：「天下沒有不散的筵席，龍華會能有如此的結束，應該是一件可喜的事，難道你還有什麼捨不得的！」

一鷗苦笑道：「我倒不是捨不得，從我加入龍華會後，無日不想脫離，現在眞正地脫離了，却又有茫茫天涯，無所適從之感，老禿驢，你給我想個去處吧！」

苦海慈航笑道：「算了！天上地下，都沒有你這個魔王的去處！唯一的安身之處不該來向我請敎，你該去問問他才對！」說時用手一指熟睡的關山月，一鷗驚詫道：「老禿子！你這是什麼意思？」

苦海慈航斂起笑容，正經地道：「目前的魔障雖去，未來的魔難方生，全副擔子都堆在一個小伙子身上未免太重了一點，你應該幫助李仙子與柳仙子她們，以你的智慧與技藝，匡助這年青人去從事蕩魔鋤奸的大業！」

李塞鴻嗯了一聲，似笑非笑地道：「禿子！小師妹是義不容辭，你怎麼把我也套上了！」

苦海慈航笑笑道：「圈套是死的，人是活的，活人鑽進死圈套，都是身不由己的事，卽使沒有這小伙子，仙子恐怕也落不到清閒自在，因爲……」

李塞鴻將手一揮道：「算了！別再饒舌了，我問你，你把我們都拴在一個圈套裏，你自己呢，難道你就沒有份了！」

苦海慈航神秘地笑笑道：「有一塊安靜土等着老僧已經很久了，都爲着一念多事，就誤了老僧二十年，現在應該沒有老僧的事了！」

李塞鴻冷笑一聲道：「你別做夢，這些年來，你一個人在裏面擺佈，將我們大家都作弄了半天，事情還沒有了，你倒想抽身不管了……」

苦海慈航合什垂目，似笑非笑地道：「世事遇合，冥冥中早有安排，並不由我們作主，仙子相信也好，不信也好，老僧雖然不與各位在一起，却不是偷閒躱懶，……」

一鷗連忙道：「老禿驢！你打的什麼啞謎，剛才你說有一塊安靜土在等着你，現在又說不是偷閒躱懶，你究竟在搗什麼鬼！」

苦海慈航笑笑道：「佛家所謂安樂土，並不是指塵世上的任何角落，……」

李塞鴻忽然道：「那麼是在心中的園地麼！」

苦海慈航點點頭道：「不錯！佛家所謂的心，卽是方寸間的一片靈台，塵埃封鎖數十載，今日才豁然明朗，從今以後，老僧閒身不閒心，應該做的事反而更多了！」

閒遊一鷗學他合什垂目的樣子，問道：「可得聞乎？」

苦海慈航笑笑道：「譬如一座橋，你從這端造去，我從那端造來，等我們會合的時候，你自然明白，現在又何必多問呢！」

三個人都被他閃鑠的言詞攪得莫明其妙，這時又有幾個人過來，却是血羅刹樂衡君，醜山神柳初陽與白骨魔神樂湘君夫婦，後面跟着神情鬱鬱的樂小虹。

一鷗微笑欠身道：「三位也要走了？」

樂衡君點點頭，輕輕地道：「積年宿怨，已蒙關公子代爲昭雪，感銘五內，關公子大概一時還不會醒來，只有煩鷗老代致謝意了！」

一鷗不答話，却頷首示意，樂氏姊妹襝衽作禮，柳初陽則作了一揖，三人轉身欲離去，只有樂小虹依依地道：「娘！我們不能等一下嗎，我想跟關大哥說一聲再見！」

樂衡君輕輕一嘆，拉着她道：「痴兒！妳不必希望再見關公子，他不是以前的關大哥了！」

樂小虹噙着一泡眼淚，目光掠過關山月沉睡姿態，又停留在柳依幻身上，柳依幻立刻充滿了戒意，回報一個厭惡的神色！

衡樂君連忙拖着樂小虹飛快地走了，老遠還聽見樂小虹帶哭的聲音道：「我不相信關大哥會跟從前有什麼不同，雖然他的武功比以前進步了，可是她始終是我的關大哥……」

柳依幻哼了一聲道：「這女孩子很討厭……」

李塞鴻白了她一眼道：「師妹！假如妳要得到這個与人，最好別讓他聽見這句話！」

她說話的聲音很輕，手指着關山月，柳依幻不服氣地道：「為什麼！難道我要睜着大眼睛，看着一切的女孩子去對他獻殷勤！」

李塞鴻一嘆道：「我說的是好話，雖然妳是我師妹，我應該幫着妳，雖然大師姊也有話交託過，但是我總覺得……」她的話頓住了，不再說下去，

柳依幻却緊追着問道：「妳覺得怎麼樣？」

李塞鴻沉思良久，才輕喟道：「我總覺得他這樣一個与人，不會僅屬於妳一個人！」

柳依幻神色一變，片刻之後，忽以異聲道：「假若有誰想分割他一點感情，我就……」

底下的話她也沒有說下去，但是她的表情已經把意思表達得很明白。

李塞鴻猛地一驚，用眼睛望着苦海慈航，目的在希望他說話助助她，但是苦海慈航一無反應，李塞鴻只得輕嘆道：「師妹！妳還沒有得到他，怎麼就開始放棄他了！」

柳依幻神色又是一變，用哼哼的冷笑代替了她的答覆，使得空氣一刹那變得很沉寂，大家都不想再開口說話。

沉寂的峯上除了這一堆人之外，全都走空了，空蕩得使人有點難受。

忽然大家發現在岩石的陰影下，還留着一個呆立的人影。

一鷗趕了過去，看清那人的面貌後，才訝然道：「咦！妳怎麼還沒有走？」

那人正是飛天夜叉彭菊人，她的臉上全無一絲表情，靜立如舊，半晌道：「我在等關山月的！」

柳依幻正是一肚子悶氣，這時全發作出來了，飛身過去喝道：「妳怎麼敢直呼他的名字！」

彭菊人淡淡地道：「他還叫我大娘呢！為什麼叫不得他的名字！當他的面我也如此叫他！」

柳依幻兩眉一豎，苦海慈航連忙道：「柳仙子，關世兄曾經身受重傷，有賴她看護平復的，直呼其名也算不得什麼？」

彭菊人這才冷冷地道：「龍華會已經解散了，我們之間的身份也不再有懸殊之處，……」

柳依幻強忍住怒氣道：「妳等他幹什麼呢？」

彭菊人依然冷冷地道：「問他一件事！也告訴他一件事！」

柳依幻寒着臉道：「問什麼？告訴什麼？對我說也是一樣的！」

彭菊人一翻眼道：「憑什麼！妳能代表他？」

柳依幻變色大叫道：「為什麼不能，難道妳沒有聽見……」

彭菊人哼了一聲，冷笑道：「我自然聽見了，不過還不能作數！」

柳依幻的一隻手已經按上劍把，却居然忍住沒拔出來，寒聲再問道：「要怎樣才能作數？」

彭菊人毫不在乎地道：「我要聽他親口對我說一遍！」

柳依幻忍無可忍，驀地拔出長劍厲叫道：「老虔婆！妳欺人太甚……」

她的長劍還沒有揮出，手腕已被李塞鴻握住了，蹙眉輕責道：「師妹！妳怎麼這樣暴躁……」

柳依幻一面奪劍，一面叫道：「像這樣一個鬼榜上的末流人物，居然也敢對我如此無禮，是可忍熟不可忍……」

苦海慈航這時才輕輕地道：「柳仙子！龍華會已經解體了，仙魔鬼榜的身份限制也破除了，妳必須把自己的觀念澄清一下！」

對於這老和尚，柳依幻居然還有着一絲畏服，努力抑制自己的暴怒，從李塞鴻的手中抽回了被握住的腕子，恨恨地插劍歸鞘，然後跑回去，搖着熟睡中的關山月急聲大叫道：「起來！起來……」

關山月揉着惺忪的倦眼，莫明其妙地道：「什麼事……」

柳依幻的臉漲得發紫，呼着氣不說話。

彭菊人與其餘的人也走了過來，却沒有一個人開口說話。

關山月不禁詫然道：「到底是怎麼回事，好像有着什麼衝突……」

彭菊人輕咳一聲，道：「是老身與柳仙子在鬥氣……」

關山月訝然一驚道：「大娘！您跟柳仙子怎麼會鬥氣的呢！」

由於柳仙子這一個生分的稱呼出自關山月的口中，使得柳依幻的神色又是一變，搶出前面厲聲叫道：「關山月，我們之間的事到底作不作數？」

關山月心裏已經知道，表面上仍然裝糊塗道：「什麼事？」

柳依幻心中一股怒氣激蕩，手上又按下劍把，可是沒等把劍拔出來，身子已慢慢地軟倒下去。

她是在過度的憤怒與屈辱下氣昏了！

李塞鴻連忙將她扶住，憂形於色地輕嘆道：「關公子！師妹以終身相託是大師姊的指命，而且也經公開宣佈過了，你可不能當作兒戲……」

關山月大急道：「這究竟是從何說起呢……」

李塞鴻也訝然道：「什麼！難道大師姊沒有對你說起過……」

關山月摸摸頭道：「我相信沒有，……」

李塞鴻神色亦為之一變道：「那你在大庭廣衆之間，為何默認了……」

關山月用眼望着苦海慈航道：「大師！這得由你來解釋了，那時是你叫我……」

苦海慈航張大了嘴，吶然片刻才道：「老衲祗得到香亭仙子的指示撮合良緣，而且香亭仙子命靈姑傳言，說是關世兄也同意了……」

李塞鴻目覩靈姑，厲聲道：「小鬼！妳把話說清楚，大師姊是這樣告訴妳的嗎？」

靈姑瞪着眼睛，結結巴巴地說道：「是……是的！」

關山月大急道：「胡說！我幾時同意的！」

靈姑扁着嘴道：「香亭仙子說你答允過一件事，而且絕不反悔……」

關山月把前後的情形想了一下，終於明白了，大聲叫道：「這……完全是一個誤會！」

李塞鴻雙目圓睜道：「婚姻之事，只有是與否兩個答案，怎麼會有誤會呢……」

關山月吁了一口氣道：「林仙子只要求我替她辦一件事，却並未說明是什麼事，我感念林仙子成全之德，所以才毫無考慮地答應了，……」

靈姑道：「這就對了，林仙子已謝絕塵世，還有什麼其他的事會求你的……」

關山月却正容道：「不！林仙子若是為了其他的事，我斷頭流血也絕無反悔，可是……有關於婚姻的事却不能糊裏糊塗地逼我承諾……」

李塞鴻一頓足道：「咳！這眞急死人，大師姊怎麼這樣糊塗呢……」

靈姑將嘴一嘟道：「這可不能怪林仙子，她雖然作了這個決定，可是也告訴我說時機並未成熟，讓我轉告慈航大師徐圖進行……」

大家的目光又集中在苦海慈航身上，老和尚嘆了一口氣道：「老僧並不急於想宣佈，是柳仙子自己表示得太急了一點……」

李塞鴻輕輕一嘆道：「這……該怪我了，大師姊在臨走時，曾留給我一封信，信上說對小師妹的終身已有了安排，雖未說明對象是誰，然而由種種的暗示看來，正是指的關公子，我為了要使小師妹高興一點先告訴了她……咳！想不到許多事都湊到了一起去了！」

關山月木然片刻，才輕輕一嘆道：「李仙子！您……」

李塞鴻橫他一眼道：「你大概是怪我太魯莽了一點！」

關山月口中不說，態度却很明顯，李塞鴻幽幽地道：「其實小師妹在天齊別府中初次見到你的時候，一顆心已經默許在你身上了，她回來的時候，不住地談到你，那時大師姊還沒有引退，所以才作了那番安排，否則大師姊也不會那麼草率而作決定的……」

事態的發展，越來越明顯，也越來越複雜，大家都陷入深思！

李塞鴻最後長嘆一聲，目光深注關山月道：「事情既然已經到了這種程度，我希望你作個明白的表示……」

關山月大感為難，李塞鴻又道：「小師妹在挺身自任出來幫你作戰時，完全是為了關心妳，而且她因為有了大師姊的暗示，才公開對外自承是你的未婚妻子……」

關山月點頭道：「這一點我明白，我對她只有感激……」

李塞鴻說道：「這就好了，我怕你會因此輕視她！」

關山月連忙道：「我絕無此意！」

李塞鴻這才莊重地道：「那你作何打算呢？」

關山月沉思良久，才輕輕地道：「我……不能娶她……」

聲音雖輕，大家都聽見了，除了彭菊人之外，每個人都感到十分沉重，李塞鴻哼了一聲道：「為什麼？她配不上你嗎？」

關山月正色道：「這不是配不配的問題，我絕不能娶一個沒有感情的妻子……」

下期預告

諸葛青雲 君精心巨著——

十二神龍十二釵故事之六：「斷義還釵」

李塞鴻立刻道：「胡說！她的感情比什麼都深刻，比什麼都熱烈！」

關山月痛苦地道：「我不是說人家，而是說自己的感情！」

李塞鴻神色一暗道：「這就不能勉强了！」

關山月原以爲她會生氣甚至於變臉的，誰知她的反應竟是出奇的平靜，心中雖感奇怪，口中却道：「李仙子！我致上最大的歉意……」

李塞鴻搖搖頭，苦笑一下道：「我是局外人，一點都沒有關係，不過我現在給你一個忠告！」

關山月肅然道：「恭聆訓示！」

李塞鴻朝着昏絕的柳依幻看了一眼，聲音中充滿了激動道：「你如不能娶她，最好趁現在殺了她……」

關山月大吃一驚，弄不清是眞是假，李塞鴻却正色道：「我絕不是開玩笑，一個女子的感情中，愛與恨都是走極端的，小師妹尤其是極端中的絕端，今天你拒絕了她，那股愛可以轉變爲刻骨的恨，在仇恨的刺激下，她可能比謝靈運可怕！」

關山月搖搖頭，李塞鴻又道：「雖然她是我的師妹，我絕不怪你，其他的人也不會怪你，相信他們對於這一點與我的看法是一致的！」

一鷗點點頭，他身旁的靈姑也點點頭，苦海慈航雖未點頭，却也沒有反對，彭菊人的眼中尤其有着鼓勵之意！

這表示了李塞鴻的話，絕非是虛言恫嚇，而是百分之百的事實！

李塞鴻等了一下，見關山月仍無表示，乃輕輕道：「即使你不忍心下手，我們也要這樣做，世上有一個謝靈運已經够了，絕不能再放出一條毒龍！」說時騰出另一隻手，欲待向柳依幻的死穴點去。

關山月却飛快地阻止了她，毅然地道：「不！不行！」

李塞鴻動容道：「那你同意娶她了？」

關山月搖搖頭，堅定地道：「不！我不能娶她，也不殺她，而且還阻止任何人傷害她！」

李塞鴻嘆了一聲道：「你知道這後果嗎？」

關山月莊重地道：「任何後果都由我一個人負責，她如果好好地做人，我對她致最大歉意，也對她致最高的敬意，她如因之爲惡，我以白虹劍親自搏殺她！」

李塞鴻頓了一頓才道：「那時不嫌太晚嗎？」

關山月道：「也許是晚了一點，但我們不能平白無辜地殺死一個人，只爲了她或將犯罪！」

李塞鴻頓了一頓，才將柳依幻放了下來，輕輕一嘆道：「我不知道你這種做法是否正確，但你的心胸值得我欽佩，道理上我說不過你，我把這個人交給你！」

關山月見她口中雖如此說，目中仍有一絲殺機，她身旁的靈姑與一鷗也是一樣。

苦海慈航合掌唸了一聲佛號道：「阿彌陀佛！老衲將她帶走吧！」

說着彎腰去拉柳依幻的衣服，另一隻手却朝她的心口印將下去，關山月眼明手快，連忙推出一掌，搭在老和尙的胳臂上，將他的手勢撞歪，口中大喝道：「大師！你幹什麼……」

苦海慈航的功力相當深厚，雖然被關山月推開兩三步，關山月却被他的反力震退了半丈之遠，苦海慈航不敢怠慢，遙空劈出一掌，又朝地下的柳依幻擊去，關山月欲救不及，急得大聲發吼。

誰知柳依幻身子受掌力一擊，凌空飄起五六丈，却又輕輕地落了下來，一點都沒有受傷樣子！

她的眼中閃出仇恨的怒火，啞着嗓子道：「你們對我太不了解了，我對你們也不大了解了！」

關山月失聲道：「咦！妳……沒有昏迷……」

柳依幻冷笑一聲道：「我是昏了一陣，可醒得很早，幸虧我醒得早，才對你們這些人眞面目有一個明確的認識……妳！二師姊！我們從小一起長大的同門，妳！小鬼！我最親密的兒時遊侶……還有你！這滿口慈悲的大法師！」

被指着的李塞鴻與靈姑都流露出一絲慚愧，只有苦海慈航坦然地道：「老僧一切作爲，莫不出之悲天憫人，仙子怎麼想都行，反正老衲對適才的舉動絕對問心無愧！」

柳依幻不去理他，目光轉到關山月身上，表情轉爲異常複雜，默然良久，才輕輕一嘆道：「至於你！我不知怎麼說才好！你是我這一生中恨之最切的人，但是我依然對你表示崇高的敬意，從今以後，我會用盡一切手段方法來打擊你，直到你死在我脚下時，我會爲你痛哭然後再自絕以報答你！報答你今天爲我所做的一切……」

關山月怔然不知怎樣才好……可是柳依幻說完後，身形輕閃，像一隻急鳥般地，幾下飛縱就看不見了！

大家都不知該說些什麼才好，良久之後，彭菊人才拉拉關山月的衣服道：「關公子！假若你沒有其他的事，該去看看一個人了！」

關山月連忙問道：「誰？那一個……」

彭菊人一嘆道：「張菁菁，那個可憐的姑娘，她爲了你已經折磨得不像個人了……」

關山月神色一變，撮口唿哨召來了明駝，什麼話都沒有說，拉着彭菊人，飛身上了駝背，如飛地走了。

（未完待續）